



## 小引

都馬司哈代 (Thomas Hardy 一八四〇年生於 Dorsetshire) 他少年習土木工程，一八六三年曾二次得到建築會的獎章。二年以後，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在 (Chamber's Journal) 發表。他的長篇處女作曾受 (George Meredith) 的評閱。自後他放棄工程生涯而專從事文學了。他的著名作品有「還鄉」(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1878)、「加期德橋的市長」(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1886)、「寶培維爾族的黛斯」(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911)、「沒有名望的裘特」(Jude the Obscure) (1895) 等十餘種。其中結構最嚴密的是「還鄉」。問題最複雜、思想最精深、而為人們最少讀的是「沒有名望的裘特」。最著名的是黛絲姑娘哈代再寫詩。他的著作有「西薩克斯集」(Wessex Poems) (1898) 時代的笑柄「Time's Laughing stock and other Poems」(1908) 等多種。他在一九二八年逝世的。

他著作的目標只有一個，這便是生命。但他的觀察同解釋生命不是從文明或風尚，而從其他二個角度。這便是借女界以作生命在人類中的表現，借自然以作生命在宇宙中的表現。他的觀察女性又是——我們可用 Arthur Symonds 的話——「多帶法國色彩而少的英國色彩的」。他只看「女性中不能負道德上好或不好的品德，同她的智力與意志的不可靠處」。因此，他是一個宿命論者。就拿本書的主角黛斯一個例吧。她的受寶培維爾的誘惑而失身，在牛奶谷農場中與安瓊兒克雷第二次——實在是第一次，並且是一生中唯獨的一次——鍾情，在花燭之夜因宣佈以前的歷史而以至此處，再過寶培維爾而不得被迫為他的同居者，及最後刺死寶培維爾而為愛情，或潔白的生命的犧牲品。——這些過程都是必然的，不能或免的，受人類的本能同社會的習尚所限制而不得達到預定的結果的。黛斯的生命像一顆蒲公英的嫩芽，生長開花凋謝，以至於死。同自然同社會的外來的定例所束縛，而自己（因她是個女子）不能負道德的責任；她像浮在江

湖上的一葉蘆葦而無從抵禦的被飄到一處不得不停止的地方。當然，這種觀念，不免過於苛刻，但生命中何時何刻無此現象的存在呢？慈絲姑娘這不像莎士比亞的大悲劇般為觀察生命最嚴厲最忠信的大著作了。

哈代的描寫自然有時竟把他自己與自然同化了。不錯的，他的自然只是限於西薩克斯的農人生活，但因他的同情，與他的好奇的觀察，西薩克斯的野草原，小村落同小村落中佃夫們，及田中或村路旁每一個鐘點的改換色彩都變為作者本人的生活的一部。我們讀大牛奶谷同小牛奶谷的農人生活，我們可以見稠濃的莊嚴，滿月的幽媚，風雨晦明的可驚可駭，然牛奶欄中受大自然感化的牧童生活（Arthur Yonons）說，「他對女性的知識，使他不遽爾為人類下一判斷語；而他對自然的知識則使他更接近宇宙的和諧同慰。」我們讀黛斯在金斯皮爾小小一個範圍中的生活，我們自然而然的覺大生命在西薩克斯的田中野花上，或山澗裏遂蓬勃的活躍了。

慈絲姑娘我是在不到二個月的時間中譯完的。譯完後聽說本國已有二三種譯本，但譯者仍覺時間不虛擲，因哈代的著作，像譯荷馬或其他著名的著作，不妨有二種或更多種的同言語譯本。在實際說，一部偉大著作，倒的確應有各種同文的譯本，蓋這樣原著的各方面，像金剛鑽的各個稜角，才可由不同的譯筆盡情表現出來。我希望研究哈代，並研究譯文的能把各種譯本都拿來做參考。

二十五年四月嚴恩禧

# 目次

第一時期	小姑娘	.....	一
第二時期	不再是小姑娘了	.....	六二
第三時期	男女的感應	.....	八四
第四時期	結果	.....	一二七
第五時期	女性的付價	.....	一八九
第六時期	一個懺悔的人	.....	二五三
第七時期	收場	.....	三〇六

## 第一時期 小姑娘

在五月下半月某天的傍晚，一個中年人從沙斯頓向勃刺克摩爾谷附近的馬洛村走去。他的兩條腿是跛的，他不知不覺的向着左斜線行去。雖他腦子裏沒有想到特別的事情，而他過一刻兒必定點着頭，似乎他胸中已經穿破了，他的大姆指便在這窟窿裏把帽下或戴上。這時他驀地遇見了一個有年紀的牧師，後者騎在一匹牝馬上哼着。

「好的晚上！」帶籃的走路人說。

「好的晚上約翰爵士。」牧師回答說。

走路者走了一兩步，停了，又回轉來。

「喂！先生，請你原諒！上次市集日——也這時候——我們在這條路上碰見時，我同你說，「好的晚上，」你也像今天樣的回答我，「好的晚上，約翰爵士。」

「不差的，」牧師說。

「上次之前再有一次，大概在一個月之前吧。」

「我也許也說過的。」

「那末，你屢次稱我約翰爵士究竟是甚麼意思呢？你知道，不過是一個小販約克寶培。」  
牧師把馬靠近了一兩步。

「這不過是我忽然想起的。」他猶豫了半晌，接着道，「前幾天我爲要編本州志而調查州內的舊門閥的世系，忽然得着一個新發現。我是住在斯塔福脫巷的考古家，脫靈漢牧師。你可知道，寶培，你便是古代寶培維爾世閥的唯一嫡系。你的上祖是爵士潘琴寶培維爾。他同拿曼王威廉一同來英國，並爲加入羅爾寺一戰的著名騎士。」

「先生，我從前沒有聽到過。」

「但這是真的。你把你的下頰擡起一點兒，使我可以更清楚的看你的半面像。不差的，你這真是寶培維爾的鼻子同額，不過稍降卑些罷了。你的上祖便是幫助拿曼狄的貴族埃斯脫蘭馬維拉來征服革刺毛根州的十二個騎士中的一個。他們的族系在英國這一帶都有領邑。他們的名字載入在斯蒂芬王的巴鉢錄中。在約翰王時候，你上祖中有一個曾經將一整個的食邑送給於霍斯畢泰樓騎士們。在愛德華特二世時代，你的上祖勃利恩被宣召而至威士明斯德開國事會議。在利佛克郎威爾時代，你們家的勢力稍衰微了，但到了查理二世時候，你的上祖又因效忠英王而被封爲王家橡樹的騎士。你們家中已累代有過爵士約翰了。倘使爵士的銜是世襲的，像從男爵般，或者像在古代般，那末，你現在的確是爵士約翰了。」

「我想你不是這樣說罷，」小販驕入說，

「簡而言之，」牧師接着結束道，「在英國這一帶幾乎沒有一家可以同你們家相比的。」

「真的嗎？我的眼睛直覺得一耀了，」寶培斐爾特回答說。我一年來一年往的從這根電線幹撞到那根電線幹，似乎在這教區內比我再庸凡的人是沒有了……但究竟關於我的新聞已多久給人知道了，脫靈漢牧師？」

牧師說據他所知道的，寶培維爾的家世已湮沒好久了，便是他的調查也只從去年春天起。那時他想調查幾百年來寶培維爾的興衰，他忽然看見寶培的貨物車上，漆着寶培斐爾特的名字，因之他詳詢他的父親，祖父，而結果正確地得到上述的結語。『最初，』牧師說，『我無心把這一種無用處的新聞通知你。但有時候我們的情感總比我們的判斷力強。我想你對於上述的歷史，自己也許早已經知道一些了。』

「是呀我以前曾經一兩次聽到我的家族在未搬到勃刺克摩爾之前是曾經享受過好日子的但沒有注意以爲好日子者也不過以前曾經有過二匹馬而現在只有一匹罷了。我家裏現有一只舊的大銀匙，同一個舊的大印章。但是上帝呀，一只銀匙同一個印章究竟能值得甚麼呢？不過聽了你說之後，我竟然覺到我是同古代的驕貴的寶培維爾們是同輩的了。我聽說我的祖父曾經把祕密藏着，他不肯說他究竟從甚麼地方搬來的……牧師，恕我放肆，我們寶培維爾族現在竟在甚麼地方做家？」

「他處沒有你的族人了。你族在本州是已絕種了。」

「那是不好的。」

「不差的，你們男系方面已沒有旁的人了。」

「那末，我們的祖先葬在那裏呢？」

「他們在蛤麗山底的金斯皮爾地方。那裏有一行一行的墓道，上面都裝有以優白克花崗石做的生像。」

「我們的房屋同財產在那裏呢？」

「那些你們現在已一些都沒有了。」

「田也沒有了嗎？」

「沒有了。不過以前你家有的是太多了，因爲你家，像我適才說的，有好幾個支系。比方說，在這州之內，在金斯支爾有他們中一族的產業，此外在休頓，在密爾邦脫，在陸爾斯泰特，在威爾橋。不過這都是以前的話。」

「我們再能把牠們回復嗎？」

「這我可不能說了。」

「先生，你教我甚麼才行呢？」寶培斐爾特過了一會兒問。

「噢，沒有甚麼，沒有甚麼，不過你自看見了以前有大權威的也有一天要傾覆之後，自己可以知道警惕罷了。我方才」

說的不過對於本地的歷史家同編族譜人有興趣，而與其他是不相干的。現在本州同你一樣住在小屋子的貧民，已有好幾個同你一樣差不多有大名的祖先。好的晚上。」

「但你必須同我去喝一夸脫啤酒，牧師脫靈漢，清泉酒家的酒好——當然，最好的要算老利佛了。」

「不，謝你，寶培斐爾特，今晚不，你也已喝得太多了。」牧師說完，便獨自跨着馬去了。他行時，心中還在想告訴寶培斐爾特聽這段奇異的掌故究竟是不是鄭重。

牧師去了，寶培斐爾特便一人着魔地走了幾步。他坐在路旁的碧草的岸上，把籃放在他面前。數分鐘後，一個男孩子遠遠地向寶培斐爾特所走的方向走來。寶培斐爾特向男孩子招一招手，那年輕人也便移快了腳步走近來。

「孩子，把籃拿起來！我要你爲我幹一樁事。」

這個瘦長得像板條般的年輕人皺着眉說，「你是誰，約翰·寶培斐爾特，你竟敢這樣命令我，並叫我爲孩子嗎？你知道我的名字，像我知道你的名字一樣。」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那是祕密——現在你得服從我的命令，把我交給你的口信傳出去……噯，弗萊特，我想我不妨就把我的祕密告訴了你罷。我的祖先原來是貴族。這新聞是我在今天下午才知道的。」寶培斐爾特說完，便坦坦地在岸旁的延命菊的叢裏。

那青年站在寶培斐爾特的前面，把臥者從頭到腳看了一下。

臥着的人說，「我是爵士約翰·寶培維爾。我的家世是記載在歷史裏面。孩子，你可知道有一處地方叫金斯皮爾——

薩勃——給麗山的？」

「我知道。我前次往給麗山市集時曾經走過一次。」

「很好，在那處城裏的禮拜堂下面就葬着……」

「那處不是城……至少在我前次經過的時候不是。那裏只是一處淒涼荒索的地方。」



「不要嘮叨了，孩子，這不是我們面前的問題。在哈麗山教區的禮拜堂底下便葬着我的祖宗——幾百個都在那裏。他們都葬在大的鉛棺裏，有盞甲，有珠寶。西薩克斯州內，比我家祖先的骨骼更大更高貴的是沒有的了。」

「噢。」

「現在你拿了這藍到馬洛村去。你在走過清泉酒家時，便吩咐他們立刻替我配一輛馬車來接我。車箱裏你吩咐他們安放一小瓶蜜酒，都可記我的帳。你幹完了，你再趕到我家裏叫我妻子不要再洗衣裳，而專待我回家把新消息同他們說。」

當青年尚在躊躇之時，寶培斐爾特在口袋中取出了一個先令——他所有很少的幾個中的一個——給他說：「這是你的工作的報酬，孩子。」

這頓使青年改變態度了。「是爵士約翰！謝你。有愛的事可効勞嗎？爵士約翰！」

「去同我家說今夜晚餐我要吃油煎羊肉。倘使不能辦，那末用野兔子肉。倘使再不能辦，那末用豬的小臟也行。」

「是爵士約翰！」

青年爲寶培斐爾特拿起了籃子。當他要走的時候，寶培斐爾特聽到村莊那邊吹來的銅樂隊樂聲。他問說：「那是甚麼？難道便是爲着我而奏樂嗎？」

「那是村女們跳舞的音樂，爵士約翰。你老人家的女孩也在那邊舞。」

「是呀！我因想無大事業，所以連那都忘卻了。很好，你快到馬洛村去，叫馬車快來，也許我要去看一看跳舞哩。」

青年走了。寶培斐爾特一人以等在夕陽照着的延命菊的叢裏。好久沒有人走近他那邊，而只有風中吹來的銅樂隊的輕細的樂聲驚破四圍蔚藍的峯巒的岑寂。

## 二

馬洛村在勃刺克的東北角。四周是崎嶇起伏的山地，雖只同倫敦相差四小時的路程，而旅行客人或風景畫家

很少到那裏去。

最好觀賞全谷風景的方法，便是站在四圍小山的住那一個頂上——夏天的無雨時期也許要除外，而倘使陰雨天，客在低窪處散步，他一定又要感到泥濘的困難。

這一帶肥沃而四周被山巒障蔽着的鄉村——其中的田是永蓄着春天的霖雨而不會變黃褐色——南面受高峻的石灰巖包抱，漢勃爾登，褒爾保祿，納脫爾康姆·叨脫，陶革包利，高斯叨，勃勃·鴨毛等峯都像屏障般聳立在那裏。從海岸的旅行人，走過了二十多英哩的含石灰質的高地同玉蜀黍田，陡然行到了這陡斜面的斷崖的邊緣上，俯看，像一幅地圖在他的腳底般，廣大的鄉村風景，這同他適才經過的風景絕對不同而不免要使他驚奇同忻悅。日光從他後面的小山的缺口照耀到田地上，使下面的風景坦坦蕩蕩地像四周不受包圍的一樣。他可看見白的街巷，用樹枝編的籬笆，同一種無色彩的空氣。谷中的世界似乎格外的小，格外的脆弱。田地不過是一圈一圈籬笆圍繞的小草地；從巖端上望，只見一行一行的籬笆縱橫錯雜地像深綠的網線般鋪在較淺綠的草地上。下面的景色是萎靡的，其空氣帶有像畫家所稱中度的淡青色，而到地平線時一變為海水的深藍。可耕的地很有限。除了一兩點特殊處之外，谷中的全景可說只是一片廣闊的草地，同無數樹木他們遮蔭着被較高峻的峯巒所包圍的小山同豁谷。

這一帶鄉村在歷史上，像在地形上，也有其獨有的興趣。勃刺克摩爾谷在古時是叫白牡鹿林。相傳在亨利三世時代，谷人拉陵特的都馬斯把英王所逐的一只美麗的白牡鹿殺死了，因之受重大的罰錢。在那時，同比較的近時，這一帶都是森林區。便到現在，我們仍舊可以看出大森林的遺迹，像古橡樹的矮幹，谷的斜坡上的參差不整的林木帶，同各處草地圖裏的一二顆枯幹的古樹。

以前的森林是過去了，但是以前森林的居民習俗現在還有些存在。雖然，古代遺下的風俗中的許多現在已經早換過名字或變相了。比方說，我們方才提起在那下半年舉行的五月舞。村人現在已換名之曰「團舞」了。

馬洛村的年輕的一代，現仍把團舞看為一件有興致的事情，雖加入的人並不一定覺到這種舞的真興趣。村人們

去看這舞，並不因這舞是歷代傳下來的本地風俗，而因加入這舞的都是女子們。男子們也有同式的跳舞，但也許由於女子們的嬌羞。或者由於男子的疎遠，村人們所以特地把女子的團舞視爲光榮。現在馬洛村供獻給本地的森林的女神的神聖口有這團舞一種了。村人們幾百年來不斷的舉行這儀節。這種跳舞，倘使沒有別的益處，至少可以增加村女們的情感與勇氣。

跳舞的人都穿着白衣服，一個古時代遺下的風俗。其意義是把五月同快樂視爲一體，因在古時代，村人們還沒有能壓榨一切情緒爲一種平均數的單調的習慣。在現在舉行團舞的那一天，跳舞的人都先要一對一對的列隊繞行全村。在這種時候，太陽光把她們的身條照在青的籬笆同農人屋子的牆前面的爬藤草背景上，顯出理想同事實是正對映着，因舞者的衣一律的着白衣裙，而式那同光潤是沒有二個人同樣的。其中有的是完全潔白的，有的是帶些兒淡青色，有的年大的穿的（也許已經好多年摺在箱籠裏了）是帶着死屍的灰白色，衣襟是屬於佐治王時代。

每個婦人同小姑娘在穿一身縞衣服之外，右手再持一根柳條，左手持一掬白鮮花。柳條的折法，同白花的揀選是隨各個人自定的。

在這團舞的一羣人中，也有少數中年的同甚而至於老年的婦人們加入。後者的白髮同受時間與勞役的枯萎而有細紋的臉皮頓使團舞帶上奇特同悲慘的色彩。從哲學家的眼光看，也許這般有經驗的同嘗盡過辛苦的老年人，比較那般年輕的小姑娘們是更可研究同更可同情。但現在我們姑且把年老的遺下而只注意生命在血脈內熱烈地跳躍的小姑娘們吧。

當然，團舞的人中姑娘們是占大多數。太陽光把她們的雲髮映出爲金黃，棕褐，漆黑等各種濃淡的色調。其中有的有天生美眼睛，有的有天生的美鼻子，有的有天生的美口同美身材，但具一切的美的是很少的。在受到公眾注視的時候，或自己看到自己的衣着的時候，這般小姑娘們的舉止都帶有些牽強。這表明她們是不慣給衆人注意的。

當太陽光照到她們每個的形體時，她們的內心中也各自有一個太陽——她們各自有某種夢，某種熱情，某種心愛。至少某種悠遠的希望。後者希望老是這樣的，雖沒有東西去餵飼牠，而依舊是活着，依舊是往前進。所以，團舞中的小姑娘們。

都是快樂的，而有的更是跳躍的。

「上帝是上帝爲甚麼，黛斯·寶培斐爾特，你的父今天竟然坐了馬車回家呀？」

一個年輕的女子聽到了這喊聲，便掉轉她的頭。她是一個雅靚的同美貌的女子——當然不一定比其他的都美麗，但她那活動而像牡丹花瓣的小口，同那對不受渲染的大眼睛都加增她已有的美麗。她髮上綰一條紅絲帶，在素衣羣中，這標顯煥的裝飾的只有她一個。當她掉轉頭時，寶培斐爾特正昂坐在清泉酒家的馬車裏，得意地從路旁來。拉轎的是一個把袖擦到肘裏的捲髮女子，她是清泉酒家的使女，有時也充旅舍的馬夫。寶培斐爾特過時，他把背靠在車背上，閉着眼，舉手在頭頂上招搖而說：

「我在金斯皮爾有一偉大的家祠，我那封爵士的祖先們都眠在鉛棺裏。」

圍舞的女人們聽到了都嗤嗤地笑。只有黛斯見她的父親受村人訕笑，不覺有些面熱。

她快說，「他是疲憊了。他乘馬車回家，因我家的馬今天要休息。」

「上帝祝福你的簡單，黛斯。」她的同舞者說，「你的父是因爲今天在市上做了好生意呀，哈哈！」

「你若再把他這樣嘲笑，我一步也不同你走了。」黛斯說，她兩頰的暈紅漲滿了全面部同頸項。一閃間，她的眼也濕了，她視到地上去。與她同舞的看她已經窘了，她們便不再多說，依舊列隊向前走去。只是黛斯此後不肯再擡頭，他想她父親所說的究竟是甚麼意思。她便這樣同跳舞的人走進到草地圈，即跳舞場去。但等進了草地圈，她回復常態了。她把手裏的柳枝輕拍與他並肩的人，並且照常談話。

在這樣年齡的黛斯·寶培斐爾特，只可說是情緒的結晶，而沒有受到半點經驗的渲染。她雖已經進過了學堂，然有時仍脫不了本地的土音，即一句說完後，再帶着「音」。但黛斯說話時，還沒有完全得到發「音」的撇唇的習慣。他在說完了一個字之後，只把下唇擠上到上唇的中部去。

她的舉止依舊帶着孩提時的形態。她在今天跳舞時，雖已充滿了成年女子的姿勢，而仍可看出她的十二歲時的模樣。

九歲時的眼中的光亮，甚至於五歲時的嘴唇的翕張的曲線。

但是知道黛斯這些的人是很少，知道而考慮過這些的人是更少。少數人，大半是不相識的，看見她走過，不免要注視與讚美她活潑，而再心想以後是沒有機會看到她了。她對於住那一個人，只是一個伶俐的，美貌的鄉村女子而已。

自從寶培與爾特同那女車夫趕的四輪輕馬車走過後，無人再提及他。跳舞也已經正式開始。最初團舞隊裏沒有男子的，女子們只是女對女舞。但等到田裏的操作時期快過時，村中的男子們，同其他的小販，遊蕩人們都聚集在草地圍外，似乎要尋一個女伴同舞的樣子。

在這羣看熱鬧的中間有三個上流社會的青年。他們背上都負着小行囊，手裏都拿着結實的行杖。他們面貌的相似，年歲的依次，使人一望而料到他們是兄弟行。最大的帶白領結，高坎肩，同候補牧師帶的淺綠帽。其次的是大學的高年級生。第三個，即最年輕的，還不容易辨別出他的身分。他的眼睛同服飾都表明他還沒有擇定一定的生活途徑。也許他將來是一個甚麼都要學習的年輕人。

這三個兄弟們在無意中告訴站在他們旁邊的人，說他們現正過着紀念章脫遜假期日子，他們要徒步旅行過勃刺克，摩爾谷起發點是沙斯頓，一路要往西南向去。

他們依在靠官路旁的跳舞場的大門上，問這種跳舞同女子們穿白衣裙的義意，那二個大的不想在這裏多盤桓。但是第三個看見一羣女子沒有男伴跳舞，不覺動了好奇心，他把行囊解下，同行杖一起置在籬笆邊。他去開大門。

「你幹麼安琪兒？」最大的問。

「我想進去同他們混一下。爲甚麼我們不都進去——只一兩分鐘，也不會耽延我們過久的。」

「不，不，胡說！」最大的說。「在公衆地方同鄉下女子們跳舞嗎？倘使給人看見了甚麼呢？走罷，不然我們沒有到斯都，而天已要黑了，這段路中間是沒有寄宿的地方的。我們如真要加入，那末，必定先要讀完上帝不可置議論中的一整章。我把這本書現在還爲你帶在這裏呢。」

「很好；那末，你們請先走；我在五分鐘內準趕上你同哥斯勃脫。你們用不到等我。我給你們允許，說我一定會趕上的，力克斯。」

二個大的很不願意的讓他們的弟弟暫留在這裏而他們自己先前進了，他們代他拿了行囊，使他過一刻趕上來時可以輕便些。

最小的開了門進跳舞場去。

「這樣是真太可惜了！」他看見跳舞有一刻兒停的機會的，便有禮貌地向與他最近的兩三個姑娘們說。「我的親愛的們，你們的舞伴在那裏呢？」

「他們做工還沒有完哩，」最膽壯的一個回答說。「他們過一刻兒就會來。到那時你也來算一個罷！先生。」

「當然要的。不過現在我一個可先來，甚麼？」

「比沒有總好些。女同女相對着舉步，這真是氣悶。來，請你揀選一個。」

「噯……不要這樣膽大。」一個稍羞怯的女子說。

那青年被女子邀請之後，便瞧了她們一下。但他因見眼前都是生疎的，所以只把最近的一個挑選上。這個姑娘也不是開口同他說話的那一個，也不是黛斯·寶培斐爾特。在這時候世系，祖先的骨頭，像紀念碑般的豐功偉績，寶培維爾的家聲，都不能幫助黛斯去打她的生命的仗，甚至於在這羣最平凡的農女們中不能使她奪到一個男子的舞伴。拿曼的血系與維多利亞時代的榮華是不相干的。

同青年跳舞的姑娘的姓名沒有傳下。不過那天下午，因她第一個得到男子做舞伴，所以變成其他女子的羨慕同嫉妒的目的。但做表率自有他的感動力。馬洛村的青年農夫們以前只依在大門旁等候的，現在見青年進場而都趕快的跟進來了。過了一刻草地上男女們都成對的跳舞，而即女子中的最平凡的一個此時也不至獨自在男子的旁邊蹣跚了。

禮拜堂的鐘敲了。那個青年的學生對與他同舞的說他必須要離開了——在他舞時他已忘掉還有旁的人等着他。

他將走時，他忽然看見了黛斯，看見後者的大眼睛像因青年沒有揀選到她而埋怨着。青年起初因黛斯退後而沒有注意，但等他見了，他當然也覺到抱歉。當時因他嘴裏不能說，所以只能懷記在心中而離去場舞了。

因青年就延得過久，所以他只能沿着路向西面趕快跑。他跑過了一個低地，再跑上了第二個高地。他沒有趕上他的哥哥們，他已須歇一歇力。他這時回了頭望一望，他見遠遠地一羣女子的白影子仍在圈圍的青草地上迴旋，像適才與他同迴旋時一樣。不過她們此時已忘掉他了。

也許這羣女子中間有一個還沒有忘掉他。他看見她的影子獨自靠在籬笆旁。她的樣子告訴他這便是他臨走時碰到的那個美貌的小姑娘。當然這是一件小事情，但他依舊因他粗魯而使那小姑娘懷記着而自覺抱歉。他願在那時能選上了她，他也願在那時能問她一聲名姓。他想她是多麼娟雅，多麼動人，在穿了輕薄的白衣服時，看了又多麼柔馴。而他在那時竟白白地把她錯過了。他想他真是歡呀？

但這也沒有辦法的。所以他又掉轉了頭，快移着腳步，把這題目丟到腦後面去了。

### 三

對於黛斯·寶培斐爾特呢？她可不能便把這小事情拋下。她許久沒有精采去跳舞。在農夫們中要同她做舞伴的很多，但他們都不能像方才那少年般善說話。等到夕陽的光綫把那遠山上的少年的影子完全吸收了，她方才擺脫了她的愁思，允許與另一個青年農夫跳舞。

她同其他的村女們一直舞到日落之後。在舞的辰光，她有時也表露出一點興奮，但她的心已早儲滿了另一個影子，所以她的腳步只是依着音樂而移動。當她看見眼前的青年村男們同青年村女們在愛戀而嘗着「暎縣縣的痛楚，帶辛味的甜情，可以忻悅的愁苦，同稱心意的煩惱」時，她想她若有一天能自己嘗到這些經驗時便要甚樣。她只視村中的青年農夫向她求愛為一種遊戲，而倘若他們過大的挑動她，她便要詰責他們了。

她也許更可接續同他們跳舞。但她想到適才她父親的可怪的面色同舉動，她不覺憂慮到他究竟是甚麼。所以她早離了其他的舞侶而獨自向着村莊彼邊，即她家的所在地行去。當她尙與她家的屋相去有幾十碼遠近的辰光，她聽到與她舞時另一樣的唱歌聲，她以前曾經聽過好多次歡的唱歌聲。同時屋裏傳出一種因搖籃撞擊着石地板而發出的連續的有規律的撞擊。一個婦人唱着時曲『花牝牛』的歌道：

我看見那牝牛睡在那邊青青的矮樹林裏；  
來呀！愛人！我會告訴你他在那裏。

搖籃的撞擊聲同唱歌聲有時候同時停止，而換着一種又高又尖的呼喊。

「上帝保佑你的小眼睛！保佑你的像蠟般的面頰！保佑你的像櫻桃般的嘴！保佑你的像哥必特神般的小腿！保佑你的身體上的任何一件東西！」

說完了，又聽到搖籃聲，同『花牝牛』的時調。這是黛斯進門時的情景。她站在門裏面的地席上，望了四周一下。

歌曲不能使屋裏面的陳設改少，黛斯所感着的一種說不出的淒楚。不過在很短的時間之前，她享受着五月節假日的快樂——像女子們的白衣服，白鮮花球，青柳條，青草地上的迴旋，同一刹那那不相識的少年所給予她的溫和的情感，而現在她看到只燃着一只蠟燭的小屋子裏面，這是多麼一個相差？她自責爲甚麼不早些回家，在跳舞沒有開始時便回家。那末，她至少可不把時間虛擲，而能幫助她的母親去整理屋子。

她看見她的母親立在一羣兒女們的中間，身軀僵在洗衣桶旁，像她出門的時候一樣。這洗衣桶從星期一起伴着她，母親一直到星期日，而後再把循環的圈子從頭開始。從那桶裏，她今天所穿的白衣服便是在前天取出的，並且是母親親手熨貼的。而此刻衣角上已被濕草污上些青綠色，她心裏有些過不去了。

密雪司寶培麥爾特，像從前一樣，依舊把一腳擱在桶邊，把另一腳搖她的最小的孩子的搖籃。搖籃的搖軸果年來已腐壞，她家盡了一種極困苦的義務，因她生的孩子多，所以累年來軸桿與石鋪的地板相撞擊而已快變爲平的了。搖籃每一來搖



蕩必連帶着一有力的震撼，而將籃裏的嬰孩像梭子般滾東滾西，不過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因她受了她的歌聲的激刺，所以尙還買着她一整天在肥皂水中漬浸的餘勇，而把腳用力地在搖軸上面踏同推。

的——得的——得，搖籃不住地響着，燭燄燃得高高的，在空氣中上下簸動着。密雪司寶培斐爾特的肘上的水點點滴的垂下來，她的歌已唱完了。雖她現在已經有了家庭的負擔，但她對於歌唱仍舊是有熱情的。無論外邊世界流入勃刺克摩爾谷的那一種歌曲，只要瓊寶·培斐爾特聽過了一星期，她便得學上。

她已是中年人了。然而從她的臉上仍舊可以偵察出她少年時的活潑同美麗。黛斯的嫉媚大半是從她母親處遺傳來的。這也可證明她的美不一定與門第同以前的騎士們有關係的。

「我代你搖搖籃，媽！」黛斯溫和的說。「或者讓我脫了這身最好的衣服，而來幫你牽扯洗的衣服。我以為你不工作了很久了。」

她的母親不因她離開了好久，因她一人料理家務而覺到不爽快。在事實上，她很少罵她的女孩的。黛斯去了，她不覺缺少幫助，她把未做完的事待明後天做罷了。今晚上她更覺得忻喜。在她看她的女孩時，他腦中有一種夢想，一種先入之見，一種奢求爲她的女孩所不能了解的。

「我很喜歡你回來了。」母親說。「我要出去尋你的父親。但比這更要緊的，我要講給你們聽一段新聞。我知道你聽過之後，也很高興的，我的小寶貝。」

（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在講話時少，時常帶着本地的土話。至於黛斯呢？她已從國民學校的六年級畢了業，並且受過了一個倫敦女教師的訓練，所以在事實上她說兩種言語：對家人用本地土話，對外面的有階級的人們，用普通英語。）

「在我出門之後嗎？」黛斯問。

「是的。」

「這同爹爹今天下午在德西輪馬車的事件有關係嗎？幹嗎他這樣？我見了真願攢躲到地底下去。」

「這不過是快活事中的一段。現在已經有人發見我們是這州裏的最有聲望的一族了。我們的祖先一直上溯到奧利佛·克郎威爾之前，而到異端的土耳其人造反的時代。他們有紀功碑，大墓道，甲冑，刻紋的印盾，同其他上帝知道的一切。在聖查理斯時代，我家是被書爲王家橡樹的爵士。我家的真姓是蜜培維爾呀……你聽了這事，你覺到你的胸膛漲起來嗎？爲了這事，你父親今天才坐了輕四輪馬車回家的，不是因他喝醉了酒呀。」

「我很喜歡知道這事。這可對我們有甚好處呢，媽？」

「當然有。大概總還有些大事情要做出來的。大概與我們同品級的族人們要坐了輕四輪馬車到這裏來拜訪我們的。這新聞是你父親從斯多堡回來時聽到的。他方才已經把我們家的一長串祖宗告訴我了。」

「現在爹呢？」黛斯問。

她的母親的回答是與所問不適切的。她說：「你父今天到斯多堡去看醫生。醫生說他不患肺癆病，而只在心上結了些脂肪。現在他的心是像這個樣子。」瓊·蜜培斐爾特將她的大姆指同食指彎成C形，而將另一手的食指去指點說：「在眼前。」醫生同你父說：「你的心是這裏已結滿脂肪了，這裏已結滿脂肪了，而只有這裏留着些空隙。倘使這裏也結滿了脂肪。」（蜜雪司蜜培斐爾特把二指接連成爲圓圈）「那末，蜜雪司蜜培斐爾特，你快要像影子般一閃的過去了。」他再對你父說：「你也許可以活十年，也許可以活十個月，也許只可以活十整天。」

黛斯受了一驚嚇。原來她的父親雖在一瞬間變做了大人物，而他的歸天去卻得這樣快！「但是爹爹現在那裏呢？」她不接她的母親的話而又問。

她母的面露出抱歉的樣子：「你現在不要生氣。你那可憐的父，自從聽到那新聞而神經受了激刺之後，他覺到很疲乏，所以在半句鐘前已往老利佛酒吧間去了。他想養一養力，明天一清朝才可以把蜜蜂箱們送出去。他得在今晚十二點鐘之後趕路，因爲路程是很遠的。」

「養一養力嗎？」黛斯憤憤地說，眼淚快要從眶中流出來。到酒吧間去養一養力嗎，媽，你甚樣也會同他同意呢？」

她的詰責同她的神氣似乎充滿了整間的屋子，而使屋內的家具，燭燄，在玩耍的小孩子們，同她的母親都表露出不安之色。

「不，」她的母親說，「我是沒有同意。我專等你回來，再待我找他去。」

「讓我去。」

「不，黛斯，你是沒用的。」

黛斯不再多勸了。她知道她的母親爲甚麼要阻止她而自己去。她並已見密雪司寶培斐爾特的背心同帽子都早掛在她身旁的一只椅子上，而只等待着主人心中早已劃策定的散步。這種散步的理由比了其需要更苦痛。密雪司寶培斐爾特自己也知道。

「把那本命數全書帶往到外邊去。」做母的說，一面忽忽地措手同整衣裳。

本命數全書是一本常在密雪司寶培斐爾特手邊的舊而且厚的算命書本。因這本書時袋在口袋裏，所以已很破爛，紙角快要接着字行的邊緣了。黛斯將書拿出起，她的母也就出門。

密雪司寶培斐爾特每把親到酒店去尋找她的丈夫視爲一椿消磨時日的最好的消遣方法。到老利佛去把她的丈夫尋着，再坐在他身旁談笑一兩小時，再把撫養一羣小孩子們的憂愁同勞役都拋擲去，這可以使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快樂。在酒店裏的那短時間，一種西方式的光耀重復回到她的生命的曠道上去。困苦同其他的冷酷的事實都暫時間變成不可接觸的玄想，而沈到她的腦海的深處去。他們只變作她靜默時其想的資料，不再消耗她的身體同靈魂了。她的小孩子們，那時因不在她的身邊，所以反足使她視爲她一人所有的聰敏的同可愛的附屬品。在那裏，日常生活中的瑣屑事件都帶有某種諷諧的趣味。在那裏，她可以稍稍覺到像以前在她的丈夫求愛時她所覺到的情緒。她可以不想到她的丈夫的壞處，而只想他是一個理想的情人。

黛斯冷清清的，同她的弟弟妹妹們守在家裏。她首先把那本命數全書帶往到屋外的茅草裏。她的母親對這本書是常抱

着一種拜物教的敬畏態度的。她不准這本書整晚的留在屋子裏，而一俟求卜的事情翻閱過之後，她便要黛斯把這書帶往屋外去。原來母與女是不同的。母是迷信，講一口土話，同熟悉地方上的神話，喜歡唱口頭傳來的小曲子。而她的女孩是已經受過國民的教育了。所以她們二個間程度相差至少有二百年。二人在一起的辰光，以利沙伯時代同維多利亞時代是混雜着了。

黛斯從屋外回來時，心中想她的母親今天從命書中卜到些甚麼，也許一定是爲她家的世系問題了。她進屋後快把這心思丟開去，自去摺疊日間曬乾的襯衣同單被等。同她一起的是她的一個九歲的弟弟名阿伯拉罕，一個十二歲的妹妹叫以利莎·羅以莎，平時家裏的人叫她『利莎·羅』。其他更幼的弟妹們是都已眠在牀上了。黛斯同『利莎羅』間相差四歲，她們中間尚有二個在嬰提時已死去的小孩子。因黛斯年長得多，所以在她的母親出外時，她便做當家的大阿姊。阿伯拉罕的下面尚有二個妹妹，一個名希望，一個名謙虛。他們下面再有一個三歲的弟弟，同在搖籃中才滿歲的小嬰孩。

這一羣小孩子們的快樂，需要，健康，或甚至於生命都是完全依仰在他們的爺娘身上的。倘使竇培麥爾特家遇到了困難，饑餓，疾病，墮落，死亡，那末，這六個無助的小孩子們便要同樣的受到困難，饑餓，疾病，墮落，死亡。也許他們要生命，所以他們願受任何種條件。不過有些人看到了這種境況後，他們不免要問那個著名的詩人，便是現代視他詩的哲學的深奧同肯切與他的詩的純潔同樣的那一個詩人，究竟受到了那一種感動而才說自然界自有神聖的計劃的。

那晚上是已晏了，而黛斯的父母尙還沒有回家來。黛斯過了一刻必向門外探望，把馬洛村的各處都想一遭。她見村中各家的燭光都熄滅了，似乎可想象到那把全村的光亮都熄滅的大力者是誰。

她母親口說出門去帶她的父親回家，而結果帶人的人還要人去帶回來。黛斯想一個身體不健康的，並且昨天一清早一定要出門的人決不應該在這樣晚的夜間還滯留在酒店中慶祝他的祖宗的高貴的血系。

『阿伯拉罕。』她同她的弟弟說，『你帶了帽到老利佛去看看爹媽去？你害怕嗎？』

這孩子跳起身，開了門出去。一閃兒夜色把他吞下。不過過了半句鐘做父的，做母的，做小孩子的又都沒有音信。亞伯拉

罕像他的父母一樣，也被那引人入勝的酒店留住了。

『我一定得自己去才行。』黛斯說。

利莎羅此刻上牀去安睡了。黛斯遂一人出門，她把弟妹們都鎖進在屋裏，慢慢地沿着黑暗的與曲折的街道，或者小巷走去。這些街是在一寸土還沒有都值錢的時候造的，在那時候只要有一只針的時鐘，已够把時間分清楚了。

#### 四

老利佛酒店，馬洛村靠這一段中的唯一的酒店，只有一張已過期的執照。因無人可以合法的在這裏飲酒，所以酒客們公開的喝酒只在用繩將兩端繫在園地的杙籬上作櫃檯的一塊六寸寬，二碼長的橫木，架子旁邊。在這塊橫板旁賣酒的生客都站在路旁喝。他們傾杯中的渣滓在泥土上面，希望這些渣滓在泥土裏面能得一個安棲的所在。

這是一般生客的喝酒法。至於本村人，那末，他們另有一種辦法。

在酒店樓上的大臥房裏，窗口用密雪司老利佛不用的舊羊毛搭膊去遮住了，每晚上有十多個人老在那邊尋快樂。馬洛村這一段的居民都到這裏來喝酒的。他們不往村那一邊的有正式執照的清泉酒店去，原因非但爲路程遠，而且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因爲清泉酒家的酒不配他們的胃口。所以他們情願犧牲更寬敞的清泉酒家而在老利佛家屋頂的一角裏取樂。

房中有幾個酒客坐在一張四柱牀的三面；有幾個坐在箱櫃上；有幾個坐在橡木雕刻的銀箱上；有一個坐在檯上。他們都坐得穩穩當當的。這般酒客們此刻已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他們的靈魂已從皮膚中透出而熱騰騰的充滿了全屋子。在他們的眼中，房間同房間裏的器具都帶上了尊貴同奢侈的色彩；掛在窗口上的舊搭膊像華貴的繡帷，箱櫃上的黃銅柄與金環同等樣氣概；有雕刻的細長牀柱同所羅門王的宮廟中的庭柱同樣的威風。

密雪司密培麥爾特下了黛斯後，便急忙忙到這裏來。她推開了前門，走過了樓下的黑暗的房间，把手指頭靈巧地撥開

了樓梯的門，然後舉步走上曲折的梯子。當她的頭才伸出梯子的末步時，她便見房間裏的人注視着她。

「我今晚只化了些錢在這裏請幾個老朋友跳舞。」密雪司老利佛聽了樓梯的腳步聲，便純熟地像小孩背教會的問答書般這樣說，同時她的眼光注視到樓梯邊。「噢，原來是你，密雪司寶培斐爾特，上帝呀，你嚇了我了。我起初以為你是官廳中派來的警察哩！」

這秘密集會中的顧客們都對密雪司寶培斐爾特點着頭，或笑，表示歡迎她。她走近了她的丈夫所坐的地方，後者此刻正自言自語的哼道：「任那個人我都比得上。我家在金斯皮爾薩勃·蛤麗山有一個大墓道，其中的骨頭比西薩克斯州的任那一家要高貴些。」

「我頭腦裏想出了一件好東西——所以特來告訴你。」他的妻附着寶培斐爾特的耳說。「喂！約翰，你看見我嗎？」她用肘觸她。那男的仍舊在自言自語，他望他的妻像望窗隔眼一樣。

「喂！不要老是這樣高聲的哼，我的好主顧。」開酒吧間的主婦說。「也許官廳要有人來收沒我的執照哩！」

「我恐怕他已把我們所遭遇的事同你說過了，」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問。

「是的，講過了一點。你在這事上可以想法些錢嗎？」

「這是樁秘密。」瓊·寶培斐爾特嚴肅地回答說。「不過能做到了有大馬車人家的族人，那末，即使你沒有緣分坐上馬車去，那也是好的了。」她於是改低了聲調而專對她的丈夫說，「你把新聞告訴我之後，我便想，我想住在獵場那邊脫萊脫利琪地方的一個大大有錢的老太太，她便姓寶培維爾。」

「你說甚麼？」約翰問。

「她把她知道再說了一遍。那個老太太一定是我們的親族。我想送黛斯到她那裏認親去。」

「是有個女太太姓這姓的，現在給你道着了，」寶培斐爾特說。「不過脫靈漢牧師沒有提起她。想她同我們是比不上的。——她大概是我們的後來的一族，遠在拿曼王之後的。」

夫婦在討論這問題的辰光，他們因為只注意了一件事，沒有留意到小亞伯拉罕也已進了房來，而只等有機會問他們回去。

「那老太太有錢，她一定會留意到我們的孩子，」密雪司·寶培·斐爾特接着說。「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不懂爲甚麼同族的兩支不時常來來往往。」

「是的，我們都要去認親，」阿伯拉罕在牀沿邊說，「黛斯同那老太太住在一起兒之後，我們都要去望她，去坐她的大馬車，着了黑的衣服。」

「你甚麼來的，孩子？不要胡說，走開去，去到樓梯邊玩一刻，等你的爹媽好了，他們會出來的……黛斯應該到她那裏去，她一定能引她歡喜的。黛斯會的，並且她能引幾個貴族的男子去娶她。幾句併一句說，我是已知道的了。」

「你甚爲知道？」

「我在命數全書裏卜她的命，命數全書便這樣說……你應該看看她今天多麼美麗，她的皮白嫩得像公主一樣。」

「那女孩子甚麼說呢？」

「我還沒問她。她不知我們有這麼一門親，但倘若她不說不，那末，她一定有一樁大喜事在後面。」

「黛斯是怪僻的。」

「但她心裏是肯聽人話的。這事讓我罷。」

他們講話雖低，而屋中人已聽到了一些。他們理會得寶培·斐爾特夫婦們此刻所講的是很嚴重的，他們再推想到黛斯他們的大女兒，將來是有大福氣的。

「黛斯是一個好看的女孩子。我今天下午在看她的跳舞，」一個年長些的輕輕地說。「但是瓊·寶培·斐爾特，你不要妄心從地板中長出青的麥芽來。」聽的人沒有回復。

此刻樓下面又聽得響聲了。

「我今晚只化了些錢在這裏請幾個老朋友們跳舞。」酒店的女主人沒有認出新來者乃爲黛斯時，她們背着她背得爛熟的老套。

在屋裏酒氣醺醺的空氣中，黛斯的相貌，就在她母親的眼中，也變了樣了。不待黛斯帶詰責的眼光射到他們的身上，寶培麥爾特夫婦已喝完了一口麥酒，起身隨他們的女孩到樓梯邊去了。密雪司老利佛跟着說：

「不作聲，輕些，我的好顧客，不然我要失掉執照，並被傳到官廳去！你們一晚上好！」

黛斯一臂挽了她的父親，一臂挽了她的母親，同阿伯拍罕，在黑暗中回家去。寶培麥爾特實在酒喝得不多，一够不上酒，高末東搖西擺一個普通酒徒，在他星期天早上未到拜禮堂前所喝的量的四分之一。不過爵士約翰的身軀弱，所以微醺的罪孽便對他變像山般的重了。在他出門一遇了新鮮空氣，他就把並行的三個人一擺而像要擺到倫敦去的一樣，再過半刻兒他又轉向一擺而像要擺到巴斯去。這種引人笑的結果是爲一般深夜回家的家庭們所時常有的事，並且，也像一般引人笑的事般，結果是不祇是笑可以了局的。黛斯母女費了心力扶持寶培麥爾特回家。等那醉人一見了他的屋子，他似乎因不滿於現在所居的狹隘，而有意自己壯壯膽量的又含糊着說：

「我在金斯皮爾有一個家墓！」

黛斯換一個在她的腦筋中比了想她的祖先更要多盤迴的問題說

「我怕爹明天不能一清早出門送蜜蜂房去了。」

「我嗎？我過一兩小時便會好的。」寶培麥爾特回答。

寶培麥爾特睡的時候是十一點鐘。倘使他們要想把蜜蜂房準時送到加斯德橋的躉賣商那邊去，那末，他們至遲要在明晨二點鐘出門，才趕上星期六的早市，因爲馬洛村與加斯德橋相去有二·三十英里。兼之路又壞，寶培麥爾特的馬同貨車又行得慢。在一點半鐘時，密雪司寶培麥爾特走到黛斯同其他的孩子所睡的大房間裏。



「你可憐的父今朝是不能出去的了。」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同她的大女孩說。後者的眼是已經張得大大的，當她的母推開門的辰光。

黛斯在牀上坐起。她是旁徨在她未做畢的夢與眼前她母親同她說話的事實的中間的一個迷惘的世界中。

「不過總得有個人去才行。」她回答說。「今年送蜜蜂房上市已經是遲了。今年的分房時期快過了。倘使我們再遷延到下星期的市集日，那末，也許要來不及，我們便糟了。」

密雪司寶培斐爾特担不起送蜜蜂箱上市的緊急事件。她說：「也許村中的少年中有一個肯替我們代送去。昨天有一個時時刻刻想同你跳舞的甚麼？」

「啊，不我任便甚麼也不。」黛斯驕傲地回答。「難道讓村中人都知道爲甚麼煩他去嗎？這是可羞的！我想我能送，倘使阿伯拉罕肯伴我一同去的。」

她的母親贊成了。她把房間彼角的阿伯拉罕從睡夢中喚醒，吩咐他穿上了衣服，當這孩子的心思還在另一個世界中的時候。在這時黛斯已穿着好了。姊弟倆點了一盞燈，走到馬房去。那震顫的舊貨車是早在昨天配齊的。黛斯把他們的老馬潑令司牽出去。那馬的震顫只比貨車減少了一小度。

那可憐的老畜生很詫異地四周望了望。牠望了望燈籠同兩個孩子的模糊的身影。牠似乎詫異爲甚麼其他的動物都在休息同牠伏而牠便要出門工作了。黛斯們把一堆燭梢置在燈內，而把燈懸在御者的右邊，他們再指揮潑令司前走。最初在上山的一段路中，他們下車與馬並肩走着，原因要使車載的重量不過重。他們求興奮，所以一面走，一面看着了燈光，吃些麵包同牛油，故意說早晨已到了（實則早晨還是遠着哩）。阿伯拉罕，等他醒得更清楚了（因爲他以前只是半醒半睡的）便同他姊姊講夜間在路上聳向着半天的種種奇異形狀——這顆樹像出窟的怒虎，那顆樹像大人國人的頭。

他們經過了斯都堡小鎮的黃色的茅茸，便上高地了。在他們的左邊是褒爾保祿，有時也叫皮爾巴爾，他是峭立在雲霄裏，在四周都是些溝。路便漸漸地平同下斜。黛斯們遂上了貨車的前面坐。阿伯拉罕此刻想念頭了。

「黛斯，他靜默了一會兒說，分明要把話開一個頭。」

「噢，阿伯拉罕，」姊姊回答。

「你聽到我們要變做上等人了，你快樂不快樂？」

「也不一定快樂。」

「但是你一定要快樂，倘使聽到你要去嫁一個上等人。」

「甚麼？」黛斯說。

「我們的好親族要幫你去嫁一個上等人。」

「我嗎？我們是沒有好親族的，你甚麼會這樣想？」

「我適才在老利佛處尋多時聽他們這麼說。聽說在脫萊脫利琪有一個有錢的老太太，母親說你若到她那裏去認親，那老太太便會同你攀一家上等人家的親的。」

他的姊姊不作聲，徐徐地變為在思想的神氣。此刻阿伯拉罕獨自接着說話，他只想講講快活，不一定要人聽，所以雖他的姊姊不理會他而於他是沒有關係的。他把身子靠在蜜蜂箱上，擡起了頭講星，這些在黑色的大空中熠閃的光芒們是永遠高高地同地上那兩個小姊弟們相隔的。阿伯拉罕問星同他們相差有多遠，上帝是不是住在星的那一邊，過一刻兒，他的小腦中又發現了比造物的奇妙更奇妙，並更足引起他的想象的想象。他問黛斯若因嫁了一個上等人而有了錢，她願意不願意買給他一個千里鏡，把星拉近來，像他家到納脫爾康姆·都忒一樣近。

黛斯聽到她的弟弟重提起這激動她全家老幼的老題目，她有些不耐煩了。

「我們此刻不要再講這事了，姊姊說。」

「你是不是曾經說過天上的星一個一個都是世界嗎，黛斯？」

「是的。」

『這同我們的一樣嗎？』

『我不知道。但我想來是一樣的，我有的以爲牠們像我家蘋果樹上所結的蘋果，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壞的。』

『那末，我們所住的世界是好的？還是壞的呢？』

『是壞的。』

『那末，世界有好多個。我們不揀上一個好的去，那不真是可憐嗎？』

『是可憐的。』

『你說的是真的嗎，黛斯？』阿伯拉罕得了這新奇的學問，便很感動的同他的姊姊說。『倘使我們到了一個好的世界去，那末，我們要甚麼？』

『到那時爹不會再像現在般咳嗽同葡萄的走路，他不會像昨晚般喝醉而不能早起趕車子。媽不會不息的洗衣裳。』

『你末要變爲一個天生的富女人，而不因嫁了一個上等入而變富的了。』

『啊，阿伯，不要把那事再說了。』

阿伯拉罕不講話之後，便憐惜地想睡。雖黛斯是不善御馬的，但她想此刻可由她一個人趕車，而讓阿伯拉罕去睡一刻，所以她在蜜蜂箱之前做了一個窩窟，任她的弟弟靠一會兒。她獨自拉着轎。車子轆轤地向着前面拖去。

潑令司是用不到過分去當心的。他是老極了，除了趕車之外沒有多餘的力去幹旁的事了。黛斯等阿伯拉罕睡後，因沒有人同她攀談，所以也睡沉沉地把背依在蜂箱上。一行一行無聲息的樹木同籬笆的黑影子都帶着奇異同虛幻。天外偶然間吹來的風聲也像一個偉大而憂愁的靈魂在嘆息，這嘆息是與宇宙同無垠，與歷史同悠遠。

她自己想一想身世。她想到她的父親的愛慕虛榮，同她的母親希望她上繫紳士的奢望。她似乎可看到她的未婚夫對她的窮同敗落而發出的冷笑。此刻到她頭腦裏的意想都過分的深刻同夸大。她不覺時間甚樣過去，而直至一強烈的衝擊把她在睡夢中衝醒。原來她竟到這已經睡着了。

在她睡時，車子已趕了好多路。此刻車子停止。她只聽到一種爲她以前從未聽到過的悲慘聲，接着她聽另一聲音喊道：「喂，那邊！」

她的車邊的燈籠是早已熄滅了；她見現在她面前的是另一盞更明亮的燈。某種可怕的事件發生了，她見駕馬的傢具同某種東西雜亂在一處而把路阻斷。

黛斯大驚地跳下車來，她發見了可怕的事實。原來那悲鳴便是她父親的老馬撥令司發出的。清早的郵車，牠的二輪是沒有聲息的，適才在這狹路上像箭般迎面奔過來，衝着她那不靈同遲慢的貨物車，將郵車上的尖幹子像刀般刺進了撥令司的肚子裏，以至血像泉水般注出來。那馬尚立在路上喘息着。

黛斯在失望中上前把手掩住了馬的傷口，結果只在她的臉同衣襟上濺滿了血漬。她覺到沒法了，所以只有呆望。撥令司盡力的立着了一會兒，結果牠跌倒在地上。

此刻趕郵車的人來幫助她，她把撥令司的馬具卸下來。但馬已是死了。郵差看見沒有旁的事可做，他遂跳上他的車。「我是必須要把這些信袋送到目的地的，」他說。「你最好在這裏等一刻兒。我一見了人便叫他來幫助你。天快要亮了，你用不到害怕。」

郵差說完後便去了。黛斯獨在那裏等。這時天空帶些灰白色，在籬笆裏的鳥也笨笨醒動而啾啾地叫。這小路本來是灰白色的，而黛斯的氣色是比路色更灰白。在她面前的一大潭血此刻已在凝聚而發出珍珠般的光彩，至太陽東升之後，這血更反射出三稜鏡面分析出的百萬道光芒。撥令司橫躺在路旁邊，無聲息的，硬挺挺的。牠的眼是半開着，牠胸口的傷洞看來，只是小小的，而牠的一切的力量卻都能從這小窟窿裏洩出去。

「這是我的不是，都是我的不是，」黛斯見了眼前的景物，這樣說。「我是不能辭咎的，叫爹媽今後怎樣活命呢？噯，噯，」她推醒了她的弟弟（後者在這事經過時老熟睡着）。「我們不能再往前進了，撥令司死了。」

等到阿伯拉罕知道這事，他臉上現出五十歲人所有的愁紋。

「甚麼？我昨天是在跳舞，笑。」黛斯說，「我那時真是甚麼的一個獸子呀！」

「這原因是不是因為我們住在一個壞的星上，而不是住在一個好的星上，黛斯？」阿伯拉罕含淚的問。

「姊弟們你視我，我視你的時候了好一會，直等遠遠聽到人聲音而後才知道那差喚的人來了。一個新都堡的農夫帶了一只強壯的馬來。他把新馬繫在黛斯的車子上，將蜜蜂箱代送到加斯德橋去。」

原車在當天的下午又回到出事地點。灑令司從早上到下午老是橫在路邊。路中仍舊可以看到血漬，不過血因受來往車輛的碾軋而有處變為一條一條罷了。黛斯回去時，他們把灑令司的遺骸裝在他適才所拖的車子裏，馬蹄高高的倒豎在空氣裏，夕陽照在馬蹄鐵上。

黛斯走在前面。至於她甚麼開口同她的家人說，那是在她的能力之外了。最幸的，在她回家時她的父母已知道這件事，雖她的胸中對於因她貪睡而鬧出這亂子仍舊懷着自責。

黛斯家對於生計是已好久計無所出了。他們受了這橫禍，不比一般經計人家般難受，雖這事對於經計人家只是小小的不便利，而對於他們是破產。她父母的面孔上未露出怒氣——他們的忿氣遠比不上他們希望他們的女孩能高舉上等人家的奢望大。那天家裏沒有人埋怨黛斯，而只有黛斯自己責備自己。

當蜜培斐爾特聽到宰馬商同硝皮匠人因灑令司老弱而只肯出幾個先令買牠的遺骸時，他便立起說：

「不，我不願把牠的老骨頭出賣。當我們蜜培斐爾族在這裏做騎士的時候，我的祖先是出賣戰駒以去餵貓食的。讓他們依舊發好他們的先令罷。我的馬在生時既屢待我得很好，牠死後我便不願意便同牠分開了。」

他明天整天的在後面種菜園中爲灑令司掘了一個穴。等到掘成了，他同他的妻子用長繩把馬骸拖往穴邊去。阿伯拉罕與利莎羅跟着嗚咽，希望同謙虛跟着號啕。四面的牆壁都有回聲。當灑令司的遺骸入穴時，他們都圍繞了穴立守着。爲他家謀麪包的現在已經去了，他們究竟甚麼辦呢？

「牠是不是到天上去的？」阿伯拉罕嗚咽着說。

寶培斐爾特鏟土把穴蓋好。小孩們又哭，不哭的只有黛斯一個。她的臉是乾燥同灰白的，似乎她自己承認是一個殺人的兇手。

五

做搬販東西的買賣是大半靠着一匹馬的。寶培斐爾特家自潑令司死了後，勢已鄰於破產了。寶培斐爾特做父的是一個時勤時鬆的人。他有時候可以工作得很好，但他做好工作的時間不一定同需要他工作的時間適合。同時因他向來沒有做過常工，所以他不一定要兩種時間能適合。

在這時候，黛斯，因她是使她家遭遇這不幸的主動人，時時在默想她甚樣才能把她家從這困難中挽救出來。她的母親遂爲她想法了。

「我們壞的要想好的，也要想黛斯呀。」她母說。「可以利用你的高貴的血系的機會比這時更好的是沒有了。你一定得同你的朋友商酌商酌。你可知道有一個很富的密雪司寶培維爾便住在獵場的左近嗎？她一定是我們的親屬。你可以得到她那邊去認親，並且請求她幫助我們的困難。」

「我不想這件事。」黛斯說。「就說那太太是我們的親屬，那末只要她對我們親近一些已够了——我不希望她來幫助我們。」

「你可以引她到我們這邊來的，我的親愛的。也許你所知道的有不盡然之處。比方說，有些事我也到了此刻才聽到的。」黛斯因幹了一樁重大的壞事，所以現在很情願聽她的母親的勸導；不過她不明瞭爲甚麼她母親一定要想做一件便做了也對於她母不一定有利益的事。也許她的母親已經向各處問訊過，已經調查出那個密雪司寶培維爾是一個慈祥的有德行的婦人。不過黛斯想到了自家的窮困，她又覺到黯然了。

「我情願在別處尋些工作做做。」她喃喃地說。

「寶培斐爾特，你來解決罷。」她母回轉向她的丈夫說。「倘使你說她應該去，她自會去的。」

「我不情願我的孩子在不同族的人前拋頭露面。」寶培斐爾特說。「我是這州內的最高貴的一家的家主，我總要像此樣。」

不，寶培斐爾特所說要黛斯留在家裏的理由，比了黛斯不情願尋那富婦的理由更不上聽。「准這樣罷！」黛斯說。「馬是我弄死的，我想我總要做些事才行。我想我可以到那邊去看看那老太太，不過，媽，你得讓我自己決定究竟去問她幫助。你再萬不要想她替我爲媒，這是很愚的。」

「說得好，黛斯。」她父像法官下判決般說。

「誰說我有這樣心思呢？」瓊說。

「我是猜度你有這心思，媽，我去便了。」

黛斯明天一清朝起身。她走到山那邊一個小鎮叫沙斯頓的，在那裏她搭了一輛每星期從沙斯頓兩次開往獵場鎮的載客大馬車，這車在附近脫萊脫利琪，即那個神祕的密雪司寶培維爾住的地方，要停一次。

黛斯·寶培斐爾特這早上所走過的路程是經過她住的谷的東北部山地。在她這次出門之前，勃刺克摩爾谷是她的整個的世界，谷內的居民是她的整個的民族。她在嬰孩時從馬洛村的大門同柵欄中，最先看到世界的奇異，但那時候的奇異到了現在仍舊對她是奇異。不錯的，她曾經從她的房間的窗中看見高聳的塔樓，散布的村落，隱隱的白色的大房子，同在一起之上，巍立在遠處的高阜上的沙斯頓鎮，鎮中的窗子給夕陽照着了，便一點一點反映得像明燈一樣。不過她以前沒有遠出門，而即便在她自己的村莊同村莊的四周，她也沒有仔細走遍過。谷外的事是更談不到了。雖她認識她家四圍的小山的高低，像認識她日常遇見的村人的面孔一樣熟，然此外的知識，她都仰仗於村中小學堂的口頭傳授。她在那小學卒業距我們現在所敘的時期有二三年。

在她讀書的時候，一般與她差不多年歲的女同學們都歡喜她。村人往往見她同其他二個女同學肩並肩的從學堂走

回家，她往往走在二個的中間，帶一條印紅的肩抽絲抽得細細的氈布，罩在一件年代很久而褪色的外衣上。她的腿是長的，襪是緊緊的，在膝蓋上，因她常跪在路邊或河邊玩植物或石子，有一長串的小洞。她那時代的頭髮是爛泥色，卷屈地垂到肩上。她們走路時，旁的二個女孩子把手圈在她的腰裏，她把手攔在左右兩個同伴的肩上。

等到黛斯稍長了，她便識得她家的境況艱難。她見她的母親生了這麼多的弟妹，她便抱着像馬爾素斯所抱的悲觀。以知識論她的母不過是一個小孩子，並且不是一個成年的小孩子；她不過在她家已經有的許多小孩子上面再加上一個。

黛斯是很愛她的弟妹的，並且有閒時總是同他們做事的。她離了學堂之後，她便到鄰近的農家去搭稻堆，或割穀。她也能掙牛乳，做牛油。後者是在她的父親尚買有幾隻牛的時候學會的，因她的指頭很靈巧，所以她一學便會了。

她一天天的長大，她肩上的家務也一天天的加多。在寶培維爾家裏，黛斯很可做一個寶培斐爾特們的代表，並且她是他們的最好的代表。

她那天在脫萊脫利琪的十字路口下車，再步行上山，而向着獵場的方向走去。在獵場邊上，她的家人告訴她，便是寶培維爾的府邸。寶培維爾的住宅並不是中古式的。屋的四周沒有農田同牧場，也沒有貧苦的同時常怨謗的租田農人。他後者不出租，而只用一個總管去當心。

黛斯遠遠望着在冬青樹的頂上有耀眼睛的紅磚砌的屋簷，她料到這一定是那富婦的住宅。她遂小心地從籬笆的耳門走進去。等她到了住宅出路的轉角，她便看到這大廈的全景。這屋是新近造的，簡直可說是全新的。屋的鮮紅的顏色同屋旁的深綠的冬青樹作正面的對照，這屋是像一顆血般的日蠟花，靠在獵場的深沉的，古淡的青藍色的邊緣上。獵場是英國有限的古森林中的一個。場中的樹是在歷史以前生長的。幾顆老橡樹的幹上現在還掛着上古時代德雷教人所手績的味斯爾多寄生樹。柏樹也已千年了。牠們不是人手所種的。牠們的枝幹曾經給古代的戰士做弓箭。雖可望見從寶培維爾新屋，這遼古的森林，但這森林是完全在產業之外的。

寶培維爾的宅基是佈置得整齊的，乾淨的，氣概的。其中有接連幾英畝的玻璃暖房，一直築到矮樹叢的腳邊為止。宅基



上的每一件東西都炫耀得像新從造幣廠運出的銀幣。在一排馬房的四周，種着奧大利亞松樹，這些馬房的裝飾都是新的，端正得像禮拜堂一樣。草地角上有一個精緻的帳篷。帳篷門正對着黛斯的面。

生活簡單的黛斯·寶培斐爾特立在石子路旁看呆了。當她初走進時，她忽忽地沒有注意到花園中的景物，現在她才覺得她眼見的與她以前料想的是完全不同的。

「我以爲我們是舊族，那知道這裏都是新的。」她像小女孩般無知地說。她因此立意見了那老太太後，不立即去認親，像她母親說的，而希望回去求些鄰舍的幫助。

寶培維爾家——或者像他們自己稱的斯多克·寶培維爾家——在這一帶地方中很占一個特殊的地位。脫靈漢牧師說在西薩克斯州或附近，顛沛的約翰·寶培斐爾特是寶培維爾族的唯一的嫡系。這話是不錯的。惟他再可加着說，倘使他知道稍多些的，斯多克·寶培維爾不是真正的寶培維爾，像脫靈漢牧師不是真正的寶培維爾一樣。把舊姓硬加到新家族上去，也許自有牠的返老還童的效力吧。

新近逝世的密司脫西門斯多克是英國北方以做生意起家的誠實商人（有的說是出借錢的）他以後不耐北方商業場中的應酬而遷家到南方來。這時候他想換一個姓，使他以前所接觸的一般漂亮商人們不再認識他。他因此到大英博物院中費了一小時的時間而找他新居留地中已斷嗣的，或將斷嗣的，或雖未斷嗣而家道不發達的舊姓氏。他覺寶培維爾的音，至少同其他的姓同樣好聽。因此他遂把寶培維爾同他原有的姓連接起來而爲他本人同他的子孫的永久的姓了。不過他也是個細心人。在他創立新家系時，他也考慮到他家同其他貴族家的交接同婚媾，而不想無緣無故的去妄自加上一個銜頭。

黛斯同他的家人對於寶培維爾家的這段歷史是不知道的。他們只以爲錢雖是可靠人力去得來，而姓氏必須仗自然去定奪的。

黛斯在石子路角上等候着，像未下水的泅水人，立在岸邊想還是回身好，還是跳下水好。她此刻看見一個人從黑色

的帳篷門中出來。那人是一個高身材的是青年男子，口裏在吸煙。

那男子有一副黧黑臉膛，雖紅與光潤而不勻稱的厚嘴唇，上唇留些短黑鬚，看來有二十三、四歲年紀。雖他的外貌是粗鹵的，然他的臉同眼睛表示出他有另一種特別的力量。

「噯，我的美貌的孩子，我可同你幹甚麼？」他走近前來說。黛斯見了他有些手忙腳亂，他便接着說：「不要管我。我是密司脫斯多克·寶培維爾。你來看我，還是看我的母親？」

黛斯料不到寶培維爾的新人物，比她料不到寶培維爾的新房子還利害。她以前腦子中只想象一個老年的同尊嚴的臉，表示着寶培維爾族的高貴，額上帶着紀念悠久的血系的網紋，從這些紋上可以像讀埃及的象形字般看出英國幾百年的歷史。但在她眼前的人卻不然了。不過她此時無從後退，所以只有站定了腳回答說：

「我是來看你的母親的，先生。」

「我恐怕你不能看她吧，她是已經殘廢了。」這冒姓的家的代表說，（他是亞力克，是已過的斯多克·寶培維爾的獨生子）「我能代她嗎？你有甚麼事要看她？」

「我沒有甚麼事。我不過——我難說是甚麼！」

「來玩嗎？」

「啊，不，先生，倘使我把來意同你說，那末——」

黛斯覺到她的來的原因是蠢的，同可笑的，所以她雖是怕同慌亂而仍免不了要一笑。黧黑的亞力山大見了這是很喜悅的。

「那是很蠢的，」她說，「我怕我不能告訴你吧。」

「不打緊，我是喜歡蠢事的。再說，我的親愛的，」他和氣地說。

「我母叫我到這裏來，」黛斯接着說，「實在我自己也要來。不過我想不到我今天要這樣不恭敬。我今天來，先生，是要

告訴你我們是同族人！」

「窮的同族人嗎？」

「是的。」

「斯多克嗎？」

「不是，寶培維爾。」

「是，是我說是寶培維爾。」

「現在我們的姓是給村人改稱為寶培麥爾特了。但我們有幾個憑據可證明我們姓寶培維爾。考古家已證實我們是了。我家有一只舊銀調匙，有柄杓般大。柄上刻一只跳躍的獅子，獅子上面再刻一座堡壘，那調匙是太舊了，所以我母把他調羹豆羹用。」

「我的胃飾是用銀鑲鑲的，」少年溫和地說。

「所以我母說我家應同你們相識，而尤其因我家的老馬是死了呀！」

「你的母真想得周到，我很贊成她的辦法的，」他說時眼注着黛斯而使後者微微地耳赤，「現在我知道了，你是因我們是親族而來訪問的，我的美貌的小姑娘。」

「我想我是爲這來的，」黛斯回答說，再看了看大房子。

「這沒損害，你現住在那裏？你家做甚麼事的？」

黛斯簡略的回答了他，再過了一刻，她說她便要乘原車回家去了。

「車子過脫萊脫利琪再有好一會兒，也許我們先這裏走一遍消消道，我的美貌的小妹妹。」

黛斯心裏要把這談話縮短到最短的限度。不過她受不了那青年男子的肯切的要求，結果便允許同他一起走一會兒了。那青年導她看草園，花場，暖房，便領她到菓子園去。在菓子園裏，青年問她要不要採楊梅。

「好的，」黛斯說，「倘使有末。」

「這裏便是，」寶培維爾俯身去探，再授給她。等他探到了一種最好的種名「不列顛皇后」的，他摘一枚親送到黛斯的嘴唇邊。

「不，不，」黛斯急急說，把手隔住男子的手。「我情願，先生，親手來拿。」

「胡說！」寶培維爾說，再過不了一些兒時間，楊梅便已送到了她的口裏了。

他們這樣無目的的走了好一刻。凡寶培維爾給黛斯的東西，黛斯都一半領情的，一半懊惱的吃了。當黛斯不能再吃楊梅時，寶培維爾把楊梅裝在黛斯帶着走的小籃內。他們經過玫瑰花叢，寶培維爾採了許多花置在黛斯的懷內。後者只像做夢般服從。直至她懷中無可再置花時，寶培維爾始採一個嫩蕊去插在己自的帽子上。臨了，寶培維爾看了看錶說，「你再用些點心，過後便可搭車往沙斯頓去了。你來，讓我去弄些東西你吃。」

斯多克·寶培維爾領黛斯到他的蓬帳裏，自出去帶進了一籃子冷食，親手去置在黛斯的面前。這是很分明寶培維爾要只與黛斯二個人頭接頭的講話，而不願僕人們來打擾。

「我吸煙不要緊嗎？」他問

「噢！不要緊的，先生。」

那青年男子便在充滿蓬帳的煙雲中看黛斯無心的吃東西。後者那裏知道，當她清白地去俯視她的懷中的玫瑰花時，在她面前，坐在那青色的煙的後面的便是她一生的悲劇的主動人，她的年輕的生命光中的血色的分光線？黛斯只有一個弱點，這弱點便是她生長得過於華麗同長大，因之而她現在雖只是孩子，而看她已像是成年人，因之而亞力克·寶培維爾的視線便專釘住了她。

過一刻兒，黛斯把點心吃完了。「現在我要回家了，」她站起身說。

「他們稱呼你甚麼名字？」寶培維爾送她回車站時說。

「馬洛村的，黛斯·寶培斐爾特，先生。」

「你說你家人失掉了一匹馬嗎？」

「是給我殺死的。」黛斯在講滾令司死時，她眼眶裏盈滿了淚。「我幹了這件事，不知甚麼對答父親？」

「我一定要仔細想幫助你的辦法。我母親要替你想一位置才好。不過，黛斯，以後不要再胡說寶培維爾，你的姓是寶培斐爾特呀！」

「我旁的本也不想，」黛斯說，想回復她的莊嚴。

當他們走到大路的轉灣，到一叢高的蕊香花同長青樹前面，還沒有望見寶培維爾的小房子時，寶培維爾把頭顱向黛斯——但不（寶培維爾忽然想）且多想一會兒吧，且讓這女子先回去吧。

這是本書未來的公案的開始。倘使黛斯當時能先識出這種情景，並且能先看出這次會面的嚴重，她也許要問爲甚麼命運之神今天一定要把她給與一個她沒有心的男子所看見同注意，而不把她給另外一個正經的，並且件件事都使她喜歡的男子所看見。後述的男子，雖同她有一面的緣分，而現在已近乎忘記她了。

天下事往往有籌備得很好而實行得很不好，往往遇到的與需要的相反，往往愛人碰見適遇着兩方不求戀愛的辰光，在一個可憐的動物正遇着牠若要得到快樂的結果，牠必先得張開眼去看時，自然不同牠說「看」或者問快樂在「那裏？」時，自然回答牠「在這裏」，而自然必待愛者與被愛者兩方的捉迷藏拖延成爲可厭的，已過時的把戲。我們不知道將來人類的進步在達到最高點時，這種錯誤能不能因人類的直覺改進，同社會上有了更適應的機械而消滅。但這是不能預言的，並且不可思議的。使以我們所敘述的而論，像其他的一百萬件事情一樣，一對應該成爲好姻緣的男女們偏偏不能在適當的時間遇到，二當事者各自獨立的在地球的面上行動，而直到大錯鑄成之後才再碰見。那知這時間的些微的遷延，已造成了人類中不盡的憂慮，失望，墮落，同不祥終局。這也許便是人們所稱爲命運吧。

寶培維爾回到帳篷裏，他一人坐在椅中，把腿架在另一腿上，沉思着，笑沉沉地。過一刻兒他大笑說：

「我真該入地獄的！多麼滑稽哈哈！那女孩子真多麼好看！」

六

黛斯下山到脫萊脫利琪十字路口，再搭了載客大馬車，回沙斯頓去。她進車時不知其他的乘客們甚麼樣說，過一刻兒他們又談起她，她也不敢正眼看。

其中一個同她說得更親切些。『甚麼，你真是個花把子。看這些六月初開的玫瑰花呀！』

此刻黛斯覺到爲甚麼他們都注視她了。原來她滿身都帶着花，玫瑰花在她的胸臆口，玫瑰花在她的帽子裏，玫瑰花同楊梅在她的籃裏，滿滿的直堆到籃邊上。她的臉紅了，她說這些花是人家送給她的。她等到乘客沒有睬的辰光，便偷偷地把帽子上最引人注意的摘到籃子裏去，再用手帕把籃遮蓋住。她回復她的沉思，直至一枝未摘下的玫瑰花刺觸破了她的面頰，她才驚覺，並且以爲這是一個惡兆，因爲她與勃刺克摩爾其他的農民一樣，是有些迷信的。

載客車只到沙斯頓，從沙斯頓到馬洛村還有幾英哩路。黛斯的母親在黛斯未動身吩咐她住在鎮上一個她們相識的農婦家過一宵，所以她到明天下午才回馬洛村去。

她一進了家，便見她的母親的得意樣子而料到在她出門後一定有什么事發生了。

『噢，是的，我一切都知道了。我早同你說一切都會很好的，這現在是證實了。』

『在我出門之後嗎？究竟是甚麼事？』黛斯疲憊的問。

她的母把她上下打量了一會，顯出喜悅的樣子，諧謔地說，『你把他們都引過來了！』

『你甚麼會知道的，媽？』

『我收到了信了。』

黛斯想那邊的信是該在今天到。

「他們說——密雪司竇培維爾說——她要去管雞場。那是她老太太的癖好。當然，這不過是一種要去說的說法。她實在是要你去認親呀！」

「不過我沒有遇到她。」

「那末，你一定遇見過旁的人。」

「我遇見她的兒子。」

「他認你甚麼？」

「他叫我小妹妹。」

「現在我都知道了。約翰。」她回頭對她的丈夫說，「他叫黛斯小妹妹！我想一定是他對他的母親說的，現在那老太太要黛斯到她那邊去了。」

「但我不懂甚麼去弄雞呀，」黛斯猶豫地說。

「那末，我不知那個能弄。你是生在農家的，長在農家的。大凡在一個行業中生長的人，他雖沒有學，但總得比初學行業的人懂得多。並且那信是只要你去做些事，你一定不要做得這樣無用。」

「我不想我是應該去的，」黛斯沉思了一會說，「那個寫這信的，你讓我看一看嗎？」

「密雪司竇培維爾寫的。信便在這裏。」

信是以第三者的稱呼寫給密雪司竇培維爾的。信中簡略的說密雪司竇培維爾要黛斯去管理雞場，備有她居住的安舒的房間，同很寬度的工錢，倘使密雪司竇培維爾家喜歡黛斯的工作末。

「噢，這便完了嗎？」黛斯說。

「你不能希望那老太太便抱了你，同你親嘴，叫你一切的親愛的名字呀。」

黛斯望着窗外一會兒，再說，「我情願在這裏同你同爹住。」

「但爲甚麼緣故呢？」

「我最好不同你說甚麼緣故。實在我也不知究竟爲甚麼。」

過了一星期的一個下午，黛斯因在鄰近人家沒有找到工作而回家。她的意思到今是想在這夏季積蓄些錢而爲他家裏再買一匹馬。她還沒有踏進門檻，而她的弟妹中的一個已嚷着道：「那位先生已經來過這裏了。」

她的母親便立刻來解釋，她看她幾乎是身上的每寸都帶着笑容。原來密雪司寶培維爾的兒子今天跨在馬上到這裏來過，後者說是你然間經過馬洛村的，他問，爲了他的母親的緣故，究竟黛斯能不能去管他家的雞場，因管雞場的孩子是已經證實是靠不住的了。「密斯脫寶培維爾說看你的樣子」黛斯的母加着說：「你一定是一個好女孩子。他知道你的價值是同你同斤量的黃金一樣貴。他對你真感興趣——這是真的話。」

「當黛斯正在失意時而聽到一個生客這樣的器重她，她心裏似乎覺到有些快樂。」很感激他這樣說，她訥訥地說：「倘使我知道那邊的生活甚麼樣，我便去。」

「那先生是生得很好看的。」

「我想不一定吧，」黛斯冷冷地說。

「無論一定不一定，那是你的機會。我看他手上帶着一只金剛鑽戒指。」

「是的，」阿伯拉罕從窗的長凳邊攙入說。「我看見的。當他把手擡他的上唇的短鬚時，我看見戒指一閃一閃的。媽，我們的貴族的族人爲甚麼老是把手去擡小鬚子呀？」

「你聽聽這孩子說！」密雪司寶培維爾特把她自己要稱讚的話姑且隱着。

「也許要在人前顯出他的金剛鑽戒指呀！」坐在椅上的爵士約翰像做夢般說。

「讓我自己去想一想，」黛斯說。她便離開房間出去了。

「黛斯已經戰勝了我們同族的那個青年紳士，」黛斯的母親同她的丈夫說：「倘使她不跟他去，這孩子是眞傻呀！」



「我不情願我的孩子們離家到別處去。」那做搬販生意的人說。「我是一家之主，一家的人都該到我這裏來！」

「不過你老人家還得讓她去吧。」寶培斐爾特的可憐的妻諛媚着說。「他是已經看上了她了——你總得看出的。他叫她小妹妹！他一定要娶她，使她做一個貴族太太的。那時他便會像她的祖先了。」

約翰·寶培斐爾特的虛榮心，比了他的精才同健康要多得多。他聽他的妻這樣說了，他便覺到喜悅。「那末好的，這也許便是年輕的密司脫寶培維爾的意思。他也許真有心要同我們舊家來攀親以改進他新家的血系。不過黛斯真有心去看他們一遭嗎？」

此刻黛斯在後園潑令司的墳邊盤桓了一會。當她進屋時，她的母又問，「你究竟想甚麼？」

「我恨上次我沒有看到密雪司寶培維爾。」

「我想你此刻便可把這事解決了。好在你遲早要看見那老太太的。」

她的父坐在椅中咳嗽。

「我不知甚麼回答你，」黛斯不安地說。「這事我得讓你們解決了。我弄死了那老馬，我現在正想回家裏再買一匹新馬。不過——不過我不很喜歡那密司脫寶培維爾。」

黛斯的弟妹想着他家的富族人要爲黛斯代償馬值而叫她去，而現在黛斯尙不願意同躊躇，他們便高聲的嚷道：

「黛斯不願意出門做一個上等女子呀！她自己說她不！」他們把嘴張得方方的。「我們不再有一匹好的新馬了，不再金錢去買玩具了！黛斯着了好衣裳也不會再好看了！」

她的母雜在孩子中間說。因她的躊躇而使她的家人們不安，這也是催她下決心的一個理由，因這時她的家人中守中立態度的只有她父親一個。

「我去，」黛斯說。

她的母親到她的女孩允許了，她立刻腦子中生出來的小夫婦們在新婚時的情景。「那你說着了！這樣好看的一個

女孩子，這真是個好機會呀！」

「我所希望的只是掙幾個錢，其他的希望是沒有的。你最好不要在教區內說那駭話。」

密雪司蜜培麥爾特不肯允許。她覺到自從她聽過了那生客說過許多好話之後，她若不驕傲地把這些話宣布，她有些過意不去。

蜜培麥爾特的家事便這樣定奪了。黛斯寫信到那老太太家去，說倘使他們要她的服役，她便可在任那一天動身。她接彼方的回信說密雪司蜜培麥爾特因聽到了她這樣決定而很快活。她家便在後天放一輛鋼骨載貨馬車到谷裏來接她同她的行李，那時她便得要預備啓程。密雪司蜜培維爾來信的筆迹是很帶着男子氣的。

「一輛鋼骨載貨馬車。」密雪司蜜培麥爾特猶豫的說。

黛斯在決心已下之後，她不再像以前的不安同惘惘了，她因有了位置可以爲她的父買一匹新馬，所以心中覺到安慰。她以前曾經想充當小學堂的教師而沒有機會。因她心智上比她的母已經老練得多，所以她沒有半些想到她的母所說的攀親的妄話。不過她的母是在黛斯生時已卜出這女孩將來要配一個有錢人的了。

## 七

在黛斯動身的那天，她在天未明時起身，——在那時候黑暗同光亮正遇在交接點，而只有一隻鳥像先知般的叫，牠的嘹亮的聲音似乎表明只有牠知道正確的辰光，與其他嘿聲的鳥們誤以爲犯錯誤的便是清唱的那隻鳥，正抱着同樣的自信。黛斯在房裏整理了行裝，等到早餐的時候，她便穿了普通的工作衣服出來——她把星期天著的衣服都細心地摺藏在箱子裏。

她的母勸說，「你去看你的親族，決不可穿像這樣的舊衣服。」

「不過我是去做工的。」黛斯說。

『不錯的，』密雪司密培斐爾特然後低聲的說：『不過你開頭情願先排出些樣子，我想你還是穿上你的最好的衣服吧。』

『很好，我想你總知道得最多，』黛斯無關係的回答說。她要使她的母快樂，所以完全讓瓊替她去裝飾。『你想甚麼打扮，便那樣打扮是了，媽。』

密雪司密培斐爾特見黛斯柔馴了，她很快活。她首先拿了一只大面盆，把黛斯的頭髮仔細的洗了一會，等到乾了，她把黛斯梳得比平時要光潤兩倍。她爲她的女孩縮上一條較平時更寬闊的紅緞帶。然後她爲她穿上了前天在團舞時穿的薄洋紗的素縞衣服。那衣服的寬敞，同新髻的式樣都使黛斯已長大的身條看得更長大，看像一個已成年的女子。

『媽，我要說出我的襪跟上還有一個洞哩！』黛斯說。

『不要管襪跟上的洞，這洞是不會說話的。在我做女孩子的時候，我只要頭上有了頂好帽子，我便讓魔鬼去管我的腳跟了。』

她黛斯的母把她打扮好了，她心裏覺到很驕傲，她便像畫師般從畫架退後一兩步，把她的女孩子仔細打量了一會，說：『你自己來瞧瞧，比前天團舞時好看得多了。』

因黛斯家的一面鏡子是很小的，所以她的母特地取了一件黑外衣去掛在窗櫃的外邊，而把窗的玻璃當作一面著衣鏡。然後她走到她的丈夫邊去。

『我要把我料到的事告訴你，密培斐爾特，』她高興地說。『那青年見了黛斯不得不愛上她。不過你千萬莫同黛斯說這話。她是一個怪僻的孩子，她聽了你話便要不見她，並且此刻也許就立意不去他那邊了。倘使以後件件事都好，那末，我真要謝謝那脫靈漢牧師，他真是一個好人呀！』

不過密雪司密培斐爾特在她女孩的出門時辰快近，而適才爲她的女孩裝扮同梳洗的高興過去之後，她忽然覺到心中有一種難以描摹的難受。因此她說她要親送她的女孩到谷那邊山勢陡向外聳的地方爲止。在那山頂上，以前預先約定

的，寶培維爾家迎黛斯同她的行李的載貨馬車是等着的。一個男孩子現在早把黛斯的行李用貨車送到那裏去了。

黛斯的弟妹們看見他們的母親帶上了帽子，便也嚷着要同去。「我也要同阿姊去走一程。她是去嫁我族中的有錢的堂兄的，她快有好衣裳穿了。」

「莫說，」黛斯快接着說：「我不再情願聽這種話。媽，你怎把這種話置在他們的頭腦裏的呢？」

「我的寶貝們，她是往我們的富族人那邊去做工的，並希望有了些錢後，回來買一匹好馬的。」做母的撫慰他們說。

「再見，爹，」黛斯說，喉中像有了一個塊。

「再見，我的孩子，」爵士約翰把他的頭從胸膛擡起說（因他此刻已因這早上家中人太興奮而打盹睡了）「我希望我那年輕的朋友見了他的族人中有這樣一個好模樣的女子而喜悅。黛斯，你再同他說，說我現在因為家敗落了，所以願意把銜頭賣給他——可是價錢須得公道的。」

「在一千磅之下不賣！」寶培麥爾特夫人喊。

「同他說我要賣一千磅，哼，讓我想一想，我或可再減價。他有那銜頭，總比像我這無錢的，快跌倒的腳色有好得多。同他說他出一百磅我也可賣了。但也不要多討價還價。同他說五十磅——二十磅吧！二十磅——那是最低的了。下地獄的，家聲總是家聲，同他說再少一個辨士我是不賣的了！」

黛斯的眼中盈着了太多的淚，她的喉嚨覺得太哽咽着，所以她不要把她的父再責備，而快掉身出門去。

黛斯的弟妹同母同她一同走出了門。她的兩邊是一邊一個小孩子，都捏了她的手，睜睜的向着她看，似乎看她要幹出大事情的樣子。她的母親跟在後面——一幅表示誠實的美為無知所包圍，而更以簡單的虛榮作壓際的最好的畫圖。他們一同走到了山勢陡起的山腳邊。在那頂上便是從脫萊利琪來迎接黛斯的車子。原約定車子不再從山上下來，原因是省馬的力。不過他們在這上斜的山路上，除了為她家送行李的男孩子外，再看不出有其他人。那孩子現在坐在載黛斯此世界中一切所有的載貨車的車軸上。

「這裏等一等。他們的車快會來的。」密雪司寶培斐爾特說。「是的，我看見車在那邊來了。」車是真來了，從最近的高地的後邊兜轉來，停在男孩子的載貨車的旁邊。黛斯的母同弟妹便不再往前進了。黛斯忽忽地同他們說了一聲再見，她便移步上山去。

他們看見黛斯的白衣服漸漸行近那二輪的載貨馬車。（她的箱子早已置在車上面）不過在她與載貨車還相差數十碼之時，便有另一輛馬車從山頂的樹林裏飛馳出來。後逃的車兜了個灣，經過了載貨車，驀地停在黛斯的旁邊。他們看見黛斯急轉身來，似乎像很奇異的樣子。

她的母看出那第二輛車不像第一輛般簡陋。後來的車是一輛簇新的，輕捷的快馬車，車身漆得光亮同設備得齊整。拉繩的是一個二十一二歲年紀的青年，嘴裏咀着雪茄煙。他帶一只漂亮的趕車小帽子，穿褐色背心，褐色袴，白領結，高硬領，同深黃色的趕車手套。他是在一二星期前到馬洛村望黛斯同專待她的回音的青年男子。

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像小孩般拍着手。她把頭朝下望了望，再把頭朝上望了望。眼前的事實是這樣，難道她不明瞭這事實的意義嗎？

「那個是不是要把阿姊去當太太的有錢族人？」最小的孩子問。

這時他們看見着薄洋紗的黛斯站定了，她似乎像不決定的樣子，見坐車的人同她說話了。以黛斯而論，她非但在事實上不決定，而實懷着疑懼。她實在是喜歡坐那輛載貨車。而這時在山腳的母同孩子們眼睜睜的見青年下車了，像在催黛斯上車了，他們見黛斯掉頭向山下的人望了望，似乎有某件事使她下決心了；（也許這事便是她把潑令司殺死）他們見她忽然上車了，那青年男子坐在她的身旁了。他們見他立刻舉鞭鞭馬了。過一刻兒，他們的車經過了貨車，被山的峯巒遮住

了。  
黛斯在一剎那間已不見，而這事像戲劇般的興致也隨她完結。小孩子們的眼眶中都盈着了淚。最小的說，「我願黛斯還是不去做太太的好。」他說罷了，便掛下了嘴唇角哭。哭有傳染性的。第二個第三個孩子都做樣哭，以至山下的一羣人都

下淚了。

瓊·蜜培麥爾特也下淚。她回到村中時，她只在祝天神保佑她的女孩子。到了晚上睡了之後，她不覺又在牀上嘆氣。她的丈夫問她爲甚麼緣故。

「我也說不出爲甚麼緣故，」她回答說：「我此刻正在想也許黛斯還是不出去的好。」

「那末，你事前爲甚麼不早知道呢？」

「不過，這是那孩子的一個機會。雖以後若再遇到了同樣事，我得先查明那男子是不是有好心，是不是真把她當族人待遇。」

「是呀！你也早得要調查過了。」爵士約翰一面發聲，一面說。

瓊·蜜培麥爾特便想用旁的方法去尋安慰。

「噢，倘那孩子真能玩她那張將牌的，她便能進行得很好。便假定說他現在不娶她，不過過後他一定要娶她的。他現在愛她正像火般蓬蓬地，那是任那一個人都能看出的。」

「她的將牌是甚麼？你意是蜜培維爾的血系嗎？」

「不，獸子，是她的臉，像以前我的臉一樣。」

## 八

亞力克·蜜培維爾坐上黛斯的身邊後，他便沿着山巖迅速的馳騁，而將載黛斯的箱子的貨車遠遠在後面。他一面趕車，一面說話。此刻他們的四周是一個偉大的山景。在他們的後面展着綠色的山谷，即黛斯的出身地；在他們的前面展着灰色的山地，即黛斯除在前次急促地到脫萊脫利琪一次之外，從沒有經歷過的荒僻地方。他們的車已從山頂到下斜約有一英里長的斜坡上了。

黛斯自從她父親的馬發生了不幸的事件後，雖她本性是很勇敢的，在馬車上是異常的膽怯——只要一點的震動便可使她驚嚇。她見她的趕車人肆意的放鞭，她有些不安了。

「也許你下山時要趕得慢一些，先生。」她故作不相干的說。

蜜培維爾回頭睇了她一眼，把雪茄煙頭緊咬在口中間的白的牙齒裏，然後讓他的嘴唇慢慢的露出笑容。

「甚麼黛斯？」他抽了一二口煙回答說，「這不是一個大膽的，跳躍的女子像你所說的話。我下山時都是飛奔的。世界上沒有旁的可比這更振作精神了。」

「不過你此刻或者用不到振作精神。」

「是呀！」他搖著頭說：「不過解決這問題先得問兩個當事者。我一人是解決不下的。鐵勃的脾氣是真壞呀！」

「誰？」

「便是這隻牝馬！適才牠便在兇猛的回望着我，你可瞧見嗎？」

「你不要再嚇我吧。」黛斯說。

「我不嚇你。倘使世界上真有一個能駕御這匹馬的，我便也罷了。我不敢說現在活着的人都能控制牠——倘使真有人有這力量的，我便是他。」

「你爲甚要這樣一匹馬呢？」

「是呀！你問得真對！不過這也許是我的命運吧。鐵勃以前曾經弄死過一個人。在我買牠的時候，牠也近近乎弄死我。在那時，你可信我的話，我也近近乎弄死牠。不過牠現在仍舊很怪僻。一個人的生命在牠後面是不安穩的。」

他們此時已開始下山去了。那匹馬，不知是牠的，還是牠的主人的主意（看來也是後者的主意）深知道牠的主人所希望牠的鹵莽而不需示意的飛奔了。

他們像風馳電掣般下山，車輪格格地作響，車身像搖籃般向左右搖擺，車的輪軸在飛行時略略地傾歪，馬的韁幹在他

們的面前不息地像浪般的起伏。有時候一個車輪脫地而馳了。有時候一塊路上的石子被擊而像箭般的飛到路旁的籬籬旁去了。他們前面筆直的路隨着他們的車的前進而開闢，路的兩邊像劈竹般的分開，每邊掠着坐車者的肩旁而像閃電般閃過。

山風吹透了黛斯的雪白的薄洋紗，直着她的肌膚。她的頭髮是圓揚在後面的空氣中。她決定臉上不露出恐怖之色，但她握緊了寶培維爾的拉韜的臂膊。

「不要扼住我臂膊！不然我們都翻出去了！抱我的腰！」

她便抱了趕車者的腰。這樣他們便到山腳了。「總算平穩了，謝謝上帝！」她漲紅了臉說。「你也太不該的。」

「黛斯，這也是一時的性子呀！」

「仍舊是不好的。」

「你用不到不覺感謝我而脫去了你的手，等到你覺到危險已經過去之後。」

她沒有想到好一刻兒她所做的是甚麼。在她怕極而緊抱他的時候，她沒有覺到他是男子，還是女人。是木桿，還是石柱。等她回復了常態，她便沉默地坐着不作聲。這樣他們又到了一個山頂了。「我們又要來了，當心！」寶培維爾說。

「不，不，」黛斯說。「稍用些理性，先生。」

「不過一個人到了這州中的最高的山頂上，他總得要下去才行。」寶培維爾回答說，他遂又放了韜，第二次的向山下奔了。在他們窺東窺西的時候，寶培維爾掉頭向黛斯看，諧謔地說：「現在，再將你的臂抱在我腰裏，我的美貌的。」

「不！」黛斯說。用力的去自己掙着而不想再觸着他。

「讓我在你的像櫻桃般的嘴唇上，或即在你那暖和的面頰上親一個嘴，我便停，我把我的名譽做擔保，我停。」

黛斯聽了，受着一個說不出的驚嚇，畏縮地坐到車座的角邊上去。寶培維爾見她這樣，遂更鞭了馬一下，以使車更震顛。「除了這不能有旁的替代嗎？」黛斯最後失望的說。她的大眼睛像受驚的野獸般注視着他。她母親早上為她穿的好



衣服分明是爲着這可悲的結果而裝扮的。

「沒有了，親愛的黛斯！」

「噢，我不知甚麼說——很好，我可管不得了！」她喘喘地說。

寶培維爾收了韁，慢慢地把車趕下去，他想趁勢向黛斯行他所期望的敬禮，而黛斯由於她不自知覺的羞慚，往邊上躲開去。此時因寶培維爾的兩手控着韁，所以他無法可阻止黛斯這樣的動作。

「嘎！下地獄的，這樣要把我們倆的頭頸都跌斷了，」他詛咒着說。「你竟能這樣的誑我嗎，你還小精怪？」

「很好，」可憐的黛斯說。「你既這樣堅決，我可就不動了。不過我想你是我的族人，你總要待我和氣些，保護我。」

「族人是要上校人架的現在來！」

「但是我不情願任何人親我的嘴，先生，」她求說。一點大淚珠在她的頰上滾下來。她想忍住她哭而嘴唇的兩角仍在震顫。「我若知道這樣，我是不會來的。」

寶培維爾是素來不聽勸諫的。黛斯遂端正地坐着，任他親了個嘴，嘴沒親完而黛斯已臉暈了，她遂取出了手帕在親嘴的頰上揩拭。

「你在農女中是一個最惹動不起的了，」寶培維爾說。

黛斯不回答。她在慌亂中沒有注意到寶培維爾所說的主意，也不覺到她在親嘴後便把手帕去揩拭面頰是不客氣的。實在她已把親嘴的感情都抹去了。她知道寶培維爾覺得不稱心，而仍嚴肅地向前進，以至她看見面前還有一條下斜坡要趕上。

「你此刻要因你適才所做的而覺到些難受了，」寶培維爾揚鞭說。他的聲音帶着不高興。「除非你允許再給我親一個，這個不許用手帕揩。」

黛斯嘆了口氣。「很好，先生，」她說。「不過讓我拿我的帽子。」

在這時候她的帽被風吹到路邊去了。寶培維爾收了帽，要下車爲黛斯去拾，而黛斯已在彼邊下車了。

黛斯回去拾了帽。寶培維爾以爲她還要上車的說，『你不帶上帽子要好看得多。爲甚麼你又把帽帶上呢？』

黛斯帶上了帽，不再走回到馬車邊來。『不，先生。』她說，『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不再上車了。』

『甚麼？你不再坐到我身旁來嗎？』

『不，我要步行了。』

『這裏到脫萊脫利琪還有五六英哩路呢？』

『便是幾十英哩，我也不管的，何況載貨車還在後面哩。』

『你這詭計多端的孩子。現在告訴我，你是不是有意把帽子吹落的。我可賭咒你是的。』

黛斯的不回答更使他疑惑了。

寶培維爾用種種的名字詛咒她。他拉轉他的馬，想把車趕回，而將黛斯圍在籬籠與他的車子中間。但他若這樣做，他勢必要把黛斯弄傷了。

『你開口用這樣粗魯的字，你自己要覺到慚愧。』黛斯憤憤地爬進籬籠而說。『我不歡喜你這樣的人！我恨你看輕我！我要回家去，我要的！』

寶培維爾看她動怒而反把他的壞脾氣取消了，他笑說：『這樣更使我喜歡你。來！我們還是說和吧！我以後決不再違反你的意志而幹像適才幹的事。我可把我的生命做擔保。』

不過黛斯仍舊不肯上車。她只讓寶培維爾的車同她並着走。他們遂這樣慢慢的走近脫萊脫利琪。她在寶培維爾的面

上時時可以看出因他方才不正經而使黛斯徒步的不安神氣。實在，黛斯是已經可以信任他了，不過他已經失掉了她的初次

的信託，因此黛斯在步行時想她好不好便回家去。但她在出門前已經下定了決心。倘使沒有其他更嚴重的原因而便回去，這不免把做事看爲兒戲。她甚樣可以對她的父母？甚樣可以取回她的箱籠？因這些些的感情作用她甚樣可以把她家的

整個的計劃弄壞？

再過了幾分鐘，她望見了蜜培維爾宅址的煙囪。黛斯的目的地——雞場——便在路的右面。

## 九

黛斯所受命爲總管，備辦糧食人，看護，外科醫士，同做朋友等種種差使的所在地，便是一處園場中間的舊屋子。這園場以前是一個花園，而現在已經變爲一個受踐踏的砂礫方場了。屋的四周繞生着長春藤，藤的粗幹把屋的煙突圍繞得像一座將圯頹的塔樓。屋中着地的房間是給雞住的。這般家禽們老是昂昂地在房間中走進走出，像這屋是專爲牠們造的。而不是爲現在都已葬在禮拜堂中公墓中的業主們造的。以前的業主的子孫們眼見他們的祖宗手創的產業，在斯多克·蜜培維爾家未來之前他們家幾代的愛情同希望所專注的這一所住宅，現在改作爲新主人的雞棚，他們卻也因房子已經經過法律手續過了戶而處之坦然。他們只說：「在我們的祖父時，這所屋是配給住那一個基督徒住的。」

在以前一代一代的嬰孩們因餵乳而啼哭的房間中，現在都聽到初出殼的雞雛的啄地板聲了。零零落落的母雞的栖榻散布在以前嚴肅同安靜的農夫們所休息的高背椅地方。屋中的煙突同以前家人們圍聚的壁爐地方，現在改置倒置的蜜蜂箱以作母雞們生蛋之用。在屋的外面，以前經歷代的家人們辛苦殷勤而鑿掘成的種種美觀的式樣，現在都被公雞同母雞踐踏得不像樣了。

花園四周繞着牆，只有一門可進出。

黛斯進屋把雞場中的物件整理了約有一個鐘點之後，一個帶白帽，穿白圍裙的女僕走進來。她是從主婦那邊來的。「密雪司蜜培維爾要像從前一樣玩這般雞。」她見黛斯似乎沒有完全了解，因此道：「太太是年老了，並且已瞎眼了。」「瞎眼了嗎？」黛斯說。

在黛斯沒有把她的疑懼弄清楚時，那女僕已吩咐她挾了二只最美麗的漢堡種大公雞往主婦那邊去。那女僕自己也

挾了兩只雞跟着黛斯的主婦的住宅便在雞場的鄰近，這屋雖是高大同華麗，但在靠雞場的這邊很可看出主人是喜歡畜生的，因路上可以看見雞毛，同草地中母雞的糞。

在這大廈的着地一層的坐起間中，一個年在六十歲左右，頭髮已雪白的老太太以背對光的藏匿在一隻大高椅中。她便是這產業的主婦。她的面仍舊是活動的，顯出像她一樣的瞎眼人很多，她的瞎眼是經過逐步的時期，並在每時期中都會經盡力調治而無效的。她的面不現出嚴肅，像久盲的或生而盲的人般。黛斯一臂帶了一隻雞，走近老太太去。

「啊，你便是同我來管雞的那少年女子嗎？」密雪司寶培維爾聽出了新腳步聲音說。「你要同我當心些。我的管家同我說你是很配做這事的。很好，喂，雞呢？啊，這是斯脫勒脫！牠今天可不像往常般活潑嗎？大概是給生人捉了呀！蘇娜呢？你受驚嚇了嗎？我的寶貝，過一會兒，」她再改向黛斯說，「牠們過一會兒便同你熟了。」

當老婦在提起雞的名字時，黛斯同旁的女僕都看她的手勢，把雞一隻一隻的置在她的懷裏。她從頭至尾的去摸索。她摸索牠們的嘴。牠們的雞冠，頸毛，翼，爪。牠的觸覺可使她認出每隻雞的名字，甚至覺到每一莖雞毛的跌落或損毀。她留心牠們的穀物，知道牠們食得太多或太少。她胸中不停息的批評一一在她的面上表現出來。

二個女子帶進來的雞，俟老太太玩過後，再帶回到雞場去，她們再換二隻新的送去，直到所有的漢堡種，巴泰種，哥金種，婆羅門種，多金種的公雞母雞們都給她在一天內玩完了才完事。她把雞捉上了她的膝蓋時，她便認出各個雞的名字來。

這種玩法很像天主教中所行的肯信禮，密雪司寶培維爾是主教，黛斯同另一個僕婦是牧師或候補牧師，雞是教區中的教民。禮節完了，密雪司寶培維爾陡然把她的臉皮扭搓得一起一伏的問黛斯說，「你能掀唇吹叫兒嗎？」

「吹叫兒嗎，太太？」

「是，吹曲子。」

黛斯像其他農人的女孩子們是能吹叫兒的，不過她不在客氣人的面前玩這玩意。但她現在老實的說會的。

「那末，你每天得練習一會兒。我以前有一個男孩子吹得很好，不過他現在已離開了我們了。我要你每天吹叫兒給我

時公黃鶯們聽，我眼是看不出的，可是我歡喜聽唱時。以利莎伯，你告訴她鶯的籠子在那裏。你明天一定就試吹。我的僕人們已好幾天把這事放棄過。」

「密雪司寶培維爾今早曾經吹給牠們聽過的，」以利莎伯說。

「他嗎？不長進的！」

老婦的臉皮皺着一條條討厭的皺紋，她再不說下去了。

這是老太太招待黛斯的末一幕。她不異密雪司斯多克·寶培維爾的舉止。在她看見了這一所大廈之後，她預料到其中的主人多半是這樣的。不過她詭異那老太太為甚不提親族。她看出那老太太同密司脫亞力克是母子間不很親熱的。不過她這觀點也有錯誤地方。密雪司寶培維爾並不是世間母親中只能帶嘲帶笑的愛她的兒子的獨一個。

雖黛斯同那太太的會面是很不快意的。但她明天一到了太陽出的時候，她便覺她的新位置的自由同新穎。她很好奇的要試昨天老太太吩咐她的職務，以謀她的位置可以保全。所以她等到一個人在花園牆裏面時，她便坐在雞柵上，用心的扭曲她的嘴唇，練習她好久沒有試過的玩意。她覺她以前的本領都已荒廢了，她嚥不出清脆的聲音而只能嚥出一種空虛的，像從墳墓中吹出的破聲音，她便露出不快活。

她儘是坐在那裏無結果的吹。但她奇怪為甚她以前的藝術已不知不覺地失掉了。她遂自己罵了幾聲。她忽然覺牆上長春藤的枝幹有搖動的模樣。她掉轉頭去，她便看見一人從牆上跳進。那人便是亞力克·寶培維爾。他送黛斯進了雞場後，還沒有見她過。

「我可把我的軀殼作賭，」寶培維爾喊說：「自然同藝術中比你此刻更美觀的是沒有了，堂妹黛斯。（他說「堂妹」時，口氣中帶些訕嘲）我在牆上望你——像不耐煩的神像坐在紀念碑上。我看你掀着唇吹——吹，聽你因吹不出調門而私目的詛咒。難道你真是因不能吹而在生氣嗎？」

「我不生氣，我也沒有詛咒過。」

「啊，我知道你爲甚麼吹了！那都是那般雀子們，我母要你授牠們唱歌課呀！她也太顧自己了，似乎看管這些天殺的公雞同母雞還不够一個女孩子的精力。倘使我做了你，我便老實地回絕她了。」

「但她特地叫我練習的，並且明天早晨要試驗的。」

「是嗎？那末讓我來教你一兩課。」

「噢，不。」黛斯將身進到門邊去。

「胡說，我不觸你。你看——我站在網的這一邊，你站在網的那一邊；你可覺到太平了嗎？現在，你看這裏，你把嘴唇這樣掀起，不要太用力，是這樣的，你看。」

寶培維爾吹了一折「來呀，把我的嘴唇拿去」的小調兒。不過黛斯對這調門是不注意的。

「現在你試試看。」寶培維爾說。

黛斯想做出沉着的样子，她的面上現在像石像般的嚴肅。不過在這種環境下甚麼叫她老是莊嚴呢？寶培維爾繼續的要求她。她要趕快的驅逐他，她遂照了他的吩咐吹，不過沒有吹出一個音，她便面紅了。

寶培維爾叫她再吹。

黛斯此刻是認真了。結果在無意間她得到了一個圓潤的音。她忽然的成功使她忘了旁的一切，把眼睜得大大的，自然而然的笑了笑。

「來了！我已把你啓了蒙，以後你得自己近速的學上了。你看，我說我不近你，便像此刻的機會是一般人所沒有的，我也守我的約言。我問你，黛斯，我的母是不是一個奇怪的老太太？」

「我還沒有知道她仔細，先生。」

「你不久便要覺她是甚麼人。她叫你對她的公黃鶯們吹曲子，你從這便可看出她的怪僻了。現在她記不到我，不過倘

使你好好的看待她的鳥，她待你也不會錯的。好的早晨，倘使你遇到困難，你不要問管家，你來問我便了。」

……  
黛斯在上述的情況之下過日子。她第一天的經驗同她以後天天的經驗相同的。她同亞力克·寶培維爾的會面已逐漸地變熟了。那青年時常同她說些笑話，時常開玩笑般稱她為堂妹。不過黛斯的內心是仍舊不屬意於他。因她的位置是依靠他的母親，再因她是新來而沒有幫助，所以她不得不有時仗仗他。

她不久發見在密雪司寶培維爾房裏教公黃鶯們唱曲子倒不是一件像她初料的難事情。因為一待她回復了她的以前的藝術，她便從她的母親處記來了許多調門，牠們都很配那些小鳥們的胃口。她每天早上在公鶯籠前所吹的叫兒要比前天她在花園中練習的好得多。因寶培維爾不在旁邊，她所以能寬心地掀起了嘴，湊近了籠子的銅梗，嫺雅地吹曲子給公鶯們聽。

密雪司寶培維爾睡的是一張四周懸大馬色厚帷的四柱牀。公黃鶯們的籠置在臥室裏，牠們每天在某一個時間可自由飛出而不會半點污損屋內的陳設。有一次當黛斯在窗前教公鶯們吹曲子的時候，她忽然聽到牀後有絲絳的聲音。那時，那老太太是不在房中。黛斯回頭似乎見牀後面垂帷下有男子的皮鞋樣子。她便驚慌而吹不成曲調。此時在帷後的似乎也覺黛斯已覺到他的蹤迹而避開去。從那天以後，黛斯每清早必先到帳帷後看一看，見無人時始教公鶯們吹曲子。亞力克·寶培維爾也許已經自己覺到用這種埋伏的方法去求黛斯垂青是粗魯與愚蠢而沒用的了。

## 十

每一個村莊都自有牠的習尚，同道德觀念。住在脫萊脫利琪村中同附近的女子們視男女的道德是很寬的，也許這便由於寶培維爾家的男子的過於能克服女性吧。不過在此之外，本村尚有一更壞的缺點，這便是村民們都歡喜喝酒。在田場上的主要談話便是論儲蓄的沒有用處。那般穿粗糙工人衣服的算術家們各個依在犁頭上或鑿鏟上盡情地發揮在年老

後依靠教區的濟貧金是比儲蓄一世要好得多。

這般哲學家們的主要娛樂便是每逢星期六晚上，在他們一星期的工作完了之後，都到獵場鎮，一個在二三英里以外的衰落市集去玩，以至天快亮時才回家。他們趁星期日的閒暇，以睡去他們昨晚從鎮中酒店所喝的一種像啤酒般特殊飲料的不良結果。

黛斯到了寶培維爾家好久而沒有同村人們往獵場鎮去。不過她以後受不了與她差不多年歲而已出嫁的女子們的催促——沒有到年齡而已出嫁是這裏，像在旁處一樣的風俗——她遂允許同去了一次。她第一次的經驗使她得到她所預料不到的快樂，因她的同伴的高興，對於她在雞場裏過的一星期的單調生活是很有感應力的。以後她便也一次一次的去了。不過她生得媚好，並且又適屆快要成年的年齡，所以獵場鎮街上的閒漢們都斜昵她而讚美她好。黛斯要壯壯自己的膽，所以有時雖一個人獨往獵場鎮，但回家時，她一定尋幾個女伴同行。

這樣大概過了一二個月。在九月初的某一個星期六晚上，各村的趕集日同獵場鎮本鎮的市集日恰巧遇在一起，脫萊脫利琪去的人當然更高興了。那時是已過黃昏了。黛斯候她的同伴回家而覺疲倦。她立在他們飲酒的酒店的角上，她忽聽背後有腳聲。她回頭便見雪茄煙頭上的紅燼。原來寶培維爾也站在那邊。後者向黛斯搔呼了一下，黛斯遂懶懶的走向他去。

「我的美貌的，你在這樣夜深時還在那裏幹麼？」

黛斯因做了一天工同走了好一程路而覺得很疲乏。他便把她的情形對他說了。

「我在這裏等他們回去已經很久了，先生，因我一人在晚上走這條路是很怕生的。不過現在我想不等他們了。」

「你不要這樣。我現在只有一匹馬，不過你可跟我到盧斯花酒家去。那裏我可賃一輛車，趕你回家了。」

黛斯對寶培維爾仍舊存着原有的不信任心。所以她同伴們雖是就延而她依舊要同他們一起回去。她回答說雖她覺到很感激，但仔細想還是不煩勞他的好。「我適才同他們說等的，他們此刻也快出來了。」



「很好，不過真駭呀！隨你便好了。」

待寶培維爾再燃了一枝雪茄而離開後，脫萊脫利琪的村婦村男們也從酒店中出來。他們怪辰光甚麼過得這樣迅速，他們預備全體同時回家，所以把肩荷手掣的都各自整理了。過了半句鐘，大白鳴鐘正敲着十一點半時，他們便蹣跚地沿着上山的路而回家去。

……  
這段路程有三英里長。路色是白的，今夜因月色格外白。

黛斯混在這羣人中間。有時同這一個，有時她同那一個並着走。酒，在遇到了山中的清新的空氣後，發生牠的效力。有幾個男子是已經搖搖欲跌，他們的腳步是沿着像蛇般的曲線而前進。有幾個不經心的女子們也是這樣——這般女子中的一個是卡大區，一個黑臉色的潑女人，綽號叫紙牌中的鏟號皇后，並新近做過寶培維爾的碰婦的；一個是卡的妹妹南娜，綽號叫紙牌中的金剛鑽號皇后；一個是在出嫁前已經有過瞬味的年輕婦人。這般女子們的面終是俗氣同鈍重，而在她們爲酒氣所醺黯的眼睛中自己看來便大不然了。她們沿着路回家時，她們像翱翔在天堂的空氣中，具有創造的與深奇的理想，而與四周的自然成爲一個整個的，和諧的，同各部份互相依輔的有機體。她們與她們頂上的星同月同樣地高超，星同月也與她們同樣地熱烈。

黛斯曾經在她的父親的家中親受過醉人的痛苦，因之她見她的同伴的情景不免減少了她月光下回家的幽興。不過她仍舊附在他們中間走。

當這羣人走在官道上時，他們可以自由的東歪西倒。但現在他們要經過一扇籬笆門了。他們中爲首的把門不開，而反去把門關上了。

這人便是紙牌鏟號皇后卡。她攜着一只柳枝籃，中載她的母親的糖，咖啡等雜貨，同她自己的布匹，同下星期需要的其他物品。那籃是重大的。卡把兩手撐着腰趕路，把籃頂在頭上。

「喂，在你背上爬下來的東西是甚麼，卡大區？」羣中的一個陡然的問。

全羣都對着卡注目了。卡的衣服是淡色的印花洋紗。他們見從卡的頭背面有一根像中國人的辮子般的黑長條掛到腰際。

「這是她的頭髮散了呀！」另一個說。

不過這不像頭髮。這黑長條是從籃中溢出來的，在冷靜的月光中滑潤潤像一條黑色的蛇。

「這是糖漿，」一個已出嫁的婦人仔細看了說。

這真是糖漿，原來卡的老祖母喜歡吃甜東西的。蜜在她家自己蜂箱中的蜜是太多了，所以老人家的靈魂所渴念的便是糖漿。卡今天在市上買了瓶歸去給她吃，不過在她忽忽地拿下籃看時，她發現糖漿瓶已破碎而糖漿都溢出了。

羣中的人因看見卡背上有黑長條而大笑。這黑面皮的皇后不耐他們的譏笑而想立刻把她身上的醜態揩淨去。她不顧笑她的人去幫助她。她遂急促地跑進了他們要經過的田裏，把背睡在青草上，將肘撐住了身軀，把衣服不住的在草地上旋轉回扭拭。

笑更響了。看的人禁不住腰軀的震顫同拘攣，遂抓住了籬笆門，或抓住了木柱子，或坐在自己帶來的桶板上。黛斯，不然是很端莊的，看了這情形，亦不免笑了。

從多種原因看來，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黑皇后一聽到黛斯比其他工人更清脆的笑聲，她的胸中便激起了悶着已久的嫉妒心，她立刻從草地上躍起而走近黛斯說：

「你怎敢笑我？」

「我看見旁人笑，我也忍不住了。」黛斯帶對不住的回答。黛斯說時仍舊帶着些格格笑聲。

「啊，你現在想你是比任那一個大了，只因你現在是他的第一個寵愛人呀！不過停一停，我的貴婦人！我是同你一樣大的！你看，讓我來敬你些。」

這陡引起黛斯的驚怕。她見黑皇后脫去了外衣——黑皇后是因那件外衣招致他人的訕笑而很願意脫去的——露出了她的肥胖的頸項，肩膀，同臂肉。這村女的光潤無疵的一團肥肉在月光下很像潑刺雪脫神人造出的女像。卡走近黛斯，要同她拚一下。

「我實在無心來打架，」黛斯莊嚴地說，「我若早知你是這樣的人，我早也不會同這般像娼般的人一起來了。」

這話引起了其他女子們的謾罵。卡的妹妹，紙牌金剛鑽皇后，以前也會被疑爲與寶培維爾犯着像卡所犯的同樣毛病，現在也加入了。此外再有其他的幾個女子們。她們因經過了一個酒興濃厚的晚上而更高興。羣中的男子們見黛斯吃了虧，所以想出來翼護她，那知結果反把打架的興致增高了。

黛斯是既羞且怒。她不再管時間的遲晏，同路途的岑寂，而只想立刻離開了這羣人回家去。她知道與她打架中間的好幾個人到了明天便自會懊悔了。她們現在都在籬笆圈的田裏。她想從籬笆邊一人逃出。她忽見籬笆旁——幾乎靜悄悄的——走出了一個騎馬的人來。亞力克·寶培維爾望着他們說：

「魔鬼的，這打架究竟是會的甚麼？」

村農們不使爽快快快的回答。在事實上，寶培維爾也不要他們回答。在他遠遠聽到他們的吵鬧聲，他便悄悄地走來，路上已把大概情形料到了。

黛斯已離開了這羣人而跑到門邊。寶培維爾向着她走，輕輕的說，「騎在我馬後面，我們讓那些野貓們去嚷吧。」

這時黛斯的神經已經受過了巨大的激動。她幾乎昏眩。在旁的無論那一種時間，她對於像寶培維爾殺人的這種獻殷勤是都要回絕的，像她以前曾經回絕過的一樣。倘使現在她只與衆人不合式而覺寂寞，那末，她也不會接受寶培維爾的請願的。不過後者的請求適在她恐懼與忿怒交迸的時候，她覺眼前有一個可以光榮地退出的機會——只要她把一腳跳上了馬背，她便可得勝地回家而把她們遺在後面。她因之把一只腳趾踏進寶培維爾的馬蹄鏡，一躍而跨在騎者的後面。在那羣喝醉的村漢同村女們覺着時，她同寶培維爾已飛馳到夜色的昏黯中去了。

紙牌中的鐘皇后忘記了她身上的龔鯤。在她身邊的再有紙牌中的金剛鑽皇后同那新婚的少婦。她們都注視着寶培維爾與黛斯的去向，直至馬蹄聲聽不到了，她們還在望。

「你們在呆視甚麼？」一個男子問。

「哈哈！」卡笑。

「嘻嘻嘻嘻！」那新結婚的少婦笑。她把身體依靠到她丈夫的身上。

「啾啾啾！」卡的母笑。她再簡單的下解釋道：「從油鍋中跳到火車裏去了。」

在此之後，這羣村人——他們便飲了過多量的酒也不會受損害的——重循田中的舊路而回家去。在他們行動的辰光，月光因受露水的反射而在每個人的頭的影子上一蛋白色的光環。每人頭上的光環不管村人們的粗俗，而老是隨着他們的。這圈把他們的影子裝美，以至他們的不停的動作，在地上與月的光華混成爲一片。酒氣也混合在夜霧之中。這時候的月色，自然，同村農們都與酒的精粹同化了。

## 十一

寶培維爾與黛斯同騎了好一會兒，而他們沒有講一句話。黛斯依了他，心裏覺得勝，雖在某種地方有些疑懼。那晚寶培維爾騎的不是前天趕車的那匹壞馬，所以黛斯坐的位置雖不穩當而她仍不害怕。她請把馬跑得慢一些，寶培維爾也照樣答允了。

「做得好，是不是，親愛的黛斯？」寶培維爾問。

「是的。」黛斯回答說，「我真當感激你。」

「真的嗎？」

黛斯不回答。

「黛斯，你爲甚麼老不讓我親你呀？」

「我恐怕——因爲我不愛你呀！」

「你自己靠得住嗎？」

「有時你要使我動怒！」

「是，我也有些怕到這一層。」亞力克不因黛斯這樣說而生氣。他知道說任便甚麼話總比冷清清不說好些。「我使你動怒時，你爲甚不告訴我呢？」

「你該知道這原因的。我在這裏不能隨意幹。」

「我不時常因向你求戀而觸怒你嗎？」

「你有時這樣觸怒我的。」

「幾次呢？」

「你同我一樣的知道，好多次了。」

「在我每次嘗試的時候嗎？」

黛斯不作聲，馬仍向前走，直等淺淡的霧色逐漸地鋪展開來，而把他們圍住。月光在淡霧之中反清澈，反比在沒有霧的空氣中周浹。不知是不是爲了這原因，還是爲了無心看路景或疲乏，黛斯沒有覺到他們已經過了脫萊脫利琪的小徑與官道相接的三叉路口。寶培維爾沒有帶她回家走。

黛斯那時簡直是大疲憊了。她每天要五點鐘起身的，整天要立而少坐的。在他們同騎馬的這一天，她在每天的工作之外，再多跑了往獵場鎮去的三英里路，再爲了等她的同伴們而不喝不吃的多立了三個鐘點。此後她又回家而多走了一英里多路，又同同伴們吵鬧而慌亂。到現在已經是快一點鐘了。她在馬上有一次要睡着，她不知不覺的依在寶培維爾的身上。寶培維爾把足從馬踏鐙中伸出，橫坐在馬鞍子上，用臂抱住了黛斯的腰。

黛斯立刻採用自衛，在她不經心的當兒，她失手把寶培維爾輕輕地推了一下。後者因他的坐位不穩當，險些失了重心而跌到路旁去，所幸，他那晚騎的雖是一匹最強壯的馬，而是他的馬中的最好性子的。一匹。

「這是魔鬼般的不客氣！」他說。「我不是要碰傷你，只要使你跌呀。」

黛斯似乎還靠不住的料量了一會，臨終她覺寶培維爾的話是真心的，她乃卑遜地說，「我請你原諒，先生。」

「倘使你老是不對我信任，我也總不會原諒你的。天上的上帝！」他發脾氣說，「我是甚樣的一個人而受你這麼推觸。你避我，斥辱我，小覷我的用情，已有三個多月了，現在我是不再受的了！」

「我明天便離你家，先生。」

「不，我不准你明天便離我。我現在再問你，你究竟肯不肯信任我而讓我將臂環繞你的腰說吧，我們此刻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們彼此知道已很久了，你知道我愛你，想你是世界上最美貌的女子，實在你是的。我現在問你，我究竟可以不可以以情人的資格來對待你。」

黛斯嘆了一口氣，像不贊成的短氣，不安地移了移身體，把眼遠遠地望着，訥訥的說，「我不知道——我願——甚樣叫我說是或不是——」

寶培維爾的臂抱住了黛斯，黛斯也不再拒絕。他們這樣往前進，而直到黛斯覺到他們已過時刻了——已遠過從獵場鎮回家所需的時刻了。她也覺他們走的不是石子路，而是泥馬道。

「甚麼？我們現在甚麼地方？」她喊說。

「在森林的腳邊。」

「森林——甚麼森林？那末我們一定已離開了正路了。」

「獵場英國的最古的森林的一角。今晚是一個可愛的晚上，我們為甚不多騎一會兒？」

「你這人為甚麼可以這樣無信！」黛斯帶着滑稽同帶着驚懼的說。她把寶培維爾的手，一指一指的扯開去。「我正在

這樣信託你，並想法使你稱心。因我適才推過你一次的緣故，而你又這樣無信了。請你讓我下馬，讓我步行回家去。」

「便是沒有霧，你也不能回家的了。我們離脫萊脫利琪已有好幾英里，倘使我一定要告訴你的卡，並且在迷霧加增的時候，你便費了好幾個鐘點，你也不能出這林子。」

「不要管我，」她要求說。「請你讓我下馬。我不管這裏是甚麼地方，而只要下馬，先生。」

「很好，我讓你下馬，不過有一個條件。我把你帶到了這無人的地方，我覺到負有把你安全地送回去的責任，無論你同樣的覺到或不。這處你若想不得幫助而獨自回脫萊脫利琪去，那是做不到的，因為，同你說真話，林中有了像此刻般的霧，甚麼也看不清楚，使我也不知道我們此刻究竟在那裏。現在倘使你允許我等待在這馬的身邊，而讓我走過那灌木叢以探看有沒有大路，或房子以確定我們的地點，我便把你留在這裏。待我回來後，我再同你說回去的方向。倘使你一定要步行回家的，那也好；倘使你騎馬回家的，那末馬在這裏。」

黛斯接受了這條條件，而從馬的一邊跳下，雖這時已經給寶培維爾偷親了一個嘴。後者在馬的另一邊跳下。

「我要把這馬拉住嗎？」黛斯說。

「噢，那是不必的，」亞力克回答說，一面手拍那喘氣的畜生。「牠今天也走得夠了。」

他把馬頭轉到灌木叢中去，再將韁繩縛在樹桠枝上。他然後將枯樹葉挖成一個像牀般的窠給黛斯去休息。

「現在，你坐在那裏，」他說。「這樣是沒有濕氣的了。你只要看顧着馬，那已經夠了。」

寶培維爾走了幾步再回轉來說，「過歇會，黛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父親今天已經有了一匹新馬了嗎？有一個人送給他的。」

「有一個人那是你。」

寶培維爾點了點頭。

「噢，你多麼好呀！」黛斯謝說，雖她此時表示感激，覺到有些窘。

「小孩們也都有些玩具了。」

「我不知道你會送這些東西去的！」她納納地說，很受感動的。「我幾幾乎願意你不送去。」

「爲甚麼親愛的。」

「我是——惱得這樣的。」

「黛斯，你現在有一些些愛上我嗎？」

「我是感激，」她勉強地承認。「不過我怕我不——」此時她陡然覺到寶培維爾所幹的一切都是由於對她的熱情，她覺不安而大的淚珠一顆一顆滾出來，結果她放聲哭了。

「不要哭，我的親愛的，喜歡的！現在你坐在這裏等我回來。」黛斯聽他話而坐枯葉裏，略略的有些發抖。「你覺冷麼？」

寶培維爾再問。

「不很——一點點兒。」

寶培維爾摩挲她的衣服，像把手指伸進了浪花般。「你只穿這件薄洋紗衣服，爲甚麼呢？」

「這是我的最好的夏天衣服。我動身的時候很熱，我不知道要騎馬的，並且要在晚上的。」

「九月的夜天是冷了。讓我想想看。」他把他的薄外衣脫下，再輕輕地裹住了黛斯。「這樣是了。現在你可覺暖和些了。」他接着說，「現在，我的美貌的，留在這裏，我去去便回來的。」

寶培維爾把他的大衣的鈕扣扣上黛斯的肩上，他便大踏步往霧色——遮隔樹像面紗般的——深處去了。黛斯在寶培維爾下山坡時，尚聽到枝葉的策策聲。以後她聽到他的腳步輕輕只像小鳥的蹣跚，以至於聽不到了。此時月已經西沉，林中的灰白光都已經隱盡。在枯葉窠中做夢般的黛斯的影子也不見了。

在這時寶培維爾往坡那邊走。他要探出他們現在究竟在獵場領的那一部份。他事前不知不覺的騎了一個多鐘點馬。他因願把與黛斯同騎馬的時間延長而遇着轉灣便轉灣。他把他的注意都移到月光下黛斯的身上而不留意路邊的景物。



他想他的馬此刻也得多些休息，所以他便去找路標。最終他爬過了一座小山到另一個山谷中他看見官道旁他所認識的籬笆，他遂確定他們的地點。這後他回步了。此時月已經沉下，獵場被迷霧全部包裹在黑暗之中，雖天亮的時間已快近，他求不爲樹枝觸傷所以不得不伸着手摸索。起初他幾乎完全不能尋出他的出發點。他一步高一步低的在各處兜圈子，最終覺他的馬在他的身邊微動，腳也觸着了他的大衣的袖子。

『黛斯』寶培維爾說。

但沒有回音。那森林是很黑暗的。他除在他腳邊可以模糊地看出一堆像星雲般的灰白色，表明一個穿薄白洋紗的軀外，他絕對再看不出旁的物件。寶培維爾將身蹲下，微聽到溫和的，舒整的呼吸聲。他跪下，將身體朝前彎曲着，直至睡者的熱的呼吸吹上了他的面，他的面頰同睡者的面頰在一霎間貼住。黛斯是睡熟的。在她的眼睫毛上尙留着淚痕。

黑暗同靜默控制了四周的一切。在他們的頂上是獵場鎮中的千年的古柏同古橡，其中巢着同棲的小鳥，正在做牠們長夜的末一段夢。在他們的四周是距離的野兔子。不過此刻保護黛斯的天使在那裏呢？也許他像善譏諷的鐵虛皮脫所稱的其他的天神般在說話，在打獵，在趕路，或者在睡夢而不可驚擾吧。

爲甚麼在這個美貌的女子的纖維上——像春風中的游絲般易受激動，像雪般純潔——一定要受到命運給予她的粗糙的黑點？爲甚麼生命的經過必支配那般纖麗的人們，而即幾千年的分析哲學也說不出我們所稱爲和諧同行序者究竟是什麼？也許有的要說這種慘劇是前代所造的孽惡的酬報。不錯的，黛斯·寶培維爾的穿帶甲冑的祖宗們中確也有對他們時代的農女中犯同樣的，或者更忍心的作孽事。不過把祖宗們犯的罪惡到子孫們身上去報償，這也許可使天神們贊許，而對於一般有平均率知識的人們是無從辯護的。因此這理由不能把眼前的過誤來彌縫過。

這種事只好由住在馬洛村中黛斯的村人們，彼此用宿命論說法，不去解釋牠而祇說，「這事以前曾經是過這樣的。」然而悲慘便在這一句短句中了。以後我們這本書的女主人的身份便同她未離她的母親的門而往脫萊脫利琪的雞場尋生活時隔着一層社會的深壑了。

## 第二時期 不再是小姑娘了

## 十二

一個女子在挑了擔走。一頭的籃子是重的，另一頭的包裹是大的，然而她強自挑着，像物質的東西對她已經是沒有斤量的一樣。有時她在人家的大門口或路邊的柱子邊歇一歇，但過一刻她又把擔子挑上走了。

這是一個十月的星期天的早晨，在黛斯·寶培斐爾特到了脫萊脫利琪後四個月，獵場騎馬那晚後的幾個禮拜。這時天才亮，她背後地平線上黃色的光輝正對照着她面前的山巖——橫互在她做客的生地地方同她產地中間的一層阻礙。在巖的這一邊，坡勢是坦平的，土質同風景與勃刺克摩爾谷不同的，便是兩處地方居民的品性口音也有差異，雖附近因有火車而交通已比以前便利了。原來脫萊脫利琪雖同黛斯的家相距不到二十英里，但在黛斯家那邊的人們做生意旅行，攀親，結婚都向北方同西方去，甚至於於他們的思想也是北方同西方的，不過住在山的這邊的都注意到南方同東方去了。

黛斯所走的斜坡便是六月間寶培維爾與她同坐着馬車，像發瘋般放縱的地方。黛斯不停的走上了山頂，她望見對面她所熱識的谷田，現在一半隱在晨霧中。從山頂看到那邊，景色是好看的，而這天黛斯眼中則特殊的好看，因自從她離家末次看了這景色後，她已經學得了好鳥唱歌的地方便有以登園中毒蛇的引誘，因之她的人生觀受了根本改更。她此刻已經不再是她離家時天真的女孩子了。她低了頭，呆立了想，再回頭望了望來時的路，也便覺無願望對面的谷了。

她見在適才走上的白色山路上來了一輛二輪馬車，一個人在車邊走，並用手向她招呼。  
黛斯便站定了。再過幾分鐘，來的人同馬都立在她的身旁。

「你爲甚麼這樣偷偷的走呀？」寶培維爾喘息地斥責她說。「並且這還在星期天早上，一般人都在睡覺的時候，我覺察你也只是偶然的，但已經使我像魔鬼般急迫你了。你只看看這牝馬便知道了。究竟你爲甚麼要這樣走呢？你知道倘使你眞要走，我們也沒有人阻擋你的。你何必要這樣負了擔步行上這山路呢！我像癡子般趕到這裏來，只要用車送你其餘的一程路，倘使你眞不願回到我們那裏去的末。」

「我不回去了，」黛斯說。

「我知道你不——我已經說過了。那末，你把你的籃送上車來，讓我幫你拿。」

黛斯無精打采的把籃同包裹送上車。她自己也上了車，同寶培維爾並肩坐下。她此刻已經不怕他了。她對他信任，這便是她所以煩惱的原因。

寶培維爾牽強的燃了枝雪茄煙。他們一面趕車，一面搭東搭西的講些路旁的平常東西。寶培維爾早已忘記了初夏時他強親黛斯的掙扎。不過黛斯沒有忘記。她今天只像木偶般坐着，而只用單音字去回答寶培維爾的問。他們趕了一會兒便看見馬洛村前的樹木。黛斯面上到些才現出此感動，一兩點淚珠從眼中滾出來。

「你爲甚麼落淚呀？」寶培維爾冷冷地問。

「我只想我爲甚麼要產生在那邊，」黛斯嗚嗚的回答。

「不過我們總有一處地方產生的。」

「我只願沒有產生，無論在那邊，或住那處。」

「噓！不過你既已經沒有心到脫萊脫利琪去末，你到那裏去幹麼？」

她不答。

「你不是因愛我而到那裏去的，我可賭咒。」

「不錯的，倘使我因愛你而去，或我稍有些愛你的心——便說我現在吧——我不會像此刻般恨自己輕弱了。我只在

很短時期中見了你心中像有火燄，但這已經早完了。

寶培維爾聳了聳肩。黛斯接着說：

「我到已經太遲的時候才知道你的真意思。」

「無論那一個女人都對我這樣說的。」

「你怎敢這樣說！」她喊說，眼睛突突地，面對着他，像潛伏在胸中的勇氣（寶培維爾以後有一天將遇到較這天更利害的）忽然驚醒了。「我的上帝呀！我可以一拳把你從車裏打下去！問你腦袋裏覺不覺無論那一個女子能說的有時不免要引起某幾個女子的感觸嗎？」

「很好很好，」寶培維爾笑說。「我碰傷你了，我覺得對不起。我的確幹了樁錯事——我承認的。」他接着憤憤的說，「不過你用不到老把這些話同我說。我預備把我的末一個錢都付給你。你知道你今後可以用不到再到田裏或牛奶棚去工作了。你知道你今後可以穿好衣服，不像現在頭上沒有半些插戴，有似你的工錢連一條緞帶都買不起的樣子了。」

黛斯的嘴唇略略舉起些，但仍舊帶些不屑樣子。

「我已經說過我不再受你的東西了。我不願受！我不能受！我受了，我這人便像你所創造的了，這我不幹的！」

「一個人看你此刻驕傲神氣，他要說你是宮主，不只是寶培維爾的後裔呀。哈哈！很好，黛斯，親愛的，我不再多說下去了。我知道我是壞蛋——是一個下地獄的壞蛋。我是生而壞的，從小到今一直壞的，也許將來到死時還是壞的。不過我現在可把我已失的靈魂做擔保，我以後對你可不壞了，黛斯。倘使以後你遇到此事，你要一些些幫助，你便寫信給我，我便把你所要的任甚麼東西都給你。我也許不住在脫萊脫利琪——我現在便要到倫敦去——因我受不了我那老婆婆。但你有信來我總回覆的。」

黛斯叫他用不到再把車趕前了。他們便在樹林旁停下，寶培維爾先下車，然後再把黛斯抱下，他再幫她拿東西置在她身邊，黛斯對他僵了僵腰，再注視了半晌，然後自去回身拿東西走了。

亞力克·寶培維爾拋了他的雪茄煙，走向黛斯說：

「你不這樣便離我嗎，親愛的？」

「倘使你要這樣末，」她不相干的答說。「你看你已經甚樣把我完全控制了。」

黛斯轉身把臉對着寶培維爾。她不像般任寶培維爾在一面面頰上親了個吻——半形式的，一半像他的熱情還沒有完全冷卻。這時黛斯看着路的最遠一頭的樹，似乎沒有覺人在親她的臉。」

「還有那一面，只記着我們是老相識吧。」

她同樣像聽了畫家或理髮師的吩咐般被動的掉轉了頭。寶培維爾又親了一個吻。黛斯的面頰是光潤的，冷冰冰的，像腳邊所長香菌表皮。

「你不把嘴給我親，你也不回親我一個。你從沒有情願的親過我一次——我怕你是不會愛我的了。」

「這我已經好幾次說過的了。你此刻說得不錯。我的確從沒有真正愛過你，我怕以後我也永遠不能了。」她再悲哀的說，「也許我此刻說一句謊話是對我最有益的。不過我還有有些自尊心，儘我的自尊現在已經變為甚樣微弱，但我不說這句謊。你知道倘我說我愛你，我是有最好的理由的。」

寶培維爾嘆了口氣。似乎此時情景對他的良知，同身分是很受不了的。

「黛斯，你也太會自惱了。我此刻再沒有理由來恭維你，不過你用不到這樣悶氣吧。你的美可以比過這一帶任那一個女子，無論她是上等的，或不是上等的。我說這話是替你想並願你好。倘你聰明的，你便要在你的美沒有衰萎前多到外面走走……不過，黛斯，你要不要仍到我家來？我實在不情願你這樣離開我。」

「不！我已經立定主意了，在我看出——我早應看出的——你的真意思後，我不再到你處來了。」

「這樣末，好的早晨，我的四個月的堂妹妹——再見！」

寶培維爾輕輕的跳上車，拉了拉繩繩，走到結紅子的籬笆樹的那邊去而不見了。

黛斯不回視，她慢慢的在曲折的路上走下山去。這時天氣還早，太陽雖已經升到小山頂上，但他的光還像在窺人而不是過於耀目。近黛斯的沒有第二個人。可憐的十月同更可憐的黛斯似乎是狹路上二個獨有的冷清清的同伴們。

不過她再走些路時，她覺後面有男子的腳聲。跟的人走得很快。他走近了黛斯便開口說『好的早晨。』黛斯回身看時，見跟者乃是一個工人，手拿着一鉛罐紅漆。他正正經經問，黛斯要不要他代她拿籃子。黛斯允許了，他們遂並着走。

『禮拜日這辰光出門，也算很早了，』生人快活地說。

『是的，』黛斯答。

『旁的人因辛苦了一星期，此刻都在休息哩。』

黛斯也答說是的。

『不過我今天的工作要比星期中任那一天多些。』

『是嗎？』

『星期中其他的日子，我為人的榮耀而工作，今天我為上帝的榮耀而工作。今天的工作比其他天更重要得多呀！我此刻在這柵欄的板壁上便要做些工了。』生人走近路旁牧場的門前這麼說。『請你稍等一歇兒。我不會久的。』

黛斯因生人為她拿了籃，不能獨自走。她看他放下了籃同鉛罐，筆刷子蘸上了漆，在牆板上寫出方方的大字，並求觀者注目起見，在每一個字後面加一鈎點。

你的，下地獄，是不會睡的。（彼得三章二節）

在靜悄悄的山村風景中，迎對着晚秋林木凋殘的清淡顏色，同地平線上的深藍空氣，這幾個大銀珠字在苔蘚的板壁上直射着路人的眼簾。要幾個字在黛斯的眼中是可怕的，因生人似乎已經知道了黛斯的已過。

生人寫完了聖經的經句，便攜了黛斯的籃再走。黛斯像機械般跟着他走。

『你相信你適才所寫的字嗎？』黛斯輕輕地問。

「信那經句嗎？你還是問我信不信我自己的生存的好！」

「不過，」她頓聲說，「倘使你的罪不是你尋出來的，那便甚樣？」

生人搖了搖頭。

「你不能在一般人常問的題目上分頭髮，」他說，「我在夏天已經走過了幾百英里路，這一帶的每一個牆上，大門上，籬笆的板壁上我都寫上了這些經句。我讓看見的人們自己去推詳，自己去解釋了。」

「我想這些字是可怕的，」黛斯說，「是要把人壓倒的，是要人命的。」

「我爲這才把牠們寫上，」生人說，「倘你讀了我寫在碼頭上同下等人街巷中的經句，那你要發抖了。方才寫的那句不過農村的牆上用的……啊，那邊穀倉的白牆放棄着真可惜呀。我一定得也寫上一句——寫一句給你般年輕女子們看的。你等一等，好嗎？」

「不了，」黛斯拿了籃，獨自走去。待她走一程而回頭時，她見白牆上已同樣現出幾個火般的字。這幾個字特別的精采，似乎牠們今天做成了牠們以前從沒有做到的大成功。她像受了電觸，當她見那人寫到半句成語時——

你不應犯——

那位興高采烈的朋友看見黛斯回頭時，便停了帚刷子，喊着說：

「倘使你要問清楚方才我們談的問題，你可去問今天在你教區裏宣道的牧師，他叫密司脫克雷，是從愛明斯德來的。我幹的工作不同他一路，不過他是個好牧師，他回答你那問題可與任那一個牧師同樣好。我便是聽了他傳道而悔改的。」

黛斯不回答。她俯着頭走，心中只覺怦怦地跳。「啊，我不想上帝會說這樣話的。」她過了一刻喃喃地說。

她遠遠望見她家的煙囪在出煙，她心痛了。待她進屋見房裏的設置時，她更心痛了。此時她母才下樓，在壁爐邊用橡枝熬早餐的湯罐。弟妹們同父還在樓上，因今天是星期天，所以賽培斐爾特的家人們多休息半鐘點。

「噯，我的親愛的黛斯，」她的母跳出來親她女兒的嘴，「你好嗎？我險險乎想不出你！你今天是不是爲要結婚而回家？」

的？」

「不，我不爲這事而回家媽。」

「那末爲了假期了？」

「是的，是爲了假期，並且是很長的假期。」黛斯說。

「甚麼？你的堂阿哥不同你幹那件好事嗎？」

「他不是我的堂兄？他也不想娶我。」

她的母親把黛斯仔細看了看。

「說罷，你還有不會說出的事情哩。」她母親說。

黛斯走到她的母身邊，把她同寶培維爾的事告訴了她。

「這樣你爲何不使他娶你呢？」她的母親又說，「你外任甚麼女人都要逼他娶你了。」

「也許任便甚麼女人要這樣做，但我不。」

「倘他要娶你了，那末你回來才是一樁大事情。」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幾乎要惱出眼淚來。「我們這裏聽過了，你同他在那裏的一樁樁消息，那一個會料你今天這樣回家的！你爲甚麼只爲你一人想，而也不想你的家人們，不想我一天到晚像奴隸般做工，同你可憐的父親的心臟快要黏合像一隻盆子？我以前的確希望從你身上做出些事情來，你只想四個月前你同他一起趕車去的時候是多麼好，你不想他已經送給了我們好多東西，那都只爲像我們想的，我們是他的親屬呀！就說不，也都爲他愛你呀！那知現在你不要他娶你了！」

黛斯的母要亞力克·寶培維爾娶她？要寶培維爾娶一個農婦！當然，寶培維爾在黛斯面前從沒有提過結婚二字。即使他說起了，他把她擡舉到社會的上流階級了，這卻叫黛斯又甚麼去應付呢？可憐的，腦子簡單的密雪司寶培斐爾，此刻不想她的女孩對寶培維爾的實在感情。也許這種感情是不自然的，無道理的。但這總是事實。黛斯便因這種感情不自然，無



道理而己蔑視自己。她以前從沒有想到寶培維爾過，她今後再不想他了。她在脫萊脫利琪是最初怕他，其後敷衍他，其後因無助而將身子失給他，其後因看他漂亮的樣子而短時間服從他，其後忽然看輕他，討厭他，其後偷自走了。說她恨嗎？那倒也不是恨。不過寶培維爾今後在她只是塊塵同灰桶。就說爲了保全她的名字，她也不很情願去嫁他哩。

「倘使你不想做他的家小的，那末你事前也應該自己留意些。」

「啊，媽媽！」像心要碎的女兒，哭向她母親說。「叫我事前甚樣知道呢？四個月前在我出這扇門時，我是個孩子。你爲甚麼不早些同我說？男子們是危險的？你爲甚麼不預先警告我？上等女子因讀過小說而知道些男子們的玩意，叫我甚懂呢？並且你沒有同我說過！」

她的母不說了。

「我以爲倘使我事前同你說了，你要怪他而失去你的機會呀！」她母把衣角揩眼睛而訥訥地說。「現在我們只好揀最好的方法去做。這是不幸的，但我總希望上帝能快活。」

### 十三

黛斯·寶培斐爾特從她有錢族人家回來的一件新聞已經謠傳在馬洛村方方一英方哩以內了。便在她回家的那星期下午，村中幾個年輕女子，以前是她的女同學們，都穿了漿得最好熨得最平的衣服來看她。她們以爲她成就了一種最大的勝利，所以坐在房間裏羨慕她，奇異她。她們聽說密司脫寶培維爾，她們朋友的第三十一代族兄，已經愛上了她。她們也聽說那青年不完全是本地方人，他是一個大膽的，善引女子的心，的富家子弟（寶培維爾能克服女子的心的一句話已經逐漸地傳出脫萊脫利琪了）這都使黛斯的地位，因牠帶些可畏性，格外令人羨慕。

她們敬慕黛斯竟至這樣深。這便是幾個年紀稍輕的見黛斯回身向着她們時，她們便附耳說。

「你看她多麼美！她的外衣多麼入樣！我想那價錢一定很大的，這一定他送給她的。」

黛斯此刻正從屋角的碗櫃裏拿茶具出來請客，所以沒有聽到她們的議論。倘她聽到了，她也許便要把朋友們的話糾正。不過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因適才她女孩結婚不成功而懊喪，她現在便想借虛飾的弄風情，以使自己已失的虛榮心能回復。她聽了覺心裏舒服，雖這種議論可以累及她女孩的名譽。她想黛斯以後仍舊有同青年族人結婚的一日，所以她留那般女朋友們用茶了。

這般女朋友們的閒話，同她們的笑，無意的暗示，表示羨慕的戲謔，稍稍地回復了黛斯的精采。在時間一刻一刻過去後，她受她們的高興的傳染而也覺快樂了。她面上再不現出花崗石般的嚴冷，她走動時腳步回復了以前的輕鬆，她全身又充滿了青年的美。

她有時候，雖心底隱着痛苦，而回答她們時已帶些高傲神氣，似乎承認她在男女求愛場中，她的確有可以令人羨慕處。不過她不，我們可用勞勃脫斯密司的短句，「愛慕他自己的覆滅。」女朋友們引起她的高興也只會電光般的一閃便過。冷酷的理智不久便回來責備她的軟弱，使她覺一時間的驕傲勢將把她重陷入苦惱，而遂不得不重新現出一種深沉的不相干態度了。

明天是星期一了，寶培、斐爾特家人們不再穿新衣服，昨天一般帶笑容的客人們都不來黛斯家裏。黛斯在天亮時一個人在舊牀上爬起身，她見她的無知無過的弟妹們睡在她四周，輕輕地呼吸着。她不覺昨天朋友們歡迎她回家時的高興，而只覺她今後要走的一條路是長的，硬的，沒有幫助的，沒有人表同情的。她的沮喪達極度了，他只情願藏匿到墳墓裏去。

過了幾星期，黛斯已經逐漸恢復。她在某一個星期天第一次出門到禮拜堂去。她喜歡聽禮拜堂的唱歌同誦聖經的詩篇。她也喜歡唱晨禱的讚美詩。她從她喜唱小曲子的母親處遺傳得喜歡聽音樂的本能，這使她聽了最淺近的歌便能受感動。

她因要免去去村人們的注意，尤其一般青年農夫們的獻殷勤，她遂在禮拜堂鐘未敲前，獨自走到演講廳外廊木料堆邊去揀了一隻後面的座位。那裏只有老年人聽講，而走廊的盡頭便是禮拜堂墳場運棺的棺架同其他墳場用的傢具。

馬洛村教區的居民三三兩兩的都走進禮拜堂來了。他們散坐在黛斯的前排，像祈禱般俯伏在額上約有四分之三的一分鐘，然後坐起觀望了四周一下。唱讚美詩開始了，黛斯聽到她素來喜歡聽的一首，她便覺，雖心裏沒有把思想用字句來表出，編歌調的人有何等樣奇異的力量，何等像上帝。編歌者現在雖已經葬在墳墓裏，但他的歌調仍舊能引起不知他姓名，不知他在世時品性的一個鄉村女子的情感。

那般初進禮拜堂便四周觀望的人們，在禮拜的儀節尚在進行時，他們仍舊是四周觀望。他們忽然看見黛斯了，他們便頭接頭的耳語。黛斯知道他們講的是甚麼，她心裏討厭，因此想以後再不進禮拜堂了。

她一天加甚一天的把她同弟妹們同住的臥房作爲退身之地。在這不過幾方碼的茅茨的屋頂下，她天天望外面的風雪，雨，太陽的下山，同月亮的圓缺。因她很謹慎的避見外人，所以外人也以爲她已經不在這裏了。

黛斯的運動只在天黑後舉行。那時她一個人走到樹林中反覺最不寂寞。她寶貴近黃昏時的一刻兒辰光，便在光亮同黑暗正在互相調勻而一個人的心智此刻可以得到絕對自由的時候。這時她自己生存的感覺是減到最低度。她不怕樹林中的影子。她的唯一的意思是要避去人類——或者可更確切的說，要避去世界，一個冷酷的混合物，在混合時是甚樣可怕的，而在分散時各個分子是又甚樣柔弱的同可憐的。

在這靜悄悄的小山同山谷中，她的生存便同大塊同化。她的搖曳的，寂寞的身影變爲山景中一個整個部份。她胸中的幻想有時候幻化四周的自然界動作，而視牠們與她有同樣的身世之感。更確切的說，這些動作變爲她的身世中的各個部份。原來世界本只是一個心理現象，人的心中視世界爲那樣的，世界便是那樣。半夜的風聲在冬天樹枝間的蕊頭上同樹皮上吟呻着。她聽了便像受着一種嚴厲的斥責。一絲絲的細雨指示她曾經對某種倫理生存——她在小孩時稱爲上帝，而到現在仍沒有旁的字去稱呼的——顯出過柔弱。

不過這一切對於本人的心理描摹原只是她自己造出的念頭，並且牠們是錯誤的。原來這種種虛想只建立在社會的習見上面，把與黛斯不同情的聲同影幻成另一種境界。牠們只是道德的鬼魅，使黛斯不合理智的對牠們生害怕。實際同世

界繫柄的不是黛斯，而只是這些道德的鬼魅們。當她走在籬笆的睡鳥們中間，或月光下看野兔們入洞，或立在有野雞窠的樹樞枝底下時，她每每視她自己像一個有罪惡的人走進了無罪惡的世界。不過她不知這是在沒有分別中硬去找分別。雖她自以為與自然有衝突，而實在她與自然是同調的。因她雖曾經被逼而犯了一條社會的規則，但在她的自然界環境中，她便沒有這種規則去干犯了。

## 十四

這是八月間一天有霧的侵晨。初上地平線的太陽光照着了隔夜未散的濃厚的霧氣，把後者散爲一條一條的飛往山凹同樹蔭處去，直到太陽再上而都晒爲乾燥的秋天空氣。

太陽，因爲隔層霧氣，帶一種特別的光輝，而只用一個陽性的代名詞才能把他的表德說出。他在這時候的威嚴，同因田地裏這時候還沒有人迹，很可解釋古代何以有拜太陽的宗教。在那天早晨，太陽是一個金髮的，面上有毫光的，眼睛慈祥的，像上帝般的星宿。他正對大地的衆生注視着。

他的光過一刻便穿過了農家的板障，像火棒般射上碗盞櫥、衣櫥，而把要刈穀的農夫們驚醒。

那天早上，最顯耀的東西便是馬洛村邊上黃色穀田中豎起的兩根紅漆的關桿子。這兩根桿子，同下面另外的兩根桿子，做成刈穀器的馬克脫斯十字架。刈穀器是昨天搬到田中以便今天割穀的。器上漆滿着紅漆，給日光照着了，看像曾經在流質的火中浸過的。

這田是已經「開始過」了；這就是說，在田的四周已經用手刈出一條數尺闊的狹路以備馬同刈穀器經過了。

兩羣人，一羣是男人同小孩子，一羣是女人，在東方籬笆頂的影子適照在西方籬笆的中部時，都走到田裏刈出的狹路上。此刻他們的頭已經曬着太陽，腳還站在黑暗這。他們走到了最近圍田的籬門的兩根石柱邊時，他們便不見了。

這時田裏聽得像炸蟻求侶時的唧唧聲響。原來刈穀器在工作了。從圍田的門頂上可以看出馬車轉彎的動作，二個農

夫坐在拉車好幾匹馬的一匹身上，後面再一個農夫坐在刈穀器上。馬車沿着田的一面走，刈穀機慢慢地旋轉着，直到山的彼邊不見時爲止。過一刻刈穀器又在田的那一面逐漸地走來，最初只見第一匹馬把頭伸出母穀莖時所露出的頭絡上的黃銅星，然後看見十室架的橫梗，同全部刈穀器。

繞田四周的狹徑在車子一周經過後便逐漸地開闊了，中間畝的面積也逐漸地縮小了。兔子，蛇，大田鼠，小田鼠們都急急地竄往田中心去，而不知牠們的居留地也不過是暫時的，因一等時間過去，牠們的窟穴也逐漸地縮小，以至未刈的穀只剩幾碼時，牠們中的朋友同仇敵愾們都攢聚在一起，過一刻兒都給刈穀的農夫們用棒或石子打死。

刈穀器把所刈的穀一堆一堆遺在器的後面。器後隨着的人們逐堆把牠捆爲薪束。捆穀的都半是女子們，其中也有着花條襯衫的男人們，後者用皮帶束住了腰，不扣上褲後的顆兩鈕扣，以致在日光下每一個動作都使他們背後看像有兩只眼睛在耀閃着。

不過束穀者中更引動人的便是女子們。大抵一個女子在戶外自然界中做事時，她自有一種命人心醉的地方。原因是男子在田中工作，他自有他的特殊人格。而田中工作的女子們則本身便是田中的一部份。她們似乎失去了本人的邊線，以至全部份爲她們的四周所吸收，而變爲自然的不可分部份。

那束穀的婦人們——或者我們可說女孩子們，因她們都半是年輕的——都帶着棉紗的帽子，帽後懸着遮太陽的大紗巾，因手防被穀根刺傷而帶着手套。其中有一個穿淡紅色背心，一個穿奶色緊袖的長服，一個穿與刈穀器的橫梗同樣紅的短圍裙。年紀稍老的都穿黃褐色的「老襖」即工人的外衣——歷代傳下做工女子們最合式的衣服，但現在年輕的都已經不用了。那天早晨刈田人的眼光都移向到穿淺紅色背心的那個女子身上，因她是最不定的，她的身條是最好看的。在她束穀時，她把帽擡得高高的，以至人們都可以看出她的全面部。也許她所以不怕人們注意的原因便是因她從沒要人去注意——其他女子們束穀時總有時要四周望望的。

她的束穀像時鐘般正確。她在捆完一束後，再拿起另一束穗頭，先用左掌拍齊穗頭，然後蹲下身子，僵僵地用兩手將穀

置在膝上，把帶手套的左手伸前去同右手連着，抱住那捆穀像抱情人一樣。然後她跪在地上將穀捆成一束，再用手擦她後面的衣襟，備衣襟被風吹起末。在她的皮手套同衣袖間露出一部份玉臂。至時間已晏後，她臂因被割剩的穀根所刺傷而流血。

她有時站起來整理一整理她撥亂的裙子，或拉一拉她的棉紗帽。這時旁邊的人可以看出一個美貌的年輕農婦的橢圓臉，黑眼珠，同長頭髮，她的面頰比普通的農女們白一些；她的齒整齊一些，她的嘴唇薄一些。

這便是黛斯·寶培斐爾特。她本來應改稱為寶培維爾了，而她沒有改。在這一時期中，她在馬洛村中是像一個生客，雖馬洛村是她從小熟悉的。她經過長時期的深居後，她便，在我們此刻說的一星期，決定出外做事了。村中現在屆一年中農事最忙的一季。她在屋子裏做的事，沒有一件可比到田裏去工作更賺錢。

田中其他女子們的動作與黛斯相做的。她們等到一束穀捆好後，便像郭特利爾跳舞般聚在一起，各把捆的小束或同旁的禾束豎在一頭上，造成十個小束或十二個小束做成的禾草堆，村人們叫這爲『斯的區』。

他們回家去吃早膳，以後再到田裏來工作。將近十一點鐘時，黛斯旁邊的做工人見她雖不停的在束穀，但過一刻兒她總把眼睛望小山的高處一次。在十一點鐘將過時，一羣從六歲到十二歲的孩子們，從小山凸處奔過來。

其中年紀最大的，一個帶三角搭膊的女孩子，抱着遠看像洋囡囡而近看卻是襁褓中的嬰孩的走近來。另一個孩子拿着籃午膳。這時農夫們都停工了。他們坐在禾草堆邊吃東西。男子們喝些酒，他們把杯子傳來傳去。

黛斯·寶培斐爾特是最後停工中的一個。她坐在禾草堆邊，把面略略地避去她的同伴們。在她坐定後，一個帶兔皮帽，腰帶上繫一塊紅手帕的男子從禾草堆上授過一杯麥酒來，不過她回絕了。她把午膳置在地上。她叫最大的女孩，她的妹妹，把嬰孩授給她。她的大妹妹在把嬰孩交過手後，她便欣欣地到草堆那邊去同孩子們玩了。黛斯偷偷的而又勇敢的把她的外衣解開了，她給那嬰孩吃奶。

同她坐得貼近的男子們故意掉轉了頭看田的那一邊，有幾個拿了煙斗出來抽煙。一個看見瓶中沒有了酒，所以像惱

怒般把瓶在地上撞擊。婦人們此刻正在高興的講話，有的伸手去整理她們的亂頭髮。

嬰孩吃完了奶，年輕的母親便舉他坐在膝蓋上，掙得遠遠的注視了他一會兒，再像帶深愁般撫厚了他鬍下。她忽然緊摟了他，同他連親了十多個嘴，以至那孩因受不了他母這樣強烈的衝動——一種熱情與蔑視的混合——而啼哭了。

「她真喜歡那孩子，雖她面上裝不，并說她願同那孩葬在禮拜堂的公墓裏，」穿紅圍裙的女子說。

「她過會兒便不說了，」穿淺黃的說。「上帝呀！一個人能幹下這樣事，這真可奇異呀！」

「我想幹這種事也總不至光口說說的。去年某晚上曾經有人在獵場聽到人聲，我想裏面的聽了外面有人經過時也總難受的。」

「不管多，不管少，這種事臨到像她般身上總是一千個不幸呀。不過這種事總是生得最好看的犯的。生得粗醜些的，她們便可像禮拜堂般太平無事了。是不是，約娜？」說話的人對羣中另一個女子說，後者真不愧被稱為粗醜。

農婦稱黛斯為一千個不幸這話不錯的。一個人看了黛斯那時的神情，那末，便他是她的仇敵，他也不得不這樣說了。你看她像花瓣的口，不是黑，不是藍，不是灰，不是紫，而是上述各種顏色，再同其他一百多種顏色調勻起來的眼睛。你若仔細看她瞳神上的虹色彩圈，你便見一層又是一層，一色又是一色的淵淵地沒有底止。她是一切女性的模特兒。不過現在因她從她上祖處傳下來的一些些不小心，她遂同世界生疎了。

黛斯家居了好幾個月。她下決心到田裏來工作，這天是第一次。在她長期的寂寞生活中，憂慮同懊喪用盡了各種方法去消耗她的心。不過常識又指示她一條出路。她覺她應該再做些有用事情，再到世界來嘗嘗獨立的甜滋味。已過是已過。無論以前的事產生甚樣結果，時間總會把牠遮蓋過的。這便是說，過了幾年頭後，人們總會忘掉牠的。而現在秋天的樹仍舊像從前般綠，鳥的仍舊像從前般歌唱，太陽仍舊像從前般熾赫。原來她雖在悲傷痛苦，而環繞的景色是沒有一些受到黑暗呀。

黛斯也許自己已經看出以前使她這樣卑虛地俯下頭去的——她心想世界對她所犯事的關心——實在只是一種

空想。她的生存經驗，情欲，同各種感覺都是她個人獨有的。她對於世界其他的人們只是一倏過的思想。人們視她以前朝朝晚晚的愁苦只是說「啊，這是她自己不要這樣不快活呀！倘她自尋快活，自拋去一切愁思，自己在日光中，花叢裏，同在她的小孩身上尋歡樂，人們也只說「啊，她倒很能忍耐呀！」假設這時她一人住在荒島中，她的處境可比在馬洛村更壞些嗎？再假設她生在上帝初造物的時期，那末，在她覺到她是一個有孩子而沒有丈夫的女人，她除了做一個沒有姓的小孩的母親外，再沒有旁的的生活經驗，她究竟要失望不失望？她那時只平靜的接受事實，而便在這事實中尋出快活。她的愁苦總是從尊重社會的習見產生的。這種愁苦不是她的天生的感覺。

不說黛斯自己的譬解甚樣，她最後總決定重新像以前般整理了裝束，在農家正需要工人時再跑到田中去工作了。這便是她那天在戶外何以能很自尊，何以即抱嬰孩在懷中而仍舊能平靜的看旁的人的面的原因。

農夫們從禾草堆邊站起身。他們伸了伸腰，熄了他們的煙斗，重新配坊才卸下。餵草的馬到紅色的刈穀器上。黛斯也忽地吃完了中膳，做手勢叫她的大妹妹抱小孩回去，然後自束了衣服，帶上了淺黃色皮手套，再俯身在束完的穀束中抽蕞，莖莖去捆穀去。

下午的工作與早上的工作是同樣的，黛斯與其他的刈穀工人們都等到日落後才停工。他們坐在一輛大的載貨車中回家，看一輪又大又帶淡黃色的月亮，像脫斯肯地方某個已經被蟲蝕過的聖徒刻像頂上的光環般從東方升起來。黛斯的女同伴們唱着歌，對她重新加入戶外工作表示同情同忻悅，雖她們有時不免惡作劇而唱一兩只講某一個女孩子在到青樹林中去一遭而回來便換一個樣子的小曲子。生活是有付價的，也有報償的。使黛斯變為社會的警告的事實也使村中大部份人們對她表示興趣，他們的友誼使黛斯丟去她的鬱悶。他們的高興傳染着她而使她有時也高興了。

不過她道德的憂愁雖過去，而另一種不能用社會的規則去限制的憂愁又來了。在她到家後，她曉得她的小孩忽然在這天下午生病了。因孩子尚是這樣小，這樣軟弱，所以那天下午因被帶往外邊而便感不適。這是很自然的。但這事對黛斯卻是一個激刺了。



這個做母親的女孩子已經忘了她的嬰孩入世的觸犯她。她只希望撫長她的孩子成人而更願他觸犯她。不過稍過一會兒她便覺她的孩子也許不待後來再觸犯她而快要脫離肉體的束縛了。此時做母的在比較失去她的小孩更擔心的便是她的孩子尚還沒有受過洗禮。

那時黛斯的心理是這樣：她對於她個人所犯的事，她願受任何種結果。倘她因犯了罪而須活燒死，那末，她情願活燒死，活燒死反使她能得一個結局。她像其他的村女們，是熟讀聖經的，很熟悉聖經中阿呼拉同阿呼利巴的故事的，她從這故事中遂得到對她本人的推斷。不過她的小孩呢？那又是一件事了。這時她的小孩快死了。但他還沒有得救。她所焦灼的便是這一點。

時間已近上床時了。她跑下梯問她的家人們可不可去請一個牧師來。不過她這時恰巧遇她的父親從老利佛回來，在他最有意保存他的祖宗的家聲，最滿意黛斯玷辱他家貴族的血系的時候。所以她父不准請牧師進屋。他說黛斯既有了這種醜辱，她此刻只應養晦，不應再宣揚開去。寶培斐爾特更親去鎖了門，把鑰匙藏在自己的衣袋裏。

寶培斐爾特的家人們都上了床。黛斯覺極度的不安，但也只得自己去安睡。不過她是時時醒着的。到下半夜，她眼見她的小孩更不像了，那孩是已經近死的辰光了——靜靜的，無痛苦的，但是的確的。

在黛斯千愁萬苦中，她只能坐在床上搖她的小孩。這時時鐘正敲着一點鐘——嚴肅的一點鐘，思想跨大步在理性的範圍外，不祥的種種可能變作像石般的事實的一點鐘。她想她的孩子因沒有受過洗禮，并因是私生子，所以一定要到地獄的最下層去。她似乎看見惡魔用三齒的鏟又把她的孩子丟來丟去。此外她再加上她在本村聽到的無數地獄故事。在全屋都睡着的岑寂中，這種想象使她的睡衣濕透汗，并使她睡的床受了她每次心跳而震動。

小孩的呼吸更困難了，母親的神經也更緊張了。她把小孩接連地親嘴是沒有用，所以她下床而在房間中像患熱病般走來走去。

「慈悲的上帝呀，可憐我的苦惱的小孩，」她喊說。「把你一切的忿怒都加到我一人身上，我歡迎的；不過可憐我那小

孩子！

她依在衣笥上，喃喃地祈禱了一會兒，她忽然起身來。

「啊，也許我的小孩是可以得救的！也許這同牧師施洗禮是一樣的！」

她說時，她的臉像在這陰森的房間中發出光來。

她燃了枝蠟燭，跑到靠牆她的弟妹們所睡的床邊。她把他們喚醒，再把面盆架拖出使她可以立在架的後面。她從壺中倒出些水，喝她的弟妹們四周跪着，而自己把手合十着。她的弟妹們還沒有完全甦醒。他們看見姊姊這種神情而驚異，他們跪在地板上，將眼睛逐漸的睜大開，見她將小孩——一個孩子所生的孩子，身軀這樣小，不像生他的人已經可被稱為母的——從床裏抱出來。他們見她把小孩抱在臂中而自己立在面盆邊。她身邊的一個妹妹便把祈禱書鋪在她面前，像教堂中書記把書鋪開在牧師前一樣。她開始把她的孩子施洗了。

那時她穿白的長睡衣，黑髮垂到她的腰際。她的身子看來是特別的長大。蠟燭的柔弱而仁慈的亮光隱去了她在日光中要顯出的瑕疵，像臂上為穀根刺的傷痕，同半夜疲倦的眼睛。她內心的熱烈改變了她的面——面的美便是使她墮落的原因——而使她顯出純潔的尊榮。她的弟妹們跪在四周，他們紅紅的睡眼是不息的霎瞬着。他們是奇異，惟因尚在半夜初醒的模糊狀態中，所以只能呆呆的專等着她預備施洗禮。

最大的問：

「你是不是要替他題一個基督徒名字，黛斯？」

那女孩子做母親的莊重地回答說是的。

「你替他題甚麼名字？」

黛斯事前沒有想到，但在進行施洗禮時，她想起了一個名字而說：

「苦惱，我用天父，耶穌，同聖靈的名來替你施洗禮。」

他灑了些水，房間中是靜靜的。

「說「阿門，」孩子們。」

小孩子們齊聲的應說「阿門！」

黛斯再照了教會的話說：

「我們接受你這小孩」——同了其他的話——「再簽給你十字架的記號。」

她這時把手伸入面盆內，用食指興奮地蘸了水在小孩身上畫了一個十字架，再照了教會的老話去教訓受洗者甚樣同罪惡，世界，魔鬼去奮鬥，而終身做教會的忠實的戰士同僕人。她再把祈禱書讀下去。她的弟妹們跪着像蚊蟲般和她哼着，以至臨終他們齊聲的又喊一聲「阿門！」

黛斯覺這禮節有效力而她自己再從心底發出感謝的禱告。她的聲音是勇敢的，像得勝般的，以使聽過她的人不會忘記。她的熱烈的信心幾乎使她變為聖徒。她的臉現出喜悅的光，她的面頰的中部泛出紅色，她的瞳神在微弱的燭光前奔奔像金剛鑽。小孩子們看她這樣，他們愈尊敬她，不在有意志去問她一句話。他們此刻看她不再是他們的姊姊了，他們看她是——一個偉大的，可敬畏的，像神聖般不可企及的人。

苦惱同罪，世界，魔鬼的打仗是只有短時期的榮耀——考量他的出世，也許這對他倒反是有益的事。在早晨的青光中，這個脆弱的戰士同僕人已呼吸他末次的呼吸了。房中其他的小孩們醒後便號哭，而要求他們的姊姊再生一個美貌的孩子來伴他們。

黛斯在失掉她的小孩時仍舊保存她在題名時的沉靜。不過到了中午時，她對她孩子的能否得救逐漸加增憂慮了。她心想倘使上帝真不許可她昨晚自己行使的洗禮，那末，至少她不再信天對她同她的小孩子有甚麼價值的。

苦惱不可欲者一閃的過世了。他是硬闖入世的，是由不識羞恥，不識法律的自然給予他母親的不正當禮物，是一個天死的私生子。無盡期的時間在他只是幾天的有限日子。他不知世界有年有紀有世紀。農人的小房間便是他整個的宇宙，二

三星期的寒暖便是他整個的氣候，嬰孩的襁褓便是他一世的生存，吮奶便是他人類一切的智識。

黛斯默付她的題名禮節。她究不知她的孩子在受過了這種禮節後可否行基督徒葬禮。在教區中除牧師外沒有人可答覆這問題。但牧師係新來的，不多說話的。她當天在日落後到牧師家去。她站在大門前，不敢鼓勇進屋。她也許便不問了，倘她不在回頭時偶然看見牧師回家來。但在天氣昏黯中她覺她還可以自由地問。

「我要問你件事，先生。」

牧師說可以的。黛斯遂把她孩子的死，同臨時的題名禮一一說給他聽。

「現在，先生，」她誠懇的問，「你能不能告訴我這事——我同他施洗能不能同你施洗有同樣效力？」

照了一個做生意人在發覺顧客們自己去幹辦了本應由他幹辦的事情後所發生的自然感覺，牧師應說不的。不過他見眼前那女子的莊嚴態度，同聽了她柔順的聲音，他頓激起了內心更高貴的情感——這便是他十年來想把專家的字句的信仰硬去接上他的實在的懷疑而尚未盡信的情感。此刻牧師心中，人同教會正在奮鬥。結果人占勝仗了。

「我的親愛的女子呀，」牧師說，「效力是同樣的。」

「那末，你給不給他一個基督徒的葬禮？」黛斯快快的問。

牧師覺他被這女子困住了。昨晚他聽到黛斯的小孩快死時，他確會親自到黛斯家去想行洗禮的，不過他見她家門鎖了，不容他入內（他不知道這是黛斯的父親的主意），他此刻便不能再接黛斯的要求了。

「啊，那是另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爲甚麼呢？」黛斯問，帶急促的。

「我很情願照你的話去辦，倘使教區中只你我兩個人，不過一考慮到教會，我便不能辦。」

「光只一次，先生！」

「實在我不能幹。」

「啊，先生，那末爲了慈悲起見吧！」黛斯握了牧師的手說。

牧師掙脫了手，搖搖頭。

「那末，我不喜歡你這樣的人！」黛斯怒說，「我不再顧到你的禮拜堂來！」

「不要這樣粗莽的說話……黛斯。」

「也許你即不肯，但他仍是一樣的……是不是一樣的？爲了上帝的緣故，請不要像聖徒對罪人般說，而便是你對我說——可憐的我呀！」

牧師甚樣把他對這種問題所抱的成見丟去，而同黛斯的問題相調解？這不是常人所能了解了。最終他似乎受了感動般說：

「那是一樣的。」

那晚，黛斯的死孩子便裝在一只木箱裏，上面用一個老婦的舊搭膊蓋住了，央人擡到禮拜堂的公墓中去。她家給了掘墳人一個先令同一品忒啤酒，後便把小棺葬在公墓的一只角上，就是凡未受過洗禮的小孩子，或酒鬼，或自殺者，或其他上帝的不肖子孫們所長眠的那一只角上。但黛斯的死孩子的四周雖是不合意，不過他的母親到了幾天後仍舊大膽地用繩縛了二塊板條去做一個十字架，并在上面架滿了鮮花。她在晚上沒有人見她時偷偷地走進了墓場，而把十字架插在她兒墓的頭半邊。她再墓的腳邊置了一只插滿着鮮花，儲滿着清水的瓶子。過路人們雖一望可見瓶上「幾爾威爾糖漿」的字樣，但這對一個不留意字而只留意墓中死孩子更高境地的母親是沒有甚麼關係的。

## 十五

勞琪阿斯金說，「有了經驗，我們便可在長時期遊行後尋出一條短路。」不過有時候我們長時期遊行不能幫助遊歷的進行。此時經驗有甚麼用呢？黛斯·寶培麥爾特的經驗便是後述的一種。她最終學到了她應做的事情，但誰再要她做呢？

倘使黛斯沒有到寶培維爾家之前，她便堅決的受社會上幾句普通格言的約束。她便不至受寶培維爾的欺。不過在沒有經歷過而便探窮格言全部份真理，這在黛斯的能力之外，也在任那一個人的能力之外。她——其他像她的還很多——可以用聖奧古斯丁的話去譏諷上帝說：『請你爲我想出一條比我允許我走的更好的路徑。』

黛斯一整冬留在她的父親的家裏。她爲她家裏當心火雞同鵝，把寶培維爾給她的另星布料——她一直鄙賤而擱置在一邊的——拿出爲她的弟妹們做衣服。叫她到寶培維爾那裏去討東西嗎？她是不肯的。不過她在做得辛苦後，她時常把手置在腦後而默想一會兒。

她用哲學家的眼光去回溯她以前所過的日子。她記起脫萊脫利琪她墮落的那個晚上，同那晚獵場中黑黯的背景；她再記起她已死的小孩的生日同死日；她再記起她自己的生日。她每天總遇到一二件與她以前的歷史有關係的事件。一個下午，她在鏡子中看到了自己的美麗，她忽然想起她的一生中有一天要比上述更重要的日子；這便是她死的日子。這日子隱藏在一年中其他日子的後面，在她一年年經過時不作聲而不現影，但這天是一定要來的。這日子究竟在甚麼時候來呢？爲甚麼她如醉如癡的天天活過而不覺到寒慄呢？她的思想對這問題是與約利梅泰勒同調的，這就是她覺在未來的某一天一定有幾個曾經認識她的人要說：『這一天便是可憐的黛斯·寶培維爾特的死日呀。』她對這一天，便是把她生時一切都結束的一天，不知道究在那一星期，那一月，那一季，那一年。

等到黛斯看透了這一層，她忽然由小孩而變爲思想複雜的婦人了。她面上時露出沉思的痕迹；她聲音時帶着悲劇的音調；她眼長得更大同更能表情。她的發育至此可稱更成熟了。她的身樣本來是可以動人的，她的品德雖受軌近一二年的磨挫而仍沒有傾毀。她可以稱爲一個完美的婦人了。不過世界對於她的經驗只當作普通教育看，而她仍不得實惠的。

黛斯近來同外界至少接觸，因之馬洛村對於她的前事，向來不是被一般人都知道的，已經快完全忘記了。不過她不能再在這眼見她家同有錢的寶培維爾家『認親』失敗的地方——在她身上發生一件比『認親』更親切同更可憐的事——再泰然安居下去。至少她本人沒有經過長時期而把這不幸事遺忘之前，她不能再舒服地在村中居留下去。在目前的

景況下黛斯覺若到了一處可把前事盡忘掉的地方去，她仍舊可以尋得快活的生活。原因是唯一的逃避已往同與已往有關係的事只有把一切都丟棄。她若要做到這一步，她必須離去馬格村。

仁心的意義是不是使一個一次墮落的人永久墮落？黛斯時常這樣問自己。倘她能把已過遮蓋住了，那末，她便可證實上問題的反面。有機體所共有的復原力當然不因她是女子而獨自吝予她。

她在本鄉待了好久而尋不到離家的機會，過一年的春季是異常美麗的。花草在蕊頭內的生動幾乎可以在外面聽得到。像這樣的春光感動了她，像感動其他的動物一樣。她遂立志出門。在五月初的某一天，她接到她母親的老朋友來的一封信——事先是黛斯家先去問的——說有一個牛乳棚主人要用一個有經驗的擠牛奶女子，工作期在夏季，他願全季雇用她，倘使她在夏季中沒有其他的工作的末。

那地方沒有黛斯所願去的地方般遠，不過因她的行動同名聲只在很小的範圍中，所以那裏也許已經沒有人知道她了。在一般少出門的眼光中，一英哩是像地球上的一度，一教區是像一州，一州是像一省或一國。

她一件事是已經決定了：這便是從今後她不再想起寶培維爾了。她只要做擠牛奶女子黛斯，此外便一概都不管。她的母親現在很知道黛斯的感觸，所以她沒有半句話提及她家的騎士祖宗們。

不過這也是人類的不相伴處吧：原來黛斯所要往的新地方適同她祖宗們原住的地方鄰近（因寶培斐爾特原不是勃刺爾摩爾谷人，雖黛斯的母是入骨的勃刺克摩爾谷種）黛斯要去的牛奶棚是叫泰爾鮑賽牠去以前寶培維爾的族產不遠，并且便在黛斯有大權力的祖宗們的家墓左近。她看見這些墓道，她可以覺非但以前聲勢赫赫的寶培維爾族，是已經像巴比倫般傾倒了，而即這般騎士們留下的一個卑微的後裔的清白，現在也無聲無響的湮沒去。她時常想倘她住在她祖宗的舊產業中，她不能發現出特別的好處。她想到這一層時，某種力量便像樹液在嫩枝中在她的內心升起。這力量是年輕人的真精神，雖在一時間受了壓迫，而現在又帶着新希望而振作起來了。

## 第三時期 男女的感應

## 十六

黛斯·寶培斐爾特從脫萊脫利琪回家後二年——兩個改造她的心理的年頭——她在一個苗香馥郁，鳥語啾啾的  
五月的早晨第二次離家了。

她理好了行李，囑家人們把牠在她出門後送出去，而她獨自賃一輛輕便馬車到斯都堡小鎮去。她現在一定要經過斯  
都堡，恰同前次她旅行的方向相反。她走到了離家最近的小山的山灣時，她戀戀的回望父的屋，雖她很想快離去馬洛村。

馬洛村她的家人們，在她遠出門後，仍舊要同她在家時一般過活，雖她們失去了她的笑。過了幾天，她的弟妹們仍舊要  
快活地遊戲，像她沒有離家時一樣。她所以離去她的弟妹們，原因是她思她天天教訓他們的益處，反沒有她給他們壞榜樣  
看的壞處多。

她到斯都堡後沒有多攔攔，便到官道的三叉口去候一輛往西南去的載客馬車，因環繞這一帶地方的鐵路還沒有伸  
入到內部去。她待載客馬車時，一個農夫趕一輛載貨車往她要去的方向去。雖這農人是生的，但她接受他的延請而坐上他  
的車，不管農人的獻殷勤，原因只爲了她生得好看。農人往韋周百利去的。黛斯坐他車到了那邊後，便想徒步走到她的目的  
地，不像坐載客車般再打加斯德橋兜轉了。

黛斯從沒有到過這裏來。但她覺這一帶的風景是她喜歡的。在她左邊不遠的地方，她看見一長行深碧色。她問了便知  
道那便是圍繞金斯皮爾的樹林，其中的禮拜堂埋著她祖宗們的遺體。

她不再褒揚她的祖宗們了。她因他們使她嘗著生命的苦味而現在她幾乎懷恨他們了。她從他們處傳來的東西只是



一只銀調匙同一個印章。『唉』她說，『我從母處得來的同我從父處得來的一樣多。我的美是母給我的，但她只是一個掙牛奶女子呀。』

她以後走愛格頓的崎嶇路是很喫力的，雖這一段路程不過幾英里遠。她走了兩小時，同錯轉了幾個灣，臨終到了目的地鄰近的一個山頂上。從山頂上望下面的大牛奶谷——一個遍處帶著牛奶同牛酪餅香的山谷——只見一片靠在槐河或弗羅姆河邊的綠油油草地。

這帶的風景同小牛奶谷或勃刺克摩爾谷的風景根本不同。黛斯除了她去脫萊脫利琪之外，一直住在勃刺克摩爾谷或小牛奶谷裏，不過大牛奶谷的世界，似乎畫在一幅更闊大的畫圖上。在勃刺克摩爾谷中，農人的圈地只是十英畝，但這裏變爲五十英畝了；那邊喫草的牛只是四五成羣而這裏增至四五十只了。這裏各色的奶牛，從極東一直到極西，在數量上超出她入世後任那一次所見的。牠們點綴在青色的牧地上與梵阿爾斯羅脫或薩雷等油畫上所繪的中古堡民一樣多。牠們身上的紅色同暗褐色吸收近晚的太陽光，而其白毛則因反射而幾乎使黛斯眼花，她此時還只立在一個山頂上遠看。

也許她眼前的鳥瞰，以景色的豐茂論，比不上勃刺克摩爾谷；不過這裏是覺得更輕快。這裏沒有勃刺克摩爾谷的深藍空氣，也沒有勃刺克摩爾谷的深色土壤同濃厚的植物香味。這裏的空氣是稀淡的，輕鬆的，爽氣的。槐河——谷中的草同奶牛們都仗牠灌溉優養的——也同勃刺克摩爾谷的溪流不同。在後述的谷中，河流是遲的，無聲而有色的。牠的底全是鬆泥，可使一個不經心的涉水者沒頂。但槐河卻像生命的江流般清潔，像流雲的影子般迅捷。牠的底全是小石子，整天對著天空發出唧唧膿膿的私語聲，再勃刺克摩爾谷河中的植物是百合花，槐河中的植物是毛茛。

黛斯一半因她從沉淨的空氣中換到了輕爽的空氣中來，一半因新地方沒有人知道她的已往，所以覺異常高興。當她面對著輕微的南風而前進時，她的希望混合在她四周像火球般的太陽光中。風聲鳥語對她都是快樂。

她的面近來往往隨著她的思想而改變。一般的說，她的面近來視她的心緒好不好而轉變於美麗與平凡之間。他一天是玫瑰花色，而又一天變爲灰白了。當她的面玫瑰花色時，她的感覺便比面色灰白時少些。她面色愈美麗，感覺愈減低，反之

感觸愈增加，那末她的面色便愈平凡。這天她迎對著南風前進，她的面是最美麗的了。

尋快樂的心裏傾向是不可阻止的，普遍的，自然地來的，在一切動物中都同樣的。這傾向現在完全控制了黛斯，不再受外勞壓力的阻擋。她本只是一個年輕女子，她的心智同情感本正在發育時期，要一件事在她身上留一個永久的痕迹，以使她的心智同情感不能再造，這是做不到的。

她前進時，心中的興致，感謝，同希望都隨着她的腳步而加高。她唱了幾只歌，她覺還不夠。她臨了乃背誦她沒有喫過智識樹上的果子時。每星期早上熟讀的祈禱書說，「啊太陽同月亮，啊星，啊地面上的花草樹木，啊空中的鳥，啊野獸同家畜，啊人類，你們都祝福上帝，永遠的讚美他，榮耀他！」

她忽然停止了，喃喃地說，「不過也許我還沒有完全認識上帝哩。」

黛斯此刻的高興同讚美也許便是一用一神教的口吻去頌揚萬有神教的不連貫的呼聲。原來女子們最愛好的同伴，便是自然界的形體同勢力。她們的靈魂中現在還保存著她們遠祖遺傳下的異端人的本能。黛斯此刻從她從小讀熟的新書中尋出一段足以充分表露她情感的祈禱文，這對她是已經够了。原來寶培斐爾特家人們的本性，便是得了一些足以立身的小成功，便自知足。黛斯本願站定了腳跟做個正人，再願尋求真理，再願有好名譽。當然，她的父沒有這些品德。不過在得了一點小成就便知足，不過分貪求金錢同社交地位擡高，在這幾點上她與她的父是一樣的。

當然，她再有從她母親處得來的體力。以她的年歲同體格上論，她的精力正在長發精期，現正在她經過一番不幸而重新恢復時期。這裏講句老實話吧，女子們受過與黛斯同樣經驗的人正多。她們以後都恢復原狀，而只把前塵偶然間有趣的回想一二次。有生命便有希望的格言不獨對那般受男子欺騙的女子們是例外呀。

黛斯·寶培斐爾特充滿着生命的高興而走下愛格頓山坡，向她巡禮的目的地走去。

勃刺克摩爾谷同大牛奶谷的最著的不同點到谷底來便可清楚地看出了。原來尋找勃刺克摩爾谷祕密的最好地方便是立在谷四周的高處。但尋找大牛奶谷的祕密則必須親到谷的中心去。當黛斯走到了谷底時，她便見她現在是站在一

片從東方到西方一望無際的，地毯般的草地上面。

草地的泥土便是槐河從外界高地上偷來的。等槐河成就了這奇蹟，牠便柔弱的，淺淺的，像長蛇般睡在牠的贓品中間。黛斯不十分明瞭她的方向。她站在平鋪的碧草上，像蒼蠅躲在一隻無限長的打彈子檯上面。她到了這安靜的山谷後，她只打攪了一只孤零零的白鷺，後者飛到離她不遠的青草中，伸了頸向她望着。

不過陡然間草地的各處都發出連續同延長的叫聲——「嚶嚶嚶！」

這叫聲從極東到極西像有傳染性般鋪展開去，有時再移入數聲犬吠。牠不是表示牛奶谷發覺美貌的黛斯來拜訪而發出的歡迎聲，而是表示天天掙牛乳的老辰光已經到了——牛奶棚的掙奶時間是下午四點三十分。

最近黛斯的一羣紅白色花牛，已經等待掙奶人很久了，現在慢慢自己走往農場後面的牛欄裏去。牠們走時，肚下重大的乳袋在左右搖動。黛斯隨在牛羣後面，進了農場的大門。她見廣場的四周是茅蓋的草棚，棚邊生滿了青苔。草棚的茅檐是用木柱子撐的，柱子因受過歷代不知數的母牛同犍牛們摩擦而現在光亮像玻璃。每兩根柱子間立著一只奶牛，後面看牠有似兩根柱子中隔的一個球形體，肚下的乳囊像球形體中心的開閉器般在左右搖擺。當太陽將下山而斜照在這排有耐性的畜生身上時，後面牆上便顯出一長排清晰的黑影子，牠們的曲線同角度同皇宮中牆上官妃們的圖影一樣正確。太陽這細心的畫匠，每一個下午總把一只只奶牛們的形像似刻畫奧林匹斯山頂的天神，或刻畫亞力山大、愷煞、法老王等的形像般細心地，同勤懇地鈎勒到壁上。

縛在牛欄中掙乳的只是一部份不安分的奶牛們。其他不用束縛而自願靜立著掙奶的便站在場地的中間。牠們是最上等的奶牛，在這谷外很少見的。牠們因喫了谷內青草地上最好的營養料而產出格外好的奶。有白點的牛，看來格外眩目。牠們角上的黃銅握手加增牠們的威武。場地中奶牛的乳囊都重重的像沙袋般懸着，牠們的乳尖像吉潑賽人矮兒的几腳。牠等等待掙乳人來掙乳，在掙乳人未來時，乳已點點滴滴的落到地上了。

## 十七

掙牛奶的女子同男人們聽牛奶進了場，他們便從屋裏或牛奶作坊裏跑出來。女子們穿著木屐——非關天氣不好，而因牛場上鋪的濕泥。每個都坐在一隻三腳橈上，把右頰靠在牛的腰際，不作聲的橫轉着面看黛斯走進。但男子們正低著頭把帽簷拉下了，所以沒有看見黛斯進來。

男子們中一個是強壯的中年人。他的頸巾比旁的掙乳人白些，潔靜些；他的背心好看些。他便是牛奶棚主人。他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掙牛奶，做牛油，但到了星期日便同家人們穿了新衣裳坐在禮拜堂中他們的家庭坐位裏。因他具有兩種身分，所以谷中有一只俚歌說他道：

從星期一到星期六的

掙牛奶人狄克

到禮拜日便變做密司脫利卻克力克了。

他看見黛斯站著望，他便走近她來。

大多數掙牛奶人在掙奶時的脾氣總不好的。不過密司脫克力克今天因得了一個新幫手而很快樂——這季是牛奶棚最忙的一季——他先問黛斯的母親同其他黛斯的家人們，（雖這不過是一種客氣，因他沒有接到黛斯住之前，早忘記密雪司寶培斐爾特是生還是死了。）然後他說：

「啊，我在做小孩時代，是知道你的母最詳細的。在我以前曾經聽到她結婚，雖此後我沒有再聽到她了。同我們附近的有一個九十多歲的老婆婆，現在是早過世了，她曾經一次同我說你的母是嫁在勃刺克摩爾谷以前也住在這裏的一家人家。她告訴我你母嫁的人家是真正的舊族，不過現在已快絕嗣了。話雖這樣說，但我沒有把老婆婆的話都記牢。」

「是呀，但這也不值甚麼的，」黛斯說。

牛奶棚家主人以後同黛斯便專講工作了。

「你能把牛掙得乾乾淨淨麼，我的姑娘？我不願我的奶牛在一年這時候掙得不乾淨。」

黛斯回答她對這層是辦得到的。密司脫克力克上下打量了她一會兒。黛斯從去年秋天後好久沒有出門，所以她的樣子看來嬌弱些。

「你真信能耐得這種辛苦嗎？我們這裏的操作對粗些的人是很舒服的，但對花般的姑娘是不合式的。」

黛斯答她能耐辛勞。她的願意同高興頓使牛奶棚主人接受了她。

「好好，我想你一定啜些東西了。你沒有啜過嗎？很好，隨你便好了。倘使我像你般走了這麼多路，我要餓得不像了。」

「讓我先來試試掙奶看。」黛斯說。

她飲了些牛奶當點心。牛奶棚主人見了奇異——實在是看輕，因他從不以牛奶爲一種可當好飲料用的。「你喝得完，便喝完了。」他舉起黛斯所飲的牛奶桶而說。「我好幾年不嘗這醜東西了。這東西要發爛的，我喝了牠，肚子裏總像裝了塊鉛一樣。你去試試那母牛看。」他指最近黛斯的一只牛說。「牠是很難掙的。我們這裏有好掙的，也有難掙的，像人一樣。你過後便覺到了。」

黛斯換帶了掙牛奶姑娘們所帶的頭巾後，她便坐在指出的奶牛邊掙乳了。當她坐在三腳凳上，牛奶從指間掙到桶裏時，她覺她似乎已經立定了未來的事業的根基，因而她的心思穩定。她遂回頭慢慢地望了望四周。

場中掙牛乳的有許多男子同女子們——男子掙難掙的牛，女子掙容易掙的。克力克的牛奶棚是規模很大的。棚中總共有一百多只奶牛。倘使克力克不出門，他便一天自己掙六只或八只。這六只或八只是羣中最難掙的。他不願把這幾頭最難掙的托在他所雇的男子散工手裏，因怕他們不把乳掙乾淨；他也不願托在姑娘們手裏，因怕她們指頭沒力，所以要犯同樣的毛病。原來倘使牛奶不一次掙乾淨，那末乳囊便要逐漸地枯乾的。疏忽掙乳不好的原因不只在虛耗光陰，而再在倘使掙乳一次疏忽，那末牛奶的乳囊因求量減少而供量也減少，以至於斷乳。

黛斯坐下掙乳後，棚中好久沒有聲息，而只聞奶掙到奶桶裏的漸漸聲音，雜著一二次掙乳人要牛掉轉身軀的呼叱。棚中除掙乳人的手在上下摩模，同牛掉尾外再沒有旁的動作。工作人們的四周繚繞着一片從一谷端直展另一谷端的平坦

草地。草地中某幾處地方還帶些前代留下的風景，但以前這帶地的風景一定想同現在不同了。

「依我的意思，」一個擠乳的男子擠完了一只牛，一手拿了三腳凳，一手拿了牛奶桶走到另一頭擠乳的牛身邊說，「依我的意思，今天的牛不像平常時般肯出奶。我可把生命來作賭，倘使霎眼老像今天般不出奶，那末，不到中夏牠便完了。」

「今天因我們中間來了個生手呀，」約納遜凱爾說。「我以前曾經發覺過同樣事件的。」

「當然，也許是爲這事吧。我這倒沒有想到。」

「我聽說遇了這種事件，奶便升到牛角裏去了，」一個姑娘說。

「說奶到角裏去的話，」牛奶棚主人懷疑著，像女巫的法術有時也可爲生理作用所限制般的說，「我倒不能說定，實在我說不定。不過想沒有角的牛有時也會像有角的牛般不出乳，那末，我想那句話有些不對了。你知道沒角的牛爲甚麼不能與有角的牛同樣出乳嗎？約納遜？」

「我不知道，」方才說話的姑娘劃入說。「牠們爲甚不多出乳呢？」

「因牠們乳太多了，」牛奶棚主人答。「哦，今天這幾頭老畜生真不肯出奶。朋友們，我們來唱一兩只歌調兒，這是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了。」

唱歌是牛奶棚促牛出奶的一個辦法。克力克的擠牛乳者聽主人這麼說了，他們遂齊聲唱起歌來——這只是爲做生意，不求好聽的結果，依了他們自己的測度，奶出得多了。當他們唱一只講一個殺人犯因在黑暗中看見了硫磺火而不敢上牀的紀事曲子。至第十四五節時，一個擠牛乳的男子說，「我只願聽著這麼唱不真把我的氣都唱完。你該拿你的四弦琴出來彈彈呀，先生。不然末，拿你的梵啞林來也好。」

黛斯以爲這話是對牛奶棚主人說的，而實在她錯了。她陡然聽縛在牛欄裏一只深褐色的奶牛的肚子裏發出一聲了。「爲甚麼呢？」實在這話是牛背後她進場到此刻尙還沒有看見的一個人說的。

「是呀，比梵啞令再好的沒有了，」牛奶棚主人說。「雖我總信公牛比母牛更喜歡聽曲子——至少，這是我的獨歷。在

曼爾斯多克地方以前有一個老人叫威廉杜威。他是做價散工的——約納遜，我說這，你不要緊嗎？我一聽了他講話，我就認識他，像我認識我的親兄弟一樣。他有一天晚上在一家喜事人家拉完了梵啞令回家。那晚好月亮，他要路近，所以他穿過四十畝地走，那知恰巧有一只公牛在那裏放草。公牛見了他，便低了頭，聳著角追他。威廉趕快奔。他雖覺酒還沒有喝得多（他所去的結婚人家是有錢的），但他總覺不到籬笆而他便要給公牛追上了。臨了，他忽然拿出了梵啞令，回身對公牛拉了一兩拉，公牛聽著逐漸地軟化了，牠不追而睜著眼看威廉杜威拉弦琴，直至牠的面上現微笑了。不過一待威廉不拉弦琴而想回身再向籬笆走時，他便停止了笑，聳低了頭，又向老頭子追。威廉只得回身再拉弦琴。這時已經晚上三點鐘了。威廉知道在好幾個鐘點內沒有人到他那裏來的。但他又這樣疲倦了。他一直拉而直拉到四點鐘，此時他真覺受不了了。他說：「我還只有一只曲子隔在我同極樂世界的中間。上天保佑我，不然那便完結了。」他心想起甚樣聖誕節晚上牛們都一動不動的直眠到夜深。當然，那晚不是聖誕節晚上，不過他想起仍可試試眼前那公牛看。他便拉了一首聖誕節早上唱的耶穌誕生的讚美詩。啊，這時公牛竟跪在膝蓋上了，真像那晚是聖誕節晚上一樣。威廉見他的長角朋友跪倒了，他便像獵狗般沒命的跑而跳出籬笆去。待禱告的公牛發覺威廉逃走而起身再追他，此時已經追不及了。威廉以後對我說他看見過獸子已經有好幾次了，但他再沒有看見過比那晚跪在地上禱告的公牛更獸的——那晚不是耶穌聖誕節晚上呀——是的，那人的姓同名是威廉杜威，我此刻便可同你們往曼爾斯多克禮拜堂的墳場裏去點出他的墳墓來——他的墳是恰巧第二顆柏樹同禮拜堂北排座位的隔界間。」

「這倒是一段古怪的故事。我們聽了，簡直又回復到把信心看作像活東西般的中古時代了。」這句話，牛奶棚很少聽到的，便是在深褐色奶牛背後面訥訥地發出。不過此時棚中的人沒有個能明瞭這話的意義，他們便不去深究。只有講故事的人以為這句話是表示聽者對於他所說的故事在懷疑而已。

「我講的故事是實有其事的，先生，無論你信或不信，并且我更認識那人很熱的。」

「是啊，我很信的。」深褐色奶牛背後的人說。

黛斯現在注意與牛奶棚主人講話的那人了。她只看見那人的一角兒衣緣，因他老是不擡頭的，連掙了三只牛，雖有時他像喫力而私自歎一兩聲氣。

『不要過於用力，先生，不要過於用力。』牛奶棚主人說。『掙奶是靠手勁的，不是靠手勁的。』

『我也覺這樣，』那人立起身，伸了伸臂說。『我想我此刻已經把牠掙完了，雖我的指頭是已經有些痛。』

黛斯此刻可看到那人的全身了。他穿普通掙奶人穿的白圍巾，同一般掙乳男子們穿的皮綁腿。他皮鞋上沾着了場中的牛乳。不過這些是他在這裏工作的一切的記號了。那人看像有教育的，沉默的，敏銳的，多愁的，見解特別的。

不過黛斯還沒有仔細看那人的形像時，她已覺她以前似曾經看見過他一次的。黛斯近兩年來因經過種種的變遷，所以一時已記不清楚究竟她在何地曾經遇見過那人。最終她忽然想起他便是二年前馬洛村舉行圓舞時她所碰見的青年旅行客人——便是不同她跳舞，而自去尋其他女孩們跳舞的那青年。

這件在她一悲苦經驗未發生以前的事，頓然引起了她的多種回憶。她怕那人還記得她，因之要把她的已往查出。但在她發覺那人已不記得她後，她的恐慌便消失了。她仔細看那人的面已經不像以前般活潑，而現在帶着沉思了。他上下唇已留些時樣的鬚——下唇的鬚在近頰處帶着輕淡的草桿色，到頰下便變作深黃。他掙乳時所穿的圍巾同皮綁腿裏面再見穿着深色的絲絨背心，羊毛褲，同漿過的襯衫。倘使他不穿掙牛奶人的服裝，也許有人要視他爲一個有怪僻脾氣的田主或上等農夫。至於他還是一個掙牛奶的生手，黛斯看他掙過了一只牛後便知道了。

當黛斯在審視那人時，其他的掙牛乳女子們都談論黛斯道，『她生得多麼好看！』她們雖這樣大度的稱讚同羨慕她，但說者仍舊希望聽的人要否認她說的話——嚴格的說，聽的人是的確可以下這種否定的，因『好看』實在不足形容。黛斯呀，女子們掙完了牛奶後便都走進屋子去。密雪司克力克——她是太尊貴再去掙牛奶了，因她見掙牛奶姑娘們在五月都穿上單薄衣服，所以她仍舊穿厚衣服——管理到屋裏的最瑣事細情。在黛斯外，寄宿在克力克的牛奶作坊中的再



有三個女子，其他的做完工後都回到自己家裏去。黛斯晚餐時沒有遇到方才爲故事下解釋的那青年，她也不問起他。晚膳後，她自到臥房去整理了她的行李。臥房在作坊樓上，是一間約模有三十英尺長的大房間。其他三個寄宿的女子們都臥在這間房裏。同房的除去一個年紀稍長些外，其他都是年輕的。黛斯上床已經很疲乏了，所以她一倒頭便想睡。

不過與黛斯近床的一個女子，還不能睡。她緊緊的把她新來時的瑣事同她說。在黛斯模糊的心智中，那女子的低聲講話似乎像睡夢的黑影子，并且便像從房間的黑暗中產生的。

「密司脫安琪兒克雷，便是那個學掙乳同彈弦琴的少年，不同我們多說話的。他是一個牧師的兒子。他自己的心事太多了，所以沒得空閑來同姑娘們玩。他在這裏是做牛奶棚主人的學生。他要學各種農務。他以前已經學過了養羊。現在快要把牛奶棚工作學盡了。不錯的，他是一個好人，人家生長的……他的父是愛明斯德的牧師密司脫克雷，離這裏還有好多英里路哩。」

「啊，我曾經聽到過的。」黛斯說，現在給她講得清醒了。「一個很誠懇的牧師，是不是？」

「是的，人家說他是西薩克斯州中最誠懇的牧師——他們告訴我他是老派的低派教會的末一個人——我們這裏都信他們所稱甚麼叫做高派教會的。他老人家的兒子們，除了現在在我們這裏的密司脫克雷外，都已經做牧師了。」

黛斯此刻沒有好奇心再去問她爲甚麼現在在她們中間的密司脫克雷不也像他的哥哥們去做牧師。她此刻已經睡着了。他同伴的話，同牛酪餅架上乾牛酪的香，樓下壓油器的乳漿的涓滴聲都一起兒送她到夢鄉去了。

## 十八

安琪兒·克雷不是一個與衆不同的人。不過他講話的聲音是表示願學與肯感激人的；他的眼光是沉着的與帶玄想的；他的嘴，在男子中是太小些同太纖巧些，是活動的。他時時不自知覺的緊閉他的下唇，露出果毅與有決心。他的相貌中再顯出某種先入的，模糊的，像星雲般的神色，使人覺到他對於物質的未來也許還沒有一定的目的同關心。不過他做小孩子

時。人們都說他將來能成大事業的。

他是本州彼端一個窮牧師的最小兒子。他在他處農場中學習後，便到克力克的牛奶棚裏來學習六個月牛奶棚工作。他的目的是要把一切農人事業都學習完，而後看情勢而在屬地或本國自闢一農場。

他決定進農業界做一個畜牧場主人原來在事前是沒有預想到的。

老的密司脫克雷娶了兩次。第一個妻遺下了一個女兒。第二次娶是已經很遲了。但後妻在意料之外竟爲他生了三個兒子。最幼子安琪兒同老父的中間相隔幾乎有兩代。三個兒子中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只有安琪兒，雖後者在三個中似乎是最配受大學教育的。

在安琪兒沒有參加馬洛村的跳舞前一年左右，他已經離去了學堂而在家里自己讀書了。本地的書舖在某天送一包交到牧師約姆士·克雷的家來。牧師把書翻閱了幾頁，他忽然從椅子中跳起，而親挾着書到書坊中去。

「爲甚麼你們把這本書送到我家裏？」他舉起書，帶權威地說。

「這是一個先生來定的，先生。」

「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家人們，這我可以喜歡地說的。」

書舖人翻了翻賬簿說，「啊，錯了，先生。這本書是密司脫安琪兒·克雷來定的。我們應當把這書送給他去。」

密司脫克雷瞥了瞥眼，像受了一記打一樣。他面色轉灰白而回到家裏，把安琪兒叫到書房來，說：「看看這本書，我的孩子，你知道這事的內情麼？」

「這本書是我定的，」安琪兒簡單的答。

「有甚用呢？」

「要讀一下。」

「你怎想起讀這本書呢？」

「我怎想起嗎？甚麼？這本只是哲學書。此外沒有其他的倫理學書或宗教書出版呀。」

「是的，這本書是講哲學的，並且講倫理學的。不過宗教呢！你該想你將來要做牧師的人甚麼去讀這書！」

「現在你既提起了這件事，爹，」安琪兒面露着有許多話要說的樣子，「我現在願一次同你說完，我意思是我想不到教會去當差使。我覺我憑着良心不能幹這事。我愛教會像我愛父母一樣，並且我以後永要對牠存最誠摯的愛心。我現在比尊敬教會更尊敬的社會團體是沒有了。不過我總覺我不能當牧師，像我的哥哥們般，原因是教會不願放棄除了教會便不能得救的神道學。」

爽直的，胸無他想的老父親想不到他自己的一塊肉會有這樣態度的。他聽了便發呆。他想倘使安琪兒無意當牧師，那末，他何必再送他到劍橋去？老克雷視進大學而將來不做教會工作是像一本書只有序言而無後文。他是一個虔誠的信徒，是一個堅決的信徒——這不是泛泛的指在教會中當差使或不當差使的一般基督徒，而指老派聖公會的一派人，這便是說，他是一個信

「感謝彼上蒼

示爾以真理

千八百年前

神意亦如此」

的正宗信徒。他見他兒子現在的態度，他便同他辯，再勸他，再懇求他改。

「不爹，我不能接受聖公會規中第四條（現在姑且不說旁的）這便是說，照「字面同文法」去解釋這條文。我不能接受。此我不能當牧師了。」安琪兒說。「我對宗教的整個態度只是認宗教為作改造用的，像你常引希伯來書中所說的，「拋去一切搖動的東西……而只讓不搖動的東西留着。」

他父聽了很憂愁。安琪兒見後也覺不安。「倘使你將來不想為上帝的榮耀做工，你毋同我天天這樣節省而想送你進

大學去有甚麼用呢？」老克雷說。

「甚麼？我可以把大學所學的作旁的用的，爹。」安琪兒說。

也許安琪兒堅決的要進大學，他的老父仍舊肯讓他進劍橋的。不過克雷牧師看進大學只是一種到教會去當差的預備，他視這爲他家不可變的家訓。因此一個感覺靈敏的兒子覺過分堅決的要求不免有意去辜負他的父的信托。這是對不起老人們的。他的父母的確，像老牧師說的，日求節省而想把他們的三子都送進大學去。

「我想我不進劍橋也行。」安琪兒最終說。「我覺得我的情形，我沒有權利可以去的。」

父子的辯論不久便顯出結果了。安琪兒自費了二三年的工夫去時轅的研究。他對社會的形式同信仰逐漸抱一種不相干態度。他公開的輕視權位同財富等物質的等差。他對「好舊家」（借用本地方新近逝世的一個耆紳常用的短句）也不加景仰，倘舊家的子孫們無新事業去重振家聲的沒。因他的思想太固執，太同社會格格不相入，他所以有一天到倫敦去散散心。結果他幾乎上了一個年紀比他長得好多的女子的當。幸虧他回家早，所以他還不至吃多的虧。

他從小接觸慣田野生活。因此他不可克服的與幾乎不近情理的厭煩都市生活。他雖脫離了教會，但他仍舊不能揀定一種世俗的職業。不過他總得選定一件事做才行。他見他的一個朋友到殖民地去辦農業，他想他也可揀選這種職業。他以爲種田——無論在殖民地，或美洲，或本國——只要經過適當的與充分的練習，便可當行的。并且這種職業可以使他獨立，使他不犧牲他所最寶貴的東西——即心智的自由。

因此安琪兒·克雷，在他二十六歲時，到克力克的牛奶棚來充當掙牛奶的學徒了。因他不能在附近找着一處舒服的寄宿舍，他便宿膳在牛奶棚主人的家裏。

他的房間占着牛奶作坊三層樓的統樓面。只有一架靠近牛油餅架的梯子上樓。這所屋頂的統長間是以前關閉着的。直待克雷來了，牛奶棚主人才改牠爲臥室。他房間中餘地很多。樓下睡的人們時可聽到他的踱步聲。他用帳帷把房間分爲兩間，一間置床，一間當他簡陋的坐起間。

最初他老是一個人，在樓上，自己讀些書，或彈他在市上買來的一只舊弦琴。他有時談諷地說：也許他將來可靠這舊弦琴到街口去尋生活。不過他不久便下樓到寬大的充膳室的灶間，來與牛奶棚主人的妻，同其他掙牛乳的男子姑娘們一起用膳，因這樣他可同工人們更接近些。（寄宿在作坊中的雖只有三四個人，但同克力克夫婦們同餐的倒有好幾個。）待克雷這裏住得稍久了，他不覺他的同伴們可厭，而反覺他與工人們同起居是一件可喜的事。

他覺起初對他是一件意料以外之事，他的同伴們都是可愛的。他以前意想中所存粗俗農人們的一般影象在這裏過了幾天後便都忘卻了。他可說與他同住的農人們中沒有一個是租俗的。當克雷才從另一式的社會初到這裏來時，他的確覺這般朋友們有些可異，同生疎之處。他覺同牛奶棚工人們同桌子坐同用膳是不尊貴的。他們的意思，舉動，同環境有些退化同無意義的。不過待他一天天同他們住過後，他便覺一種新生活。他在客觀方面沒有多大變更，不過他的單調現在變為複雜了。他的主人同主婦同他們手下的男女工人們與克雷熟知後，他們都像受了化學作用般各自顯出他的個性來。在克雷以前腦子中所存農人們的一般的，無變化的影象現在隱沒了。以前的一般影象現在變為無數的不同影像了。他發見在農人們中也有不同的心志同懷抱，他們中間有快活的，有尊嚴的，有少數是失意的，一二個有大天才的，有愚鈍的，有輕率的，有莊敬的，有像密爾頓般沉默的，有像克郎威爾般剛毅的。他看他們像朋友，因之而識着了各個的旨趣。他覺他們在他們自己的羣中也有頌讚，或誹謗，也視他人的弱點或錯事為笑柄，或抱同情。他們也都一個個沿着自己生命的路而走去，以至於死，以至於化為塵埃。

克雷在不知不覺間愛好上田家的自然生活。他愛好戶外動作，非但因這種生活對他未來事業有益處，而再因自然自有牠的可愛處。以克雷的現狀而論，他比文明社會中一般因減少宗教信仰而抱悲觀的人們要自由得多。他旁皇無措了幾年後，現在才能照他性情所接近的去做。他用不到埋著頭讀書，因他早已記熟他所帶的幾本農學書。

他逐漸的離去他以前的關係，而從新角度去觀察生命同人類。他留意到他以前沒有留意到的宇宙現象——時序的變遷；早晨，晚上，夜間，中午的各個個性；種種的風聲；水同雲；影子同靜默；天上的星；一切的天籟。

五月的早上仍舊很涼。克雷們早膳的大竈間裏仍舊還要生火。密雪司克力克吩咐——她稱克雷最好不同一般粗俗人們同桌吃——他坐在生火的煙突角邊，她特地把他的杯同碟子置在他肘邊牆上可以旋轉的托翅上。他對面高闊的直樞窗中射進的光線，同他身旁壁爐中帶淡藍色的火光使他隨時可以倚在牆角上讀書。克雷同窗間置着餐桌。他的同伴們用餐的咀嚼的橫影適對着窗的玻璃。房間後面是通作坊的門，房中可以從門裏看出一排排長方的鉛桶，其中儲滿着早晨的牛奶。再遠是攪乳器。用餐的人們可以看見那隻大機器在旋轉，同聽到大機器中滴瀝的牛奶聲。

黛斯雖到牛奶棚已幾天了，但克雷因自己在煙突角邊讀書，或看雜誌，或按拍新從郵局中寄來的樂譜而沒有注意她。黛斯是很少講話的。其他掙牛乳姑娘們是過於喜歡講話的。克雷在日常聽慣的聲音中沒有留意到新聲音——他素來只把外界的事情略留個一般的影象，而不更去記憶其中的細節。不過一天正當他記誦新樂譜的歌曲，並想藉想象力去默默的腦經中試聽新曲子的節奏時，他忽把樂譜跌入壁爐裏去了。他眼看燒着的樂譜的火苗頭在燒完早餐而快熄滅的木枝上跳舞。這種跳舞恰巧合着他腦中的音樂。壁爐橫門上掛下的兩條煙囪煤灰也像依着他的節奏而在搖蕩，半滿的水壺中的沸水也像與他合節拍，以至於餐桌上的講話聲音最終也加入了他空幻的跳舞音樂隊。他心中忽說：「今天掙牛奶的小姑娘們中有一種多麼像笛子的聲音呀！我想這一定是那個新來的姑娘了。」他掉轉頭，他見黛斯同其他的姑娘們坐在一起講話。

黛斯沒有向克雷看。因克雷時常不作聲，所以他在餐間中的存在幾乎是被忘了。

「我不知道世上有沒有鬼，」黛斯說。「但我知道我們的靈魂可以在人還活着時離開軀殼。」

牛奶棚主人嘴裏含滿了食物，張大了眼睛，把頭轉向着黛斯。他把手裏重大的刀叉（這裏的早餐是名副其實的早餐）像絞人架般，直插在餐桌上說：「甚麼？你講的真的嗎？」

「最容易發覺靈魂出殼的方法，」黛斯說，「便在晚間睡在青草上看天上的星。當你把你心思專注到星上去時，你便覺你的靈魂已經好幾百哩，好幾百哩的離開軀殼，而簡直想把這皮囊完全丟棄了。」

牛奶棚主人移轉頭視着他的妻。

「這倒是一樁新消息，克麗斯娜，是不是？你只想我這三十年來每晚上出門去尋女人，做生意，請醫生，請看護婦，而倒從沒有想到這種新穎事情。我以前從沒有覺到我的靈魂曾經升過我的襯衫領一英吋。」

用餐的人們——牛奶棚主人的學生也在內——都注意黛斯了。後者覺着後，面紅了紅，便搭訕說這不過是她的幻想罷了。她仍舊吃早餐。

克雷繼續把黛斯留意。黛斯用完了早膳後，她覺克雷注意她，她便把食指無心的在桌子布上指劃，像一隻家畜自覺給人看守而還忍耐着不發作。

「那個姑娘真是自然的嬌生孩子！」克雷自己對自己說。

此後克雷便覺察他與黛斯似乎有些熟識的地方，他似乎回憶到他沒有深思他一生事業而一切都是快樂的已往。他最後承認他以前一定會經過見過她的，雖他不記憶在甚麼地方，但他以為以前在某次村中閒步時碰見她，這倒是極普通的。這一點兒的回憶便使他對待黛斯比對待其他的擠牛乳姑娘們特別些了。

## 十九

以一般的說，奶牛到了擠乳時間，便都自走進場來待擠奶。牠們不揀選擇的人的。不過有幾頭只喜歡一個熟練的人。牠們遇了生手，便有時要不客氣而竟把奶桶跌翻。

克力克要打破奶牛們這種怪脾氣。因倘這種怪脾氣養成了，他在擠熟的幾個男子或姑娘們離開他的作坊而換來了新後，他便要感到困難。所以他時常要擠乳者調換牛擠。不過姑娘們的心思恰與克力克相反。倘她們每天可以自揀八頭或十頭擠慣的牛，那末，她們的工作，因牛肯出乳而可以省力得多。

黛斯像她的同伴般，不久也尋出牛羣中有幾隻是特別喜歡她的擠法的。她的手指因晚近兩三年來她家居時多而變

爲纖弱了。因此她心裏很情願牛們有這種怪僻性。牛奶棚中一百零五頭牛的中間，最喜歡她掙的有八隻，即粉圍子，幻想高條子，霧老好看，小好看，伶俐，大聲音。這幾頭牛——雖牠們中幾頭的奶頭是像紅蘿蔔般硬——一遇着黛斯的指尖碰着了牠們的奶袋時，乳便源源地溢出。不過黛斯知道牛奶棚主人的意思的，所以她普通不自去選擇，而凡見牛來近她時，她便掙，除非那牛是最不肯出奶的，並且她沒法去撫熟牠的。

不過她不久發覺她所掙的牛的次序，老是與她的心願不謀而合的。至終她知道這不是偶然的事。她知道這由牛奶棚主人的學生在事前有意把牠們這樣排列的。她掙過了五六次後，有一次便掉轉了頭——不然她掙時是把面倚在牛的橫腹的——正經地說：

「密司脫克雷，這些牛是你去排列的呀！」她說完，面便紅了。她責備克雷時，上唇的中部微露出笑容，顯出她的牙齒的一小部份，但下唇仍舊是嚴肅的緊閉着。

「是呀——這也不相干的，」克雷說。「你老在這裏掙這幾頭牛好了。」

「你真這樣想嗎？我希望我老能這樣。不過我不知道。」

黛斯過後便自己懊悔。她怕克雷因不知道她避到這裏來的原因而要把她的話誤會。她說時是最誠懇的，像她情願克雷時常在她的面前一般。待她掙完了乳，在昏黯的暮色中回作坊時，她自恨爲甚麼她要把發覺克雷爲她挑剔牛的事說穿呀。

這是六月中一個模範的日暮。空氣是這樣的輕勻同瀏亮，以使一切無生的物看來都像具有二三種官覺，倘不五種全備。遠的同近的是沒有分別的。傾耳細聽的人們可以覺到地平綫以內的都是同他們接近的。這種靜默對黛斯是整個的生存同實在，而不只是消極的沒有聲響。此時撞破岑寂的只有幾根琴弦聲。

黛斯已經好幾次在房間中聽過這琴聲了。不過在房間裏聽時，這琴聲遠不像此刻在靜空氣中聽的這麼嘹亮。說句實在話，琴同彈琴的本領都不是很高妙的。不過借弦聲在此刻靜寞中做一個媒介物，那是已經够的了。黛斯聽時，她不覺自己



像被巫術迷住的一隻小鳥而不能移步。她非但不離開，而再慢慢地走近琴聲處去。她將身隱在籬笆後，因她怕被彈琴的人看見。

黛斯所站的外面便是一片好幾年沒有耕種過的園地。其中生滿了野草同野草頭上散滿着像迷霧般的花粉。廢園中再遍長着開花的惡草，牠們是高高的，發出觸鼻的惡臭，但其紅，黃，紫等雜綠的顏色則與盆栽的花卉同樣眩目。黛斯偷偷摸摸的在惡草叢中走過去，她衣緣上沾汗着草葉上的蟲液，身軀捱落了蘋果樹上爬的蝸牛，手帶着蘆草像乳般的黏液，她露出的臂上染着膠性的白霉——這種霉在樹身上像雪，但到了人的皮上則變為血色了。她這樣行近克雷去，但克雷還沒有知道。

黛斯此刻不覺時間同空間的阻隔。她以前所說看星時的着魔神情現在不期然而然的又到她處來了。她起伏在空氣中琴弦聲的音浪上，和諧曲調的像微颺般在她耳邊飄過，使她不自覺而下淚。此時空氣中飄泊的花粉像是琴音幻化出的荒園中的潮濕像大地在同她啜泣着。這時雖已經快黑暗了，但雜色的野花還使人眼花，色的浪同音的浪正混合在一起。

那時照荒園的唯一亮光便是西方雲罅透出的一些黃金色。原來暮色是已經罩籠了一切了，而只有白天的一只小角仍舊還偶然的遺落在後面。克雷彈完了一只曲子，一只簡單的曲子，不需多少技巧去彈牠的。黛斯等了，還希望更有一只曲子在後面。不過彈琴的人已經疲倦了。他無意中也沿着籬笆，在黛斯的後面走來。黛斯，她的臉像着了火，便偷偷的離開去。

不過安琪兒已經瞧見了她的白衣服，所以便先開口。雖他離黛斯還遠，但他不高的聲音已够給黛斯聽到。

「你爲甚麼要這樣避開去呢，黛斯？」他說。「是不是爲怕嗎？」

「啊，不，先生……這時候還不是戶外玩的時候哩。蘋果花還正在謝落，草木還這樣綠。」

「那末，你怕戶內還有些未盡事嗎？」

「噯——是的，先生。」

「怕甚麼呢？」

「我不能一定說甚麼。」

「怕牛奶變酸嗎？」

「不。」

「怕生命一般的景況嗎？」

「是的，先生。」

「啊，我也有這毛病的，並且時常有的。世界上活的這玩意兒倒也不容易解決吧，是不是？」

「是的——真像你那麼說的，先生。」

「你講得總好的。我不希望像你般年紀的女子們能看出這問題。不過你講些我聽聽也好。」

黛斯像在疑慮而不作聲。

「來，黛斯，放心的同我講吧。」

黛斯以爲克雷要知道戶外的景色對她有何等的感想，所以她偏促的說，「樹木像都有眼睛的，你說有嗎？小河似乎在說，「你爲甚麼要這樣看我？」倘你把未來看一看，那末你只可見一長串的明天，最近的明天是最大，最清楚，其餘的都跟着牠們的距離而逐漸的縮小。不過牠們都像很兇猛的，牠們都像很暴虐的在說，「我來了！留心我呀！留心我呀！」不過像你呢，先生，你呢。」她帶着苦痛而羨慕的說，「你可借你的音樂來引起你的夢想，以至把世上一切可怕的幻影都趕開去。」

克雷聽了黛斯的話，心中異常的驚奇。他看站在他面前的年輕女子，雖只是一個掙牛乳的姑娘，而竟有這樣可貴的感觸，竟有可以即使做了他的家人而也可以當之無愧的感觸。他聽了她的話是多麼感傷呀。她用農村女郎本地的土話，只加上從國民學校六年級得來的短句同字面，而竟把整個時代的感覺——便是現代文明的新痛苦——說出來，他更驚奇了。克雷素來覺現代所謂高深思想者，其實際只是將幾百年來男子們女子們共同感覺的情緒，加上了新解釋，而歸納之爲

他聽這年輕女子能發表這樣的思想，他在驚奇外再受感動。他無從攷量黛斯所以這樣說的原因，他也無由留意經驗乃原於所歷事的深刻程度，而不同時間的久暫有關係，克雷不知道黛斯現在心智的成熟，乃由於以前她身體的受玷。

在黛斯呢，她也想不出爲甚麼一個受過好教育，生活不感缺少的牧師家的兒子也視生命是多疑慮的。對像她般的人，那末，這種感喟當然有最好的原因的。不過爲甚麼一個可敬愛的，有詩思的青年男子，也要降低到恥辱的深谷中，像她在二三年來覺到的，「我的靈魂雨揀選死而不揀選活。我討厭活，我願永遠沒有活着。」這在她的意料之外了。

克雷這時不與他同階級的人們合伍，這是黛斯所知道的。不過她以爲克雷的做工，只像彼得大帝在船場中要學習一種行業罷了。他來掙牛奶，不是因受情況的壓迫，而因他想將來做一個有錢的牛奶棚主人，田主，農業家，畜牧家。也許將來這青年要變做一個阿美利加同澳大利亞的阿伯拉罕，他像皇帝般管他的羊羣同牛羣，他的有花點的畜生們同有輪箍圈的畜生們，他的男當差們同女當差們。雖她有時想像克雷般喜歡讀書，音樂，與有思想的青年男子不該放棄了他父親同哥哥們的牧師事務而來學種田同掙牛乳，但她對他的歎羨是不改的。

以此，黛斯同克雷都不知彼此的祕密。他們都因聽了對方的一兩句披露腹心話而覺奇怪。他們都待來日的彼此相知更深。他們都沒有心去問對方的已往。

.....  
每天，每個鐘點都使克雷同黛斯多知道些彼此的情性。黛斯本來想不與世人多接觸，但她不知她的天性是本來很熱烈的。

最初黛斯只視克雷是智識的結晶體。她把克雷同她自己一比後，她較克雷的淵博，而自己的缺少。因之她卑下了，失意了。

一天克雷看出黛斯的失意神情，當他無意中同黛斯講古代希臘的遊牧生活時。此刻黛斯正在岸邊採一種連理花叫「帝后並頭蕊」的。

「你爲甚麼忽然間這樣不高興呢？」安琪安問。

「咳，只因想着——我自己罷了，」黛斯答。她露出帶愁的微笑，手裏又剝了一個「皇后蕊」。「我忽然想起倘使我的境況好了些，我便要變爲甚麼。我想我的生命是因沒有機會而荒廢去的。我看見你知道的這樣多，讀的這樣多，看的這樣多，我覺自己真是一些也沒有了。我像聖經中的希巴王后，真是一些沒有的呀！」

「願上帝祝福我的靈魂，你快不要這樣多憂慮了吧！甚麼，」克雷帶高興的說，「我很願意，我的親愛的黛斯，改你些歷史，或其他讀的東西。」

「那我便要變爲皇后了，」黛斯劍入說，舉起她所剝的蕊頭。

「你說甚麼？」

「我說在剝「皇后並頭蕊」時，「皇后蕊」總比「皇帝蕊」多些。」

「你不要管那般皇帝呀，皇后呀，我只問你要不要讀些書——歷史，比方說？」

「有時候我覺在我已知道的之外，我不願再多知道了。」

「爲甚麼呢？」

「因爲倘使我知道了，我只覺我是許多像我的人們中的一個。我只覺幾本舊書中已經有幾個像我的人，我以後也要做他們所做的事。這種心思使我愁悶。最好的過活是不想你以前做過的同其他幾千個人做過的一樣；你以後要做的同其他幾千個人也要做的一樣。」

「那末，你真不情願學任那一樣東西嗎？」

「我情願學何以日光要遍照在好人同不好人們的頭上，」她答，聲音略帶些震顫。「不過這種學問書本中沒有的。」

「黛斯，快些丟去這種悲苦的心理吧。」當然，克雷說此，只是出於世俗的所謂勸人，而實則他本人以前確也存過同樣的見解。他見眼前一個沒有多讀過書的嘴唇，他想像這樣露水般新鮮的女孩子何以可不讀書而也得到這種見解。此時黛

斯仍舊在岸邊剝蕊頭，直至克雷因見黛斯像水波般的睫毛望下視而戀戀的走開去後，她才立起了身。慢慢地剝了去一個蕊頭，像在想的般。過後她忽然從夢幻中甦醒。她擲去了手裏的蕊頭，踢亂了地上其他的皇帝蕊皇后蕊們。她的內心此刻卻覺到真熱烈呀！

黛斯因過於要克雷說她好而重新想提起她以前硬想忘卻的家世。她家是古代騎士賈培維爾族的一回事對她家是沒有好處的，對她本人是發生了許多不幸事情的。不過她近來想也許克雷，一個紳士的兒子並研究歷史的，倘知道了金斯皮爾禮拜堂中褒白克花崗石所造的石像們便是她的祖宗們，知道了她是真正的賈培維爾，不像脫萊脫利琪那一支借金錢來冒充的，他或者能更加器重她，而不去記憶她在剝帝后蕊時所說的歡話了。

黛斯沒有說出之先，她先間接從牛奶棚主人處探一探口氣。她問克力克：「密司脫克雷尊重不尊重本州內已經失去金錢同田地的舊世家？」

「密司脫克雷，」牛奶棚主人用力的說，「是一個最不受束縛的青年——他一些不像他家裏其他的人的。倘使世界上有一件東西使他更恨沒有的，那東西便是舊世家了。他說舊世家只在以前做過些事，而現在是一些都不值了。這谷裏以前有皮蘭脫族，德蘭克哈特族，格雷族，聖魁丁族，哈狄斯族，哥爾斯族。他們都有接連幾英哩長的田地，而現在你只化了一只歌便可把他們以前的一切都收買來了。甚麼？這裏掙牛乳的姑娘叫蘭滴潘立答兒的，她便是古代潘立旦兒族（不過現在姓改些拚法罷了）傳下的嫡系。以前她家享有現在西薩克斯子爵所享有的田地。她家享這些田地時，子爵的上代還沒有出世哩。密司脫克雷聽了這事，他有好幾天老是同蘭滴說，『啊，你是不能做一個好的掙牛乳女子的。你家人們的一切技巧都在好多年代前在巴力斯坦用盡了，你家必待休息一千年而後方可恢復做事的新能力！』再一天有一個小孩子到這裏來尋工作。他叫瑪脫。我問他姓甚麼呢？他說他從沒知道有姓的。我再問他爲甚麼沒有姓呢？他說也許他家是新成立的。密司脫克雷聽了這話，他便跳出來同小孩子握手說，『我正要尋像你般的孩子，你是有大希望的。』他遂給了那孩子半個金鎊。啊，不，密司脫克雷的肚子裏藏不下舊世家的。」

可憐的黛斯聽了牛奶棚主人這段挖苦克雷的話，她喜她幸沒有在不經心當兒提出她的家世——雖她的家是這樣舊，便在老園圈過了後，現又快要開始新園圈了。非但如此，現在掙牛乳姑娘們中已經有一個與她有同樣的舊家，因此她不再提起寶培維爾的家墓，同拿曼王時代的騎士們，其中一個的名她是記牢的。她想克雷的所以讀她好，原因也許便是因他不知道她有悠久的家聲呀。

## 二十

夏季逐漸的成熟了。又一年的花，葉，夜鶯，畫眉，黃鶯，同其他造物的手迹占了谷中的土地，這土地在一年前是爲其他生物所占據，本年的動植物彼時尙只是嫩芽或無機體的一點。太陽初出山的光把花蕊頭從莖中拉出，把樹葉像泉水般在軀幹裏上升。他再剝開了花萼，將香味一陣陣四散。

牛奶棚主人克力克手下的男女工人們都安逸地，恬靜地，快活地過日子。也許他們的位置在社會的一切階級中可算是最快樂的了。原因是他們適處於生活感不足的人們的上面，而同時又沒有像上流人們受習俗的束縛，以使他们所入雖已够維持生活而尙尙在說不够。

夏天鬱勃蔥蘢的時間慢慢地過去。黛斯同克雷都不自覺的在摸索對方靈魂的深奧。他們行走在情欲的邊沿上，而各自仍留意不踏進圈子去。不過一種不能抵禦的自然律無時無刻不吸引他們一步一步移向中心去，像谷裏兩條小川匯注到大江去一樣。

黛斯一生中從沒有現在般快樂，也許她以後要永遠沒有的了。現在至少有一件事可使她滿足的，這便是在她的新環境中，她的身體同交際都是安舒的。她的傷痕現在隱到更深的地方去。她現在同克雷的關係只是敬慕而沒有到彼此錯綜的戀愛。當事人未跨進一步之先必問，「這新潮流究竟將帶我到甚麼地方去？對我的未來甚樣？對我的已往甚樣？」

黛斯在克雷眼光中只是一個理想的影子——一個像玫瑰花般和暖的影子。他以為這影子不會永久在他的想像中

的，因此他便讓這影子留在他的想象中，而只用哲學的眼光去承認這影子是他所識女子們中最新穎的同最有趣味的——個模特兒。

他們時常碰面，這是他們不能免的。他們每天必得在晨光熹微時碰見——因在牛奶棚做工，他們必得起身最早。他們在早上掙奶前，必先撇掠昨日所掙乳的浮沫。掠沫在早晨三點鐘便須動手了。以此作坊中寄宿的人們必派一人最早起身而遍叫其他的同伴。黛斯來得最遲，同房姑娘們再發覺她是聽了鬧鐘後最不會再睡的，所以她們把這差使交給她。她一待聽時鐘敲了三下同鬧鐘的鈴震響時，她便起身離了臥房到牛奶棚主人的房門前去叫，再到克雷的樓梯邊去叫，再回房到掙牛乳姑娘們的牀邊去——呼醒她們。等她穿好了衣服，克雷此時也早下樓立等在露氣塗塗的場地上。惟牛奶棚主人同其他的姑娘們總還得在枕頭上多轉一兩次身。他們過了刻巴鐘才出來。

天亮時的淡灰色與日暮時的淡灰色不同，雖光度上兩者是一樣的。天亮時光亮是主體，黑黯是從體；日暮時黑暗一步步前進，而光亮像入睡般一步步後退了。

因黛斯與克雷時常——也許並不是每次都湊巧的——是牛奶棚中最早起身的兩個人，他們便自視為全世界中最早起的只有他們兩個了。黛斯因初來牛奶棚，所以她起身後不便到作坊去掠沫而先到場地去吸一吸新鮮空氣。克雷便在那時等待她。草地上像影子般的，半明半暗的，像水般的晨光籠罩了他們，使他們覺與世界隔離，像亞丹同夏娃般覺世界只有他們兩人。黛斯的身子在晨色中格外見乎大同高貴。克雷這樣看她，也許因克雷所知像黛斯般華麗的女子決不會這時候走到草場來；至少在英國是不容易見的。克雷的意思以為美婦人在夏天天亮時都還在睡夢中。現在在他眼前的只有黛斯一個，其他的美婦人此刻都尚在夢鄉中呀。

他們在朦朧的，帶幽暗而又帶光明的晨色中走到奶牛臥的地方。克雷想象到耶穌復活的侵晨，但他想不到在他身旁的便是馬格達楞。當全谷的風景尚在明昧交界點時，他的同伴的臉是他的注目點。她已超過了羣屑，而發出霞彩。牠像整個靈魂的對外表現，實在黛斯的臉不過受着了東北角上楊妃色的光綫的注射。克雷的臉在黛斯眼光中，雖克雷自己不知道，

也是這樣的。

黛斯最在克雷腦海中留一個深切的影子的便在這時候。克雷這時不視黛斯是掙牛奶姑娘，而視她是女性的精神。他稱她爲阿提密斯，得米忒，同其他神仙的名稱——一半爲開玩笑——不過她倒不喜歡聽，因她不懂這些名字。

「光叫我黛斯吧，」她斜睨而說。克雷也答應了。

這後天便逐漸兒亮。黛斯的形貌又從天神而改換爲普通的女性。

在那些非人間的鐘點中，克雷同黛斯時常走近水禽處去。蒼鷺們從牠們棲止的草地旁極枝上飛近他們，發出開門或開百葉窗般的拍翅聲。倘牠們已經站在克雷們的身邊了，牠們便呆呆地立在水中看他們倆走過。牠們只慢慢地旋轉了牠們的頭，像發條旋轉泥囡的頭一樣。

克雷們遠遠可以看見一層層夏天的霧氣，平的，像羊毛般的，同在他們四周的不見更多麼厚的。在露露水的草地上牠們也可指出昨晚牛奶牛們眠的草地——在露水的綠海中每個有牛的身軀大的乾島嶼。從每個島嶼引出像蛇般曲折的蹤迹，表明每頭牛起身後所走的路徑。他們追跡到盡頭便找着牛奶的所在地。牛奶發覺克雷們來近了，便發出大的鼻聲，在已經存在的濃霧中再加上一層霧氣。克雷們便趕牠回牛奶棚，或便在原地方掙乳，倘使他們便末。

有幾天晨霧更濃。門外的草地像一片白色的海，矗立的樹像幾處危險的礁石。小鳥們飛在霧氣的上層，垂了翅在晒日光；牠們或躲在分隔草地的木柵上，此時看像玻璃做的木柵上。霧氣結成的小小金剛鑽一顆顆綴在黛斯的睫毛上，或從牠的髮上像真珠般滴下。不過待太陽高了，她身上的露也自會晒乾。她此時也失去了她與世界隔離的，縹緲的美麗，而重變爲一個掙牛奶女子中有殊色的姑娘。

這時克雷們便聽牛奶棚主人克力克在教訓一般寄宿在外面而遲到的工人們，他並罵老年的掙乳女工提婆·拉弗安符，因她的手洗得不乾淨。

「爲了上天的緣故，請你把手再在龍頭下洗一洗，提婆，倘使倫敦的顧客們知道你同你的不潔淨，他們喝我的牛乳同



牛油時，要仔細先嚼一會了。」

他們此後便去掙牛奶，等到將掙完時，他們便聽密雪斯克力克在竈間中將餐桌從牆邊拖出。拖餐桌的儀節在每次餐前同每次餐後都一定要依規則舉行的。

## 二十一

牛奶作坊在早膳過後便忙碌了。屋中攪乳器老是在不息的旋轉。不過牛油總還沒有攪出來。作坊每次遇到這種情形，形勢便緊張了。工作人們只聽着奶在高大的圓筒中格格地響，而他們願聽的聲音卻老是不來。

克力克同他的妻，同姑娘們像黛斯瑪麗、蘭滴潘立答兒、惹奴胡埃脫，加上隔壁小房子中的幾對夫婦們，加上克雷約納遜凱爾，老年的提婆，同其他男女工人們都呆呆地向攪乳器望着。攪乳器圓筒旁趕馬的小孩子白睜了眼，像表明無希望，便是那隻不息兜圓圈的馬也在兜完每一圈子後，焦急的望了望圓筒的窗口而表示無辦法。

「我已經好幾年不到愛格頓的魔術家脫蘭特爾的兒子處去問一聲了——已經好幾年了，」牛奶棚主人忿忿的說。「把他同他的父比一比，他真一點不值的。我這樣說，至少有過五十次。我不信他。我現在再說我不信他。不過看眼前的樣子，我還得到他處去一遭。噯，是的，倘使攪油器還這樣下去，我還得到他處去問一聲。」

便是密司脫克雷看見了牛奶棚主人失望，也有些着急。

「魔術家福爾住在加斯德橋那邊的，人稱他爲「大眼睛福爾」的，他以前倒是個有本領的，」約納遜凱爾說。「他不過現在像塊爛木頭了。」

「我的祖父以前常去請教梟巢鎮的魔術家密脫恩。我的祖父老讚他有本領，」密司脫克力克繼續說。「不過像他的人現在是早已沒有了。」

密雪司克力克的心思轉到牛奶棚的工人們身上去。「也許這裏有幾個人在戀愛吧，」她說。「我小時候聽人說這也

要使攪乳器不靈的。甚麼？克力克，你記得不記得以前到我們這裏來的一個姑娘嗎？那時奶油也不出來呀。」

「啊，記得的，記得的。不過你說得不盡然，那倒不是爲了戀愛。我那樁事是從頭至尾多記得的——那事害得我的攪乳器都損毀。」密司脫克力克再回頭向克雷說，「以前我們有一個擠牛奶的民工叫約克陶羅，一個像倫馬賊般的人。他在曼爾斯多克看了一個姑娘，以後把她遺棄，像他以前遺棄旁的姑娘般。不過這一次約克倒要碰着一個女人來同他尋事。尋事的人不是他遺棄的姑娘。在聖禮拜四的一天，我們正像今天般在這裏講話——不過沒有攪乳。我們見姑娘的娘拿了一柄一記够打倒一隻牡牛的大黃銅柄雨傘跑到這門前來。她喊，「約克陶羅，是不是在這裏做工的？我要他出來！我有一根大骨頭要同他爭一爭。」約克的姑娘跟在娘身後，把手帕掩了鼻子在哭。「啊，上帝！事情來了！」約克在窗口張見了母女們便這麼說。「那婦人要來殺我了。叫我到那裏去呢——叫我那裏——請你們千萬不要告訴她我在那裏！」約克說罷便從攪乳器圓筒的橫口裏把身子攢入去，他再把橫口的門關住了。這時姑娘的娘已經進屋來了。「那個壞蛋呢——他此刻甚麼地方去了？」娘說。「我要爬爛他的臉，只等我尋着了！他末！」那娘再說。她像獵狗般到各處尋。約克裝死般藏在攪乳器裏。他遺棄的姑娘立在門邊快把眼睛都哭出來。啊，那時的情景真不會忘記的，真不會忘記的。甚麼，石頭看見了，也要溶化爲水哩。但那娘在屋子裏尋不到約克。」

牛奶棚主人停了，旁邊的人讚嘆了幾聲。

不過牛奶棚主人講故事，往往在沒有停時停一下。生人誤以爲故事完了，但老朋友們都知道他還有事情要講下去。克力克接着說：

「哼，至於那老婦人甚麼會知道約克躲的地方，那當然我不知道了。不過她至終覺到約克藏在攪乳器裏。她半句話不開口的走去握住了攪乳器的轉軸柄（那時我們攪乳器用手轉的）用力把器旋轉起來。約克在圓筒裏一上一下的顛簸着，口裏嚷着說，「啊，上帝，快不要轉了，快讓我出來吧！」他伸出些頭再說，「我快要給你攪像一個泥因因了！」（他實在是一個卑怯的人，像他般的人都是卑怯的。）「除非你允許把你糟蹋她的補償還來！」那娘說。「快不要再旋轉攪乳器，你這

「老女巫！」約克說。「你叫我老女巫嗎？你害人的壞蛋！」娘說。「你五個月來早應該改口叫我老丈母娘了！」那娘把攪乳器再旋轉，約克的骨頭再上上下下在器裏翻覆。我們站着看的是沒有一個敢干涉呀。最終約克答允了娶那姑娘。他說，「照你所說的罷，我准以後像我的話般一樣靠得住！」那事情便這樣算收束了。」

聽的人們在笑而將這故事加幾句注解時，黛斯灰白了臉，獨自走往門邊去。

「今天是多麼熱！」她輕輕的說。

那天的確是熱的，所以沒有人把黛斯誤解為與牛奶棚主人的故事有關係。密司脫克力克為黛斯開了門，帶玩的說，「甚麼小姑娘？」（他時常用這名字稱黛斯）「你是我作坊中最美貌的掙乳姑娘。今天才熱些。我希望你不覺過於難受，不然到了狗吐舌子的天氣，我們便要失掉你了。我話是不是，密司脫克雷？」

「我有些頭眩，我想最好到門外去站一會。」黛斯說了便牽強的往門外去。對她很幸的，攪乳器的格格聲響此時已經變為滴答滴答了。

「來了！」密雪司克力克說。屋內人們都不注意到黛斯去。

黛斯過一刻便在外表上恢復了原態。不過她一整天總覺不舒服。她所以在下午掙完乳後，一人惘惘地往外去散步。她想早晨聽牛奶棚主人的故事的人們都覺故事有趣味，而她獨自觸動心，她異常受窘。那天日暮的太陽對她是可怕的，像天空中一個大大的傷痕。歡迎她的只有河邊灌木叢中一只小麻雀。後者機械般的叫聲使她回憶以前曾經同她做朋友而現在把她遺棄的那人的聲音。

在六月日子長的時候，掙牛乳女工們，實際上克力克的全家，都在太陽下山時便睡了。原因是這幾天牛奶都要掙滿桶，所以天天上工是最早同最吃力的。普通黛斯同她的同伴們一起上樓。不過她今天一個人先上樓，在她的同伴們進房時，她已經上牀了。她見她的同伴們在橘子色的夕陽光中脫去衣裳，再見她們的肉也反映出橘子色來。她翻了身想再睡，不過她聽她們講話講得高興，她又回轉身來。

她三個同房間的此刻還都沒有上牀。她們站在窗口邊，穿着睡衫，赤着腳，西方的末幾條紅光照着她們的臉同頸同四周的牆壁。她們像都在很注意看窗外園地中某一個人。三人的臉龐緊依着一個圓面孔，一個白臉色黑頭髮，一個棕色頭髮。

「不要推！你可同我一樣看。」蘭滴棕色頭髮同最年輕的說。她眼眈眈的注視着窗外。

「你同我一樣沒有資格去希望他垂愛。」蘭滴·潘立答爾年紀最大的瑪麗痕嬉皮嬉臉的說。「他此刻正在想旁一個人的面孔呀！」

蘭滴·立答兒仍舊朝外望。其他兩個跟她望。

「那邊他又在走來了？」惹奴·胡埃脫白臉色的女子說。

「你用不着多說了，惹奴。」蘭滴說。「我會經看見你向他影子親過嘴的。」

「你看見惹奴做過甚麼？」瑪麗痕問。

「你問甚麼嗎？有一天他站在乳漿桶邊倒乳漿。他的影子照在牆上，很近惹奴。惹奴此刻正在倒奶。不過她忽然不倒了，她把嘴到牆上同他的影子去親嘴。這是我親看見的，雖他沒有看見。」

「啊，惹奴·胡埃脫！」瑪麗痕說。

惹奴的頰上泛出玫瑰花般兩點紅色。

「這也沒有甚麼。」惹奴強裝冷靜的說。「倘使你說我愛他，那末蘭滴那末你——我勸你也說了老實話罷，瑪麗痕。」瑪麗痕的面在她已有的紅色上不能更泛紅了。「我嗎？」她說，「甚麼你們都會造謠言啊，看他又來了！可愛的眼睛呀——」

「可愛的面孔呀——可愛的密司脫克雷呀！」

「啊，你此刻在講老實話了！」

「你也是這樣的——我們都是這樣的，」瑪麗痕不管人家指滴的說。「我們在自己影中再不老實的說，那真駱了，雖我在旁人面前是不會自承認的。我明天便想嫁他！」

「我明天也想嫁他！」惹娘訥訥地說。

「我明天也想嫁他！」膀子最怯的蘭滴說。

惹斯在牀上覺像有些熱了。

「我們三個不能嫁他一個呀！」惹娘說。

「我們一個都嫁不上他，這是比你說的更要壞，」年紀最大的說。「看他又在那裏了！」三個攪牛乳的姑娘一齊向空氣中親了個嘴。

「爲甚麼呢？」蘭滴快快問。

「因他最喜歡惹斯·賓培斐爾特，」瑪麗痕低聲說。「我每天留意他，所以我知道了。」

房間中都默了一會兒。

「不過惹斯倒不像留意他呀？」蘭滴到終輕輕的說。

「噢，有時候我也這樣想。」

「這些話都是多麼欺！」惹娘不耐煩的說。「他決不會娶我們中任那一個的，便是她——甚麼？他是一個上等人家的少爺，將來要做大地主同大農業家的，他也許將來要出了多少工錢，一年去叫我們到他那裏做工，這便都完了。」

一個嘆了口氣，再一個嘆了口氣，第三個嘆了口氣。（在牀上睡的也輕輕的嘆了口氣）蘭滴·潘立答兒，最年輕的紅髮女子，她的祖先在本州中以前是最有聲勢的，現在呆呆的立着，眶裏盈滿了淚。她們三個不作聲的站立了一會兒，三個臉龐依舊緊貼着，三種不同色的頭髮依舊混雜着。不過沒有覺察的克雷此時已經走進屋來了。她們遂也爬上了牀。過了幾分鐘她們聽克雷雷上樓傳，瑪麗痕最早有聲響，惹娘想了好久才睡着，蘭滴上牀後便哭了一會兒。

不過惹斯在三個都睡着後還沒有睡着。她們的談話是她今天吃的又一粒苦丸藥。她不嫉妒她們。她自己覺可以勝過她們，她樣子比她們好看，她教育比她們高，因之她覺她只要用一點兒極普通的心思便可使克雷雷歸向她。不過嚴重的問題

是她應該不應該這樣做？她這樣做了，結果大概克雷要娶她。她已經聽密雪司克力克說過克雷有一天同她說笑話般說一個人將來要到殖民地去開闢幾千英畝農場的，同以畜牧種田爲一生事業的，他娶一個社交界的閨閣小姐有甚麼用呢？他以爲最合宜做他妻的倒是一個農家女郎。但無論克雷的話是誠心的，或不誠心的，黛斯總不肯再讓男子來娶她了。那末，她甚樣有權利只因她個人在大牛奶谷可以得到短時間的快樂而把克雷的心從其他的女子們處搶來霸占住呢？

## 二十二

他們明天一清早又打着呵欠的下樓了。掠沫同掙乳工作又依舊進行了。到了進餐時間他們又依舊進竈間用早膳了。不過他們發覺牛奶棚主人今天是老大不高興。原因是他接到了一封顧客說他奶油有辛味的信。

「他媽的，真有辛味。」牛奶棚主人左手拿了塊木塊，木塊面上戳了塊牛油，嘗着說：「真的，你嘗嘗看。」

幾個人站在他四周。克雷先嘗，其次黛斯，其次其他寄宿的女工們，其次一二個掙乳的男子們；其次密雪司克力克的確，牛油真有些辛味。

牛奶棚主人此刻獨自在出神，究竟因他的牛吃了那一種惡草而會有這樣辛味。他過一刻兒喊說：「這是大蒜。我起初以爲牧場中一瓣大蒜葉都沒有了。」

幾個做得久些的掙乳人便想起近來幾隻奶牛時常到一處不用的牧場中去吃草。以前凡奶牛到過那邊吃草的，奶油總帶些辛味。他們起初還以爲牛油是給巫術弄壞的。

「我們一定要把那牧場仔細去查一下。」牛奶棚主人說：「這樣是不行的。」

全作坊人都帶了舊手刀到那邊牧場去。大蒜草是很小的，在豐茂的牧場中尋牠是幾乎一樁不可能事。不過泰爾鮑賽牛奶棚中的人們，因這種搜查的重要，都排了隊伍，一寸一寸地查過去。領頭是牛奶棚主人同自願告興奮的克雷，後面是黛斯瑪麗，蕙，胡埃脫，蘭滴，再後面是皮爾羅威兒，約納遜，同二個住在附近的小房子中已結婚的女工——一個叫班克狄。

潑司，一個叫法蘭西斯。

他們注視在地上，一長串像爬般看過去，到了牧場的彼一盡頭他們再向左或向右移過二三步而走回來。這是一種最麻煩的工作。牧場中只須有了六七莖大蒜草，已够把全作坊的牛奶染有辛味了。

雖工人們的性情同舉動是各個不同的，但那天他們是一律的，無聲響的，像自動器般匍匐在草場上走。他們面上時時反射着毛蕘花的輕淡黃光，使他們被草陰遮着的面呈現像月光底下精怪般的神色，雖六月正午的太陽已經像火般晒上他們的背上。

安琪兒克雷是加入牛奶棚工人的一切工作的。也時時擡一擡頭。以後他同黛斯一起走了。當然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噯，你好嗎。」克雷問。

「很好，謝謝你，先生。」黛斯答。

他們倆在半句鐘前已經講過了好多話，這兩句開場白似乎可以不必的。他們遂便不說了。他們再像爬般走，黛斯的圍裙角適觸着克雷的腳，克雷的肘有時候也觸着黛斯的肘。最終，跟在他們背後的牛奶棚主人僵僵得走不動了。

「我把我的靈魂同身體都來作賭，這樣變了背走簡直把我的背都折斷了。」牛奶棚主人慢慢地伸直身來。「你呢，小姑娘黛斯你一兩天前覺身子不舒服，今天這樣你大概又要頭疼了。倘使你覺頭眩，那末你用不到再尋，讓他們去做罷。」

牛奶棚主人說後走開了。黛斯落在後面。克雷也從隊伍中走出來自己去尋大蒜草。過一會兒，當黛斯見克雷走近她身旁時，她因昨晚的神經緊張而先開口。

「你說她們好看嗎？」黛斯問。

「誰？」

「惹奴胡埃脫同蘭滴。」

黛斯心想這兩個女子都可做農人的很好的妻子，所以她特地介紹她們，想藉之去擺脫自己。

「好看嗎？暖，是好看的，我普通叫她們漂亮。」

「不過好看是不會永久的呀。」

「啊，不，這倒是可幸的。」

「她們是掙牛奶的好手。」

「是呀，但不比你好。」

「她們掠沫比我掠得好。」

「是嗎？」

克雷留意看了她們一會，她們沒有留意他。

「她面孔在紅了，」黛斯像英雄般說。

「誰？」

「蘭滴·潘立答兒。」

「啊，爲甚麼呢？」

「因你看了她呀。」

黛斯雖自願犧牲，但她究不能老實對克雷說，「你兩個中任憑娶那一個吧，倘你真要娶一個掙牛奶女子而不要娶一個上等姑娘末，你不要再想娶我了。」她過後走開，心中似很難過見克雷落後。

從這天後，黛斯便想避開克雷，即使她同克雷的會遇是完全偶然的，她也不同他多在一起，她給其他三個女子們以一切的機會。

黛斯自從前晚聽過了三個女子們自承認都愛克雷後，她知道牛奶棚掙牛奶姑娘們的名譽都在克雷的手掌中，她見



克雷不情願半點淺就他們，她愈尊敬克雷的自重。她以爲後述的品性在男子中是沒有的，因她以前往脫萊脫利琪時，一個男子使她墮落同憂愁。

## 二十三

七月的大熱天在不知不覺中到大牛奶谷了。谷中的空氣像麻醉藥般籠罩着谷中的工人，牛，同樹木。熱天的陣頭雨時常降下來，以使飼牛的草更豐茂，而阻止收場的堆乾草工作。

那一天禮拜日的早晨，牛奶棚中牛乳掙完了，不寄宿的工人們都回家了。黛斯同她同房間的三個同伴們都急急的穿了新衣服，想到與牛奶棚相去有三英哩遠的曼爾斯多克的禮拜堂去。黛斯到牛奶棚來已經有兩月了，她到谷外去，這是第一次。

昨天下午同晚上有不停的雷雨。牠降注在牧場的茂草上，把一部份乾草沖到河中去。不過今天早上的太陽卻更光亮，空氣更清爽同香。

從牛奶棚到曼爾斯多克去的曲折的路適在低窪處。當黛斯們走到最低處時，她們發見路中有五十多碼長的水潭。在平常她們穿木屐或長統皮靴時，這麼長的水潭也不見得有甚麼困難。不過今天是禮拜日，人們借給靈魂糧食的名而用肉體去拘引肉體，黛斯們也各自穿着白長襪，薄底靴，一個着粉紅色兩個着白色，第四個着紫丁香花色的衣裳，她們身上玷一點爛泥便是着有一點污迹。於是她們覺這水潭真可討厭了。他們此時已經聽禮拜堂的鐘在敲。而她們與禮拜堂相差還有一英哩路。

「那個會想到夏天的河水會漲得這樣大呢！」瑪麗痕站在水潭邊說。她們先想沿水邊走過去，但現在是沒有希望了。『我們除了涉水過去之外，沒有希望了。再有條路是打石橋那邊走，不過那樣我們到禮拜堂要太遲了。』蘭滴想了想說。

『我們若遲到禮拜堂，臉孔漲得紅紅的走進堂去，使堂裏的人都向我們注視着，那很難爲情的，』瑪麗痕說。『並且坐不到一會兒，晨禱也要散了。』

當她們立在水邊沒主意時，她們聽轉灣處有皮靴的拍水聲。她們然後見克雷對着她們走來。四個心一齊跳了跳。

克雷的服裝完全沒有受到安息日的影響。他仍舊穿牛奶棚的做工衣，長統皮靴，不過他鈕扣上今天插上了一朵野花。『他是不往禮拜堂去的，』瑪麗痕說。

『不——不過我倒願他到禮拜堂去，』黛斯訥訥的說。

在事實上，安琪兒，無論他對或不對（我們可借用一般辯論家所常用的遁辭）在夏天聽石頭的講經比了聽傳道人在禮拜堂中講經要喜歡得多。他今天早晨想走出去看看乾草有沒有給雨水沖壞。他走時早看見這羣姑娘們，雖姑娘們因着急眼前的水潭而沒有留意他。他知道河水在這處已經升上來了，他也知道她們一定走不過的。所以他現在特地來幫她們，而尤其來幫助她們中的一個。

這四個玫瑰花色的面孔，同四雙熠熠的眼光在夏天的水潭邊躊躇着。她們站在水邊，像屋簷上站着的四隻鴿子。他沒有走近她們時，已預先把她們遠看了一下。他見許多蒼蠅同蝴蝶們躲在她們夏天輕薄的紗衫裏，像罩在紗籠中一樣。他最後看黛斯，四個中立在最後的。那時黛斯們正在惱不出，笑不出，她見克雷來了也免不了忻悅。

他走到她們身邊，潭中的水只到他皮靴的半統高。他看了看她們紗衣中的蒼蠅同蝴蝶。

『你們是不是想到禮拜堂去？』他問前面的三個說，有意要避去黛斯。

『是的，先生；此時已經遲了；我臉又走得這樣紅——』

『讓我抱你們過水潭去吧。』

四個姑娘的面都紅了。四個心又一齊的跳了跳。

「我怕你不能吧，先生。」瑪麗痕說。

「不過除此外你們沒有旁的過水潭的方法了。來，你們站住了。胡說，你們甚麼會太重。我可把你們四個一臂帶過去。」

「現在，瑪麗痕，你先來。」克雷接着說。「把你的臂置在我的肩上。這樣——喂——對了。抱牢住了。這樣好。」

瑪麗痕依了克雷的話伏在他的肩膀上。安琪兒回身行時，他細長的身條看像花梗子上結了一個龐大的花球——花球當然是瑪麗痕的身子。他們走到轉灣處不見了，只聽克雷皮靴的踏水聲，同看見瑪麗痕帽上的一根緞帶。站在瑪麗痕後面的便是惹奴·胡埃脫。

「他又在那裏來了，」惹奴說。其他二個女子可以看見她的嘴唇在震顫。「我現在也可像瑪麗痕般把臂抱了他的頸，而看他的臉了。」

「那也沒有甚麼關係，」黛斯快快的接上說。

「有時候這是可以抵當過一切東西的，」惹奴不理會她說。「我們有時候要同人摟抱，有時候不要同人摟抱。我此刻要同人摟抱了。」

「喂，記牢些聖經，惹奴！」

「不錯，」惹奴答，「我在禮拜堂中時常記牢聖經中好的經句的。」

安琪兒·克雷幹這事，他四分之三只是出於一般的好意。他此時走近惹奴來。後者輾轉伏在他的肩上，他也像機械般抱她過水。當他第三次回來時，蘭滴是異常的受感動。他沒有抱這紅頭髮的女子時，他便轉睛望了望黛斯，意思是「過一會兒我便來抱你了。」黛斯面上表露出她已經明瞭這意思。二個心是已經默契了。

可憐的小蘭滴，雖她的斤量是最輕，但她對克雷是最討手腳。瑪麗痕像一大塊肉，克雷負她過潭，腳步着實有些搖擺，但一刻便過去了。他抱惹奴是輕的，安穩的。不過小蘭滴不然了。負她像負整個女性的神經錯亂。

不過克雷至終也把肩上不安靜的動物安安穩穩的置在潭的彼一邊。黛斯可以看見她的女伴們站在潭彼邊的籬笆

旁。她見克雷來，她覺她方才笑她同伴們的慌亂，現在同樣的，倘不是更甚的，臨到了她自己身上。她不要把這秘密露出，所以她有意牽強地同克雷說：

「我也許可以自己沿着潭邊走過去吧，先生。我比她們會走些。你一定很吃力了呀，密司脫克雷！」

「不，不，黛斯！」克雷快快接着說，在她沒有留心時，她的身子已經到了克雷的懷裏。

「掉了三個鵝蛋來換一顆夜明珠，」克雷附她耳說。

「她們都比我好，」黛斯仍舊立定了主意，放大了度量說。

「對我總不，」安琪兒答。

克雷覺黛斯的身子暖些了。他們不作聲的走了幾步。

「我希望我身子不太重，」黛斯膽怯地說。

「啊，不。你去負一負瑪麗，看她是這樣的一大塊！你是像太陽晒暖的波浪。這身薄紗衣上的縐紋都是波浪的星沫呀。」

「你說得很美麗的，倘使我真是像你所說的末。」

「你可知道我今天幹其他四分之三的工作，目的是專爲這最後的四分之一呀！」

「我不知道。」

「我今天想不到有這樣事的。」

「我也想不到……水是忽然來的。」

不過黛斯真把「這樣事」指點水嗎？你聽了她的呼吸便知道不然了。克雷至半途立定了，把頭傾向到黛斯的頭邊去。

「啊，黛斯呀！」克雷說，把她更抱得緊些。

黛斯的臉在微風裏像火般燒。她不敢對克雷望，因她的情緒是很熱烈的。克雷也似乎覺已經太占了黛斯的便宜。所以

他們都沒有說出戀愛的話。實際此刻不說出戀愛倒也是可欲的。不過克雷走時，腳步是最慢的，他想把時間拖延過去。待他們到了轉灣處，三個站在彼邊的女子可以看見他們的全身了。他們才趕快到了乾地，克雷把黛斯放下。黛斯的女伴們張大了眼睛看他們。他們覺她們一定已談論他們好久了。克雷忽忽地說了聲再會。他回身涉水走回去了。

四個女子依舊一起兒前進。瑪麗痕第一個開口。她說：「講句老實話吧，我們實在抵不過她的。」她說罷，看了黛斯一眼。「你的話是甚麼意思呢？」黛斯問。

「他最喜歡你——真正是最喜歡你！他抱你過潭時，我們都看出了。你只須要一些些兒鼓勵他，他便要親你的嘴了。」  
「不，不，」黛斯說。

她們出門時的高興現在都消滅了。不過她們沒有仇恨心。她們都是大量的年輕女子，因她們從小生長在山中幽僻地方，所以她們視一切都是命數注定。所以瑪麗痕們倒不怪黛斯。

黛斯的心是痛的。她自己也瞞不過她實在是愛安琪兒·克雷的，也許更熱烈，在她知道她的同伴們都愛克雷後。原來愛有傳染性，尤其在女子們中間。不過同樣的心理也使黛斯在愛克雷外再憐恤她的女伴們。

「我不願阻擋你們，也不願阻擋你們中間任那一個，」黛斯回家後在房間中對蘭滴說。（她眼眶中盈滿了淚）「我同他是都做不出主意的。我想他沒有心思娶我，便是他要娶我，我也要回絕他，像我要回絕任那一個男子。」

「啊，你要回絕他嗎？爲甚麼呢？」蘭滴奇怪的問。

「因那是不能的，但我也要老實說，你們對他的希望也很少的。」

「我從也沒有希望過，並也沒有想到過。」蘭滴說。「啊，我願我還是死的好！」  
可憐的蘭滴自己不知道使她難受的究竟是甚麼，等二個同房間的上樓了，同她們說：

我們還同「黛斯做朋友罷，她也像我們般，不想他會選上她的。」此後他們同黛斯又都開口了，又甚麼秘密都講了。

「我現在是甚麼事都不管了。」瑪麗痕在興致最低的時候說。「我以後還去嫁斯的克爾福地方的一個擄牛乳人好，他以前已經問過我兩次了。不過現在呢——你們信我的話——我情願尋短見而不情願做他的妻，惹奴，你爲甚不作聲？」

「那末，我也說句老實話罷，」惹奴說。「我今天在他抱我時很希望他來親我唇的。我伏在他肩上時，我一動也不動而只是希望——希望那知他不來。我不再想多住在這裏，我想回家了。」

臥房中的空氣像同四個女子們失望的情緒一起升降。她們受着殘忍的自然公例所引起的情緒的激盪——一種事前沒有希冀，事後不能拒絕的情緒——而內心像生熱病般發癢，扭扭，呻吟。那白天的偶然事件當晚像扇子般搨她們胸中的烈燄，因之而她們受幾乎爲她們所不能受的痛楚。她們的個性完全爲這種情緒所抹殺，每個人只變爲一般人們所稱爲「性」的一個部份。她們彼此都肯這樣老實，這樣不嫉妒，原因是爲她們都沒有希望。她們都有常識的好女子。她們不奢望，不會不承認她們的愛情，不會在人前裝架子。她們現在已經明白地看出她們的求戀是不會生結果的（從社交方面看）這種求戀的開始是無意義的；並且求戀的兩方面受束縛的；這種求戀是爲文明所不許的（雖在自然的眼光中牠仍具有一切求戀的條件）惟她們因曾經求戀過而內心底處已藏着真快活。這種種的覺悟都使他們深沉，莊重。若她們只拮斤拮量地想獲克雷做丈夫，後述的品德，反而要消滅了。

她們各個在牀上翻覆。軋牛酪餅的機器在樓下滴漿水。

「你醒着嗎，黛斯？」惹奴過了半句鐘輕輕的說。

黛斯說她還醒着。蘭滴同瑪麗痕也把被拋到地板上說，「我們也睡不着。」

「我不知那個女子究竟生得甚麼樣——便是人家說他家裏爲他鑿定的那個女子。」

「我倒想看看她究竟好不好看？」惹奴說。

「難道再有女子要鑿他嗎？」黛斯說。「我倒從沒有聽過這話。」

「啊，是的。人家說那個女子是與他同階級的。她是住在愛明斯德他父親教區鄰近的一個神學博士的女兒。那女子是他家裏同他攀的。人家說他倒不一定要娶她。不過遲早他總要娶她的。」

她們聽過這事的很少。不過只這一點兒消息已够使她們在黑夜中造出種種可怨的夢想。她們想克雷的家人們甚麼用方法去勸他答允將來結婚時他們要甚麼佈置；新娘要穿甚麼禮服，帶甚麼面紗；克雷要甚麼快活；新夫婦們將來要甚麼有快樂的家庭；克雷甚麼要把他同她們現在的關係完全忘卻。四個女子們這樣的講話，心痛，嘔泣，而直等睡神遮蓋了她們一切的愁苦。

黛斯知道這事後，她不再想克雷注意她會發生甚麼嚴重的結果了。她同克雷的愛情只是盛夏天氣一霎便過的愛情。此外更沒有旁的事了。這種可怨的結語對她自有牠的成功處。這便是她雖覺克雷已經選上了她，她雖覺在性情上，資分上，容貌上都勝過她的同伴，但她知道她在社會眼光中是遠不配做克雷的妻，並遠不及她的同伴們的。

## 二十四

在槐河谷中和暖與肥沃的醞釀中，再在生命的漿液似乎可在萬物孳生時傾聽的時季，求這最有詩情的戀愛不進一步而爲熱烈的追求，這是做不到的。原來環境的鬱茂已無形中在各個人的心坎中印上了發育同生長的影子。

七月一天一天的過去。自然似乎把夏季的氣候同泰爾鮑賽牛奶棚中人們的心緒去互相協調。谷中的空氣在春天同初夏是清爽的，而現在則使人懶洋洋地。人們聞了谷中縷厚的花香草香後便要心醉，而在正午則全谷的風景都像昏睡一般。此時牧場高處的草已經給赤道般的熱光晒黃，只留近河的草仍舊蔥翠。克雷受盛夏熱力的壓迫後，他內心對黛斯的追求也同樣加增。

谷中的高地在一陣夏雨過後又快快的乾燥了。牛奶棚主人的鋼骨載貨車每次在市中回來時，石屑路上揚起白埃塵，像火上罩上了一重白的煙氣。奶牛不耐牛繩的攪擾而往往像瘋癲般跳過五排木板做的牛奶場欄門。從星期一到星期六

牛奶棚主人的襯衫袖老擦到肘際。作坊不開門，而只開窗是不夠透空氣了。牛奶棚園地的灌木叢中，山鳥同畫眉們不再像一般飛禽般跳躍，牠們只像走獸般爬行了。廚房中蒼蠅是懶惰的，惹厭的，不畏人的；牠們飛到地板上，抽屜中，或掙牛乳姑娘們的手背上。做牛油，或者更甚的，保藏牛奶餅是使人失望的。

牛奶棚的男女工爲求涼爽同便利起見，他們老在牧場上掙奶，而不再把牛趕進欄中了。白天奶牛跟着樹影子，牠們看樹影移動而也像日規儀般移動。掙乳時牠們因蒼蠅騷擾，幾乎沒有一刻能靜靜的立着。

某一天下午，四五頭沒有掙過的牛離去牛羣而站立在籬笆的背面。這四五頭中，一頭是紛團子，一頭是老好看，都是黛斯熱掙的。當黛斯掙完一頭牛而拿着三腳機要往另一頭牛去掙時，克雷——他不作聲的看黛斯掙乳已經有好一會了——問黛斯要不要去掙籬笆邊的幾只牛。黛斯不作聲的答應了。她一手拿了機，一手攜了奶桶，走往籬笆彼邊去。不一刻老好看的奶已經隔着籬笆漸漸的掙到桶裏了。此刻安琪兒也走過籬笆來。原因他要掙也在籬笆那邊的一頭不肯出奶的牛，克雷掙乳的本領現在已經同牛奶棚主人相做了。

掙乳的男女工們此刻都把額角貼在牛身上，眼睛注視在奶桶裏掙奶。不過少數的——大半都是年輕的——掙乳時把頭橫靠着。黛斯的掙乳態度便是這樣的。她總把額角的一面靠在牛腹上，而自己去遠遠看牧場的那一盡頭，像在出神般。她今天掙老好看時也是這種神情。這時太陽適在掙乳的一邊。牠射着黛斯的粉紅衣裳，白帽巾，同整個的側影，使掙乳者的形影異常清楚，像以深褐色的牛做背底而凸出的玉雕象。

黛斯不覺克雷已經跟了她坐在她牛旁邊看她掙乳。此刻她的頭同全身軀表示出一種絕對的安靜。雖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但她不見身旁還有旁的東西。這幅畫圖中有動態的只有老好看的尾巴，同黛斯的粉手，後者是輕輕的，按着節奏的，像心跳般依着知覺神經的激刺而自然地動作。

黛斯的面此刻在克雷眼光中是多麼美麗呀！牠沒有一些虛幻，而都是實在——實在的生動，實在的和暖，實在的美的具體化。不過把她身上一切可以想，同可以感到的，都想過同感過之後，她的嘴乃是吸引克雷的磁石心。克雷以前曾經看見



過同黛斯差不多傳神的眼睛；差不多彎曲的眉毛；差不多合式的面頰同喉頸；不過她的口是在地球面上沒有第二個的。她上唇中部的微彎，祇要使一個有一些些感情的青年男子看見了，牠已經夠使他分心，顛倒，同癡想。克雷從沒有看見一個女子的唇同齒能夠像她的般配，用以利沙伯時代文學家所用的比喻，這便是像在玫瑰花中儲滿了雪。克雷也許因愛黛斯而可脫口稱黛斯的口是完美的。不過黛斯的口實在是不完美的，而唯其在將近完美的口唇上加上了一些兒不完美，這才所以甜津津有的味兒，因這樣才是人的美呀。

克雷以前已經不知費了多少鐘點去欣賞黛斯的口的曲線了。他一閉眼便可把牠畫出。此刻他又面對着這張口。他看他多麼有色潤，有生動。他看時皮膚中像有一種東西牽動，神經像有一陣涼風吹進。他因之而不自禁的打了個粗俗的噴嚏。黛斯此刻覺克雷在看她了。不過她不露出來而依舊坐着掙奶，雖她已經不像方才般出神，臉上，倘使仔細看，已慢慢的泛紅了。

克雷所受像天上陡然降下般的刺激，一時不便低減下去。他以前的立志，沉默，謹慎，恐懼此刻都像打了敗仗的隊伍般向退後去。他從凳上跳起身，一讓牛奶自去踢倒奶桶，倘使他高興末。他一兩步走到他心愛的身旁。他跪在地上，把她緊緊的摟住。

這時黛斯是完全意外的。她不能躲避而已被克雷抱住。她發覺抱她的原來是她的心上人，她再發覺此刻沒有第三個人，她便微啓了櫻唇，俯伏到克雷的懷裏，覺像做夢般快樂。

克雷此時本可乘勢親她的嘴唇了。不過他此刻還不。「請你恕我，黛斯親愛的，」他輕聲說。「我本應當先問一聲的。我——我自己不知在幹甚麼事情，我決不視這爲我的自由——我願把一切都給你，黛斯，最親愛的，我的全部靈魂都是你的。」

老好看掉轉頭望了望，牠覺奇怪。不可記憶的習慣告訴牠牠身邊只應有一個人，而現在牠竟然發見有兩個人摟抱着。牠不高興。牠把後腳踢了踢。

「他在發怒了——他不知道我們在幹甚麼——他要把奶桶都踢翻了。」黛斯輕輕的推開克雷而說。她眼是看着奶  
午，而心是牽記着她同克雷。

「讓我抱你起來，你靠在我身上。」

克雷將黛斯在凳上舉起，他們並立着，克雷的臂在黛斯的腰裏。黛斯遠遠的注視着，眼眶中落下淚來了。

「你爲甚麼落淚，我的小寶貝？」克雷問。

「啊，我不知道。」黛斯像帶深愁的喃喃地說。她看出了她的境況更清楚後，她便有些慌亂。她便要想走開了。

「我最終把我的感覺洩露了，黛斯。」克雷嘆了口氣，像他的心已經戰勝了他的判斷般說。「我愛你是真摯的，這我用  
不到再說了。不過我——我們現在不要再進——今天已使你不安了——這是我同你一樣料不到的。你不想我趁你沒有  
防備而占你便宜吧——你不想我太快，太不周到嗎？」

「我不知道。」

克雷勉強把黛斯放了手。過了一兩分鐘，他們照常掙奶。沒有人能再看出他們兩個人現在已經吸引而成爲一個。稍過  
了幾分鐘，牛奶棚主人從籬笆彼邊走過來，他見兩人各自安分守己的在掙牛奶。他想不到此刻與他上次看見他們的短促  
時間內，這裏已經發生過一樁——從黛斯與克雷方面看——旋乾轉坤的大事了。倘使牛奶棚主人看出那事，他心裏難  
免要帶些看輕，因他是一個粗率而實是求是的人。不過世界上的確有某種傾向，他的軟性同不可禦性比一切實是求是的  
總堆積還要大，還要有力量。此刻遮隔克雷同黛斯的薄紗已經撤去了；他們以後另有一地平線——無論是短促的，或是長  
久的。

## 第四時期 結果

### 二十五

克雷坐不住，所以在暮色中又到外面去。黛斯雖已獲得了克雷，但她避在房間中不出來。那天晚上同白天一樣熱。只草地上有些涼氣。官路園中的小徑，屋外的牆，牛棚的柵欄都像火爐一樣。克雷面上仍舊吹着一陣陣中午般的熱氣。

他坐在牛奶棚的東門邊，腦子裏亂亂的。那天他的感覺壓沒了他一切的判斷力了。

在三句鐘前他與黛斯倆摟抱過後，二人還沒有碰見過。黛斯像受了驚嚇，克雷像給一件預料不到的事情所控制，所以坐立都不定。他沒有想出他同黛斯的真正關係，同他們在第三者前的態度究竟應甚樣。

當克雷初到這裏充當牛奶作坊的學生時，他只想這幾個月是他一生中沒緊要的時期，而不久便可卒業同志卻的。他只想到這裏來靜看外面世界的熙熙攘攘。他的地位是像華爾脫韋脫門詩中說的：

一羣羣男人們女人們都著了日常的衣服而走過了，

不過你們對我是多麼生疎呀！

原來他起初只想在這裏靜悄悄的養幾個月而重新到外面與人們去周旋的。不過他現在可改變了。他將來想周旋的世界現在變爲沒有趣味，而這處幽靜的養心地方反像火山爆裂般發生了一件重大事體了。

牛奶作坊的每扇窗都開着。他可聽屋內最微弱的聲響。這樣簡陋同沒關係的一所牛奶作坊，他初來時從沒有想到可以在四周的風景中占一些些地位的，現在甚樣呢？舊磚砌而爲青苔生滿的三角屋頂像同他說：『不要離開這裏。』窗像對他

笑，門像對他獻媚，爬牆草像對他害羞。屋裏只因有了一個人而作坊的磚瓦，水泥灰，同作坊頂上全部的青天都受了感動。問有這樣大力量的人是誰呀？回答便是一個擠牛奶的姑娘。

這所世界所不問的牛奶作坊對他所有的大力量說來是可驚的。雖說這由於他新發生的愛情，但這還沒有回答盡一切。原來生命的豐富，他外再有其他許多人同樣覺到，不依仗於身外的設置，而依仗於內心的經驗。有時一個情感豐富的農夫的生活可比皇帝更豐富。當克雷用這種眼光去觀察時，他覺他做工地方的生活至少可以同其他任那一處，同樣有趣味，同樣豐富。

克雷的意見雖與教會派不合，而有錯誤，但他總是一個有道德見解的人。黛斯在他眼光中，不是一個光玩玩而便可丟去的女子。她自有她珍貴的生活，在她自己看這種生活可以與克雷所知的任那一個最有權力的人的生活同樣寶貴。所謂宇宙，所謂人類，都只因經過了她的官覺而後存在的。換句話說，只因她在某年某月某日生着，所以世界對她在這年這月這日是一個實在。

這便是說，黛斯對於她本人生存的自覺，便是造物主宰給予她唯一的生存機會。克雷他想，甚樣可以不視她的生存同他的生存同樣珍貴？甚樣可以只視她是暫時間被人玩弄而一至厭煩後便可拋棄的玩物？甚樣可以不尊重他已經在她胸中引起的情緒——這種情緒她外面不露出來而只在心裏熱烈同受感動。

若克雷照老例每天去碰見她，結果必增高他們已有的愛情熱度。他們既經住在這麼親近的地方，他們見一次面便加上他們一次愛戀。肉同血是不能抵禦這種傾向的。因此，克雷最終決定他在一時間暫避與她工作。這樣他還不至於損傷她。不過要常避開黛斯對他倒是一件不易辦的事，因他心裏不息的想同她在一起。

他想他還是離開去看看他的朋友去。他見了他們便可把這件事問問他們。等他再過了五個月在這裏學習完結後，他再費幾個月在旁的農場中練習，此後他便可自己去創辦農場了。他有種種問題要想到：便是那時候他要不要娶妻？要娶妻末，他還要一個只配在會客廳中做蠟像般的閨閣小姐呢？還要一個親手能往田裏去操作的農家女子？他心裏現在雖已經

決定娶農家女子了，但他仍想先去問問他的朋友看。

有一天泰爾鮑賽牛奶棚中早餐時，某個掙牛奶姑娘忽說她爲甚麼今早不看見密斯脫克雷。

「啊，」牛奶棚主人克力克說，「密斯脫克雷今天回愛明斯德去同他的家人們住幾天了。」

太陽光對於餐桌上的四個姑娘們是忽然隱沒了，她們耳中窗外的小鳥也唱得不成音調了。不過她們沒有把心事用口，或手勢表露出來。

「他在我這裏學習期是快終了，」牛奶棚主人冷冷的說。「我想他現在要回家去商量到旁處去學習的辦法。」

「他還要在這裏學習多久呢？」惹奴胡埃脫問。四個中只有她還可聲音不露馬腳而問一句。

其他三個姑娘像生命掛在牛奶棚主人的一句回答上般等候着。蘭滴張開了嘴，目注視在桌布上，瑪麗痕已紅的面孔上更升上了些熱氣，黛斯窗外的牧地，心在勃勃地跳。

「我若不翻一翻我的記事簿，我可記不清楚了，」克力克與方才同樣不相關的說。「便是翻記事簿，他也有時要把原有計劃改變的。無論甚麼，我想他總得在這裏學完養小牛。我想他大概總得要年底才走吧。」

這便是說她們還可以同他同住四個月——四個「娛樂爲痛楚所環繞」的月。過後一切都是黑暗了。

在牛奶棚主人同姑娘們講話時，克雷正騎着馬沿着離泰爾鮑賽十英里遠的小徑上走去。他方向是對着愛明斯德牧師區。他路上帶着密雪司克力克送給他父母吃的一塊黑布丁同一瓶咪特酒。他眼雖注視着白色的小路，但他並沒有看到路，而只看到未來的種種事情。他想他是愛她的了，但他不應娶她——有沒有膽量娶她？他的父母同他的哥哥們對這事要甚麼說？他娶過了一兩年後，自己要甚麼說？他想解決未述的問題只在視他們結婚前所種的種子，要看他是不是只愛她表面的好看，而沒有永久的根基？

最終他看見他父所住山鎮中都陶王時代的禮拜堂的紅石頭，同牧師區邊的樹林了。他一直騎馬向他家的大門走去。

他沒有進屋而先望了禮拜堂一眼。他見聖衣間前站着一羣從十二歲到十六歲的女子們。她們一望便知是在等待人。不一刻他見一個年紀稍長的女子帶着闊邊帽，穿着漿得硬硬的細葛布長衣，臂挾着一疊書走近她們了。

克雷知那女子是最熟諳的。他料那女子還沒有——至少他希望——還沒有看到他，因這樣他可不用到她處去招呼了。他因不願意去招呼她，所以他硬決定她一定沒有看到他。原來那女子便是密司慈悲張脫，克雷父親的貼鄰朋友的獨生女兒，老克雷夫婦希望有一天要做他們最幼兒子的媳婦的。她是一個信福音應廢倫理的急先鋒，也充當禮拜堂聖經班的領袖。她此刻正拿了書往聖經班去。克雷見了她，心思忽又飛回到槐河谷裏幾個有熱情，同皮膚被太陽晒黑的異端姑娘們身上去。他尤其想起她們中最活潑，最溫柔，最使他傾心的——一個。

他的回愛明斯德是陡然的。他事前沒有寫信給他父母，而只希望在早餐前他們沒有到禮拜堂去工作時便趕回家。不過他到時已稍遲一些了。他進門時，他父母正在進早餐。餐桌上的人們見了他來都跳起身來歡迎他。進餐的在他的父母之外，再有他的哥哥們牧師斐力克斯同牧師哥斯勃脫——前者在愛明斯德鄰近的一州中充候補牧師，此次在二星期例假中回家的；後者是古典派學者，劍橋的學術協會會員，此次趁暑假回家的。他的母帶着小帽同銀絲邊眼鏡。他父的態度是誠懇的，敬畏上帝的。他是瘦長身體，六十五歲左右年紀，莊重的面上繡着一條條多思慮的綉紋。在他們頂上掛一張安琪兒的異母姊姊的照相。她比安琪兒長十六歲，嫁了一個傳道者往阿非利加去了。

老克雷是屬於較近二十年來快要滅迹的一派傳教師。他是威克力夫，赫斯，馬丁路德，喀爾文們的嫡系，是一個宣傳福音派中的宣傳的福音者。他的生活同思想嚴守聖徒的聖潔同簡單。他年輕時已經決定了生存的意義，以後他不容他人再詰難他。他便在同輩中間也算是一個嚴峻者了，因此與他持不同教義的人們不得不佩服他透徹，同拒絕質問的堅決。他在聖徒中崇拜大薩斯的聖保羅，喜歡聖約翰，恨聖約姆斯。看時候而贊同或不贊同聖提摩泰，聖太忒斯，聖非勒蒙。新約對他，只是勸誡，而竟使他醉心。他的定命論幾乎成爲一種惡德，在消極方面，幾乎同叔本華與雷奧帕第哲學的悲觀論相倣。他看不起教會的條例同朱文禮拜規程。他承認自己已經同一切教義同調——在某種地方他看他的矜持是不錯的。他有一處

特長，這便是誠懇。

倘使他知道他的兒子在槐河谷裏美麗的，感動官覺的，異端的自然生活同男女生活，他必要老大的不高興。以前安琪兒曾經一次大膽的，也是不幸的，同他父說，倘使現代宗教肇原於希臘，而不肇原於巴力斯坦，那末世界要有更好的文明。他父聽了這種不含有千分之一的真理的說話，便覺很憂愁，以後便費了好多時間去勸了他兒子一番。不過老克雷的心是忠厚的，慈祥的。他不久便把他的動氣忘記了。他今天又像幼稚般微笑的來歡迎他的兒子。

安琪兒坐下。但他雖享着天倫的樂趣而總覺與他小時候有些差異。他自從與他的家人們持了看教會不同的見解後，他每次回家便有這樣感觸，他此次在槐河谷住了二個月回家後尤甚。他的家人們的超人見解——仍舊以爲地球乃爲陰陽分界的地方，人的頂上是天堂，腳底是地獄——對他只是遠遠的像另一個行星中的人們所做的夢。他新近已經看見過赤條條的生命同他的脈跳。這種生命是不受任何教義所攙枉同拘束的。

他家人們看他也變了樣了。他們，而尤其是他的哥哥們，現在看出他的舉止同以前兩樣。他一舉一動現在都像農人譬如坐時搖大腿；面上的肌肉比從前更活動；眼睛可以同舌頭同樣表情。他不再像讀書人了；他更不像會客廳中的少年紳士了。矜持的人要說他不儒雅，謹重的人要說他粗魯。但這便是他在泰爾鮑賽同一羣牧牛人與鄉下姑娘們同住的結果。

早餐過後，他同他的哥哥們出去散步。他的哥哥們是新派教徒，受過好教育，一切都循規蹈矩做的時式青年。他們是社會的機牀，每年化了一定數目的工費而產生的無可指摘的模特兒。他們眼都有些近視——帶線繫的單眼鏡，倘使社會流行線繫的單眼鏡，帶有邊的雙眼鏡，倘使社會流行有邊的雙眼鏡。他們也袋藏了威茲威斯的袖珍本，倘使社會說威茲威斯的詩好，攔棄雪利集到書架上，倘使社會說雪利的詩差。若社會盛讚哥俚奇奧的聖母聖子圖，他們便也跟着讚哥俚奇奧的聖母聖子圖；若社會不讚哥俚奇奧而換讚維拉斯凱斯，他們也跟着不讚哥俚奇奧而換讚維拉斯凱斯。

倘說安琪兒的兩個哥哥們已經看出了安琪兒近來與社會的格格不相入，那末也可說安琪兒已經看出了他的哥哥們近來更比以前受思想的束縛。斐力克斯從頭至趾是教會，哥斯勃脫從頭到趾是大學。一個是大僧正管轄下的牧師團；一

個是劍橋。當然，他們都公開的承認在教會同大學以外再有幾百萬可憐的人們在文明的社會中生息着，但他們以爲這般人們只應該敬重，而不應該寬恕。

他們都是循規蹈矩的兒子。他們到了一定的時季都一律的來看他們的父母。斐力克斯雖他的教義比他父親更新式些，但他不像他父親般肯捨己。他若發覺持不同見解對他有危險時，他比他的父親更肯淺就；不過他不像他父親般肯寬恕持異見的人。哥爾勃脫比他哥哥大度些，但因他乖巧，所以他更少愛情。

當兄弟三人在小山邊散步時，安琪兒覺像他以前覺到的一樣，他的哥哥們雖比他長的地方，但他們都沒有看出生活的真意義。也許他們，像其他許多人般，說的機會比觀察的機會多，所以他們沒有觀察到在他們同他們的同伴們共同沈浮的潮流外，再有多種的複雜勢力。他們也都沒有看出一部份真理同全部真理有不同處，教會同大學的話是與外面世界上實在的思想相差很遠的。

「我恐怕你現在在種田外再不想旁的事幹了，我的親愛的腳色。」斐力克斯同他最幼的弟弟說，把帶眼鏡的眼睛遠遠的望着，表示很莊重的樣子。「以後我們只好各管各了。不過我總勸你應時常研究些道德哲學。種田當然也好的。不過高尚的思想總在幽靜的生活中得來的。」

「當然，幽靜生活是重要的。」安琪兒說。「這不是已經在一千九百年前證明過了嗎——倘你允許我說你所習的專門的話末。不過你有甚麼原因想我的思想同道德將來要墮落呢，斐力克斯？」

「我不過看了你以前寫給我的信，同聽了你今天講我聽的話便這樣想罷了。你是不是也這樣想，哥斯勃脫？」

「現在，斐力克斯。」安琪兒莊重的說。「我們都是好朋友，不過各走各的路罷了。講到思想同道德，我想你還讓各人自己去決斷，而你只管你自己的事好了。」

他們下山回家。克雷家中膳時間是沒有一定的，而必須老夫婦們禮拜堂中的早晨工作完結後才置出。密司脫同密雪司克雷只願上午到禮拜堂去的教民們而不顧到本人的舒適。他們的兒子們對這事已經好幾次勸改用新方法了。



兄弟們在散步後都覺肚饑。安琪兒做了幾個月戶外工作，同吃慣了牛奶棚餐桌上的豐富的食物，他更覺餓，不過老夫婦們直到弟兄三人都餓得疲乏了才回家。兩個老人家們這早正送食物給教區中的病人們吃，結果他們忘記了自己的肚饑了。

家人們坐下用膳。他們只吃些簡單的冷食。吃時安琪兒看他母親有沒有拿出密雪司克力克所做的黑布丁。那黑布丁是昨晚他請密雪司克力克特別地烘炙的，因他要他的父母嘗了牛奶谷中香草的香味而與他同樣快活。

「啊，你現在在看那黑布丁嗎，我的親愛的兒子。」密雪司克雷說。「不過我想你也許也可不吃牠的，倘我講你聽了理由沒，你看你爹同我都不吃了。方才我同你爹說好不好把密雪司克力克的厚禮送給教區中那個新近因生病而失業人的幾個孩子吃，你爹說好，所以我們已經把牠送給他們吃了。」

「當然。」安琪兒高興的說。他再回頭看咪特酒。

「我覺那咪特酒的酒性太重。」克雷的母說。「我們不能把牠在餐桌上充飲料。不過我想這酒大概可以同倫姆或白蘭地一樣當救急用，所以我把牠置在藥箱裏了。」

「我們在這桌子上從不喝酒的。」克雷的父加添一句說。

「不過教我甚麼去回謝牛奶棚的主婦呀？」安琪兒說。

「同她講老實話，當然。」他父說。

「稱我心，我要同她說我家人們都很喜歡她的咪特酒同黑布丁呀！她真是一個和氣的，快活的農婦，我回去後她第一句大概便要問酒同布丁好不好。」

「倘使我們沒有用過，你便不能說了。」他父笑而說。

「啊，不能了；雖那咪特酒倒是些很好的「滴潑兒。」」

「很好的甚麼？」

「啊——那是泰爾鮑賽的一句土話。」安琪兒面紅了答。他覺他父母的行爲是不錯的，惟情感上總像稍差一些。他遂不說下去了。

## 二十六

安琪兒直等晚上家庭祈禱過後才覺有機會同他父講一兩樁心底事。他晚禱中跪在他哥哥們的背後，眼睛注視着他們皮鞋後跟的小釘子而在村甚樣同他父開口。待晚禱過後，他的哥哥們同他的母都出房去，只留他同他父二人在房裏。

做兒子的先把他實習終了後甚樣在英國或到屬地去創辦農場的計劃同他父親說了一遍。他父親說因他以前沒有費錢送他到劍橋去，所以他願每年給他一筆款子讓他去買地或租田。『以這個世界上的財富說來，』他父說，『你過了幾年後一定會比你的哥哥們生發的。』

安琪兒看他父肯照顧他了，他所以談起另一個更切心的問題。他說他現在已經二十六歲了。在他進行農場事業之後，他一定要有一個人去照料他所當心不到的事情，比方他到田裏做工後，家務總得有一貼身人當心才行。因此他問老父親好不好便讓他結婚。

他父說這倒也很有理由的。安琪兒便問，『你想那一種人最合式做我般節儉，同勤懇種田人的妻子？』

『一個真信基督教的虔誠女子，只她能在你出外回家時都幫助你。此外都不重要的了。現在你便可以尋到這女子。這便是我的老朋友同鄰居鐸克脫張脫——』

『不過你想她應不應該知道掙牛奶，攪牛油，做奶油餅，養母雞，養土耳其雞，孵蛋，緊急時再照料田裏的人手，估牛羊的價錢？』

『是的，做農人妻的；是的，這是當然的。你應當要這樣女人的。』老克雷很顯明在事前沒有想到，而現在忽被他兒子提醒後說。『不過方才我再要說，倘你真要一個聖潔的妻，那末可以合你意的，也是可以合我同你的媽的意的，比你朋友密司

慈悲更好的沒有了。不錯的，我鄰人張脫的女孩子新近也從新派教徒處學到了些時髦，而用鮮花同其他東西來裝飾聖餐桌子了，不過她的父同我一樣不喜歡這種花巧，他父並說她以後可以改的。我也想她完全是女孩子習氣，不會永久的。」

「是，是，慈悲是一個虔誠的女子。不過，多，你想另一個同密司張脫一樣清白，一樣有德性，並再懂農場生活同她丈夫同樣清楚的女子做我的妻可不更合式？」

他父堅決的稱做妻的應看保羅的普愛人類思想比看種田更重要得多。安琪兒一面尊重他父的情感，一面也要把他的心事說出，他因之不得不從一般的談論而講到專一件事上去了。他說命運或天數在不知不覺間已經給他知道了。一個最配做他妻的農家女子。他不敢說她一定是信他父的教宗，不過他想她遲早總肯皈依的，因她是一個不間斷往禮拜堂去的信徒，是誠實的，肯受教的，聰明的，在某種地方很雅觀的，像羅馬女神梵斯答兒般貞白的，並且生得出眾的美麗的。

「她家的門第是不是你喜歡娶的——換句話說，她是不是一個有身家的小姐？」克雷的母聽了父子倆談話已經輕輕地走進了房，此刻說。

「她不是一般人所稱的閨閣小姐。」安琪兒不猶豫的說。「她不過是住在小房子中窮農人家的一個女兒，我很驕傲的說。不過以她的情感同性子來說，她倒的確與一般有身家的小姐無異。」

「慈悲張脫的家是很好的。」

「這對於我有甚麼用處呢，媽？」克雷說。「像我將來要手皸腳胼做粗生活的人，她家的好對我有甚麼用處呢？」

「慈悲的舉動是受教育的。一個女子的舉動端莊了，她自會可愛。」他的母說。

「不過外表受教育，將來對我的生活又有甚麼用呢？我所說的那女子的讀書，我自己會教她。她是一個很聰明的學生，你見了，你也要這麼說的。她充滿了詩情，簡直她便是詩，倘使我可以這麼說。紙上做詩的人都那麼寫，而她便那麼去生活了。……並且她是一個無可指摘的基督教徒，也許便是你所要傳授出的系統中的同一科同一屬。」

「啊，安琪兒，你在譏諷人了！」

「媽，我請你原諒。不過她每星期日總是一早到禮拜堂去的，她再是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好女子。我希望你一定不會因她出身稍低微而不重視她。」安琪兒此刻熱烈地頌揚黛斯的信奉正道，他自己也不覺得。他以前看見黛斯同其他帶牛乳姑娘們到禮拜堂去，他老是避開教會而不說——不是因他的懷疑，而因在他們所處的自然生活中，講宗教的正道是不實在的。

密斯脫同密雪司克雷考慮他們的兒子究竟可以不可以自己去決定揀選他們未來的媳婦時，他們考慮到安琪兒所讚美的女子的宗教觀念倒合他們的意思。以前安琪兒從沒有把信正宗教會作爲他擇妻的條件，現在他們見他竟用此以稱頌他的情人，他們想這段姻緣也許是有天數的。最終他們勸安琪兒不要過於匆促，但說他們並不反對見那女子。

安琪兒現在可以不多說了。他覺他的父母雖肯爲他而犧牲成見，但他們，因屬於中流社會，對一個貧窮的農女總有些不稱心。安琪兒在法律上雖已經有權利可以去自由選擇，並且他的妻的品德可以與他父母沒有大關係，因他將來要遠離者家庭的，但他爲了老父母的熱情起見，他不想把他一生中重要的一件事有一些兒去損傷他們的感情。

他也覺他在父母前頌讚黛斯時，他沒有把他心底的話都說出。他愛黛斯，是愛她整個的人，她的靈魂，她的心，她的肉體——而並不只因她在牛奶作坊中的技巧，或她在讀書時的聰明，或她，這當然是最後的，信宗教的正宗教派。她的不僞飾的，自然界的生活用不着再加社會的習俗去煊染。安琪兒承認將來他們家庭的快樂不是依靠於教育的。也許在數百年以前，道德的同智識的訓練確實在無形中擡高了人類的本能，但現代，據他所觀察的，文化只做了一般人的思想的表皮。他對女子的觀察，新近是推廣到農村社會中去了，產生同樣的結語。這便是一階級中好的同有智慧的女子們同另一階級中好的有智慧的女子們比較起來，她們相差的程度遠不及同階級中好的與不好的，有智慧的與無智慧的相差率大。

這是他離家的早晨了。他的哥哥們已比他早一天離開愛明斯德。他們徒步往北去，一個到大學，一個到他的牧師區。安琪兒本來可以同他們一起旅行的，不過他切心他泰爾鮑賽的情侶，並且他若同他們一起旅行，他必將覺復舊，所以不同他們一起去了。雖他是一個最合人文主義的人，他的宗教觀念最合理想主義，也許在弟兄三人中是神道學最高的，但他與

他們總覺像置方塊在圓洞中。他回家後幾天從沒有在麥力克斯或哥斯勃脫前提起羅斯過。

他動身時，他的母替他做了些三明治。他的父騎在他自己的一匹老牝馬上去送他一程。安琪兒看他父母都已快全允許他所要幹的事，他便騎在馬上，默默的聽他父親講他聽的愛明斯德教區中種種困難事情，像老克雷同影的教會執事們因見老人家嚴格的解釋新約聖書而冷淡他，並批評他爲有害的喀爾文派。「有害的」老克雷帶奚落的這麼說。他再講他聽幾個他所勸回頭的懺悔人們，其中有窮的，有富的。他也承認有過好幾次失敗。

講到失敗，他便提起了住在與此相去四十英里開外脫萊脫利琪地方，一個姓寶培維爾的青年。

「不是金斯皮爾同旁處快絕嗣的寶培維爾族嗎？」他兒子問。「不是有很古怪的歷史，本地神話中講大圓輪馬車中四個神祕人的寶培維爾族嗎？」

「啊，不。寶培維爾的族人在六十年或八十年前已經絕嗣了——至少這是我相信的。我說的是另一家冒用這姓的。我爲了那般已過騎士們的莊嚴起見，我倒情願那家的姓只是冒來的。你對舊家表示興趣了，這倒很奇怪的。我起初以爲你肚中所記的舊家總比我少多哩。」

「你又把我弄錯了，爹，你時常要弄錯我的。」安琪兒說。「在政治上我對世間是懷疑的。他們中幾個有智慧的也自己在「因反對他們的傳統而吶喊，」倘我這裏可以借用句漢姆萊脫劇本中的話末。不過在抒情詩方面，戲劇方面，或者竟可說在歷史方面，我是很崇拜舊家的。」

這個分別雖不見十分的精細，但對老克雷是已經太精細了。他繼續講他沒有講完的故事。他說在冒姓寶培維爾的父親去世後，他的兒子在地方上是最放浪不羈的。他的老母雖有病而他仍舊不稍知謹飭。老克雷常有一次在脫萊脫利琪附近傳道時，有人把那青年的情境同他說了，他便大膽的揀了機會當面教訓那青年的種種靈界的缺少。雖脫萊脫利琪教區不是他管轄的，他不過在旁一個牧師的講經台上講道，但他覺他的職務是使那青年悔改。他講經時選了「你這愚人呀！你的靈魂今晚便要離去你！」的經句做題目，那青年很不喜歡這樣勸誡他。他在做完禮拜與那青年見面時，那青年便不管他

的頭髮已蒼白而用種種的惡言去咒咀他。

安琪兒覺不安了。「親愛的爹，」他說。「我勸你以後用不到時常再現身在這般沒志氣人們前活受罪。」

「受罪嗎？」他父親驕傲地不承認說，「我所覺痛苦的只是爲了那個可憐的，愚的年輕人。你想他咒咀，或者即甚而至於拳打能使我覺痛苦嗎？」我們受了人罵當祝福；受了人迫害當忍耐；受了人惡聲當祈求；我們是世界上的埃塵，是一切東西刮剩下的廢屑。」這幾句哥林多人信中的珍貴的字句，我們到現在還應得謹守呀！」

「他沒有打過你嗎，爹？」

「不，他沒有。雖我在醉人們中是被打了好幾次了。」

「不！」

「大概總有十多次吧，我的兒。不過結果甚樣呢？我都把他們從罪惡中救出，而現在他們活着來謝我，同讚美上帝。」

「你想那青年也能懺悔嗎？」安琪兒說。「不過聽你所說的，他不像。」

「不過我們仍得要希望，」老克雷說。「我仍舊爲他禱告，雖在墳墓的這一面，我同他也許不會再見面的了。不過，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好說話會發芽的。」

克雷的父此刻，像在其他同樣情境中，回復了他小孩時的興致。雖安琪兒不接受他父的狹窄的教義，但他總是尊敬他，也許他此刻尊敬他的心比以前更高了，因他們前在談要黛斯時，老克雷從沒有一個字問起她家有沒有錢。安琪兒的父因無心於這個世界的榮華，所以安琪兒的哥哥們只能一生充當窮牧師，他自己只能做農人。但安琪兒非特不因此而怪老人，他反因此而尊敬他。雖他的宗教觀與正宗教會不合，但他以爲在人情方面，他比他的哥哥們更肖他的父親。

## 二十七

在新鮮的，華美的正午空氣中，克雷上山下山的騎了二十多英里馬。他下午到了泰爾鮑賽西方一二英里的高阜上，他

這裏可以望見槐河谷裏的葱翠，等他下了高阜而踏到谷裏的沖積土，空氣便變爲滯重，夏天的果子，霧，乾草，同鮮花都發出濃厚的香味，以使畜生們，甚至於蜜蜂同蝴蝶們都聞着要沉睡。克雷已經很諳悉這一帶地方，他可以叫出牧場上一只只分散在吃草的奶牛們的名字。他一到了便覺這裏的生活異常豐富。雖他愛他的父母，但自從他在家裏盤桓了幾天而重到這裏來時，他似乎卸脫了病人的骨夾同綁布。便是英國一般農村中常有的拘束，這裏也沒有原來泰爾鮑賽是不知道田主的。

牛奶作坊中，沒有一個人，工人在門外。工人們因起身太早，所以此時正在午睡。牛奶棚門前掛着木籬的奶桶，牠們因受不計數的磨擦同漂淨而外面變爲白色。牠們一只只像帽子般掛在橡木叉成的架子上，等到日暮時，牠們都晒乾而可盛奶了。安琪兒進了門，走過靜悄悄的狹徑，而到屋子的後面去。他側耳聽載貨車間裏有幾個工人們的駢聲，再遠有豬的呱呱的短叫。大葉子的大黃草同白菜此刻也在睡夢中，牠們的闊葉像半卷的雨傘般垂在太陽下。

他除了馬具，拿些草給馬吃。他進屋時聽時鐘正打三下。此時是作坊中下午掠抹的時候。克雷聽到頭頂上樓板有響聲，過一會兒有腳步聲下樓梯了。原來下樓的便是黛斯。

黛斯沒有聽到克雷進門來，她也沒有留意他已經在屋裏。她下樓時尚在打呵欠。克雷可以看見她嘴的紅色的內部，像蛇一樣。她把一只臂高舉在她的鬚髮上面，臂同髮的棕褐色相映而更見雪白。她面孔還帶有睡容，睫毛重重地遮懸在瞳神上。她豐富的天性此刻更洋溢的表露出來。原來這是一個婦人的靈魂最具體化的時候，這便是說，她的精靈的美都表露到肉體上，以使整個女性向外面顯露出來。

此後，她像霧遮的眼睛忽然流動了。（雖她面的旁處現在尚帶着些睡態）她帶喜歡，帶羞，帶奇怪的望着克雷說，「啊，密司脫克雷，你甚樣嚇了我呀！」

她在克雷沒有開口同她說之先，她沒有知道克雷同她的關係現在已經是進一層了。但她看了克雷走到樓梯腳邊時表露出的溫和神情，她便覺着了。

「親愛的，寶貝黛斯！」克雷抱了她腰，把面貼到她面上，輕輕的說。「不要爲了天的緣故，再稱我密司脫了。我忽忽地回來都只爲了你呀！」

黛斯的心像在回答般對着他的心跳。他們這樣互抱而立，在路口的紅磚地上，從前房窗口中射進的太陽光射在克雷的背上，射在他懷中女子的歷上，額上，臂上，頸上，再到她的頭髮的深處。她因方才着了衣而午睡的，所以她在懷裏像一只才晒過日頭的小貓。

最初她不敢直對着他看，不過過一會她便擡起眼睛來。他看她眼睛中帶紫帶黑的唇彩。她看他像夏娃在第二次夢醒時看亞丹。

「我還要掠沫去。」她求說。「我今天只有老提婆幫我。密雪司克力克同密司脫克力克都上市買東西去。爾滴有些不適意。旁的人也都不在，而要到掙奶時才回來。」

他們回身到前房間，提婆進來了。

「我已經回來了，提婆。」密司脫克雷說。「讓我幫黛斯掠沫吧，我想你一定累了，你到掙奶時再來吧。」

大概那天下午泰爾鮑賽的牛奶沫是不會掠得十分周到的了。黛斯像在做夢，她日常經手的東西那天只有光，同影，同位置，而不有輪廓。她每次置撒沫的勺子到龍頭下時，她的手顫動。克雷對她的愛情是這樣熱烈，以使得她在太烈的太陽光下的一顆嫩草。

他再把她抱到身邊來。她用食指在鉛塊邊掠去了奶沫。他幫她自自然然的把奶沫洩去。

「我也許此刻便把這事說出了吧，最親愛的。」克雷說。「我現在要問你一件最尋常的事情，這事我從上星期草地上那天到現在老是記單着的。我不久便要結婚了。將來我是要做農人的，所以我也要一個能管農事的女子做我的妻。你現在合意不合意擔任這職務，黛斯？」他說時很沉靜，原因要使她知道所說的不只是由於感情衝動，而是從思慮決斷來的。

黛斯覺不安了。她同克雷的接近已經使她愛他，但她想不到她愛他便會產生像他此刻所說的結果。她忍了痛而納納



地用她以前曾經立過誓的話回答他。『啊，密司脫克雷，我不能做你的妻——我不能！』她說時，心像碎裂，憂愁地俯了她的面孔。

『不過，黛斯，』他聽了她的話而覺驚奇，更抱緊她說，『你是不是說不你當然是愛我的。』

『啊，是的，是的！在世界的人們中我只情願做你的妻。』這受窘的女子用甜津津的聲音老實回答說。『不過我不能嫁你。』

『黛斯，』他把她推到一臂之遠而視她說，『你已經同旁人攀過親了嗎？』

『不，不。』

『那末你爲甚麼拒絕我呢？』

『我不情願嫁，我從沒有想到嫁，我不能嫁。我只願愛你。』

『爲甚麼呢？』

她被逼到無可再躲避的地方，遂吃吃說，『你父是牧師，他同你的母都不願你娶像我般的人的。他們要你娶一個閨閣小姐。』

『胡說——我同他們都說過了。我爲了這事所以前天回家的。』

『我覺我不能——不能，不能！』她再說。

『是不是因我問你得太急促了嗎，我的美貌的？』

『是的，我事前沒有料到。』

『那末，你讓這事過去罷，黛斯，我願給你時候想，』他說。『我才從家裏回來而便同你說，這的確是太急促些。我幾天內不再提起這事了。』黛斯遂重新拿起了掠沫勺子，把他置在龍頭下面去開始掠沫。不過她不能再像邁才般靈巧地恰掠着牛奶的次層。她雖是掠，但有時把勺子伸入奶裏，有時只把勺子在空氣中空攪。她眼中盈滿了兩顆大淚珠。這她雖在眼前最

親愛的朋友面前也無從解釋的。

「我不能掠了——我不能！」她說，把頭避過他。

克雷不願再糾纏她，所以換了一個普通題目同她講話。「你誤會我的父母了。他們是最節儉的，最知足的。聖公會中再像他們老派的人是很少的了。黛斯寶貝呀，你是不是屬聖公會的？」

「我不知道。」

「你時常到禮拜堂去的。人家同我說這裏的牧師不是屬於高派教會的。」

黛斯雖每星期聽谷裏的牧師傳道，但她對那牧師倒沒有克雷從沒有聽過他傳道者般精細。「我願以後更留意去聽他，」她說，「我聽了他的話總自覺心裏憂愁。」

黛斯這樣不加偽飾的同克雷說，以使克雷聽了，心想無論她屬於高派，低派，或闊派教會，他的父決不會不贊成這樣的女子。他已經看出黛斯的混亂的宗教觀。這分明是在小孩時已經傳得的。這種信仰，從字句上看，乃屬於牛門等倡的牛津大學派，從性質上看乃屬於萬有皆神教。不過無論她的宗教觀是混亂的或不混亂的，他總不願去驚擾她，而只採取下述的態度——

你讓你的姊妹在禱告時自己去尋

她少年時的天堂，同快樂的見解；

你不要用影射的話去攪亂

她一個天天唱歌過日子的生活。

克雷以前只想這首詩的音節悅耳，而現在他竟然照樣去實行了。

他再講了些在家時的瑣務，他父的生活習慣，同他信守的堅決同熱心。黛斯的面色逐漸地尊嚴；掠沫也不像以前般不穩。她一桶一桶的把奶沫掠去。他幫她拔去了木塞子而使牛奶流出。

「我看你進屋時精神有些困疲呀，」黛斯想把話頭撇開去而這樣說。

「是的——」暖我的爹在送我來時同我說了她的許多困難事情，這便使我不安。他傳教這樣熱心，以至時常受與他不同意見的人們欺侮。我不喜歡聽有他般年紀的人再受人侮辱。所以我勸他再用不到放心不下那般不可教的人們了。他適才講我聽一件新近發生的事情。某天他被請到與這裏相去有四十英哩的脫萊脫利琪地方去傳道。他在那裏勸導一個荒唐的青年——大概是一個地主的兒子吧，聞說他的母是有病的。我爹開導他的話是直爽的，以後那青年便同老人家很發生了些困難。我想像我爹般在那種無希望的人身上白耗了許多精力，這是很愚的。不過我爹以為他責任所在的地方，他不論合式不合式，總是要去幹的。當然，他因有這脾氣，所以已經非特在惡人中，而在一般不許旁人干涉的寫意人們中，也結了許多怨了。不過他仍舊說自覺榮耀，他並希望他的忠言有一天能在那般人心中生好果子。但我總希望他不要再多煩勞，而讓那般不習上的去自己咆哮罷。」

黛斯顯出一種嚴峻的神色。但她不再畏葸了。克雷一意講他父親，故沒有留心到黛斯的神氣。他們捱着方桶去掠沫。等到都掠完了，掙牛乳姑娘們也回來了。黛斯便往草地掙牛奶去。克雷在她走時輕輕的對她說，「記牢我問你的問題？」

「啊，不，不，」她在聽了寶培維爾的事情後堅決的回答說，「這是不能幹的。」

她跑到草地上，急急的加入了掙牛乳姑娘的隊裏，似乎要戶外的空氣去釋放她胸中的煩悶。她同其他姑娘們跑到草地那一頭牛吃草處去。她們像野獸般跳躍的跑去，肢體在空氣中自由自在的，像泛水者在波浪中舒展而到牧場的那一頭了。

## 二十八

克雷雖覺黛斯的拒絕是出於意外的，但他不因此而灰心。他對女人們的經驗已經很多，所以他知道她們反面的回答不過是未來正面回答的一個楔子。他對黛斯的事，以為這只是由於她的羞怯。她拒絕後仍舊允許他求愛，這又使他相信他的見解不錯。不過他沒有想在田裏或牧場裏戀愛是極平常的。這裏戀愛的兩造都可不顧結果而只為戀愛而戀愛。這裏與

一般有奢望的家庭，一個女子因想未來業產，而把戀愛視爲求達目的的方法者，顯然不同。

「黛斯，你爲甚麼前天這樣確定的同我說『不』？」過了幾天克雷問她。

她一嚇：「你不要問我。一部分理由我已經告訴你了。因我有不好處——有不配處？」

「爲甚麼呢？因覺不是紳士人家的女兒嗎？」

「是的——大概是這樣吧。」她訥訥地說。「你的朋友們要譏笑我的。」

「實在你誤會我的父母了。至於我的哥哥們呢？他們不關我事的。」他怕黛斯溜走而把手指抓住了她的背。「現在——你不那樣說了吧？我知道你一定不那樣說了。我爲了你不能讀書玩，幹任那一件事。當然我不是很忽忽的，黛斯，不過我要知道，要從你暖利的嘴唇中聽你說你是屬於我的——隨你揀那一天都好，不過總要有一天。」

黛斯只搖頭而不看他。

克雷仔細看她的臉的一掣一蹙，像看象形字一樣。她拒絕似乎像真的。「那末我不應該這樣摟你了。我沒有權利來尋你，或同你一起兒散步！老實說，黛斯，你是不是還愛別一個人？」

「你甚麼樣問得出這句話呢？」黛斯說，仍舊自己抑制着。

「我幾幾乎要說你再沒有旁的人了。不過你爲甚麼要拒絕我呢？」

「我不拒絕你。我要你說你——愛我。你每次同我散步時都可同我這樣說——啊，你可以的——我不以爲你衝犯我。」

「不過你不接受我是你的丈夫？」

「啊，那是不同的——這實在是爲了你的好處，我的最親愛的。啊，你信我，這是爲了你的好處呀！我不情願享受做你妻的最大快樂，只因，只因我是確切知道我不應該答允的。」

「不過這樣你可以使我快活了嗎？」

「啊，你是這樣想，不過你還沒有知道的在哩！」

在這段會話後，克雷便想黛斯所以不答允嫁他的理由乃由於她想她不配做像他人家的妻子。他不得不讚她的謙遜同機變。他說黛斯有機變是不錯的。她天生的敏捷，同她對克雷的景仰，都使她在很短時期中學會了他的措詞，他講話的音調，同其他種學問。她同他在情場中這樣角競——倘使我們可以這麼說的末——她在每次獲得勝仗後，她便跑得最遠一頭牛那裏（倘使遇到擠奶時）或到籬笆邊，或到房間裏去獨自愁悶一會兒。

黛斯的奮鬪是劇烈的。她的心是早已傾向到他處去。她同克雷二個熱情的心同在抵抗一點兒所謂良心的可憐感覺。她用一切力量去堅持她的決心。她到泰爾鮑賽來是事前先立定了主意的。她決不允許幹一樁因她已往歷史而可使她丈夫在輕率地娶她後足以各致一生不快活的事。她以為她在心智不受感動時所下的決斷不應該中變。

克雷在二三天之間沒有提起一句話。黛斯看了她同房間的女伴們的憂愁的臉，知道她們已經知道她已被克雷選中了。不過她們也可覺到她沒有霸占了克雷。

黛斯從沒有像現在般感到她的生命乃由二種不同感覺所合組成的。這二種感覺乃是絕對的快樂，同絕對的痛苦。黛斯同克雷在下次做牛奶餅時又只兩個人在一起了，這次機會是牛奶棚主人親自出些力的。新近密司脫克力克同他的妻似乎對克雷們感些特別的興趣，雖他們那次走開是很周到而沒有人可以生疑心的。無論如何，這次牛奶棚主人總讓克雷同黛斯單獨的在一起了。

克雷同黛斯那天的工作是分裂奶油餅。這種工作很像劈分麵包而不過範圍大些便了。黛斯的手在白奶油餅屑中顯出玫瑰花的紅色。安琪兒，此刻正在裝餅到桶中去，忽然停止了工作，把手置在黛斯的手上，再俯低了頭，在黛斯露出的肘凹裏親了個吻。

九月初的天氣雖是很熱，但黛斯的臂，因蘸着了濕牛奶餅的漿水，所以在克雷嘴唇上是覺冷冰冰濕潮潮的，像新摘的香薷，並帶些牛奶香。不過她是一個易感動的動物。她的皮膚觸了克雷的嘴唇後，她心便勃勃地跳，將血運到手指的最尖頂去，她像雪般的臂膊也變熱了。此刻她心裏似乎像在說，「難道我再用得着羞怯嗎？」男性與女性間的真理總是真理。她搯

起了她的眼，炯炯地注視着克雷的眼睛，微微的一笑。

「你知道我爲甚麼要這樣嗎？」他問。

「因你很愛我呀，」她答。

「是的，這也是要問你求婚的一個開場。」

「請你不要再說了罷！」她怕她的立志要被她自己的情欲所壓服而表示恐懼。

「啊，黛斯！」他說，「我不懂你爲甚麼要似肯非肯的戲弄我？你爲甚麼要使我這樣失望？你像一個賣弄風騷的女子——實在近來你的確是一個一等一的賣弄風騷者。你一會兒使我熱，一會兒使我冷，不過叫我住在像泰爾的砲賽的環境中又甚樣退步呢……不過，最親愛的，」他見他話甚樣損傷了她，便快快接上說，「我知道你是世界上最誠實同最無瑕玷的人。我實在萬不得已而想你在賣弄風騷。黛斯，你既經像愛我的，那末你爲甚麼不做我的妻呢？」

「我從沒有說我不喜歡這意思，我永不會這樣說的；因——這不是我的意思！」黛斯受的刺激太甚了，她的嘴唇震顫，返身走開去了。

克雷只有急急的追後拉住了她。「同我說，同我說！」他不管手上有奶油而緊緊抱住了她，「快同我說你不會給旁人而只會給我的！」

「我要，我要告訴你的！」她說。「你只讓我此刻走了，我便要給你一個完完全全的答覆，密司脫克雷。我要告訴你我的閱歷——我的一切——一切！」

「你的閱歷嗎，親愛的，好的，當然，任你講多少。」他視着她的臉，帶調謔而放了她。「我的黛斯一定與今天籬笆上初開的野紫藤花有同樣多的閱歷。任你講甚麼話都可以，不過請你不要再用你不配嫁我的老套話。」

「我不話了。讓我明天給你回復——暖，下星期——暖——」

「禮拜日說甚麼？」

「好的，便說禮拜日吧。」

最終她走開了。她走到牛欄旁邊一處沒有人看見的禿頂楊柳樹叢裏去。她躺在有鋒的長葉草裏思慮，憂愁。不過有時她也覺一種她便想同克雷割斷而也遏止不住的快活。

不過實在她是依向到克雷那邊去了。她每一次的呼吸，脈搏都同着自然界在勸她不要過於考慮到已往。不顧前後的接受他，同他一同到祭壇去而不把已往的事暴露出來；在痛苦的鐵齒沒有閉緊她時，先去搶到成熟的快活，——這是愛情同她說的話。在她迷惘地出神時，她幾乎忘卻幾月來她願與世離絕的自責同奮鬥，她幾乎要貿然去接受愛情的勸告了。

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但她仍舊留在楊柳樹叢裏。她聽從木叉架拿下奶桶，同掙乳前奶牛們「膠膠」的聲音。不過她不去掙奶。她怕他們看出她的心神不定。倘使牛奶棚主人以為這是由於愛情而去調笑她，那真要使她不能受了。

黛斯的情人一定猜到她的情境而為她不去掙乳謊造了幾個原因，因此沒有人叫她去掙奶。到了六點半，太陽下山了。西方地平線上照耀得像鍛鐵爐般紅。在另一方面，異常大的，像南瓜般的月亮升起來。禿頂的柳林，因牠們的枝幹都給人們斫去了，所以在暮色中望像短髮種種的妖怪。黛斯獨自回去——上樓——不點半些光。

這是星期三。星期四來了。安琪兒遠遠的看著黛斯，但不走近來問她。同寄宿的女工像瑪麗等似乎已經看出有一件事情是要快決定，所以她們在房裏不同黛斯多說話。星期五過了。星期六。明天便是禮拜日了。

「我再不能多堅持了——我要說好了——我要嫁他了——這是我無法的！」黛斯星期六半夜在枕上聽到了同房的一個女工在夢中喚克雷的名字時，她便這樣輕輕的說。「我只願他屬我一人而不願再有旁的人占着他！不過這是對他不起的，倘使他知道，他也許要尋死的。啊，我的心呀——啊啊，啊啊！」

## 二十九

「現在，你們想我肚中在猜甚麼人？」牛奶棚主人克力克明天早上坐到早餐桌邊對一般閉口咀嚼的男女工人們望

了一周說：「你們只想我此刻在想那個？」

一個猜了。再一個猜了。密雪司克力克不猜，因她是已經知道的了。

「很好，」牛奶棚主人說，「我正在想那個歪臉的，像偷馬賊般的約克陶羅潑呀！他新近已經同一個寡婦結婚了。」

「不是約克陶羅潑嗎？那個壞蛋！」一個掙牛乳人說。

黛斯·蜜培麥爾特立刻記起了那名字。那人便是待錯了情婦，以後在克力克的攪乳器中給他丈母娘發辦的年輕人。那末他有沒有娶那個有膽量的老婦的女兒呢，像他以前親口允許過的？安琪兒·克雷一面坐在密雪司克力克特地爲他排的一只小桌子邊看新聞紙，一面說。

「肯守信的不會是他了，先生。他從沒有這樣心思過，」牛奶棚主人答。「他現在娶了，像我適才說的，一個寡婦。她有錢——大概五十鎊一年吧。他想的便這一點兒。他們忽忽地結婚。不過結婚後她同他說她已經沒有這筆進款了。你們只想那位約克先生聽了要甚樣？他們真像貓同狗同了淘。像他般人是活該的。不個那寡婦也太受罪了。」

「不過那婦人也該得先告訴他一聲，說她前夫的鬼要纏繞他的，」密雪司克力克說。

「噯，噯，」牛奶棚主人不下決定而回答說。「不過你仍舊可以看出她的情境來。她想有一個家庭。在約克想娶她時，她不肯容易地放棄她。你們想我形容的話像不像，姑娘們？」他眼望着一排姑娘們說。

「她應該在沒有到禮拜堂之前，先告訴他一聲，」瑪麗痕說。「是呀，她應該的，」慧娘說。

「她事前應該知道他望的只是錢，那時她便應該回絕他，」蘭滴說。

「你甚樣說呢，我的親愛的？」牛奶棚主人問黛斯說。「在這種時候女人們應該不應該把一切事都先告訴男的？」  
「我想她應該的——把事實的真相都同他說——不末便拒絕他——我不知道，」黛斯答，麵包同牛油使她噁了。

「倘使我做那女的，我事前若同他露一聲口風，我真要入地獄的，」白克尼勃斯，一個鄰近小房子中已經結婚的男工說。「在戀愛同相戰場中，一切都是公道的。我做了她，我便要像她般嫁他。倘使他娶了我，只問起一聲爲甚麼事前不同他說



我前夫的五十鎊進款，我使用打麵棍把他一記打倒。像他這樣猥瑣的腳色，隨便那一個女人都可把他打倒的。」

桌子上的人聽了白克的話都笑了，黛斯爲了做樣子起見，也微微的動了動嘴唇。原來對他們是趣劇的對她卻是悲劇。她不能同他們一樣快樂。餐後她知道克雷要跟她，所以她出門沿着一條曲折的小川而走到槐河邊上去。農人們在上流已經割過了荻荻，一堆堆散草在她面前浮過。她可以看見青的毛茸，牛奶棚工人們堆在椿邊去阻止奶牛們經過的，也像浮動的島嶼般在河面上浮過。

不錯的，痛苦便在這種地方。一般人視女人們自述已往——她們所負最重的十字架——爲笑柄。似乎世人們視殉道乃是引人歡笑的事情。

「黛斯！」克雷跳過了水溝，立在她身旁說。「我的妻——快了嗎？」

「不，我不能爲了你的緣故，親愛的密司脫克雷爲了你的緣故，我說不。」

「黛斯！」

「我仍舊說不！」

克雷不料這樣的。他把手輕輕抱在黛斯的腰裏，在她沒有梳的頭髮下面。（年輕的掙乳姑娘們，黛斯也在內，在禮拜日早餐時總是散着髮的，而直到餐後她們才梳了高髻到禮拜堂去。平時她們因要把頭撞在牛身上，所以不梳高髻。）倘她說了聲「好的」，他便要摟緊了她，同她親嘴。不過此刻他見黛斯又回絕了他，他便考慮了。因他同黛斯住在一處而一定要時常見面的，他所以想遇到機會便占上風是對她不公平的。他遂不親嘴而放了她。

克雷一放了手，甚麼都改變了。原來黛斯這次回絕克雷只是因地聽過了那寡婦的新聞。這種回絕是一時便可改轉的。不過克雷不說話了。他面上現出憂愁，回身走了。

黛斯與克雷以後仍舊一天一天碰見——不過次數比以前像少些。——這樣約過了二三星期，便是到九月將近完結時，她看他眼睛，料他不久還要向她求婚。

現在克雷改變方法了。他以為黛斯迭次說不，原因只是她年輕同怕羞。當他在黛斯面前提起求婚時，他見她總像害怕般要躲避過，他以為這可證實他的見解是不錯的。所以他以後改用溫順方法，雖他在講話同摟抱外不更用旁的柔軟方法去引誘她。

克雷這樣去求她的愛。他在她身上加着不間斷的壓力——靜靜像掙牛奶時奶桶中的緩流聲，不過是堅決的。他在掙乳時，掠沫時，攪牛油時，做牛奶餅時，看雞羣時，或看小豬哺乳時，老是這樣的求她愛，為其他掙乳姑娘們所從沒有受到過的。黛斯知道她總有一天要守不住。無論她對於前事所抱的道德觀念，或想她對克雷的不公道，都抵禦不住克雷的用情。她本來是熱烈的愛他的。他在她眼光中是天神般的。雖她不受過高尚的訓練，但她本性是嫺靜而願時常受他的領導的。她雖不住的同自己說，「我不能做他的妻，」但這種話是無用的。我們現在只可用一個例便可證實她的軟弱。這便是她聽了克雷題起求愛的老題目的一個字一個音時，她便覺一種可怕的快活，希望她情人肯再說起她怕聽的話。

克雷的態度是願意在無論何種情況或變化中都愛她，記牢她，保護她，使她在他愛情的空氣中可以減少憂悶。時序現在是快到秋分了。天氣雖仍舊很好，但白天已比以前短得多了。牛奶棚早上要點了燈做工。克雷再一次求婚便在清晨三四點鐘間嘗試的。

黛斯仍舊像以前般穿了睡衫到梯子邊去喚克雷，然後她回來穿了衣服喚同房的姑娘們。過了十分鐘，她拿了蠟燭走到樓梯邊去。此刻克雷已經披了襯衫先在梯子邊了。他把手攔了她說：

「現在，善弄風情的小姑娘，在你沒有下樓前先同我說一聲。我前次同你說的話到今已有二星期了。你一定得同我說一聲你的意思是甚樣。你若說不末，我便要離開這裏。你看我的房門是半開着，我並且時常要見你的。爲了你的安全，我一定得離開去。這本是你不知道的。噯？你最終要不要說一聲「好的」？」

「我才起身，密司脫克雷，你要我說，這時也太早呀。你不要罵我弄風情，這是戳心的，不確實的。你再等一等。請你再等一等。我從這時到那時當真要嚴重的想一想了。讓我下樓去吧。」

她此刻倒的確很像克雷稱她的名目。她手裏拿了燭。把她說的認真話都笑開去。

「那末叫我安琪兒，此後不要再叫密司脫克雷。」

「安琪兒。」

「再叫聲最親愛的安琪兒，你爲甚麼不呢？」

「我這樣喚了，是不是算我同意了？」

「這只算你雖不嫁我，你仍愛我。你以前早已同我說過，你愛我的了。」

「那末，安琪兒，最親愛的，」倘使你必須要我喚末，」她輕輕的說，唇角上起了一條俏皮的波縐。

克雷以前立志在他沒有得到黛斯的允許前不再親她嘴了。不過現在他見她美麗的立在掙乳着的長衣裏，頭髮鬆散在肩上，他不覺做不定主意了。他在她頰上印了一個吻。急急跑下樓去，頭沒有回，話也沒有說。此時其他的姑娘們也都起身了。他們都在作坊中照常工作。姑娘們，除瑪麗痕外，都像帶疑心的看克雷同黛斯。這時屋中黃色的燭光正同屋外天快亮時的寒光相映。

奶沫掠過後——秋天牛奶量逐漸稍少後，奶沫也逐漸減輕——蘭滴同其他寄宿姑娘們往屋外去。一對情人也跟着她們出去。

「我們戰戰兢兢的生活，同她們真是不同呀，」克雷看三個女子們在他們前面走而對黛斯說。

「也沒有甚麼大不同，我想，」她說。

「你爲甚麼要這樣想呢？」

「女子們的生活大半是戰戰兢兢的，」她聽克雷用的一個新字面而做着說。「她們都比你料她們的要好多。」

「她們甚樣好呢？」

「她們中任那一個，」她聲音發着沙啞的說，「要比我——也許要比我更配做你的妻。並且她們愛你也許同我差不

多熱烈。」

「啊，黛斯！」

雖黛斯想再讓她的女伴們，但她聽克雷斯喊了一聲，她胸中覺安慰了。她再沒有力量把自己做犧牲品了。此刻一個鄰居的掙乳男工同他們一起來，所以他們只隨便說些話。不過黛斯知道她的問題要今天解決了。

下午牛奶棚中的工人們仍舊到草地上去掙奶。現在已近產小牛期，所以母牛的奶量減少。牛奶棚中已經辭歇熱天多添的工人了。

草地上的掙奶是舒齊的。每人掙滿了一桶，便把奶灌在鋼骨載貨車上的大桶裏。牛在乳掙完後也自己慢慢的走開去。牛奶棚主人克力克也在草地上。他的外衣同日暮的鉛色的天空對映而格外見乎白。他陡然拿出他的重大的錶，看一看說：

「甚麼時間已經過晏了。該死的，我們今日就得把奶送到火車站去。我們再沒有時間拿回去沖一沖。我們從這裏便該送出去了。那位肯趕車呢？」

密司脫克雷雖這不是他的事，情願趕車。他邀黛斯與他一同去。那天雖沒有日頭，但以時季論，已經算是很熱的了。黛斯只帶掙牛乳的頭巾。她沒有穿坎肩，臂膊是露出的，她聽了克雷的話，便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裳，似乎說不能去的樣子。不過克雷催她，她所以請牛奶棚主人代她把桶同橈帶回作坊去，而她坐在克雷身旁一同趕車去了。

### 三十

在日光朦昧之中，他們沿着草地中平坦的路而趕前去。朝前望牧場是像裹在灰白色裏，但到了愛格頓高地回頭時，則又像一片迷霧伸展在後面。愛格頓高地的頂上多縱杉樹。牠們有的像鋸齒般仰向着天空，有的聳峙像古堡的高塔。

克雷同黛斯最初好一刻沒有講話。驚破岑寂的只有大桶中牛奶的咯咯聲響。他們所走的小徑是很少人到的。結在樹

上的榛樹子因沒有人採擷而自己從硬殼中跌到地上，懸鉤子一球球垂在枝上。克雷走了一程，便把馬鞭梢往樹枝上一兜，抓幾球子下來授給黛斯。

昏黯的天不久落下大雨點來了。白天沉悶的空氣流動爲一陣陣微風而向他們面上吹。小溪同水潭中的水不再像水銀般，而以前像鏡子的水面現在變爲無光的鉛片，再加上許多鋸銼的稜齒。不過天氣的改換沒有變更，黛斯的顏色。她的臉新近給日頭晒黑了些，牠受雨點打擊後更見得黧黑。她的髮像平常時般，因靠在牛身旁而墮下來，現在垂在加力哥白布帽的下面。雨點使牠着了濕而看像海草。

「像這樣天我也許不應該來的，」她看了看天空，喃喃地說。

「雨下得很不好，」他說，「不過我因你在這裏而多麼快活呀！」

愛格頓逐漸地在雨結的絲綢中隱沒了。天氣已經更黑黯。路上阻擋着橫豎的木頭，車子最快只能像散步般走。空氣有些冷。

「你臂上肩上都沒有甚麼穿，我怕你要着冷了，」他上下看了看她說。「你靠近我些，大概我不會來惹你的。倘使我借下雨來惹你，我過後要過意不去的。」

她無聲響的靠近了他。他取了一塊向來爲牛奶桶遮太陽用的篷布去裹住了他們倆的身體。她捏住了遮他那面的帆布角——克雷的手正在拉韁。

「現在我們又好了。啊，不，我們還沒有雨再落到我的頸額裏。你是不是也這樣。啊，這樣好了。你臂膊像浸過水的大理石，黛斯伸到篷布裏去。倘使你不動末，一點雨都不會落着你了。噯，親愛的，我問你的問題甚麼呢——那個好久解決不下的大問題？」

許久他所聽到的回答，只是濕路上走的馬蹄聲，同奶桶中牛奶震盪的咯咯聲。

「還記得你前天所說的嗎？」

「我記得的，」她說。

「在我們沒有回去前便說好嗎？」

「讓我試試看。」

他不響了。過一會兒，他們趕過一所查理斯王時代的大房子。這屋已經圯頽有好久了，但牠的敗垣廢壘，現在仍巍峙在天空裏。

「這所屋，」他要解黛斯寂寞而說，「是最有趣味的。牠以前屬於一家拿曼的舊族叫資培維爾的。資培維爾族的莊子，在這一帶地方的很多，我每次經過這些古堡，心中總帶着感喟。像這樣大聲望的人家到現在竟絕嗣，那豈不是最可悲的事，雖他們的聲望以前是可怕的，霸人的，封建式的。」

「是，」黛斯說。

他們慢慢趕前去，直到在面前黑暗中看見了一線燈光。那地方白天可時時看見白色的汽煙裊繚在深綠的背景上面，表明這處是世界同他們山居生活的交界點。現代的新生命每天用白汽煙像測量器般到這裏來試探三四次，探試後便忽地離開去，似乎這裏的山居生活是不能與外界的熱鬧接觸的。

他們一刻已趕到了那盞煤油燈的火車站路邊。那盞煤油燈是慘黯的。不過從又一方面看，那盞燈對泰爾鮑賽牛奶棚同人類的關係卻要比天上燦的星光還重要，因牛奶便是從這裏送出去的，牛奶桶在雨中從車上卸下來。黛斯在一顆烏不宿樹蔭底下躲一會兒雨。

火車在濕的軌道上來了。克雷把牛奶桶送到貨車裏。火車機頭的燈光一閃的照着黛斯。機器的輪盤同軸柄從沒有看見比黛斯更天真的女子——她露在外面的臂膀，被雨霑濕的面同髮，不入時的棉布長服，垂近到眉際的有邊帽，同她像一只不傷人的野豹的姿勢。

她再上馬車，坐在她情人的身邊。她不作聲順從他指揮，像一般感情熱烈的女子們時常有的。待他們把帆布將頭同耳

都一咕嚕兒裹住之後，他們重新把車趕到黑夜中去了。黛斯此刻是很順受。外面世界上幾分鐘的物質進步已經在她的腦中盤桓住了。

「住在倫敦的人們，明天早餐桌上便要飲我們的奶了，是不是？」她問。「那般生人我從沒有看見過的。」

「是的——我恐怕他們要的。當然奶不像我們送去時這樣濃。他們先要沖淡了，不然他們喝了要離受。」

「喝想必都是些貴族，貴婦人，欽差，生都里痕，有錢的太太，同從沒有看見過奶牛的小孩子們？」

「噯，是的，你說得有些對的，特別是你所說的那般生都里痕們。」

「他們從沒有聽到過我們，從不知道奶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從不知道奶是像今晚我們倆在雨裏趕了幾英哩淨地而送給他們的，是不是？」

「我們今晚不是爲了那般珍養的倫敦人們而趕車，我們趕車是爲了我們自己——就是爲了那件你要同我說的事呀。黛斯，現在讓我再這樣來問你，你已經是屬於我的了，我意思是你的心，是不是？」

「是的——是的。」

「既經你的心已經屬於我了，那末你爲甚麼不給我你的手呢？」

「我唯一的理由只是爲了你，只是爲了有一件事。我肚裏有一件事要同你說——」

「不過現在倘使你只爲了我的快活，同我做事的便利，你便甚麼呢？」

「啊，是的，倘使只爲了你的快活，同做事便利我肯的。不過在我沒有到這裏之前——我要——」

「很好，你已經爲了我的便利同快樂而肯答應我了。我將來若在英國，或到屬地去創辦一個農場，那末你是我理想的妻，比任那一個大田主的小姐都好。所以你——親愛的黛斯——千萬不要想你要阻礙我的前程的。」

「不過我的身世，我要你知道——你一定得先讓我同你說——那時你便要這樣喜歡我了！」

「你要講末，你便講，最親愛的，來，講你的寶貴的身世吧。先講我生在甚麼甚麼地方的——」

「我是生在馬洛村，」她說，想借了他一聲話來接下去。「我在那裏長大的。我讀完了六年級離學堂。人們說我很聰明，所以我起初想當教師。不過我家裏有困難，我父是不肯勤儉做工的，並且喝些酒。」

「是呀，是呀。可憐的孩子！不過這也常有的。」他拉她更靠近他坐。

「這樣，我便遭遇到一件很不尋常的事。」她的呼吸急促了。

「是呀，最親愛的。再說下去吧。」

「我——我……不是寶培斐爾特，而是寶培維爾，便是方才我們經過那所古代大房子的騎士們的嫡系後代。不過現在我們是一些都不剩了！」

「寶培維爾嗎……當真嗎！這便是你難說的事情嗎，親愛的黛斯！」

「是的，」她無力的回答。

「我有甚麼理由要因你是一個寶培維爾而減少愛你呢？」

「牛奶棚主人同我說你是深嫉舊家的。」

他笑了。「在一方面看，他說得對的。我的確深恨以血系作爲決定貴族的標準。我主張社會只應該尊敬一般精神上接受古代賢哲人教訓的人們，而不應同血肉有關係。不過你講的卻使我異常感興趣——你此刻不知我的興趣究竟甚麼高呢。難道你不因你是寶培維爾族人而感到興趣嗎？」

「我曾經想起這是有興趣的——曾經有一兩次吧，尤其在我到這裏來，看見了許多山同田是以前都屬於我的父親的祖宗的以後。不過這裏以前也有許多山同田是屬於蘭滴的祖宗的，也有許多是屬於瑪麗痕的祖宗的。這麼想後，我也不十分重視這事了。」

「是的，你若想到了現在這裏許多租田的人們以前都是大地主，你便要想到好多政治家都犯着不追本窮源的毛病。便以你的事論吧，寶培斐爾特是從寶培維爾字上行化出來的，這是多麼顯而易見，但我沒有看出來，我與他們是犯着同樣



毛病呀。」

黛斯到了此時，勇氣忽然退去了。她怕她把她的歷史說出後，克雷要怪她不早說。她保全自己生存的本能現在戰勝了她的直爽。

「當然，」克雷毫不留意的說，「倘我只知道你是從英國民族中一般老是貧困的，老是無聲無臭的階級中出身的，那末，即使我不知你是從以前有大聲勢的舊世家出身的，我仍舊很喜歡你。不過我現在因愛你而被你傳染了，黛斯（他說時笑着）我現在也有些自私了。爲了你的緣故，我現在最喜歡聽你的家系。原來社會是最勢利的。社會知道了你寶培維爾的家世後，他們看你要高得多。我的母聽了也要喜歡得多。黛斯，你從今後一定要把你的姓拼得不錯——Durberille。」

「我倒喜歡我現在的拼法。」

「但你一定得那樣拼，最親愛的！好的天公公甚麼現在一般像香菌般生出的大富翁們正在做夢想你這種姓呢？等等，我現在便想到一個腳色了——他是住在獵場左近吧，我想——他家便是這等樣人。那人便是我前次講你聽同我爹倒蛋的那個青年。這真是多麼可怪的契合呀！」

「安琪兒，我想我還是不用這姓！這姓帶些壞運氣的，」她受刺激般說。

「現在，噯密司脫蘭司黛斯·寶培維爾，我捉住你了。你若不用你的本姓末，那末，請你使用我的姓！你的秘密已經暴露了，你還猶豫做甚麼呢？」

「倘使你娶了我，你的確可以快活，並且你真正想要娶我做你的妻的——」

「當然，最親愛的。」

「我意思是，倘使你一定要娶我，倘使你不管我觸犯過甚麼，倘使沒有我，你便不能生活，那末我想我應該說肯的。」

「你肯了——你自己說了。你從今後將永永遠遠是我的了。」他緊抱了她，同她親了一個嘴。

「是的。」黛斯話還未完，忽然嗚咽起來，像要把她的身子撕裂開一樣。她不是神經過敏的女子，克雷見了便奇怪。

「你爲甚麼哭呢，最親愛的。」

「我不能說——我只覺得快活——在聽到我將永遠做你的人，並可使你快活。」

「不過你此刻不像快活的樣子呀，寶貝！」

「我意思是——我破了我以前立的誓了！我曾經立誓過此生不嫁的。」

「不過倘你愛我，你總喜歡我做你的丈夫的？」

「是的，是的，不過有時候我只情願從沒有生過！」

「現在，我的親愛的黛斯，倘我不早知道你是受到了刺激，或者你是沒有閱歷的，我聽了這話便要有些不快活了。你甚樣可說你也替我想呢？你真想到我嗎？我希望你給些證據我看？」

「比我所做更可做證據的還有甚麼呢？」她說，「用這還可以更證明些嗎？」她遂抱了克雷的頸。他第一次嘗到一個多情的女子，把身體同靈魂一起兒都交給了一個男子，像黛斯愛他時，她的不計數的親吻的味道是甚樣的。「那你總應相信了嗎？」她揩眼淚而問。

「是的，我實在從不疑心過你，從不過，從不過！」

他們便這樣在黑暗中趕回牛奶棚，兩個一簇兒攢在帆布裏，馬在路上震簸着，雨在面上打擊着。她已經允許了。她也許在先已經可以允許了。「愛快活的欲望」是激動一切動物的普遍勢力。牠可以使人類改變傾向，像海潮改變水草的傾向。這種勢力不是幾晚研究社會的禮拜規程所可以抵禦的。

「我一定要寫封信給媽，」她說，「你不反對嗎？」

「當然不，親愛的，親愛的孩子。你是我的孩子，黛斯。倘使你在這時候寫封信去通知你的母是對的，那末我在這時候反對你要錯了。她住在甚麼地方？」

「在老地方——馬洛村，便在我父親所住的勃刺克摩爾谷裏。」

「啊，那末以前我一定曾經在那裏看見過你一次的。」  
「是的，在五月節圍舞的那天。那天你不肯同我跳舞。啊，我希望這不是一個惡兆呀！」

### 三十一

黛斯明天便寫了一封親熱的，緊急的信給她母。約莫過了一星期，回信來了。信是瓊·寶培斐爾特又曲又振抖的親筆迹。

「親愛的黛斯——」

「我寫這幾行信，希望你身體健好，像你出門時一樣，謝謝上帝。親愛的黛斯，我們聽了你快要結婚的消息，都覺得很快活。但對你的已往，黛斯，我現只同你兩個人說一句，很祕密的，也很堅決的，你千萬不要同他說出一個字。我向來不把甚麼事都同你爹說的，因他有時很驕傲的。我想你那看中的先生也許同你爹一樣驕傲。許多女人——有幾個是這地方中最高等的——都有些難說事。爲甚麼她們不把她們的事像喇叭般吹給人聽，而獨你要把你的像喇叭般去吹呢？沒有一個女子會這樣傻的。尤其這事是已過了好久了。並且再不是你的不好呀。你問我五十遍，我也一式一樣的這樣回答你。非但如此，我知道你有孩子脾氣，肯很老實的把肚子裏的話一齊都說出，我現在要你允許我，你永不在說話上或舉動上把那事露出，像你出門時允許我的一樣。這都是爲你的好處。我沒有把你給婚的事同你的爹說過，因他有時候也要亂嚼蛆的。」

「親愛的黛斯，膽子稍大一些。你結婚時家裏要送你一大桶蘋果酒。我們可以送你的東西不多，不過一些些酸酒希望你也會喜歡的。現在沒有事多說了，候候你的年輕男人。」

你的母，

瓊·寶培斐爾特。」

「啊，媽呀，媽呀！」黛斯說。

她看出她的母甚樣輕描淡寫去看她一生最痛苦的事情。

密雪司寶培斐爾特的人生觀是與黛斯不同的。黛斯腦中時常像鬼般出現的已過事情至今還在她靈魂上留一痕點。不過密雪司寶培斐爾特看這只像一件輕微的事情。但密雪司寶培斐爾特的見解也許也有對的地方。黛斯爲了她愛人目前的快活起見，也許最好是不說。

黛斯把責任移到她母親身上去——世界上唯一一個對她有權利可以教訓幾句話的人——她的心在幾星期內覺輕鬆些了。在她允許克雷後一個多月，這是她一生中靈魂顛倒的時期。

她對克雷的愛情是沒有絲毫機械的。她完全信任他。她認他是一切完美的結晶品，知道一切凡做指導員、哲學家、同做朋友所應該知道的事情。她看他身軀上每一根曲線都代表出男性美。她以爲他的靈魂是一個聖徒的靈魂，他的智慧是一個預言家的智慧。因她愛他，所以她自己也莊嚴了，像帶上了皇冠。她追求他的愛，她虔誠地膜拜他。克雷有時看見她大的，深如無底的眼睛看着他，像她在看天上的神明。

她拋棄她的已往——或者更確切的說，她踏在她已往冒煙的火灰上面而想使牠熄滅。

她沒有知道人類中有比克雷更肯爲女子而捨己保護，同表露仁俠的人。不過她看克雷尚不至於是。克雷的生性，近於精靈的地方，比較近於動物的地方多。雖他不是個冷靜的人，但他的感情不是熱烈的，而只是光華奕奕的——不像詩人彌倫，而像詩人雪利。雖他肯拚性命的愛女人，但他的愛近於想象的，縹緲的，是一種寧願自己犧牲而不願愛人受損的追求。這種愛使黛斯驚奇同快活。她以前的經驗可說沒有一件對她有益處。因她以前看輕一切男性，所以她現在過分的尊敬克雷了。

他們不息的想求彼此在一起。她的誠實，使她不遮蓋她願意時常伴侍他。她的女性的本能使她覺雖躲避男性是女子們勾引男子的一般技能，但現在用這種方法對待已經承認愛她的男子像克雷般的，這不免要使他疑心她用機巧了。

鄉間的風俗，男女在攀親後可以自由的一起在戶外。這是黛斯所熟悉的，雖克雷起初還有些礙手礙腳。他們在十月的

奇異的下午或日暮時，時常在草地中沿着蜿蜒的小溪而散步，一刻兒跳到小木橋的那邊，一刻兒跳回到這邊。他們時常坐在塲邊聽清流的潺潺汨汨聲，像雜在他們娓娓的談話中間，而這時太陽幾乎與草地成平行，射出像花粉般的光線把整個的牛奶谷都籠罩着。他們在樹蔭下或籬笆邊看見藍色的小蛙們在距蹤。這時因太陽這樣接近地平線，再因草地這樣平，所以兩人的黑影子橫躺在灑金黃色的綠茵上，至少有四分之一的英哩長，像巨人的二指直指到淤積土草地彼端的小山腳下。

他們看見一處處農夫們在做工——因時季已經是暮秋，所以農人們都要割草，或掘灌溉用的小溝，或修理給奶牛們踏壞的河岸。一鍬鍬掘起的肥土，像黑玉般的，都是谷裏的精華。牠是當槐河鋪滿着全谷底時帶來的，其中含着從各處大平原帶來的豐腴成分，直接造成現在牧場的膏壤，間接造成泰爾鮑賽豐富濃厚的牛奶。

克雷在農人們面前也把臂圍住了黛斯的腰，表明他不礙公眾的眼，雖他與黛斯一樣有些膽小。黛斯此時張了嘴，不敢正視農人們。她的樣子是像一隻膽小的野獸。

「你不怕在人們前表明你愛我嗎？」她問。

「啊不——不！」

「不過倘使給你愛明斯德的朋友們聽了你在這裏同我一個掙牛奶姑娘這樣的走路，你要甚麼呢？」

「同他們說那個掙牛奶姑娘是世界上第一個足使人顛倒的。」

「他們要感這有損他們的尊嚴嗎？」

「我的親愛的女孩子——一個賢培維爾能損傷一個克雷嗎！這真是張將牌。等到我們結了婚，再把證據從脫囊漢牧師處拿到後，我便把這張牌玩一玩你看。非但如此，將來我的事業同我的家庭是要分離的。我們將要離開英國的這一帶，或者竟然要離開英國。那末，任他們甚麼樣說我們，與我們又有甚麼相干呢？我想你總希望同我一起離開這裏的，是不是？」

她只回答了一聲是而不再多說了。她聽她要同他去周遊世界，她的高興便蓬蓬地升起——她的感情像浪頭般充滿

了她的耳朵，並且將從眼眶裏滾出來。她把手置在他手裏，並肩走到小橋邊。此時夕陽已經隱在橋的彼一面，河水紅紅的，像鍊鐵爐裏燒鎔的鐵。他們站住了。小鳥同小野獸都在岸邊伸出了頭張望。牠們看見一對男女立定了腳，遂偷偷的把頭攢了回去。克雷同黛斯在這裏盤桓，直到暮天的霧露在黛斯的睫毛上，同克雷的頭髮上結成了珠子，她們才回牛奶棚。

他們遇到了禮拜日，往往要散步到天黑後才回家。某幾個牛奶棚工人在克雷與黛斯訂婚後的第一個星期日的日暮時曾經聽黛斯對克雷的說話。雖他們只聽到了幾個字，但他們已經覺察她的每一個字音都隨着她的心跳而表明出快樂或恐懼。他們也看見她依在克雷的臂上行走；看見她站定；看見她微笑——一個女子在她與其他女子們競爭而奪到情人後的微笑。——他們覺察她的靈魂起伏在她微笑的波浪上。他們看她走路，輕鬆地像小鳥沒有躲定時，腳趾在樹枝上掠抹。

黛斯的愛克雷，現在變為她的呼吸同生命了。她的愛情像光球般罩住了她，使她忘卻以往的種種鬼魅——像疑心，恐懼，愁悶，思慮，羞辱。她知道在光球外，這些鬼魅是仍像豺狼般伺候着。因之她用一切方法去使牠們在外面捱餓。

精靈的遺忘與理智的回憶是往往同時並生的。黛斯雖在光亮中行走，但黑暗的影子是時時在推廣開去。牠們有時退一些，有時進一些，但每天總得給她些影響。

一晚上因牛奶棚中寄宿的人們都往外面去了，所以只留克雷同黛斯二人在屋裏看守着。他們講話時，黛斯的眼迎對着克雷的眼。

「我不配嫁你——真的，我不配的！」她忽然從坐的低凳上跳起身，像擔當不起他的崇拜，因過於快樂而喊誇說。

克雷以為她的躁急是由於她想起了出身微賤，因此說，「我不願你這樣說，黛斯。聲望不光是社會上常用的幾個稱頌字面，而在於一個人本性的忠實，正道，純潔，同沒有惡名聲——像你般的人才配得上，我的黛斯呀。」

黛斯喉中仍是哽咽着。以前她在禮拜堂中聽到了這許多道德名辭而不知好幾次心痛。克雷那知便在她眼前把這些

話重說一次。

「你爲甚麼不在我——十六歲時候來愛我，這便在我同我的弟弟妹妹們同住的時候？你爲甚麼不在那年草地上圍舞的時候來同我一起舞？你爲甚麼不啊，你爲甚麼不！」她拍着手說。

安琪兒聽了，便安慰她。他心想黛斯的性子是多麼熱烈，等她將來做了他的妻，把一生的幸福都交給他時，他應該甚麼當心地。

「啊，爲甚麼我那時不到你那裏來呀！」他帶感情的說。「我也在這麼想呀。我只要那時早知是你我便來了呀！不過你不應該爲了那事而這樣發脾氣——你說你應該嗎？」

黛斯要把已往隱瞞過，所以忽忽的回答說：

「不然末，我可以多得你三年的憐愛。我可以不耗廢我的生命——我可以更多得些幸福。」

有這一段悲慘的歷史的人並不是一個已成年的婦人。黛斯現在還沒有足二十一歲，她以前只像一隻小鳥無知地，去踏上了捕鳥的彈簧。現在她要使神志安寧，所以急急的離開了房間，走時她把衣角帶翻了矮櫥。

克雷獨自坐在薪架底下燒的槐樹枝邊。他聽樹枝的發爆聲響，再看樹漿在枝的一頭溢出。過一會兒，她回來了。

「你不想你的性子太躁急些，黛斯？」克雷脾氣很好的同她說，再把坐墊置在她的矮櫥上。「我方才才要問你幾句話，你便跑開去了。」

「是的，也許我的性子是躁急些，」她喃喃地說，陡然走到克雷身邊，把兩手置在他肩上。「不，安琪兒，實在我的性子不是這樣的！」她要更使克雷相信她的脾氣不躁急，所以更靠近他身而把面貼在他的肩膀上說，「你爲甚麼不問我呢——你問我一聲，我要回答你一聲的。」

「好的，我說了。你愛我的，你肯嫁我的，現在第三個問題是「那一天呢？」」

「我願永永的這樣過下去。」

「不過我到明年新年，或稍遲些，便想自己去創辦事業了。在我沒有分心到新事業的許多瑣細節目時候，我先想弄妥了我的幫手。」

「不過，」她膽怯的答，「好不好等你事業都辦好了再說，雖我不能想你離我遠去，而剩我一個人在這裏！」

「當然你受不了的——並且這也不是好的辦法。我開辦時總有許多事要你幫我。你說結婚究竟何時好？二星期後甚麼樣？」

「不，」她說，膽驟然大了。「我還有許多事要先想一想。」

「不過——」他把她輕輕拉近身邊說。

克雷所提出結婚的日期是這樣近，這不免使黛斯要心驚這可怕的事實要快快實現。不過他們還沒有進行討論，而牛奶棚主人克力克，密雪司克力克，同其他兩個掙牛奶姑娘們已打從克雷所坐的高靠背椅後面兜過來了。

黛斯像皮毯般從克雷的身旁跳開去。她面紅暈着，眼睛突突地發出亮光。

「我知道倘我坐近了這些，一定要發生事情的，」她惱惱地說。「我對我自己說他們趕快要回來看我們了！不過我實在沒有坐在他的膝上，雖外面人看來倒很像的！」

「倘使你不說，我們不知道你在甚麼地方呢，」牛奶棚主人說。他然後回身對他的妻，像毫不懂男女在結婚前求愛時的感情般說：「這可以證明倘使人沒有做一件事，他實在不必去疑心旁的人會這樣猜度他。啊不，倘她此刻不親口同我說，我永世也不會猜她坐在他的膝上的——我總不會猜到的。」

「我們不久便要結婚了，」克雷說。

「啊——真的嗎！我真正喜歡聽這話，先生。我好久想起你一定要娶她的。她當掙牛奶姑娘實在是太屈就些——甚麼，我第一天看見了她，我便這麼說——她是使任那一個男子企羨的。比這還好的，她最貼配做一個紳士農人的妻。娶了她，丈夫便不會吃虧了。」



黛斯溜走了。她覺克力克身後兩個姑娘的看她，比克力克讚她還要難受。

晚膳過後，她回到臥房裏。她見三個同房的都各坐在自己的牀上，像討命鬼般等她。

她再看了她們一會，她覺她們對她倒不像有歹意，因她們本沒有機會得他，所以她們發覺他已被旁的人占去後，倒也不自覺失敗。她們現在的目的只是黛斯。

「他要娶她了！」蘭滴注視着黛斯，訥訥的說。「看她的臉多麼神氣呀！」

「你要嫁他了麼？」瑪麗痕問。

「是的，」黛斯說。

「甚麼時候呢？」

「總有一天的——還沒有定。」

她們想這是她的遁辭。「是呀——要嫁他了，要嫁一個上等人了！」惹奴胡埃脫接連着說。三個姑娘一個個從牀上跳下來，赤了腳立在黛斯的四周。蘭滴把手放在黛斯的肩上，其他兩個把手抱住了黛斯的腰。三個都睜睜的望着黛斯。

「甚麼會這樣的！這簡直出於我的意想之外的！」惹奴說。

瑪麗痕親了黛斯一個吻。「是的，」她訥訥地說。

「你親她嘴，還因你愛她呢？還因旁的一個人曾經親過她的嘴呢？」惹奴問瑪麗痕。

「我都不想，」瑪麗痕答，「我只覺有些奇怪——爲甚麼只她去當他的妻，而不再是旁的人。我不說不好，你們也都不說不好，因我們只愛他，沒有人妄想嫁他。但想現在嫁他的不是一個貴族小姐——不是一個穿綢，着緞，帶金器珠寶的上等女子，而只是她，同我們一樣生活的她。」

「你們真不因我這樣而不喜歡我嗎？」黛斯低聲問。

她們不即回答，只着了白睡衫在黛斯的身邊旋轉，似乎看了她的面色，她們可以尋出一個回覆來。「我不知道——我

不知道。」蘭滴說，「照理我應該恨你的，不過我不能！」

「我的意思是同你一樣，」惹奴同瑪麗痕一起說，「我不能恨她，不過她總像是阻擋我的！」

「他應該娶你們中任那一個，」黛斯訥訥地說。

「爲甚麼呢？」

「因你們都比我好。」

「我們比你好麼？」三個女子說，「不，不，親愛的黛斯！」

「你們的確比我好？」黛斯駁一句，她掙去了三個同伴的手，把身子伏在衣櫥上，嗚咽說，「啊，是的，是的，是的！」

她一等淚落了，她便止不住。

「他應該娶你們中的任那一個！我想我便到現在還要這樣勸他！你們都比我好——我不知道我此刻在說甚麼話，啊！啊！」

她們走近她，把她抱住了。不過她還在嗚咽，「拿些水來，」瑪麗痕說，「她給我們惱了，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她們扶她到牀邊去，再親了她個吻，「還是你嫁他的好，」瑪麗痕說，「你舉止比我們上等些，你也比我們通文，尤其在他教了你好多個月以後，你應該要覺驕傲的，你是覺驕傲的，這我知道！」

「是的，」她答，「我因這樣惱了，所以很覺慚愧。」

待她們都睡到牀上，把燈熄滅後，瑪麗痕隔牀輕輕對黛斯說，「等你做了他的妻後，你仍舊要記起我們的，你要同他說甚樣我們愛他，甚樣我們不恨你，只因你是他所揀選的，並且我們自知是沒有希望的。」

她們沒有知道黛斯在聽了瑪麗痕的話後，她枕上又濕透了淚痕，雖她母親在信上教訓她不要說，但她又決意把她已往的歷史件件先同安琪兒說開，她寧願給她視爲她自己生命的人看輕，寧願給她罵是傻子，而不願保守秘密以至對不起他。

黛斯心中存着悔艾，所以不便把結婚日期答覆克雷。到了十一月初，結婚日期還沒有定，雖克雷遇到了機會必問她一次，黛斯的意思頗像只願永久的訂婚，永久的保持他們倆現在的態度。

草地已變色了。不過天氣尚還不十分冷，所以他們在下午還可以到外面去遊散一會兒——牛奶棚在這時季的工作稍輕些，因此工人們每天都可多得一點多鐘閒逛的時候。他們倘向着太陽看一看濕的草根泥，他們便可看見一長行銀色的草珠網，像海上的月光般在空氣中溶溶着。成羣結隊的小蚋子不知牠們的生命是暫時的，飛在銀光裏，全身耀得亮亮的，不過等牠們飛開光道後，牠們便不見了。克雷遇到這種景色，便又要隨口問一聲黛斯結婚的日期。

他或者在晚上問她。密雪司克力克有意給他以問她的個機會。她普通是請他到谷那一頭高地上農場裏去看看草棚中母牛們要不要生產。原來這時是母牛臨產的時季。牛奶棚每天總有好幾頭牛奶牛送到草棚去。等到小牛產出而能跟牠母走了，牛奶棚便把母牛同小牛都趕回到牛奶棚來。當然，在小牛沒有出賣前，牛奶棚不能進行掙奶。但等小牛賣去後，那末，掙牛奶姑娘們又要照常恢復工作了。

一天克雷同黛斯在晚上看了母牛後回來，他們到了一處小石子的高巖上。他們那邊立定了聽。這時季溪裏的水正都充滿了。他們聽水流過壩時的轟隆聲，小溝中細流的潺湲聲。因谷裏的溝洫都滿了，所以徒步的人不能抄近路而只能沿老路走。克雷們立在高處聽腳下面給夜色遮蔽的谷裏發出千百種的奇怪聲音，很可想象他們腳底下便是一個大都市，千百種的水聲便是都市中居民的嘈雜聲音。

「這真像幾千幾萬人，」黛斯說，「在市場中開會辯論而發出的爭鬭，嗚咽，吁嘆，祈禱，或咒詛。」  
克雷倒不十分注意，「克力克今天有沒有同你說他到了冬季便用不到許多幫手了，親愛的？」  
「不。」

「奶牛們都快沒有奶了。」

「是的，」她說。「昨天有六七頭送到草棚去，前天有三頭。現在一總有二十頭在棚裏。啊——是不是牛奶棚主人不再要我幫他產小牛了？他也許不要我了。只想我盡盡心心的工作——」

「克力克沒有說他一定不要你。不過在他知道了我們的關係後，他便很好心的，同很客氣的同我說——他以為我在聖誕節要離開這裏的——我離開時總要帶你一同走。等我問他作坊中不可讓你走時，他便說在事實上他棚中到了冬季需要女幫手的地方也很少。我恐怕我聽了他要辭你的消息倒是覺快活的。」

「我想你不應該覺快活嗎，安琪兒。因一個人被人不要總是有些可悲的，雖被辭的人可以不覺到不便。」

「噯，你的確可以不覺不便的——你現在說着了。」他把指頭摸在她的面頰上。「啊！」他說。

「甚麼？」

「我覺着你的面頰在熱蓬蓬了。不過我不該這樣取樂。我們不要老是尋快活，因生命是嚴重的。」

「是的呀——我還比你先看出呢。」

她此刻還看生命是嚴重的。依從了她前晚感到的情緒而不嫁他，她便得到別處——不是牛奶棚——去工作。她應得尋一處農場，其中沒有像克雷般天神般的人的。不過她不喜歡這種心思，她更不喜歡回到家中去。

「講句當真的話，」克雷說，「因你到了聖誕節一定要離開這裏，所以最好同最便利的還是讓我帶了你走，並且倘使你不是一个肚中最會打算的人，你知道我們決不能常像這樣下去的。」

「我倒希望常像這樣下去。我希望常是一個夏天一個秋天的過日子。你末老是向我求愛，老像這夏天般器重我。」

「我是永遠要這樣的。」

「啊，我知道你要這樣的！」她高聲說，「忽然提起了他對他的信任。安琪兒，讓我擇定一個嫁你的日子吧！」他們兩人在黑暗中回作坊時，一路聽四周溪流千百種的聲響，最終把問題決定了。

他們回到了作坊，便立刻把日期同密司脫與密雪司克力克說。他們要求老夫婦守秘密，因他們不情願他們的結婚有甚麼舉動。牛奶棚主人雖曾經想起過辭歇黛斯，但現在他又因她便要離開牛奶棚而心中覺難過。他想她走後誰再替他捺奶沫？誰再爲他做賣給曼吉斯德同賽龐地方上等顧客吃的奇巧式樣的牛酪餅？密雪司克力克因見克雷們斟酌了好久而沒有解決的結婚日期商定後，她遂向黛斯道喜。她說在她首次瞥眼看見她時，她便知她將來不是做尋常農人的妻子的。她看她來時的甚樣嫵雅，的走進牛奶棚門，她那時心裏便說她的出身是很好的，講實在話，密雪司克力克的確在黛斯初進門時看出這新來的女工的美麗。不過至於那晚她說的甚樣嫵雅呀，甚麼好人家呀，那當然是她的想象去加增上的。

黛斯此時只受時間的鼓盪而自己再沒有意志了。她已經允許了，結婚日期也已經說定了。她此時，像其她慣在戶外工作的農人般，只把她的一生委給於命數。因此她只是被動的接受她的愛人同她所說的話。

不過她再寫了封信去問她母親，表面上只說結婚日子，而實際她要聽她母的教訓。她未來的丈夫是一個上等人。（這事實也許她的母沒有想到。）對租人們她可以在結婚後再說結婚前的歷史。不過用這方法去對她的未婚夫也許是不行的。密雪司寶培麥爾特沒有殺她女兒的這封信。

羅克雷很好聽的對黛斯說，他的急於結婚，原因是爲了他的事業，但在事實上他也有匆促的地方，他的愛黛斯是真實的，雖有時他不免過於近理想而不把對方的愛仔細考量過。他在沒有遇見黛斯前，沒有想到牧場的戀愛生活。他雖口裏說不諱辯，但他到了牛奶谷，才知天真爛漫究竟是甚樣的，他約黛斯決定結婚日期時，他沒有看清楚他的未來事業能否在一二年内就緒。他的家人們同他意見相左，所以他以爲他失去了真正行使天才的機會。所以他的辦事同品性，帶些粗率。

「你想究竟好不好等你在英國內地的農場辦有頭緒後再結婚？」黛斯曾經一次膽怯的問過他。（那時克雷想在內地辦農場。）

「老實同你說了，我的黛斯，我不情願遺你在我照顧不到的任那一處地方。」

克雷這樣說的理由是很好的。他對黛斯已經有很顯著的感化，以至她近來已經學上了他的舉動，他說話用的字面，他

的愛好同憎惡。留她在農村裏勢必使她放棄已經學到的東西。他再有一個原因要帶她在一起。他的父母很天然的要他在沒有遠離之前——無論到內地，或到英屬去——先看他們的媳婦一面。他已經決定不再因他父母的話而改變主意了。因此他想到他沒有帶她回家之先，他先與她同居一兩個月。這在社交上很可以擡高她的地位的。

他再想在牛奶棚實習完後去參觀一次麪粉廠。威爾橋水力麪粉廠的主人——以前那廠是屬於一禮拜寺的——允許他去參觀他廠好多年傳下的老法子，並允許他在廠裏實習幾天，倘使他喜歡未。這廠同泰爾鮑賽只隔幾英里。克雷有一天已經親到那裏去問過仔細情形。他到日暮時才回牛奶棚。黛斯發覺克雷在去過一次後便決定往麪粉廠參觀。但使克雷這樣快下決心的原因不是他急急要看粉廠中牽磨子，而因那邊有所很好起居的屋子。這屋子在沒有圯毀以前是屬於培維爾的族人的。克雷既用這樣方法去解決他的實習問題。他便同黛斯商定一等他們結婚過後，他們便不再到各處去蜜月旅行而便在威爾橋的屋子裏住兩星期。「過後，」克雷說，「我們便要到倫敦那面的農場中去考察一會。到三月或四月，我們便可回去看爹同媽了。」

他們把程序決定後，便專等結婚的那天了。結婚期定十二月三十一日大除夕。黛斯心裏想到了那日她便是他的妻了。但究竟甚麼她才能到這地步的？她一想到了那天，她便同他變成一個，再沒有旁的人可以分隔他們，一切都由他們倆同享——她爲甚麼不呢？但她心裏總有些忐忑不安，這又爲甚麼呢？

某禮拜日上午惹奴胡埃脫從禮拜堂回來，她私下問黛斯說：

「你今天早上沒有到教堂去請牧師公布結婚的通告嗎？」

「甚麼？」

「你今天就該到那邊去請了，」她靜視着黛斯說，「你大除夕要結婚的呀，親愛的！」

黛斯急急地回答說「是的。」

「你該到教堂去請三次。現在到你結婚期只剩有二個禮拜日了。」

黛斯的面灰白起來了。惹奴是不錯的。向教堂請公告是要三次的。也許他忘記了。那末婚期要延遲一星期。這是一件不幸事呀。

她甚樣去提醒她的情人呢？她以前是何等的退遜，而現在去急急的催促他，這又像說不出呀。

一件很幸的事使她消除憂慮。惹奴把克雷忘辦這事去同密雪司克力克說了，密雪司克力克便轉問克雷道：

「你把牠們忘記了嗎，密司脫克雷？我們意思是結婚公告。」

「不，我沒有忘記。」克雷說。

克雷待只與黛斯二人在一起時，便告訴她說：「你不要讓她們用教堂公告的話來戲弄你。用執照要祕密得多。我雖沒有同你商酌，但我已經決定用執照了。你以後到教堂去時，可以用不到聽講臺上把你的名公布出來。」

「我本不喜歡聽最親愛的。」她驕傲地說。

黛斯聽到了克雷這樣辦，心裏很安慰，她很怕禮拜堂公布她姓名時，有人也許要說出她的歷史。現在事情對她是何等順利呀！

「我心裏總仍有些不快，」她過一會又對自己說。「這些好運道也許有二天要對我不利的。上帝是這樣審判世人的。我倒情願禮拜堂中三次公告。」

不過他們結婚的手續是很順利。黛斯不知結婚時克雷要她穿現在已有的那身白衣服，還要她另做一身。不過這問題以後也解決了。一天她接到一個郵包，裏面裝着結婚時的從頭到腳的全套服裝。原來這是克雷寄給她的。她接到包裹後不一刻，她聽克雷進屋子了。

她跑下樓去。

「你甚麼想得這樣周到！」她把面頰貼在他的肩上說。「連手套同手帕都辦齊了我的愛呀——你是多麼好！」

「不，不，黛斯，我不過寫封信到倫敦去定了一套——再沒有旁的話了。」他不要黛斯多讚他，所以叫她到樓上去着——

次，看對不對身。倘不對身，他便要吩咐村中的女裁縫去改。

她聽他話而上樓，並試着寄來的外服。她獨對鏡子照身穿的襯衣裳時，她腦中忽然想起了她母所唱「神怪的外衣」的那首歌：

凡以前曾經走過錯路的

都不配着這身衣服當妻子。

當她幼時聽密雪司寶培斐爾特把腳踏在她睡的搖籃上一搖一搖的唱時，她是多麼快樂。不過現在她穿的外服倘使也像哥納維埃王后所穿的神怪外衣般陡然變色而把她隱藏的祕密敗露了，她要甚樣呢？在她到了牛奶棚後，她這時候才仔細去留意結婚外服的摺紋。

### 三十三

安琪兒決定在結婚的前幾天同黛斯離開牛奶棚而往別處去玩一日，以紀念他們兩人的求愛。那天是他們最浪漫而不能再有的那一天。過了幾日便是他們更榮耀的結婚日子。他所以在結婚的上一個星期中揀一個日子同黛斯出門到附近小鎮中買些結婚後用的東西去。

克雷幾個月在牛奶棚中的生活，在他同階級者看來，幾乎像遷居方外。他幾個月來沒有到城市中去，他進出也沒有一次坐過車輛。他倘使要趕車，他便借牛奶棚的二輪馬車。他那天同黛斯到小鎮去買物也使用密司脫克力克的車子。

他同黛斯倆去買他們要同用的東西，這是第一次。那天是耶穌聖誕節的前一夜。小鎮的家家舖子中都堆滿了烏不宿同咪賽兒多樹。各地方的生客也都聚集到鎮裏來。當黛斯倚在克雷的臂上在街上行走時，街上的人們因她犯了生得美麗的罪過而都注目她。

黛斯同克雷晚上回到客棧裏。因他們又要出去一次，所以克雷到門外去看看他們的馬車，而留黛斯在穿堂中等他。客



廳中此時等滿了客人，有的出去，有的進來。客廳門每開一次，裏面的燈光便照足在穿堂裏黛斯的面上。此時兩個人從客廳走出經過她。一個對她上下注視了一會，面上表露奇怪的樣子，她也想起那人是從脫萊脫利琪來的，雖脫萊脫利琪到這裏有好多英哩，所以那邊來的人很少。

「倒是一個很好看的姑娘。」又一個說。

「是呀，是好看的。不過倘使我不大大的記錯末——」那生客此後便加上些不好聽的話。

克雷把馬車趕到棧門前。他踏進了門檻，面對着那生客，聽那生客說難聽的話，再見黛斯在躲避。他便不加思索的向那人面頰上盡力揮了一拳，使他跌後幾步去。

那人站定了身子，想走過來報仇。克雷也走到門外去等他。不過等了一刻那人忽改變主意了。他走過黛斯時再對她看了一眼，然後向克雷說：「我請你原諒，先生，這都是誤會。我以為她是四十英哩以外的另一個女子呀。」

克雷覺他太匆促了，再他事前讓黛斯站在人衆走進走出的地方，他本也不該的。所以他照他以前遇到同樣事的辦法，給那人五個先令去醫一醫傷，再同那人說了聲好的晚上後分開了。

那人出去了，又一個人問他：「你說得不錯？」

「一層層也不錯的。不過我不要去損傷那位紳士的感情，那種事不是我幹的。」

克雷同黛斯到外面去。黛斯在他身旁問：「我們可不可把結婚日期改後幾天？我意思是倘使你說好末。」

「不，我愛。你還靜些吧。你要改後幾天難道怕那人因我打了他要告我嗎？」他帶些詼諧的問。

「不——我只是說——改後幾天好不好？」

她的意思是不甚明瞭的。克雷叫她不要存這種念頭，她也依了。不過回來時，她一路上總是異常的嚴肅。她臨了想起：「我們將要離開這裏的，將要到與這裏相去幾百英哩的地方去的，這種事一定不會再發生了。已往的鬼不會跟我們到那裏去的。」她再想便是以現在而論，她住在這裏有好幾個月而遇到脫萊脫利琪的生客也才是這一次。

他們回到客棧便分開了。克雷到他樓上自己定的房間裏去。黛斯一人在房中整理些結婚用的東西，因這時距結婚期只有幾天了。她正坐着做生活，她忽聽樓上克雷在掙扎。此時棧中的客人都熟睡了。她怕克雷也許會生病，所以走到樓上敲他的房門而問他爲甚麼。

「啊，沒有甚麼，親愛的，」他在房裏答。「我因打擾你，所以很過意不起。原因是很有趣的。我睡着了又做夢同那個罵你的人打架。你適才聽到的聲音便是我拳擊在我旅行用的革囊上。我睡時常常要這樣夢魘的。你睡去吧，不要再多想這事了。」

黛斯想把她的已往同克雷說只有末一只棋子。原來叫她用嘴同他說，她是做不到的。不過現在她另想了一個方法。待她回到泰鮑賽爾後，她便在晚上寫了一封四張多的長信，敘她三四年所經歷的事情。她把信置在信封內，外面寫上克雷的名字。她怕她再要軟弱，所以自己着地襪的走上樓梯，親自把信在門底下塞入克雷的房間去。

那晚，很自然的，她翻覆的睡不着，一到侵晨便聽克雷房中最輕微的動作聲。她聽他下來了，像平常般，她也出房。他在樓梯腳邊親她嘴。他同以前是一樣溫和。

黛斯看克雷像帶一些不安的樣子。不過他沒有提及她的信，便只他們倆在一起時。他究竟有沒有接到那封信呢？除非他先開口，她當然不能問他。一整天過了。克雷看來像只願把知道的藏在肚子裏。不過他待她何以仍舊像從前般直爽同親熱。難道她的疑心只是些小孩子脾氣嗎？難道他已經宥恕了她嗎？難道他知道她的已往而仍舊愛她嗎？不過他究竟有沒有收到那封信？她在他的房間中看了一周，她不見信的蹤迹。也許他是已經宥恕她了。即使他沒有收到信，她也很高興而以爲他一定能宥恕她了。

每個早晨，每個晚上，他都是與從前一樣。最終大除夕，他們的結婚日，來了。

自從他們出門一天回來後，牛奶棚主人在他們結婚前的末一個星期中像客人般看待他們。他給黛斯以獨自一個房間。在結婚日他們不到掙牛奶時便起身。他們在早餐下樓時，看見那間大廚房已經裝璜得煥然一新了。原來牛奶棚主人隔

夜已經把煙突角拭得粉白，壁爐磚拭得煊紅。他拿去了以前掛在拱弧上的舊藍布燈罩，而換上一個簇新大馬色布的黄燈罩。廚房經過了這番新裝飾，他便像在嚴冬中微笑一樣。

「我立意要來賀賀你們倆結婚，」牛奶棚主人說。「因你們不能聽我奏梵啞令同沉音的四弦琴，像我們老派結婚般，所以我不聲不響的這樣裝飾了一下。」

黛斯的親屬朋友們因住得太遠，所以即使請了他們，他們也不能來這裏觀禮的。在事實上，她沒有請他們。克雷事前曾經寫信予他的家人們，通知他們結婚的時候，並稱他盼望結婚日至少他家中有一個人來。他的哥哥們一字也沒有復他，似乎他們不喜歡這椿喜事。他的父母寫了他一封長信，責備他成禮過於匆促，但未後稱他們雖到末一隻棋子才想討一個掙牛奶姑娘做媳婦，不過克雷現在已經成年，故可以自己做主意了。

不過克雷雖受他家人們的冷視，但他因手裏有末一張將牌去給他們看，所以到不覺不安。把黛斯立刻從牛奶棚中介紹爲登培維爾族的嫡系，這未免過於張皇。所以他現在有意把她的家系隱去，直等她同他一起旅行與居住過幾個月而學上了社會的應酬後，他才引她到他的父母前去得勝般介紹她爲古代這州中最有聲望的騎士們的後人。旁的不說，這已是一個情人的可愛的夢想。也許克雷以爲黛斯的家系只當對他一人有好處，而不當再給他以外的人分享了。

黛斯看克雷在她送出信後仍沒有改變態度。因之她又疑心到那封信沒有及到他，她在克雷沒有餐畢而便上樓去。她再到克雷的房門前。她伏在她幾天前忽忽地把信塞入的門檻邊。她看見地毯接着門檻。地毯底下露出一小角白信封。她才知道那晚她把信誤塞入地毯底下而克雷還沒有接到。

她重把那信收起了。她見那信仍舊像她初送出時般封固着，像山般的祕密還沒移去。此刻牛奶作坊的人們正急忙的預備結婚，她不能再把那信給他看。她因此走下樓，把那信撕毀了。

克雷再碰到她時，看她面色灰白而爲她擔慮。她雖因置錯了那信而內心覺焦急，但她到此時再可幹甚麼呢？全作坊是充滿了動作。作坊內個個人都在換新衣服。密司脫同密雪司克力克不久便要去。他們結婚的證人。她此時同克雷細講是

做不到了。她同克雷唯一的碰面機會是在他們動身到結婚場去的時候。

「我很想同你再說說，把我的過失都告訴過你一下，」她裝快活的同他說。

「不，不——我們今天不能再講過失了——你今天一定得想你是個完美的人，我的蜜糖呀！」他說，「好在我們以後時間很多，我也要把我的過失同你說說哩。」

「不過讓我此刻便同你說了吧，那末你以後不——」

「好呀。不過待我們今晚到了租屋裏，那時你可把一切事情都告訴我。我那時也把我一切事情都告訴你。此時我們不要講那些事敗興。在閒悶時講講那些事倒會開胃的。」

「那末，你此刻真不願意我說嗎，最親愛的？」

「我真的不，黛斯。」

他們急忙忙的不容他們多講了。克雷說的話又使她安了安心。在以後幾個鐘點中，她對克雷的信仰迫使她忘記了一切。她以前迭次想退避過的志願，便是她想把全身獻給克雷，稱他爲她的主，她的自己，在必要時肯爲他殉節，此刻把她退縮的腳步趕回轉來。她穿結婚衣服時，她腦中想起了種種有色彩的理想，把她的驚懼都抹去。

禮拜堂離他們住的地方是很遠的。他們先在路邊小客寓裏雇了一輛轎式馬車。那車還是驛遞時代傳到現在的。牠有強固的輪軸同輻骨，大的座身，大的革帶同彈簧墊，像撞城槌般堅牢的直桿子，御車的是一個六十歲開外的「僕歐」——因少年時過於露宿與飲酒而現在已犯痛風病。他在輓近二十五年不駕驛車以來老是懶惰的坐在小客寓門前，希望已過的時代能回轉來。他右腿上永遠束着紮傷的邦布，這還是他以前充當加斯德橋金皇冠客棧御夫時的老習慣，他那時是時常要受貴族們的馬車桿子所觸傷的。

在這老朽的御車人所駕的這輛笨重與破舊的車子裏坐着新娘，新郎，密司脫同密雪司克力克。安琪兒最初希望他的一個哥哥可以來充當他的儕相。不過在他寄出信後，他的二兄都不給他回覆，這已表明他們不贊成此次婚姻了。也許他們

不到場倒是件好事，因他們都不肯與世俗接近的。若勉強他們與揮牛乳工人們坐在一處，這要在他們不喜歡安琪兒的婚姻上面更加上一樁新的不稱心事。

黛斯在車上只是懵懵地。她不知道車中人的神色，同一路到禮拜堂去的風景。她只知安琪兒靠近她，其他的對她都像迷霧了。她此刻像住在天堂裏，像以前克雷同她散步時講給她聽的古典詩中的女神。

他們的結婚是用執照的，所以禮拜堂觀禮的只有十多個人。不過即使那天觀禮的人上千，但對黛斯也沒有多大影響，因此刻觀禮的同她都像有星宿般遠。在她嚴肅的立誓嫁他時，性的一般的感觸只像浮雲般飄過。至婚禮稍中後時，她不知覺的把肩靠到克雷的臂上，原來她此刻忽然受着一閃過思想的驚擾，所以她不期然而然的接近他，保證他的確在她身邊，以期他對她的信任可以抵禦一切衝擊。

克雷知道她愛他的。她身上的每一條曲線都表明她愛他的。不過克雷此刻還不知道她內心的一致，虔誠，柔順，同不可說的隱忍與真實。

他們離禮拜堂時，禮拜堂的鐘撞了三響，表明小教區對他們結婚的忻悅。黛斯同她丈夫走過鐘樓而到大門時，她還覺鐘的聲浪在一圈圈廣播開去，同她像受電觸般的知覺接連上。

她因聽了鐘聲而覺到的榮耀——像聖約翰看見太陽中天使般——也在鐘聲停止後停止了。

她的眼睛現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些了。因密司脫與密雪司克力克坐了牛奶棚自己的車子回去，所以她只同克雷二人乘坐客棧中僱來的車。她此刻才看出車的模式樣。她不作聲的端詳了一會兒。

「我想你一定覺疲乏了，黛斯。」克雷說。

「是的。」她伸手到眉端說。「有許多事要使我發抖的。這婚禮是多麼莊嚴呀，安琪兒。這輛結婚車我也像以前曾經看見過的。牠的樣子是這樣怪。我似乎在夢裏曾經看見過牠。」

「啊——你聽過賓培維爾四輪大馬車的神話嗎？那神話在這州內很流行的。也許你看了這部老馬車便想着牠了。」

「我沒有聽過，」她說，「究竟是甚麼一段事呢，我可以知道嗎？」

「很好——不過我此刻不情願把這神話詳細說。大概是這樣：十六世紀或十七世紀有一個寶培維爾的族人在他的家用的大馬車裏犯了一樁可怕的罪。以後寶培維爾的族人們便聽到這輛馬車的聲音，或看見這輛馬車的影子，倘他們一遇到——讓我以後再同你說吧——這是陰森森的，很顯明的，這是你曾經彷彿聽到過這故事，所以你見了我們坐的這部古式馬車便會發生像你所說的感想了。」

「我不想以前曾經聽到過這故事，」她訥訥的說。「我的族人們看見這輛馬車，還在他們犯了一件罪以後呢，還在他們將要死以前呢？」

「現在，黛斯！他親了她個吻而禁止她說。」

等他們回到家時，黛斯的心內只覺着悔痛同無精采。她現在已經是密雪司安琪兒·克雷了，但她在道德上究竟有沒有權利用這名姓？她豈不也可稱爲密雪司亞力克·寶培維爾嗎？愛情的濃烈可不可以寬恕一個正直人視爲不道德的隱瞞秘密她在這種事情上不知究竟應怎樣做，因她沒有教她的人。

她進了房間後幾分鐘——這是她末次進牛奶棚臥房了——她跪在地上祈禱。她心裏是想祈禱上帝，而實際她都在向她丈夫懇求。她崇拜她丈夫已經達到這樣高的程度，便是她怕她崇拜他，也許便是個惡兆頭。她的感想是像黑衣僧勞倫斯說的，「猛烈的快樂要產生猛烈的結果的。」她的愛，在人類的狀況下，也許太劇烈，太失望，太含死的毒質。「啊，我愛呀，我愛呀，我爲甚麼這樣愛你呢！」她跪着默默地說：「你所愛的不是真正的我，而只是一個理想人借了我的面目呀！」

下午到了。新夫婦們要離開牛奶棚了。他們決定先在威爾橋磨坊附近的舊農人莊子——便是克雷前幾天在問訊麪粉事業時看中的那宅古式房子——住幾天。他們在二點鐘後便一切預備就緒而只待起身了。牛奶棚的全體工役們都站在紅磚砌的進門口，牛奶棚主人同他的妻送他們到大門前。黛斯看見她三個同房間的都一排立在牆邊，像在思索般俯了頭。她以前疑心她們總不來送新人們出門的，但現在她們竟然來了，她佩服她們到末了仍舊是堅毅的，苦樂無所動於中的。

她知道蘭滴爲甚麼比以前更瘦弱，惹奴爲甚麼這樣悲慘，瑪麗的面色爲甚麼變爲蒼白。她因考量了她們，所以反不付及自己身後的影子了。

她帶感情的輕輕地同克雷說：『你願不願同她們三個女子都親一次嘴——第一次，也是第末次？』

克雷對臨別時行這種禮是絲毫沒有反對的。他走前同她們一一親了個嘴而再說聲『再會。』當他們走到大門時，黛斯帶女姓的偷回頭看一看克雷親吻的幾個女子。她的回視不帶着得勝氣概。即使她最初有一些得勝氣概，但她一見幾個可憐女子們的感情情形，她的得勝概也便都消滅了。克雷的一次親吻把三個女子強自壓下的情緒都提起了。

克雷沒有覺察這些情形。他走到籬笆的柳條門邊時，他同牛奶棚主人同牛奶棚主人的妻握手，謝他們幾個月的照顧。過了，他們都不作聲一會兒。這時忽然一隻玫瑰花冠的白公雞棲在與他們相離幾步的枳籬上向他們喔喔的叫了幾聲。牠的鳴聲清脆地觸着他們的耳鼓，慢慢的再在山谷的空氣中隱沒去。

『啊！』密雪司克說，『下午的公雞叫！』

二個男工正在開柳條門。

『這是不好的，』一個訥訥的同另一個說，不想他們的話會入柳條門邊一羣人的耳朵的。

公雞又叫了——此次直對着克雷。

『噯！』牛奶棚主人說。

『我不喜歡聽牠叫！』黛斯對她的丈夫說。『吩咐馬車夫快趕動。再會，再會！』

公雞又叫了。

『豈有此理！適在你動身時叫，先生，我要捩斷牠的頭！』牛奶棚主人懊惱的說，一面再催克雷走。過一會他同他的妻進門時，他對他的妻說，『現在，你想想適在今天他會叫！我今年全年沒有聽過公雞在下午叫過一次呀！』

『這不過指點天氣要改變罷了，』他的妻說。『不會像你所想的：那是不可能的！』

三十四

克雷與黛斯的車子沿着一條平坦的路而趕了幾英里。他們到威爾橋村，便向村左轉灣，然後再過一條以利沙伯女王時代的石橋——威爾橋村的取名便是借這條橋的。橋的背身便是克雷們所租的寓所。這寓所的外觀是一般到弗羅姆河流域的山谷中來旅行的客人們所都知道的。以前這所屋是一個窩培維爾族人的華麗莊子。後來一部份圯毀了，人家遂改牠爲田舍。把古代貴族的住宅改作田舍用，這一帶地方是很普通的。

「歡迎你到你祖宗的莊園裏來！」克雷扶黛斯下車時說。不過他說後便懊悔了，因這句話太像譏諷。

他們進屋時發覺他們雖只借幾間房間，但屋主因要趁他們租住的機會而在新年內到朋友家去盤桓幾天，所以他只托一個鄰婦去照料他們。克雷們能單獨的占這所屋，他們很快活，因這是他們生平第一次獨立享用一所屋子的經驗。

不過克雷看出這所霉黴的古屋子使他新娘有些不高興。他們打發車離開後，一個做散工的傭婦便引他們到樓上去洗手。黛斯上樓梯時忽然立定了。

「爲甚麼呢？」他問。

「這般可怕的女像！」她強裝笑而答。「她們甚樣嚇我呀！」

他擡頭看見嵌在壁上鏡板中兩張與活時同大小的女畫像。繪的是中古時代——約在二百年以前的貴婦。一次看過她們形像的人可以永遠不忘記她們，一張像的婦人是長身材，尖面孔，狹眼睛，表出毫無惻隱心的陰險。一張像的婦人是鷹嘴鼻，大牙齒，大眼睛，表出近於兇惡的驕倨。看過兩張像的人以後做夢時再還要記得牠們。

「這些是誰家的畫像呀？」克雷問散工婦人。

「人家同我說這些都是這裏古代的田主窩培維爾家的貴婦們，」她說。「因這些像都嵌在牆中，所以搬也搬不下。」這件事是沒趣的原因非但因黛斯不喜歡看牠們，而再因黛斯的美貌同圖上過分誇張的圖像帶有血系關係。不過克



雷不說甚麼，雖他心裏懊悔他不應該揀這所屋做他們新婚寓所。他們走到房間裏，二人同在一隻面盆中洗手。洗手時，克雷把手在水裏摸黛斯的手。

「那幾隻是我的指頭？那幾隻是你的指頭？」他問。「牠們現在混得看不清了。」

「這些指頭都是你的呀！」她可愛的答說，想把興致比來時提高些。克雷不因他無意的問要使黛斯用心思的回答而心中感不快，但黛斯倒因她說得有些不自然而想糾正牠。

年終的下午是很短的。這時太陽已經快下山，牠在窗罅中射進一道金光，照在黛斯的裙上，像裙上染着了一點顏色。他們到下面客廳去用茶。這是他們做家後第一次同膳。他們更確切的說克雷，是這樣小孩子脾氣，便是他喜歡同她用一個碟子吃東西，並把自己吃過的麵包去餵給她吃。他見她不與他同樣高興而心裏有些奇怪。

他靜靜的把她看了一會，心裏說：「她真是一個可愛的，可愛的黛斯呀！」他像做詩人得了一句好句子而默默的稱讚着。「我有沒有嚴重的想到無論好無論歹這個女子總永久是我的了嗎？我想我以前倒沒有想到。實在我不能想到的。倘我現在是這樣，那末，她現在也是這樣。倘使我將來要那樣，那末，她將來也要隨我變那樣。凡我所不能的，她也不能。這樣說來，我可不可有一天把她忘記，損傷，或不管呢？上帝不許我犯這種惡事的！」

他們坐在茶桌邊等行李。（行李是牛奶棚主人允許在天黑前准送到的）不過天氣逐漸昏黯了，而行李還沒有來。等日光不見後，白天的平靜天氣改樣子了。門外不住的發出像綢衣裳的窸窣聲響。秋天吹落在地上的死葉子，一張張復活過來，與牠意志相拗的在空氣中旋轉，有時再拍着百葉窗。過一刻兒天便下雨了。

「那公雞知道天氣要改變的，」克雷說。

服侍他們的女僕已經回家去。她臨走時把蠟燭留在桌子上。他們便點了燭。每枝燭的火苗都斜向着壁爐邊。

「這些老房子都是很透風的，」克雷說，望着燭焰，再看燭淚瀉瀉的積聚下來。「我不知行李究竟甚麼時候來。我們連一隻木梳，一把刷子也沒有。」

「我不知道，」她心不在焉的回答。

「黛斯，你今晚一些也不快活——一些也不像你平時般。難道樓上兩張老婆子的畫像使你不舒服嗎？我很不安的帶你到這裏來。我不知你究竟愛不愛我？」

他知道她愛他的，他此刻用的話也只是隨便說說的。但她聽了，她像一隻損傷的野獸般把壓住的情緒升起來。她雖想不哭，但一二滴淚珠已不自知的落下來了。

「我沒有心的，」他說，帶些對不起。「你因東西沒有到而焦急，這是我知道的。我不知爲甚麼老約納遜此刻還沒有來？甚麼？現在已七點了啊，他來了。」

門外敲了幾響。因屋子裏沒有人應門，所以克雷親自出去開。他回來帶了一個小包紮。

「不是約納遜，」他說。

「多麼厭煩呀！」她說。

這包紮是愛明斯德特地差人送來的。差人先到泰爾鮑賽牛奶棚，後因克雷們已經到新租的寓所來了，所以他又送到這裏。克雷把包紮拿近燭光看，見包紮約莫有一英尺長，外面用帆布包裹，再加上他父親的火漆印。封面上他父親親筆寫「密雪司克雷。」

「黛斯，這是我家里送給你的禮物，」他把包裹授給她說，「他們也多麼想得到呀！」

黛斯受時有些慌忙。

「我想我還是讓你去拆開吧，最親愛的，」她看了看說。「我不情願拆毀這大的火漆鈴印，牠是多麼鄭重呀。請你替我拆一拆罷。」

他把包紮拆開了。裏面是一隻摩洛哥皮的箱子。箱頂上有一封信同一個鑰匙。信是給克雷的。

「我的親愛的兒子——」

「也許你已經忘記你的寄母，密雪司畢脫尼，在你才是小孩子時死的時候，她——喜浮華而具好心腸的——留給我保管她的首飾的一部份。她說這首飾是送給你的妻，倘使你將來要結婚末，以表明她對你同你的妻子的情分。我現在把我的保管告終了，箱內的金鋼鑽以前者是封存在我的銀行的保險箱內的。雖我想把這箱子送你似乎與你目前的情形有些不合式，但我一到內中的飾件有了應屬的婦人便應把箱子立即送出，所以我派專差送給你。這些飾件，你寄母的遺囑中稱為應逐代給予承嗣人的動產。現在附抄遺囑關於這事的原文在這信裏。」

「我現在記得了，」克雷說；「不過我以前是完全忘卻了。」

他們開了箱子，見裏面有一串有垂飾的項圈，一副手釧，一副耳環，同其他幾件飾品。

黛斯最初不敢觸動牠們。不過在克雷把這些飾物鋪在桌子上時，她的眼睛也像飾物上的寶石般耀了耀。

「牠們真是我的嗎？」她似乎有些不信的說。

「當然是你的，」他說。

他走近到壁爐邊。他現在把前事都憶起了。當他十五歲做孩子的時候，他的寄母，地方上法官的太太——克雷家所接觸到的唯一的有錢婦人——說他後來一定會發迹的。那時他想不到他寄母預料他後來的發迹，同傳給他妻同他的後代以一部份珍寶有連貫關係。這些東西在一個村農姑娘前似乎帶些嘲諷。不過他自己問，「爲甚麼呢？」這件事全是社會的浮華。倘使財富是浮華的，那末舊身家當然也好算浮華的。這一帶地方中可比寶培維爾的嫡系後代更有聲望的更有那一個呢？

他頓然高興的說，「黛斯，把牠們帶上吧，把牠們帶上吧！」他親從壁爐邊走來幫助她帶。她已經像受了魔術般把項圈，耳環，手釧，同其他的一切都自己去穿帶上了。

「不過這件外服不合式，黛斯，」克雷說。「你帶上了這些首飾，衣再應該短些。」

「應該短些嗎？」黛斯問。

「是的，」他說。他叫她把前襟撩起些，以求適合時式晚服的式樣。她把前襟撩起，再把項圈的垂飾恰巧掛在她頸項的中部，他再退後了幾步去仔細看一看。

「我的天堂呀！」他說，「你是多麼美麗呀！」

她使他驚愛。隨便人都知道美麗的羽毛造成一隻美麗的鳥。因此一個穿平常衣服的種田女子，本來只可使走路人們普普通通稱讚一句好的，待她穿着了時式的衣飾後，她便要變為特殊的美麗。反之一個深宵社交界中的美婦人，若穿上了農女的做工衣服，在陰色天萊蒞田中掘土時，她反比同工作的鄉村女子們要見絀陋得多。克雷從沒有料到黛斯的肢體同身條一經藝術點綴後會這樣美麗的。

「你只要到跳舞廳中去一次！」他喊說，「不過不——不，最親愛的。我想我還是最愛你帶棉布帽，着棉布服——是呀，你那時比現在還好看，雖這些尊貴飾品你都配得上穿帶的。」

黛斯因她美麗而一時興致蓬勃，雖這還不能稱快活。

「讓我卸了下來吧！」她說，「也許約納遜要來了。我够不上帶這些嗎？我想還是賣去牠們好。」

「你再多帶幾分鐘。賣去牠們嗎？那不行。這要違反遺囑中的信託的。」

她再想了想，便聽從他的話。原來她肚中尚有件事要對克雷說，她想她穿帶了這些飾物，或者在講話時可以幫助她些。因此她照樣坐下。他們重新猜度約納遜送他們行李此刻該應到了甚麼地方。他們請約納遜喝的麥酒已經傾出了好久而不起泡了。

晚餐是早已在旁邊的一隻桌子上佈置好了。他們將要吃完時，忽然看見壁爐中煙一冒，像巨人的手掌在屋外煙囪頂上掀了一掀。原來此時有人開外面的門。他們聽穿堂裏重的腳步聲。安琪兒便走出去了。

「我在外面門上敲了好久，但沒有人聽得呀，」約納遜·凱爾最終來了，說，「外面現正在落雨呀。我把你們的東西都送

來了，先生。」

「我很喜歡看見牠們，不過你來得遲些了。」

「噢，是的，先生。」約納遜的聲響不像白天般響亮，他老年的額角上又增添了幾條縐紋，接着說，「你同你的密雪司——現在我要這樣叫她——今天下午動身後，牛奶棚裏發生了一件最悲痛的事情。也許你還沒有忘記下午的公案叫嗎？」

「噢，究竟甚麼呢？」

「有些人這樣說，有些人那樣說。不過後來實在發生的事情乃是可憐的蘭滴·潘立特兒想投水死。」

「不當真的嗎？甚麼，她同其他的人都同我們說再會的呀——」

「是的，先生，等你同你的密雪司——照規矩要這樣叫她的——等你們的車子趕走後，蘭滴同瑪麗痕也都帶了帽子出門了。因今天是大除夕，家家要在屋子裏打掃打掃，所以沒有人留心她們。她們先到羅愛佛拉特酒店去喝了些酒，以後再開盪到特俚阿姆十字路口。這裏她們便分開了。蘭滴打從牧地上走回牛奶棚，瑪麗痕再到另一村莊的酒店去。不過牛奶棚裏人們沒有見蘭滴回來。直等一個水夫回家走過格萊脫泥水潭而看見蘭滴的帽子同搭膊在岸邊時，他才知道蘭滴投水了。他急急把她救起，再同一個男人把她送回牛奶棚。起初我們以為她死了。不過救了好一會，她才逐漸兒活轉來。」

安琪兒忽然想起黛斯不要聽這不幸的新聞的，所以走回去把穿堂門關了。不過他的妻已經披了搭膊走出來。她已經聽着約納遜的話，現在正像出神般眼望着行李上的雨點。

「再有瑪麗痕。村人看見她醉得像死人般睡在柳枝堆邊。以前她最多喝些淡麥酒，當然，看她的臉一定知道她是會喝酒的。自從你們出門後，那般姑娘們真都像發了癡一樣。」

「惹奴呢？」黛斯問。

「惹奴倒仍舊在家裏。不過她說她早知道要有這種事發生的。她是可憐的孩子，也真沒有精采。你看，先生，這些事都在

我們裝你的東西同你密雪司的睡服及梳洗東西到馬車裏時發生的，所以我不得不來遲了。」

「是的，很好，約納遜，你好不好先送這些箱子到樓上，然後再下來喝杯麥酒。過後你便可趕快的回作坊去，也許作坊還在等你哩。」

黛斯回到後客堂去。她坐在壁爐邊，睜睜的看爐中的火焰。她聽約納遜重的脚步走上走下樓梯，再聽約納遜放完了東西而到前間去喝酒，再聽他謝她丈夫給他的力金。此後她聽約納遜的腳步出門了，馬車軋軋的走遠去了。

安琪兒拉開了前間重大的橡木門而走進後客堂來。他走到壁爐邊立在黛斯背後，用兩手捏緊她的面頰。他以為她一定要活潑的跳轉身而把身上穿帶的飾品卸去。不過她不動。他挨身與她一同坐下。桌子上的燭光很微弱，只有壁爐中的火光照着他們兩個人。

「我因你聽了這樁可悶的事情，心裏很覺不安，」他說。「不過你用不到帶心，你知道蘭滴本來有些神經病的。」

「她們是一些沒有原因的，」黛斯說。「她們所有的原因，都在自己心裏隱藏着，面子上不說出來的。」

這件臨時發生的事情使黛斯的良心不安了。她的朋友，犯單相思而沒有酬報的三個姑娘們，都是清白的，心思純正的。她們都比她好。但克雷不選上她們而選上她。她受了一切好處而不付價，這對良心是說不過的。她所以決定願付她能付的末一個拂新。她願在這時候這地點便把她隱藏的已往同他說出。她在看壁爐的火焰時，已經下定了這決心。此時克雷正捏住着她的手。

火苗已經沒有的爐木現正在發出穩定的紅光，煊染在壁爐的背壁，兩旁，同爐中油漆光亮的薪架。爐外口已鉗不上的老黃銅火鉗上，壁爐上橫板的底面同最靠近火爐的桌子腳也映出血紅色。黛斯的面同頸在紅光中照耀着，她穿帶的金剛鑽像天上阿爾提婆萊或大熊星座中的一顆顆明星，牠們忽而白，忽而紅，忽而碧，跟着她每一次心跳而改變顏色。

「你還記得你今天早上同我說我們要彼此講講已往的錯誤嗎？」克雷見她不動而猝然的問。你那時也許只隨便說說。不過我倒要老實同你說一件事，我愛呀。」

這事由克雷先開口，在黛斯看來，真像上蒼親自來干涉了。

「你有錯誤要同我說嗎？」她快問，心裏一寬舒。

「你料不到嗎？你以前看得我太重了。現在聽好。把你的面回到那邊去，因我願你寬恕我，不因我事前沒有同你說而怪我。也許我應該在結婚前同你說的。」

這是何等奇怪！原來克雷是與她犯同樣毛病的。她聽後不說，克雷接着道：

「不過，寶貝，我事前不把這經歷同你說，因怕倘使同你說了，你要不同我接近。我看同你接近是一生中最有價值的事。我的哥哥們在劍橋大學得到番羅歌澗，我在泰爾鮑賽牛奶棚得到番羅歌澗，那兩種是同樣貴的，所以我不情願冒險把牠失掉。我在一個月前當你允許做我妻時便想同你說，但我不能夠，因我怕我要嚇走你。所以我遷延下去。昨天我再想同你說，使你聽了有逃避我的機會。但我又不。今天早上預備上禮拜堂去時，你同我說我們都把已往的事先說一說開，我又不——我真是一個罪人呀！不過我看你此刻多麼嚴肅的坐在那裏，我一定得話出。我不知你肯不肯寬恕我？」

「啊，是的！我一定——」

「噢，我是這樣希望的。不過等一等。你不知道哩。我索性從頭說起罷。雖我怕我的父親以為我已經是一隻永久遺失掉的小羊，但我對於道德觀念是仍舊尊重的，仍舊黛斯像你一樣尊重的。我時常想做人師，現在我不能進教會，這是我視為很失望的。我愛清白，雖我對我自己是已經不能說了；我再憎惡不清白，我希望我此刻便在這樣憎惡。我以為做人總要用保羅的這句話：「你應當做一個榜樣——在講話上，施濟上，精靈上，信心上，清白上。」同聖保羅同意的一個羅馬詩人也說：

「一個生活正直而沒有曖昧的人，

啊，福司克司，是不怕摩爾人的鎗同箭的。」

一個人心裏總有一處存好心思的。你看我求人這樣苛切，而自己忽然跌倒了，這應要使我甚樣悔愧呢？」

他詳細的講他以前在像一個軟木塞頭在海面給風浪吹飄時，他甚樣跑到倫敦而與一個不相識的女子去混了。

四十八個鐘點。

「我幸虧此後便覺我的傻了。」他接着說。「我遂不情願同那婦人再說一句話。我回到家裏，以後這樣事我沒有犯過第二次。不過我想我對你總不應有一些隱瞞，所以我老實的同你說。你肯寬恕我嗎？」

她緊緊的捏了他手而便答允了。

「那末我們應立刻不想起這事——講時是很痛苦的——以後只想快活的念頭。」

「啊安琪兒——我近近乎要快活了——因現在你可以寬恕我了！我還沒有告訴你我的事。我也有件事要告訴你——你記得我說過的。」

「啊，當然記得的！現在講，你這小壞東西。」

「也許你雖笑，但我的事是同你一樣嚴重，或更嚴重些。」

「噯，不能更嚴重了吧，最親愛的。」

「不能更嚴重——啊不，不能更嚴重了！她帶着些希望，跳起身來說。「我事不能更嚴重了，不錯的，我事是同你一樣的。我此刻便同你說。」

他們的手仍舊牽着。火門下燒剩的灰已堆得高高的。壁爐中餘燼尚射出紅光，照在他們倆的面同手上，再透進她眉際髮腳的疎髮而映出她的纖膚。這種紅光很可想象世界末日審判時的暗淡光采。她的大影子此刻從牆壁直升到天花板。她把身軀彎前——頸中每一粒金剛鑽像癩蝦蟆的眼睛般閃着——再把額角貼在他的額角上，然後垂低了眼睫毛，源源本本把她同亞力克·寶培維爾的事說他聽。



## 第五時期 女性的付價

### 三十五

斯黛的自述終結了，便是幾句免不了的解釋也說完了。她的聲音末一句同開口第一句是一樣的。她沒有半句遁辭。她也不哭。

不過在她說時，外界的物卻改色了。壁爐中的火慘黯得像鬼火——像絕不干涉她的痛苦而只在魔鬼般擲擲。壁爐的火欄也只是無精打采的訕笑；水壺噴出裏繞的煙汽，只管牠自己的問題；室內一切的陳設只在再三申明牠們不負責任。不過物的質料此時同適才克雷與她親嘴時是絕對沒有改變。原來改變的是看的人的主觀觀念。待她說完後，新夫婦適才互相憐惜的情話都退隱到了腦子的灣角去，只像一件近乎半盲的大愚事般在回響着。

克雷聽完了，便自去壁爐裏撥了一會兒火。待他撥完後，黛斯的自述已經在他心裏完全發生效力，他慘白了面便立起身。此時因他腦力過於集中，所以他反不能仔細想，只把腳在地板上敲踏。他開口時，聲音是最平凡的，最沒有感情的。

「黛斯！」

「是最親愛的。」

「我真可相信你的話嗎？看你的神氣，我要說真的。啊，你此刻不會有神經病嗎？你說這話，你應該有神經病！不過你不做我的妻，我所享有的黛斯——你決不會有神經病的！」

「我沒有神經病，我的心智是很清楚，」她說。

「但是——」他呆呆的看着她：「你爲甚麼不早同我說呢？啊，是的，你要同我說的，從一方面說起來——不過我阻你

的，我現在記得了。」

他這幾句話不過是一個已經麻木的心的表面話。他回身，靠在一只椅子上。黛斯跟他到房間中心去，把一副已經沒有淚的眼睛注視着他。她跪倒在他腳邊，匍匐地說。

「看我們的愛情面上，寬恕我吧！」她沒有口津的嘴輕輕的說。「我已經寬恕你所犯同樣的事了。」因他不回答，她所以再說，「寬恕我像我寬恕你一樣。」

「我沒有這希望，」他說。

「我已經寬恕你了，安琪兒。」

「是的，是的，你是的。」

「不過你不寬恕我嗎？」

「啊，黛斯，寬恕不能加到這種事上的！我以前視你是一種人，現在我視你又是一種人了。我的上帝呀——寬恕甚樣可以加上這樣荒謬的事情上去呀？」

他等了等，忽然大笑——同地獄裏的笑一樣不自然，一樣帶鬼氣。她聽了，顏色慘白，跳起身。

「不要——不要！你不要我死了，你這笑！」她發銳聲說。「啊，你對我發些慈悲吧——發些慈悲吧……安琪兒！安琪兒！你這笑是甚麼意思呢？你知道這對我要甚樣呢？」

他搖搖頭。

「我一直到現在在希望，想，祈禱你快樂。我想我若做到了，我自己也便快活；我若做不到，我便沒有服侍你稱職。我一直到今都是這樣感覺的，安琪兒！」

「我知道的。」

「我以前想，安琪兒，你是愛我的——愛我的身體同一切的！倘使你真愛我，啊，你甚樣可以有這種神情，說這種話呢？你

使我害怕！我開始愛你了，我便愛你到底——任你受甚麼磨折，任你甚麼失面子，只因是你呀。那末你甚麼能中止愛我，啊我的親丈夫？」

「我再說，我以前愛的女人不是你。」

「那末是誰？」

「借你形貌的另一個女人。」

他的話提醒了她以前所存的恐懼，她看出他現在是視她為一個僞冒者，一個不清白而僞裝為清白的女人。她慘白的面上頓時現出恐怖。她的面皮變為弛鬆，嘴變像一個虛空的小圓洞。他對她所下的新見解使她幾乎栽倒。克雷不得不走前說：

「坐下來，坐下來。」他溫和的說。「你是病了；這也很自然的。」

她坐下了，不知她坐在甚麼地方。她面上仍不改驚皇之色。

「那末，從今後我不再屬你的了嗎？是不是，安琪兒？」她無法的問。她自言自語說，「他說，他以前愛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個像我的人。」

她自省過了一會兒，她似乎因受人愚弄而自己憐惜自己。她眼中充滿的眼淚已經忍不住而簌簌的落下來了。

安琪兒·克雷見此心中覺稍寬鬆些，他靜待黛斯的怨鬱逐漸平下，如雨般的淚珠歇住而為一陣一陣的喘息。

「安琪兒，」她改變她適才像發瘋般的警恐而重新自然的說，「安琪兒，你不想我以後不能與你同居？」

「我還想不出我們究竟應甚麼樣辦？」

「我不會要求你同我一起住，安琪兒，因我沒有這權利。我也不寫信給我的母同弟妹們，在我們住在這裏時，我也不做我帶來的針線。」

「你不做嗎？」

「不，我一件都不做，除非你先吩咐我。倘使你離我，我不跟你；倘使你不同我說話，我不問你，除非你先同我說我可以說了。」

「倘使我要你做一件事呢？」

「我情願像奴隸般，條件都順從你，便你吩咐我躺下身去死。」

「你真很好。不過我看你現在的肯犧牲同你以前的只想自己隱瞞倒有些不協調吧。」

這是克雷第一次譏諷黛斯的話。不過此時把譏諷話同黛斯說，不曾把譏諷話同貓或狗說。她不覺這種話的芒刺，而只覺這種話是發表憤怒的無意義的聲音。她不作聲。她此刻不知道克雷對她的愛情正悶在他肚子裏冒煙。她也許沒有看見一顆大淚珠在克雷面頰上慢慢地滾下來——淚珠這樣大，以至像顯微鏡筒底的鏡片般把滾過的面皮上汗毛孔都放大了。此刻克雷聽了黛斯的自白而一改他以前的生命，以前的宇宙。他拚命想在新情況下打出一條新出路。不過這新出路在何處呢？

「黛斯，」他盡力使聲音溫和的說，「我——此刻——不能在這間屋裏，我要往外面去走走。」他靜靜的離了房間。他傾出的兩杯酒——一杯他的，一杯她的——照樣留在桌子上。這是他們結婚後第一次晚餐的結局。二三個鐘點前他們進下午茶時，二人尚在一只杯裏喝咖啡。

他出門時的關門雖是很輕的，但已使黛斯從呆瞪中驚醒。她想他出門了，她還獨自在房間中做甚麼。她急急的披了外衣，開了門追他去。她吹熄了燭，像不想回來般。此時雨止了，夜色是很清楚。

她一刻兒便追上克雷，因克雷走得很遲，並且沒有目的的。他的身子與夜色中她的身子比起來，是墨黑的，可怕的，使人迴避的。她觸着了她身上的寶石——適才是很使她驕傲的——她自己覺愧恨。克雷聽後面她的腳步聲，他便回身。但她此刻對他是沒有甚麼影響。他慢慢的走過屋前五個拱弧的大橋。

路上牛馬走的跑道是儲滿着水。適才的雨只把低窪處落滿，而沒有把路上已積的水沖去。星光在小水潭裏閃閃着。黛

斯不知天上有星，倘使她不在小水潭裏看出反射的星光末——倘使她不見宇宙中最大的奇蹟在低微的泥潭子裏反照出來的光芒末。

他們這晚走的地方是與泰爾鮑賽在同一個谷裏，不過更在槐河下游的歐英哩地方。因四周沒有樹，所以她一路可以望見他。路在離屋稍遠，便蜿蜒到草地裏去。她不呼他，也不同他並行，而只在後面像啞子般隨着。

不過最終她同他並行了。他不同她講話。一個人在發見了一件可悲的事實後，往往反極誠懇的，克雷此刻便是這樣。戶外的空氣顯然使他不因感情一觸動而便發怒。他現在只看黛斯是一個毫無動人處的女人罷了。黛斯此時也覺時間在向  
她唱

「看呀，一等你的面露出了，以前愛你的便恨你；

你的面，一等命運臨到時，便不再美麗了。

你的生命將要像一張落下的葉子般在風雨中飄搖；

憂慮將要做你的面紗，苦痛將要做你的帽子。」

他正在強烈的思索。黛斯與他同行不能使他思想分開。她同他在一起現在已經不能引動他！她只有先向他說。

「我做過了甚麼事——我做過了甚麼事？我從沒有說過一句不愛你或欺騙你的話。你不想我是預先打算好在結婚後才告訴你的，你總不想吧？此刻只是你在發怒，安琪兒！我沒有恨你，并且我不是像你想的一個欺騙人的女子。」

「哦，你是不欺騙，我的妻；不過不同了。是的，同以前是不同了，不過我不罵你！我已經立誓過我不罵你的。所以我現在用種種方法避去罵你。」

不過她不止的求他寬赦。也許她說了許多最好不要說的話。「啊安琪兒——安琪兒！我那時是小孩子——那事發生時我才是小孩子！我對男子是不明瞭的呀。」

「你受人家欺了，這我承認的。」

「那末你還不寬恕我嗎？」

「我已經寬恕你，不過寬恕並不把一切都了了。」

「你還愛我嗎？」

他不回答。

「啊安琪兒——我母說這種事是時常有的——她知道幾個比我更不好的——後來丈夫都把前事忘了，但那女人的愛她丈夫卻遠不及我的愛你。」

「不要辯，黛斯。不同的階級便產生不同的習俗。看來你只是一個沒有分寸的農女，你不知道你在同誰說話。」

「農女只是我的地位，而不是我的天性。」她帶着些怒氣回答，但怒氣一刻便息了。

「這對你更不好。我想調查出你家系的牧師以前最好不要把這事說出來。我現在把你家衰微的原由同又一件事來連貫看了——這便是你的缺乏堅毅。墮落的家庭連帶產生墮落的意志同墮落的行爲。我要問上帝你爲甚麼要告訴我你的家系而使我現在更多一個看輕你的話柄！我正在這裏想你是自然的初生孩子，而那邊我又在想你是一家敗落貴族的空澗種子了。」

「同我一樣家世的人很多。蘭滴的祖宗是大地主，開牛奶棚的皮萊脫的祖宗是大地主，此外趕貨車的提皮好司，他家以前也有個拿曼姓的，你可找出像我的人們很多。這是州裏的一個特點，我沒有辦法的。」

「這便對州更不好。」

她只把克雷的責備合攏來看，而不一件件去分析牠。她只覺他現在不像從前般愛她，旁的她一概都不問了。

他們不聲不響的又向前面走。一個威爾橋的農夫以後說那晚他深宵出外去請醫生時，他看見一對情人在牧場上慢慢的走。他們不作聲，一個跟在一個後面，像送喪般。他看見二人的面上都很帶憂愁。以後待他請了醫生回來，他仍舊在原牧

場上看見二人不管夜深不管天氣已更冷而在慢慢的走。那農人因自己家裏有病人，所以一時沒有去記牢這事。他直到過了好久後才回想起的。

在農人去請醫生同回來的時間中，她曾經同她丈夫說，「我不想我做你一生不快活的源頭。河在那裏。我便可了結我這生命。我是不怕的。」

「我不情願在我所幹的許多愚事上再加上一樁殺人事，」他說。

「我可以在死後留些憑據，表明死是由於我自己的恥辱，是同你沒有關係的。」

「請你不要說——我不情願聽這話。你存這種心真是無聊。你說的不能使人悲慘，而只能引人嘲笑。你半點沒有知道你所犯事的性質。倘使這事宣布了，世界上十分之九的人們只視牠爲一樁笑話。請你現在回屋子去睡罷。」

「好的，我便去，」她盡職的答。

他們已經走過通磨坊背後雪斯脫西恩禮拜寺古跡的一條路了。磨坊在幾百年前是與禮拜寺在一起的。磨坊今還在，因麵粉是天天人所需要的；禮拜寺早已圯毀了，因信條只是一條即過的。世人時常可以看到供人日用的東西，可以比靈魂的糧食，即永久的真理，耐久得多。他們所走的道路是圓形的，所以他們雖走了多時，而仍舊沒離去他們的寓所很遠。她服從她丈夫的命令，跟他走了幾碼路，便走過跨槐河的大橋去。等她回屋後，房間裏的東西同她出門時一樣，壁爐中的火依舊還在燃燒。她樓下不多等，即走到臥房裏去，那裏約納遜把行李都早已安置好了。她坐在牀邊上，呆呆的望了望四周，然後去脫衣服。她把燈移至牀前時，她見在白斜紋布的牀帳蓋中露出些東西來。她拿燭光來一看，她見原來是一枝咪賽兒多樹。她知道這是安琪兒置的。這便是那怪異的包裹，她在白天整裝時不肯同她說明，而告她必到晚上才同她說明的。適才他高興地去暗暗的掛在牀頂上。但現在這枝咪賽兒多樹是何等不羨趣呀！

她此刻已經沒有甚恐懼，沒有甚麼希望，所以只癡呆地睡下。一待憂愁不造出種種幻想後，睡神便尋到她的機會。有許多比黛斯目下快活得多的情景，尚不容人容易合眼，但黛斯此刻倒最歡迎睡。不一刻兒，她已忘記了她的生存，而在以前她

祖宗也會做過新娘的房間的芬芳空氣中昏昏沉沉睡着了。

克雷過後也回到房中來。他輕輕的走進客房去點了枝蠟燭。他慢慢地，像件件都預先付過的，把氈毛鋪在馬鬃毛的沙發上。他沒有睡前，先着地襪走上梯子去，在黛斯房門外聽了聽。他聽她有節律的呼吸而知道她已熟睡了。

「謝謝上帝！」克雷喃喃地說。但他一想起她把她生命的負擔移到他的肩上而獨自無憂無慮的去熟睡了，他心裏不免覺一陣苦痛——在某部份的確是苦痛，但也不完全是的。

他回身下樓。他在未跨下樓梯前，又回頭望望她的房門。他瞥見嵌在黛斯房門頂上的又一張亞培維爾族的貴婦人畫像。在燭光中這畫像更覺惹人厭。她的形像露出陰險——克雷此時看為一般女性對男子們所存的報仇心。像土查理斯王時代的衣着是很短的，很像適才黛斯帶上首飾時，他把她的衣服撩起後的樣子。他又發見黛斯同她祖宗們一個相似點了。他不敢再仔細看而便下樓去。

他的神色是冷靜的，沈着的；他緊閉的小嘴顯出他的自治力；他面仍舊露出她把秘密洩露後的枯燥。他不再是愛情的奴隸，也不再是愛情的主人，而只想人類經驗中一般的苦惱，同一般不能預料的事情。只在幾個鐘點之前，他看黛斯是何等潔白，何等甜蜜，何等真實；但是

「只要棄掉一些些兒，整個的世界便都飛開去了！」

他心裏誤認黛斯不把真心在她偽裝誠實的面上表露出來。他繼續想像她般一副眼睛說話時從不露出不真實的，甚樣牠能在暗地裏看另一個與眼前完全矛盾的世界呢？

他躺在客堂的沙發上，自去熄了燭。夜色充滿了全房間。像與他不相干的。夜色已經湮沒了他的快活，已經同樣湮沒了其他一千個人的快樂。但外表是依舊與以前不變的。



克雷起身時，天色尙暗得像隱藏的一件罪孽。她眼前仍舊是火已熄滅的壁爐，餐具仍舊置好的晚餐桌子，沒有嗜好。現在已經有薄膜的兩滿杯酒，她坐過的椅子同他坐過的椅子，其他像在問這事苦何處置的陳設品。樓上沒有聲息。過了分鐘他聽敲門聲。他知道服侍他們的農婦來了。

此時屋中進來一個第三者是很窘的，他已經穿好了衣服，所以開了窗同農婦說他們今早用不到她來。他叫她把手裏的牛奶罐頭留在門邊。等老嫗走了，他自去屋後尋些薪枝，回來生了火。伙食櫥裏的雞蛋、牛油、麵包是很多的，他便快快把早餐弄妥了。他在牛奶棚中的經驗已經使他很諳悉家內的操作了。屋外煙突頂上裊繞着像蓮花梗的青煙。本地方人清晨走過時，他們都歡羨一對新夫婦的快樂。

安琪兒把各物看了看，然後走到樓梯邊喊道：「早餐好了。」

他開了前門，獨自到早晨的空氣中走幾步。他回來時見黛斯已經在客堂中，木木的在重整餐具。她此時已經梳洗整齊了。因他出門回來只有二三分鐘，所以他推想她一定在他未喚她前已經穿好了。她頭後挽一個大的團螺髻，着一身新的淡藍羊毛外衣，頸領上鑲一道白鑲邊。她的手同面看像很着冷的，這顯然是她已經在沒有生火的房中待了好一會了。克雷喚她時的溫和口聲似乎使她生了新希望，但等她一見了他，這希望便又消滅了。

這一對新夫婦，照實在說，現在只是以前他們愛情烈燄燒刺的灰槁了。在昨晚劇烈的悲痛後便接連上今晨的呆滯。看來沒有一件東西再可把他們以前的愛情重新燃燒着。

他溫和的同她說，她也溫和的回答他。最終，她走近他，看着他嚴肅的臉，不知她自己的臉也同樣嚴肅。

「安琪兒！」她說，立定了把手指像春風一樣輕的觸着他的身子，似乎她不能再信以前愛她的人現在再能有肉體。她的眼睛是晶瑩的；她帶着灰白色的鬢，仍舊是圓滿的，雖乾的淚已經在上面留了兩道痕迹；她本來猩紅的嘴唇現在同她的面同樣無血色。不過她現在仍舊是活潑，雖憂慮已經把她的生命壓作一片片而只要輕輕的一推動便要使她病，使她眼睛遲鈍，使她口唇纖薄。

她的外觀是絕對的清白的。自然在她身上印上一個女孩子的天真印象，使克雷看後不得不一呆。

「黛斯！說你的話是不確的！說不，說你昨晚的話是不確的！」

「我的話是確實的。」

「每一個字嗎？」

「每一個字。」

「他像懇求般望着她，似乎他情願聽她撒一句謊，而後讓他用詭辯的方法去硬當他真。不過她此刻又說是確實的。」

「他還活着嗎？」他問。

「小孩已死了。」

「那男人呢？」

「他還活着。」

克雷臉上露出最終的失望。「他在英國嗎？」

「在英國。」

他走了幾步，陡然說，「我的地位是這樣。我最初想——任便甚麼人都同我要一樣想的——我在放棄了階級、財產、學問去尋一個農村女子做妻，我至少可以得到清白，像得粉紅色的面頰一樣穩當。現在——雖然，我不責備你，我不會做責備你的人的。」

黛斯不用他再說而完全了解他的立場。這便是使她難受之點：她看出他因娶了她而已經失去一切了。

「安琪兒——我若早知道這樣，我不讓你娶我了。不過現在你還有一辦法，雖我希望你總不要——」她的聲音帶沙了。

「末一個辦法嗎？」

「我意思是拋去我，你還能拋去我的。」

「甚麼呢？」

「同我離婚。」

「好的天堂呀——你真是不知世事！我甚麼離你呢？」

「你爲甚麼不能呢？我告訴你的事實，已使你離我的理由成立了。」

「啊，黛斯——你真是太，太孩子氣——太不得知——太簡陋了。你原來一些不知道法律呀。」

「甚麼？你不能嗎？」

「爲了我們結婚以前發生的事，當然我不能的。」

黛斯面上頓時顯出難過同羞恥。「我以前是這樣想的——我以前是這樣想的。」她輕輕的說。「啊，現在我知道甚麼我對不起你了。請你相信我——看我的靈魂面上，請你相信我，我以前從沒以爲你娶了我，你再不能離我的。我以前只希望你不要離，但我常想倘使你不愛——不愛我，那你可以離我的。」

「你以前是錯了。」他說。

「啊，那末我便該照昨晚般做了，便該照昨晚般做了！不過我沒有膽量，我總因那樣，所以不好！」

「要膽量幹甚麼？」

因她不回答，他所以握住了她的手。「你昨晚想幹甚麼？」他問。

「讓我自己去死了。」

「甚麼時候？」

她聽他像教堂的法官般審問她時，她扭捏了一會兒，至終說，「昨晚。」

「甚麼地方呢？」

「在你的咪賽兒多枝下。」

「我的好上帝呀！——甚麼呢？」他肅然的問。

「讓我告訴你，先生，不過你不要同我生氣！」她畏縮說。「我便想用我捆箱子的繩子。不過我不能——不能做這末一件事！我怕這樣做後，我要留給你一個不好聽的名聲。」

從黛斯逼出來的這一段自訴，使克雷聽了，覺難以形容的不安。不過他仍舊握住她。他把眼光從她臉上移到身下而震顫地說：「現在，聽清這句話。你以後決不准再心想這種可怖的事！你甚麼會想到的！你現在便允許我——看我做丈夫的資格——以後再不准試這樣事。」

「我現在允許了。我看這種事是多麼不好。」

「不好！這樣事是還不像你般人所應想的。」

「不過，安琪兒，」她張大了眼，求恕說：「昨晚這心思是完全爲着你而起的，原因是你要你不蒙離婚時外面的謠言呀。在我是做夢也做不到的。不過用我自己手去尋這條路，這還對待我太好。對我心口刺一刀的應該是你，應該是給我敗壞的丈夫。我想你若真沒有旁的方法拋棄我，那末你把我一刀戳死了，我要更熱烈的愛你。我覺我真配不上你，真阻礙你！」

「噓！」

「你既吩咐我不要說了，我便不說。我決沒有意思反對你的意志。」

他知道她的允許是可靠的。她在昨晚一度不顧危險後，她的熱情今晨已經跌到零度。他此後可以用不到再慮有不測了。

黛斯重把早餐桌整理了一會。他們吃時，二人坐在一邊，以使眼光不互相看着。最初他們因彼此聽到咀嚼同喝水聲而覺些不便，不過這是不能免的，再幸二人用的東西都是很少的。早餐過了，他站起身同她說他回來進中膳的辰光。他自到麵粉廠參觀去——這是他起初借名到這裏來住的唯一個原因。

黛斯等他出門了，便立在窗邊看他走過了通到麵粉廠的大石橋。她看他隱在橋彼面，再走過了鐵路，以至不見。她這後便逕自去揩桌子，同整理房中的東西。

做散工的傭婦來了。黛斯起初見她有些不耐，但過後見她反使她的感覺輕鬆些。到了十二點半，她讓傭婦一人在廚房裏，自己又到客堂窗邊，待克雷從石橋邊回來。

約在一點鐘左右，他回來了。雖他尚離寓有四分之一英里遠，但她的面已現喜色。她跑到廚房把中餐排出來。他進屋時，先到昨天他同黛斯洗手的房裏去一次。待他到了客堂，餐碟盞已經像他自己動手般擱去了。

「多麼准時候！」他說。

「是呀。我看你從橋那邊來的，」她說。

他們進餐時講了些普通事。他講甚樣他在早上參觀禮拜寺磨坊的老法節淘。他怕這種舊法子——某幾種方法還是給以前禮拜寺的僧人們磨粉用的，而禮拜寺現在是只剩些荒垣殘瓦了——在現代磨坊機器改進後已經沒有多大用途了。他用過了中膳後，一會鐘又到外邊去。天黑時他回來，整夜去做他的參觀等記。她怕他看見了她心中要不高興，所以在散工婦人回家後，獨自到廚房裏去整理了一個多鐘點。

克雷來近廚房門外。「你不應這樣工作，」他說。「你不是我的僕人，你是我的妻。」

她的臉高興了。「我正像你說的在想呀，」她很可憐的訥訥地說。「你意思是我只擔你的妻的名義。實在我也不要再多了呀。」

「你儘依着你想做好了。你是我的妻。你再有什麼意思呢？」

「我不知道，」她忽忽的說，眼裏含着淚。「我想我——因我不自重，我意思是我以前同你說我是不配被人敬重的——我以前不肯再嫁你，便是因這緣故——我嫁你只因你逼我呀。」

她便嗚咽，把身子背着他。這種情形簡直可以使隨便那個人回心。不過在克雷內心的深處，雖他待人是最高溫和恭

讓的，隱藏着一點堅硬性，像鬆軟的礮土中含着金屬的苗脈，以使凡觸到牠的都要避開去。這點堅硬性以前使他離去教會，現在使他離去黛斯。非但如此，他對黛斯的用愛，與其說像火燄，毋寧說像日月的光輝。他對異性凡一次不信任，他便不再去追逐她。他有了這種堅忍性，同他再有了其他多種的溫柔性，他所以能站在他理智視為可卑鄙者的面前，而儘去感覺他器官所受的迷惑。倘他自己加些奮勉，他的自主力是可驚的——幾乎超人的。他此刻靜靜的等黛斯嗚咽完結後，才說：

『我情願英國只要有一半的女子們可以像你般配受人敬重，』他對全體女界懷着嫉恨而說。『這不是一個配受敬重問題，而是一個主義問題。』

他說了好多同樣的話。他心裏仍舊有一種厭惡心。這種厭惡心一俟老實人們在發覺他們的理想同實在不符合時，便老存在他們的心腦裏。不過他此刻心中也已有憐惜黛斯的暗潮，倘順着這暗潮去對付他，那末一個尋常女子也可以使他回心。不過黛斯沒有想到這一層。她件件都順受，她幾乎不開口。她依順他的堅決幾乎使人可憐她了。雖她的天性是快的，但他所說的話在她總是不錯的。她不想她自己的幸福。她不會發怒。她不因他不愛她而存惡心。她此時是代表以前聖徒的寬仁心重新到現代自私自利的世界中發現。

第二天的黃昏。深夜，同侵晨與第一天的黃昏，深夜，侵晨同樣的過去。她——以前是自由的，獨立的黛斯——自動的去引誘他只有一次。這是在克雷第二次用過了早餐而要進廠的時候。在他離開餐桌時，他同她說：『再會，』她照樣回答了。不過她再把口貼近到他的唇邊去。但他不利用這機會，而急急的避開去，說：『我要准時候回家的。』

黛斯像受了打般急速的縮回去。他以前時常沒有得到她的允諾而親她的嘴唇；他時常快活的說她的嘴同呼出的氣帶有牛酪，雞蛋，牛奶，同新蜜的香味；他再說他是仰仗着這些味兒而活命。不過他現在不再念及這對嘴唇了。他見她陡然畏縮，他遂溫和的同她說：『你知道我現在正在想找一條出路嗎？我們若要免去外人對你的嘲笑，我們必須同居幾天。不過你一定得知道這只是求外觀起見呀。』

『是的，』黛斯惘惘地答。

他走出了門，在路上站住了一會兒。他愛她現在雖已經很微弱，但他仍願比方才更親熱的回對她的用情。他願至少再親她一次吻。

他們雖這樣同居在一所屋子裏，但他們比從前求情時代反要相隔得多。她看出他是像他自己說的，現在正在尋出路。她看他在柔善的表面下埋藏着決心而覺敬畏。她現在不希望他恕她了。她好幾次想乘他在磨坊時私自出走，但她怕這種辦法非但使他不得益處，而反使他受人訕笑，倘使這事給社會知道後。

克雷此時確在想辦法。他的思索是不間斷的，以使他不安，以使他瘦同枯槁，以使他失去以前一切在家庭中婉順的好脾氣。他在走路時，他要說『甚麼辦法呢？——甚麼辦法呢？』一次她適巧聽到了這話，她遂開口先把他們悶着不說的辦法說穿。  
『我恐怕——你不想同我多住下去了——是嗎，安琪兒？』她問。她唇角的下垂，洩露她面上所裝的恬靜是何等勉強的。

『我不能同居』他說，『倘使我不看輕我自己，更壞的，倘使我不看輕你。當然，我的意思是我只能同你像一般家庭般同住。現在無論我的感覺甚麼，我總不看輕你。』斯，我們既經說起了，我倒索性直爽的說，免去你不明瞭我的困難。倘使那個人還活着，甚麼叫我們可以同居呢？因在自然的眼光中看來，他是你的丈夫呀。我把這問題提出在你的前面，請你不要想我，也不要想你，不要想我的感覺，也不要想你的感覺，因這還不是一切困難的焦點。焦點卻在我們以外的他人身上。只想過了幾年後，我們的小孩們都長大了，那時倘這件事洩露了——因遲早這事總要洩露的，結果要甚麼？勃刺克摩爾谷同獵場不是在地球的兩極端，彼此間不是沒有人們來往的。只想想你傳下的血同肉將要同這羣團一同長大而待一天去爆裂。試問他們發覺後要甚麼呢？你想了這些後便不能再說同居了嗎？你想還是我們自己去受這苦痛好呢？還想把這苦痛遺給到另一代身上好？

她不能擡起她的睫毛。

『我不能說同居』她答。『我不能，我以前沒有想到這麼透徹。』

黛斯以前雖一面想順從，想出走，但她的女性希望——我們要不要承招出來——是願與克雷同居在一個屋檐下，以至與他達到這樣的親密程度，而使他違反理智的判斷而不再冷淡她。她雖是不偽飾的，但她若不覺得她同克雷住得接近，她便可誘致克雷去重新愛她，她的女性的品質便有些缺少了。她承認倘使這一着失敗，她便沒有其他方法了。她對自己說，用手段是錯的。但她總希望她同他同居能使夫婦們重歸於好。惟克雷已經把末次意見宣布了。這意見是，像黛斯所說的，她以前沒有想到的。她聽了他說將來他們的子女總要有一天担負她的羞辱，這頓使她心死。她的經驗已經給她一個教訓，這便是世界上只有一條比活好生命更好的出路，這便是索性沒有得生命。她，像其他預見到生命痛苦的人們，也仿照塞雷魯東而把這刑罰去判決犯罪，「你應該投胎去。」

原來這便是自然老婆婆像狐狸般的狡猾，倘使黛斯用手段去誘致克雷忘卻已往而重新愛她時，她便要把她的羞辱遺予他們的子女了。

因此黛斯不能抵禦克雷的辭鋒。不過克雷的心中倒替她代想出了一個答覆。他想到了這意思，他倒有些害怕黛斯。這意思乃從看黛斯的烈性同好身體而推想得來的。不過黛斯或者可躲避過而用另一種解脫方法。她可以答復克雷說：「倘使我們到了澳斯脫拉利亞或美國的塔克薩斯州去，有誰再知道我以前不幸而要譏諷你或我呢？」不過她，像大多數女子般，不再多說了。也許她不多說倒是對的。因做女人的非但明瞭自己心中的苦楚，而她又再明瞭她丈夫心中的苦楚。那個能保險說因外國地方的生人們不譏笑她的既往，而她的苛求的丈夫也遂可以贊成她呢？

這是夫婦們反目的第三天了。也許有人要說倘使克雷的獸性更濃厚些，他倒要變為更高貴。不過克雷的毛病是他用情太高尚，太想象。因他有這樣情性，所以不見面有時反比見面好，因不見面反使他記起以前快活的事而把觸眼的不快活忘卻。黛斯也看出她與克雷同居不能像她預料般幫助她。以前克雷說這句話是不錯的：可以引起他的性慾的不是黛斯，而是另一個婦人。

「我把你的話都想過了，」她說，一手的食指在桌布上指劃，帶結婚戒指的手攥住了額角。「你講的都不錯的。你一定得



離開我。

「那末，甚麼辦呢？」

「讓我回到家裏去。」

克雷沒有想到這一層。「你真能回去嗎？」他說。

「真的。我們應該離開而把這事忘卻了。你以前有一次說過我有能力使男子們反對他們理智的判斷而歸向我。現在我時常在你的眼前。倘使我也同樣使你反對了你的理智同願望，以後你的懊悔同我的憂愁將要沒有底止了。」

他不響。過一會他說：「你的意思是想回家去？」

「我的意思是想離開你而回家去。」

「那末，好的。」

雖她沒有正視他，但她的心跳了跳。她立刻覺到這種結果是同他們的婚約不合的。

「我早怕我們要到這樣結果的，」她訥訥地說，面色很嚴整。我不埋怨你安琪兒。我——我想這是最好的辦法。你說的我都服了。是呀——雖沒有人來責備我，不過我們同居後，說過了好幾年後，也許你要記起我的已往，以至看見了最平常事便發怒，以至在氣忿中要不經心說幾句話。倘這種話給人，也許便是我們的小孩子們聽到了，啊，我現在只覺稍難受的，到了那時便要我的生命了！我明天決計便回家去。」

「我也不留在這裏。雖我不要把我的事公開，我想最好我們便離開——至少先離開一會兒，而等我思想回過來時，我再寫信給你。」

黛斯倫眼望了望她的丈夫。他的面色是慘白的，再帶些震顫的。不過她仍舊畏這個和氣人的堅決心——一種用精緻的情緒去壓倒羸魯的情緒，用概念去壓倒實質，用精靈去壓倒肉體的意志。在他意志的威權前，癖好，傾向，習慣都像枯葉子在北風中般捲去了。

他也許也看出她的神色，因他稍後爲她解釋說，『我的脾氣是在離開了人之後，反能和氣的記着他們的；』接着他忍痛的說，『上帝知道的，也許你我都受受不了而要有一天傾倒的日子，像這樣的已經有好多人了。』

那天他們各自收拾行李。他們彼此知道從明天一分手後，他們或者要永不見面了。他們在分離前說種種安慰同解譬的話，只因他們都不願覺着一些些永久別離的痛苦。他們知道在他們初別的數天，必因以前曾有一番憐惜——黛斯的戀愛克雷是至今沒有改變——而都覺難受，他們必過了長時間才能逐漸的緩和下去。他們知道時間愈悠久，他接回她做當家婦人的機會愈微弱。在男女一次分開——放棄同居的住宅同環境後——安能保新人同新情勢不補進舊缺裏去呢？

## 三十七

中夜寂寂地過去了，因在槐河的谷裏是沒有聲音去宣布牠的。

一點鐘敲過後，在一所以前密培維爾族人的廣廈而現在改爲農舍的黑暗中發生着微微的響聲。黛斯在樓上驚醒了。這聲音是從樓梯來的。她看見她的房間門開了，再看見她的丈夫在月光中移着異常把細的腳步進來了。他只穿褲同襯衫。她看見了他不自然的呆呆地注視着，她最初的快活頓時消沉了。她看他走到房間的中央時，他便立定而嘴裏發出一種不能形容的愁苦聲音，喃喃地說，『死了！死了！死了！』

克雷在受着劇烈的刺激後，他便要在熟睡中起來走路，或幹種種怪異的事。他同黛斯沒有結婚前住在客棧的夜間，他熟睡中重演他同黛斯的農人打架便是一例子。黛斯看出克雷此時也正因受着幾天連續的神經激刺而發睡行病。

她對他的信託是這樣深，便是無論他在醒時或睡時行近她，她都不怕。即使他那晚在夢行中持了手槍進門，她也不減她對他的信託。

克雷走近來，身子俯在她牀上，訥訥的說，『死了！死了！死了！』

他把一種說不出的愁苦的眼光眈眈去注視她，一會兒後，他俯下身子把被單像覆死屍般包裹了她，然後像舉死屍般

尊重地把她舉起，抱她在房間中走了一遭，訥訥的說，『我的苦惱的，苦惱的黛斯——我的最親愛的，寶貝的黛斯這樣可愛，這樣好，這樣真實！』

她被遺棄而飢餓的心，聽了他這許多親熱的話後——他在甦醒時是嚴酷地不肯露一字的——覺異常的甜蜜。此時她若動了動，或掙扎了掙扎，她便可救獲她的生命，但她也不願，而只願死心塌地的留在他懷裏。因此她默默的，呼吸也不敢呼吸的待他——待他慢慢地抱她到樓梯口去。

『我的妻——死了，死了！』他說。

他走到樓梯欄杆邊停了。他似乎在想要不要擲她下去。黛斯心中沒有一些不安。她知道他明天要同她分袂，也許要永久不見她，她所以視這樣危險時在他的臂中是一樁好機會而不存半點恐懼。倘使她同克雷能一起跌下去，以至二人都礙為幾段，那末，多麼好，多麼可欲！

不過他不擲她下去，他只借護手欄杆靠着而在她的嘴上親了個嘴——這在白天是他不屑做的。此後他重新緊緊的抱了她而走下樓梯去。樓梯的軋軋聲響不攪醒他。二人安安的達到最下層。他弛了一手去開門，他的襪趾輕輕的觸在門邊上。不過他不覺到。等他們出了房子而走到田野空氣中時，他把她負在肩上，因這樣他可以負她容易些。此後他負她到河邊去。

她沒有看出他的目的。她只像第三者般在局外推測。她把全身交給了他。他任意去處置她，她心裏倒快活。她正感明晨分離的苦楚，而今晚忽見他在夢行中誠心的去認她為妻，并他雖有做夫的威權而仍不丟棄她，她心裏覺安慰。

啊！現在她知道他在做甚麼的夢了。原來他此時正在夢他抱她同其他幾個掙牛奶姑娘們過水潭。不過克雷不負她過橋，他向着磨坊的方向走了幾步。他便負她立在槐河邊上了。

槐河紆迴的水，在牧場的低地上要時常分出支流的。牠像長蛇般作了許多無意義的曲折，有時環繞許多不知名的小島，然後再匯為寬大的河身而流下去。在克雷站立的地方，河身是最寬大的同最深的。河上面只有一條供一人走過的狹木

橋。秋雨把橋欄已沖去了。橋面的木板同河水相去只有數英尺，平時一個腳力穩定的人走過時，他也要晃頭眩。黛斯在日間已經好幾次從窗口看見青年們把走過這條橋當作顯本領。也許她的丈夫也曾經看見過。不過今晚他在睡夢中竟然負了她踏上橋了。

他要不要溺死她？也許他要的。這地方是荒索的，河身在此地是足夠溺死人的。不過她情願讓他溺死她。這比明天早上分離要好得多。

橋底下湍急的河水在他們腳底下奔馳迴轉。牠是顛簸着，扭扭着，把月光所照的水面縹爲一疊一疊。橋面撒上一陣陣水沫，橋腳沖積着一堆一堆的腐水草。倘使他們此時跌到河心去，他們因互相緊抱而無法泛水，結果他們必將沒有多大苦痛而離去這世界。這樣二人都不因這段惡姻緣而受人譏笑責罵。他們至少在一生末了的半點鐘仍舊可以相親相愛。但倘他們再多活幾句鐘而到他清醒的時候，那末他白天的厭惡又要回復轉來。而此刻只是一閃即過的幻夢了。

這樣的熱情在她的心中鼓盪着。不過她不敢把身子稍一動搖，以使二人都跌到水中心去。她已經證明自己是可爲克雷而不要生命的，但她不知道克雷究竟甚樣——她沒有權利可去兒戲他的生命。最終他們安安穩穩的走過橋了。

他們走到以前是禮拜寺基地的農場中。他重新抱了抱她，行近禮拜寺墳場的講經臺遺址那邊去。在北面牆腳下有以前一個住持的空石棺，棺蓋已經早沒有了。到這裏來遊玩的旅客普通都要到棺裏去躺一躺，當作一種遊戲。克雷此時也鄭重重的把黛斯置在棺裏面。他再同她親了次嘴，然後深深的嘆了口氣，似乎可欲的目的已經達到了般。此後他便睡在她身旁，立刻像石頭般的睡熟。原來激起他動作的刺激已經產生了結果，所以他失去知覺了。

黛斯在石棺裏坐起身。這晚，雖在冬季中是算乾燥同和暖的，但因克雷穿的衣服太單薄而仍舊要着冷。倘使任他一人去睡在石棺裏，那末他明晨不免將凍死。她已經聽過好幾次冬天患睡行病的走到露天去凍死。不過她甚樣擾醒他呢？甚樣告訴他睡行時的情形，以使他知道了他對她的癡情而因之煩惱呢？她起初只跨出了石棺，輕輕的推他。不過他不醒。此時她自己也覺太冷了。她適才因受大感動而不覺冷，但等感動過後，一條被單是決不夠禦嚴冬深夜的寒氣的。她一定得想辦

法了。

她忽然想用催眠術去試誘他看。她伏到他身上，在他耳際堅決的、同嚴厲的輕聲說：『我們回去吧，寶貝呀！』同時她做扶他走路般的姿勢。她果然見他無抵禦的服從她而放了心。原來她附耳所說的話，重引他到另一個新的夢境。此時他夢她在棺中復活而正領導他上天堂去。她遂扶了他的臂，一同走過他們寓前的大石橋，再走進寓所的大門去。她是赤腳，石頭的清氣直透到她的骨節裏。不過克雷因着羊毛襪，所以倒還不像怕冷。

他們進屋後便不再有困難了。她服侍他睡到沙發上。她把被蓋他暖暖的。她再生了火，把他身上的濕氣都烘乾。她以為這些聲音要把他攪覺，她心裏是希望他此刻能覺醒。不過他的心智同身體都很疲乏，所以他不醒了。

明晨他們會面時，黛斯看克雷沒有半點覺到她乃是昨晚他睡行中的一個伴侶，雖他自己像知道些他昨晚雖經患過睡行病的。在事實上，他今天簡直像死過後復甦。他在才醒時的幾分鐘中，他腦子中若隱約記得昨晚曾經有過一次不尋常的夢魔。但等到他眼見了種種實事時，他的注意又移開去了。

他在牀上等了一會，希望他的思想能更清楚些。他知道昨晚睡時的意向不會便在侵晨光中遺失去。這種意向，雖受感情的衝動而發生的，倒與純粹的理智接近，所以他可以採用牠。

他因此在灰白色的晨光中想出他立意同她分離，不是由於忿怒，而由於他赤裸裸的情欲。後者在他的心裏焦灼，發燒。他長在他的骨髓裏。雖他現在只是一具骸骨，但他仍舊是情欲。克雷此時不再疑了。

克雷在早餐同把未整理好的餘件裝箱時，他因昨夜奮力太甚而異常疲憊。黛斯想把昨夜的事情告訴他，但過一刻她便回想倘使她同他說了，他勢必要因她暴露了他心底仍舊喜她——這在外表上他是不露出，並且不贊成的——而懊惱。她的情願揭穿他在理智不活動時，曾經犧牲他的莊嚴而重新依他內心的意向去做事。這不免像在一個人酒醒後，再把他醉時的情形去譏嘲一番。

她再想克雷本人也許也能記起昨夜的幻夢的。她若同他說了，她不免像有意占便宜去懇求他不分離。這她不願幹。

克雷事前已經寫了封信到最近的小鎮去雇一輛車。後者在早餐過後便來了。她覺這是他們末一幕戲的開頭了——也許這末幕是暫時的，她想；因昨晚他所顯的愛情或者可使他後日仍舊來尋她。他們把行李置在車頂上而離開租屋。磨坊主人同侍役的老媽子見他們匆促地離去，所以表示驚異。克雷告訴他們離開的原因是因磨坊的工作並不是他起先願意考察的新方法。他此外不再說旁的話。因此人們不疑到新夫婦們此離，而只以為他們是去訪朋友。

克雷們所走的路很近幾天前他同黛斯同過快樂日子的牛奶棚。因克雷要到那裏去結束他未了的事情，并要避免牛奶棚工人們的疑心起見，他不得不同黛斯一起去訪密雪司克力克。

他們要使他們的過訪不惹人疑惑，他們遂在通牛奶棚小路的轉灣處下了車，夫婦倆肩並肩走到牛奶棚去。此時楊柳樹的枝條已經剪去了，克雷在殘幹的頂上可以望到他以前跟蹤黛斯而要求她嫁他的地方；他在左邊可望到她因聽到他的四弦琴而傾心他的園地；他在牛欄屋頂的那一邊可以望到他們第一次摟抱的籬笆。這幅畫圖夏天的黃金色現在已經變為灰色了；膏壤已經變為溼泥了；河水已經冷了。

牛奶棚主人在牛奶棚門前先看見克雷們。他走近來，帶着適配泰爾鮑賽同鄰近村人們第一次歡迎新夫婦回來的笑容。此後密雪司克力克同其他幾個老朋友們都出來了。不過人中間不見瑪麗痕同蘭滴。

黛斯勇敢的一一對付她朋友們的道喜同諧謔。夫婦倆因事前已經同意把他們的分離保守秘密，所以他們面上裝得與一般新婚的人們無異。雖黛斯不情願再聽談及以往的事，但她不得不聽牛奶棚工人們講她聽瑪麗痕同蘭滴的事情。蘭滴現在已經回到她的父家去，瑪麗痕已經到旁處找工作去了。

黛斯聽了這不快活的消息，所以到牛欄裏把手輕拍幾只她以前喜歡掙的奶牛，同牠們道別。倘使那時有一個人已經知道新夫婦從此要分飛了，他見此刻他們出牛奶棚大門時，二個身體同二個靈魂像都已經結合為一個，一個的臂挽在另一個的臂中，一個的衣襟接碰着另一個的衣襟，二個面齊向着一個方向，恰與全牛奶棚的工人們另向着一個方向，而後再齊整的同送行的人說一聲，『再會』——他看見了，他未免要覺滑稽，同一種特殊的愁苦。也許克雷同黛斯雖像做戲般裝

扮得像。但他們總有些牽強的地方。因在他們走後，密雪司克力克同她丈夫說：「她的眼睛爲甚麼有這樣不自然的光輝呀！夫婦倆立着時，多麼像一對蠟像呀！他們講話時又多麼像在夢中呀！你看出嗎？黛斯以前老是有些奇異的，不過今天她更有做一個上等人的少奶奶的驕傲樣子。」

他們重上了車，沿了官道而穿過盛德包利同斯塔福脫，一直到納什爾包利。這裏克雷打發車子同趕車子人回去。他換了部生車子，送黛斯回到她的父家去。在車子趕過了幾英里而到一三叉口之後，他吩咐車夫暫時停一停。他同黛斯說，倘她要回娘家去，他便要在這裏同她分別了。因他們不能在車夫面前自由講話，所以他叫她下車到支路去走幾步，關照車夫便在原地方待他們幾分鐘。

「現在，」他溫和的說，「讓我們知道彼此的地位。我對你不懷恨，雖我現在心裏有不能忍耐之處。不過我仍舊想忍過去。等我定奪了行蹤，我便寫信給你。倘使我對你忍過了——假使這是可欲的，同可能的話——我便回到你處來。不過在沒有到你處來之前，你不要到我處來。」

克雷嚴酷的臨終話使黛斯呆木了。她看出他對她所下的見解。原來他只當她是一個曾經大大的欺騙過他的人。即使一個女人做了像她所做的事，難道她便應該受這樣嚴厲的處罰嗎？不過她在這點上不同她丈夫爭執。她只把他說的話重說了一遍。

「你不到我處來，我便不能到你那裏去嗎？」

「是這樣。」

「我可以寫信給你嗎？」

「啊是的——倘使你有病或要甚麼東西，我希望你不會這樣的，所以大概總我先寫信給你的。」

「你的條件我都接受，安琪兒；因你知道我的刑罰是應該甚麼樣的，不過——不過請你不要下到太重而使我擔負不起。」

黛斯的話只是這幾句。倘使黛斯狡黠些，她在這條僻靜的路邊同他鬧一次，發一次昏，不住的哀哭一會兒，那末，他雖像當時那樣執拗，他大概也抵禦不過她的，不過因她情願長時間受罪，所以他容易處置她。她的順受——這習性也許便是從以前寶培維爾騎士們不顧前後而抓住任那一個機會去幹的品性遺傳得來的——使她不去用許多可使克雷回心的方法。

這外他們都講些實用事情。他給她一包很够用的金錢——這錢是他爲了這事而特地在銀行中提出的。他給了車錢，馬車夫送她同她的行李到勃刺克摩爾谷後，他便自己拿了一柄傘同一只皮袋——其他東西都留在納什爾包利——離開去。他在同她說了幾再會後，三天的夫婦便在這時同這地分開了。

黛斯的馬車像爬般上山去。克雷在後面望她一會兒，以爲她要回頭來看他一次的。不過這事她倒絕對沒有想起，并且不敢想起。克雷等到車不見了，他心裏便苦痛的背誦了一句詩道：

『上帝不在天堂裏，世界的一切都走錯了路了！』

等黛斯的馬車早到了山巖的那邊後，克雷獨自走回去，他不知道他此時心底是仍舊愛她的。

### 三十八

黛斯到了勃刺克摩爾谷，她重新見她小時看慣的風物，她呆木的腦子稍震醒了些。她第一個問題是她將甚麼去見她的父母？

她到了村前征收路稅的欄柵門。現在看門的是一個生人。以前她認識的老頭子已經在大除夕卸職了。因她好久不接到家信，所以她問生人村中的新事情？

『啊——沒有甚麼，密司，』他答。『馬洛村仍舊是馬洛村。村裏的人們有死的，有那樣的約翰·寶培斐爾特的女兒，說起時倒記得。在這星期嫁了一個紳士農夫。結婚不在約翰的家裏，你知道；小夫婦們是在別處結婚的。那新郎是很紳士派，以



爲約翰的家人不配去加入婚禮，但他不知約翰的血裏有古代貴族的血，他家現在還有一個大大的家墓，他家不過在羅馬人時代失去了產業罷了。此次爵士約翰，村中人現在都這樣稱呼他，爲他女兒結婚而大破鈔。他請教區內每個人都吃東西。約翰的妻再在清泉酒家唱歌唱到夜間十一點鐘才完哩。」

黛斯聽了看門人的話，心裏愧恨交作。她不能坐了馬車，帶了行李，公開的回家。她託看門人暫時看管她的行李，自己打發走了馬車，然後獨自打後巷步行回家。

她看見她父親家的煙突，她問自己甚麼可以進屋子去呢。她想在這所小房子裏，她的親屬們現正安靜的想她同她的紳士丈夫度蜜月旅行。但現在事實卻是她孤零零的沒有一個朋友，在偌大的世界中而不能到第二處地方去，只是蹣跚地在娘家的一扇舊門前旁皇着。

她才到了她家園子的籬笆門旁，一個女子——以前她二三個女同學朋友中的一個——瞥見了她。她的朋友同她開頭說了一兩句話，便不注意她的悲慘神氣而問，「你的丈夫呢，黛斯？」

黛斯匆忙的答他因有事而到旁處去了。她說罷便辭了她的朋友，踏進籬笆門。

她一進了園子，她便聽她的母親在後門口唱歌。她看見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坐在後門門檻上較被單。她沒有看見黛斯便進門去。黛斯隨她進門。

洗衣桶仍舊置在老地方裝酒的空木桶上面。她的母把較乾的被單置在一邊，再伸手到桶裏去。

「甚麼——黛斯嗎——我的兒呀——我起初以爲你幾天前已經結過婚了——這次是真的結婚了——我們也已經把蘋果酒送出——」

「是呀，媽，我是結婚了。」

「還要去結嗎？」

「我意思是——我是結過婚了。」

「結過婚了！你的丈夫呢？」

「啊，他一時先到旁的地方去一會。」

「到旁的地方去！那末你甚麼時候結婚的呢？便是你信上說的那天嗎？」

「是的，星期二媽。」

「今天只是星期六，但你說他已經到旁處去了？」

「是的，他旁處去了。」

「這是甚麼意思？像你這種丈夫倒也在全英國的丈夫們中難揀得着的！」

「媽！」——黛斯走到密雪司寶培斐爾特身邊，把頭俯在她母的懷裏而嗚咽起來——「我不知甚麼來告訴你，媽！你

親口同我說過，寫信也同我說過，叫我不要把那事說出。不過我至終把那事告訴他了——我沒有旁的辦法呀——他知道後便走了！」

「啊，你這個小傻子——你這個小傻子！」密雪司寶培斐爾特說。「我的好上帝呀！我不情願在我生着時說這話，但我再說一句，你這個小傻子！」

黛斯是不停的啜泣，她幾天的隱忍到今天都發洩了。「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她不連貫的說。「不過媽呀，我實在沒有旁的辦法，他這樣待我好——我以為倘使我不把我的事同他說清楚，我便變欺騙他！倘我必須得同他再說一遍的，我還要說一遍。我不能夠——我不敢——對不起！」

「不過你在嫁他時已經對他不起了！」

「是呀，是呀；我的愁惱便在這裏。不過我起初想他若娶了我而不要我時，他可用法律手續離婚我的。啊，媽，只要你知道——知道我甚麼愛他——甚麼渴望他屬我——甚麼想得到他而再公平待他——你只要知道我心思的一半！」黛斯說時，她不能支撐而坐倒在一椅子裏。

「好好，一次做了再不能使變不做了！我總不懂爲甚麼我生出的孩子們總比別人生的孩子傻些——連這層層都不知道而要老老實實的趕快嚼出！」密雪司寶培斐爾特恨自己可憐而灑了把眼淚。「你的父將對你甚樣說，我不知道。」她接着說，「因他這幾天來天天在老利佛同清泉酒家內說你的結婚，同我家將從你身上恢復以前的地位——那個可憐的老壽頭——現在你看你把事情弄得多麼一團糟呀，天主總是天主！」

像天公有意把事情逼到焦灼點般，黛斯聽她的父親在回來了。不過他不便進門。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叫黛斯走開，讓她把她事同她父先說。約翰看他家的不幸事像他的妻一樣。他看黛斯境況的坎坷，只像他看馬鈴薯的荒年，或在節假日恰巧遇着落雨，他不以爲這同意志，定例等有關係，而只以爲這種事只是外來的，不可抵禦的惡運道，不可作爲以後作事的借鑒的。

黛斯走到樓上去。她看見房間裏的牀改了位置了。以前她睡的牀現在已改給最小的兩個孩子睡了。她在這屋子裏的位置是沒有了。

樓下的房間是沒有天花板的。所以下面講的話她都能聽到。這時候她的父親進來了，臂膊裏挾着一只母雞。他已經賣去了他第二匹馬，所以他現在改做不用車子的步行小販，出門時手裏必帶着只籃子。他每天出門總帶只母雞，要在人們前顯出他做工，雖這母雞一天中大部份時間是縛着腳而置在老利佛的桌子底下的。

「我們適才正在講一樁故事——」寶培斐爾特把酒店中因他提起了他女兒嫁給一家牧師人家而講起的一樁牧師故事說給他妻聽。「這般牧師們以前也是稱「爵士」的，像我的祖宗般，不過現在嚴格的說來，他們只能稱牧師了。」他因黛斯不願她的婚事過於公開，所以在酒店中沒有把他親家的事細說。不過他對他的妻說時，他希望他親家因娶得了姓他的女兒而可以特別通融的也稱爲爵士。他說新夫婦們以後最好用他的祖宗的老姓，寶培維爾因他的姓總比他女婿的好些。他過後問黛斯今天有沒有信回家。

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同他說信雖沒有，但他的女兒今天倒已經回家了。

等她把新夫婦化離的話說給他聽了，他頓時覺懊惱，這種神情他普通是不常有的。不過這件事的悲慘觸動他還比觸動與他處同境況的其他人們要少得多。

「你只想想我們好幾天來希望的事情便這樣草草的完結了，」爵士約翰說。「我家在金斯皮爾是自已像紳士約拉特的酒棧般大的家墓的裏面的骨頭同骨髓都載在本州的州志中的。老利佛同清泉酒家的人們聽了這樣結局，那個要不同我這樣說呢，「這是你的一門好親事呀！這是你甚樣恢復到拿曼王時代的舊家聲呀！」我想這真太過分了，瓊，我想我還是拋棄了爵銜同一切而自盡了吧——我再不能多受下去了……不過她既經嫁了他，她總可叫他收留她的。」

「當然呀！不過她不願央他這樣辦。」

「你想他真的已娶過她嗎？他還是同以前一個一樣的？」

可憐的黛斯在樓上聽到這裏，她不能再受了。她覺察她的話便在這裏也要被人疑惑，她遂立志離開。倘使她的父尚且不相信她的話末，她的鄰居同其他相識的人更要甚樣呢？

所以她只留在娘家三兩天。她臨走前接到了克雷一封信，通知他要到英國的北方去尋農場。她要表示她做克雷妻的尊嚴，同在她父母前掩沒她同她夫的分隔，她遂用這封信作她離這裏的原因，表面說她要尋她的丈夫去。她再要使她的親屬知道她夫並沒有虧待她，她遂從克雷給她的五十鎊中拿出了二十五鎊給她母，說這是她以前使她家人們擔心而送的小小報酬。她既這樣維持了她的尊嚴，她便與娘家告別了。寶培斐爾特的家人們，而尤其黛斯的母，受着了她這筆厚禮後，都說，並且都相信小夫婦們的鬧口已經和解了，他們此後不再彼此遠離了。

## 三十九

克雷在走下通他父親的牧師區的山腳時，適在他結婚以後的三星期。他父親禮拜堂的方塔聳峙在日暮的靜空氣中，像問他何故走歸來。在暮色籠罩的小鎮上，沒有一個人注意他，或料到他回里。他像鬼般走回來，他自己的腳聲使他聽了

討厭。

克雷的人生觀是已經改變了。以前他自以爲一個理想家，而現在他已自視爲經歷過一番滄桑的人了。人類在他的眼光中不再像意大利的美術品，而現在已改帶着維埃次博物院中古代骸骨的陰森氣，同梵波斯所繪油畫的瘴惡形狀。

他這幾個星期中的行動是無心緒的。他像機械般到各處去考察農業。他起初想追蹤古代的賢哲，如一個非基督徒的倫理哲學家所說，『不要被驚擾，你眼前最小的事便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不過他在着手做事時，他心裏又被驚擾了。他想仿效基督，『你的心不要自亂，也不要驚慌。』不過他的心無時無刻不在擾亂。他凝望能同上述的兩個古人親自會面，親口問他們實踐這幾句格言的方法是甚樣的。

他的觀察外物已改用一種絕不相干的態度。至終他看自己的生存也像處於第三者地位了。

他把一切的恨毒都歸納到黛斯是寶培維爾族嫡系的一件事實上去。當他知道黛斯是一個古代貴族的空涸種子，而不是從下層奮鬥起來的新興民族，他想他爲甚麼要拋棄他原守的主義而同她結合呢？他對自已說這是他自己背叛主義，他所受的刑罰是應得的。

他這樣想過後，他又疲憊同擔心了。他心想他究竟有沒有公平的對待她。他吃時不知吃的是甚麼東西；喝時不知所喝的味道。鐘點一點點過去，以前的事情都一件件呈現到他眼前來。他把牠們的動機都解剖過而後他發覺他想娶黛斯的一件事是路路節節都帶着打算，機巧，同手段的。

他從一個小鎮到另一個小鎮去無目的的巡行。他看見大多數的鎮外都貼着紅綠雜色的廣告，說英人到巴西國去墾植是有大機會的。他知道巴西的田價是特別的便宜；他再想巴西與英國隔着大洋，其風俗習慣都同英國不同，到了那裏後他或者可受新環境的影響而改變心向，以至重新把黛斯帶去同住，因此他很堅決的想往巴西去，尤其墾植人到巴西去的時季現在已經到了。

他回愛明斯德，便要把這計劃同他的父母說，他一時間不想把他同黛斯分離的原因說明，而想用最好聽的話去解釋

何以他獨自回家。在他抵家門時，上弦的月亮照着他的面，適像上次他睡行中抱了他妻過河走到禮拜寺僧人的墓場中去時，下弦的月照在他面上一樣。不過現在他的面又瘦了。

克雷事前沒有通知他家人。他驟然回家驚動了老牧師屋中的空氣，似翠羽的鈎魚郎在靜穆的野塘中驀然的沒入水底。他的父母此時正同坐在客廳中。克雷進室，把門輕輕的閉上。

「不過——你的妻呢，親愛的安琪兒？」他的母說。「你甚樣使我們猜不到呀！」

「她暫時在她娘家住幾天。我急急的回來，因我想到巴西去。」

「巴西嗎？那邊都是天主教徒呀！」

「是嗎？我倒沒有想到這一層。」

不過便是密司脫同密雪司克雷對他們的兒子將要到天主教國去的新的同不自然的消息也不能減少他們對安琪兒結婚的興趣。

「我們三星期前已經接到你通知結婚的信了。」密雪司克雷說。「你父親便把你寄母的首飾箱寄給你，這你知道的。當然我們最好不來，因你想在牛奶棚那邊娶她，而不是在她的家裏。我們來了不免使你窘，同時也使我們不快活。你的哥哥們心裏也像很不自然。當然，這是已經過去了。我們不來埋怨你，特別因你揀她是因她能幫助你的新事業。不過安琪兒，我總情願先見她一面，或者知道她稍詳細些。我們沒有送她些禮，因我們不知道她愛甚麼，但你知道這不過是時間問題。安琪兒，我同你的爹都不因你此次結婚而覺受激刺，我們只想見到你的妻一面而後再說親愛話。不過你今天又不帶她回家。這看來真有些奇異。你究竟爲了甚麼事呢？」

他答他夫婦倆想定最好讓她先在她家住幾日。

「我儘可告訴你，親愛的媽，」安琪兒說，「我時常想讓她緩一些進這屋子，因我願在你真正能喜歡她的時候帶她來。不過到巴西去是我新近想出的，我第一次不想帶她去。在我回國之前，她將在她娘家等我。」

「我在你動身前也不能見她一面嗎？」

他說他們恐怕不能了。倘他日內便動身出國，他大約過了一年便要回來的。在他第二次動身到巴西時，他們可以看見她了。

一頓草草的晚餐送進來了。克雷把計劃詳細同他的父母說了。但他的母總因不見着新娘而失望。克雷輒近對黛斯的熱情也由母性的同情傳染到他母身上。她幾乎想從撒拉出來的總會有好人的——泰爾鮑養牛奶棚的確會有一個美麗的女子的。她在她兒子進餐時，留意看他。

「你能把她形容講給我聽嗎？我一定知道她是很美貌的，安琪兒。」

「對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他說，把高興抑制了他的怨毒。

「她一定也是清白同有德行的。」

「清白同有德行，當然她是的。」

「我現在可以很清楚的想象她。你前次同我說她的身軀是很好看的。她有銀珠的嘴唇，變得像哥必特的弓般的；她再有深色的眼睫同眉毛，像船纜般的長髮，帶紫，帶藍，帶黑的，大眼睛。」

「我是同你這樣說過，媽。」

「我很有可以想象她出來。她因生長在僻靜的山谷裏，她當然除你外遇見社交界中旁的青年男子很少。」

「很少。」

「你是她的第一次愛嗎？」

「是的。」

「世上做妻的比這些簡單的，玫瑰花嘴唇的，強健的農村女子們要壞的真多得很哩。照我的心，我當然願——噯，很好，我的兒子既願做農業家，他的妻也許是應該要習慣戶外生活的。」

他的父不像他母般多問。不過等他在晚禱前要揀讀一章聖書時，他同密雪司克雷說：『我想今晚安琪兒來了，我們最好讀舊約箴言第三十一章。你意甚樣？』

『是的，當然的。』密雪司克雷說。『讀利母益王的話。』（她與她丈夫能一樣背記聖書中的章數同節數）『我的親愛的兒子，你父今晚將爲你而讀聖書中稱頌一個有德行的妻的一章經。我們用不到說今晚讀的是爲你的新婦。願上帝在一切上都保護她！』

克雷喉中升起了一個塊。家庭的讀經檯移到了壁爐前面。聖經在上面翻開了。克雷的父親讀其中的一段說——

『那一個人能尋到一個有德行的婦人呢？她的價值遠超過紅寶石。她天未黎明時已起身，爲她家人們預備餐食。她的腰同臂都有膂力。她待人只有慈善。她的光不因黑夜而熄滅。她留心家人們的件件瑣事，而不費力的去享受她的麪包。她的子女們起身時爲她祝福，她的丈夫也頌讚她。世上做妻有德行的很多，不過你是最好了。』

晚禱完了，他母說：『我想你爹所讀的一章聖書一定很切合你的妻的。你看，一個完備的婦人是勤於工作的。她是不懶惰，不嬌弱，時常用她的手同腦同心去服侍人。她的子女們起身時都爲她祝福；她的丈夫也頌讚她。世上做妻有德行的很多，『不過你是最好了。』噯，我真願意看見她。因她是清白同貞潔的，所以任她出身甚樣下賤，我對她總重視了。』

克雷再受不下了。他的眼睛盈了淚，一顆顆像鎔化的鉛般裝在眸子裏。他急急的同他父母說了聲好的夜間，便回房間去。他的父母是簡單的。他們本人心中不知有世界，肉體，魔鬼，他們對自己只像一個局外人。

他母跟他上去。她敲他的房門。克雷開了，見他母像很擔心事的立在外面。

『安琪兒，』她說，『你這次忽忽的出國，難道你有些難說的事情吧。你看你神氣是不對呀。』

『我是不很像從前媽，』他說。

『爲了她嗎？現在，我的兒子，我知道這一定是爲了她。在這三星期中你甚樣同她吵鬧的？』

『我們沒有甚麼真的吵鬧過，』他說。『不過我們意見有些不合處——』



「安琪兒——難道她以前有過一段歷史嗎？」密雪司克雷的母性本能似乎看出她兒子心神不寧的原因了。

「她是無瑕玷的！」他說。他若因說了這句謊而便要立刻被送到萬劫不磨的地獄裏去，他也要說這句謊。

「那末，旁的事情都不必管了。實在說來，世界上比一個沒有染污的農村姑娘更可愛的是沒有了。便是你起初看她在舉止上粗些，但她經過你的教育後，便不久會改的。」

克雷這樣盲目的寬容對他是一種痛心的諷刺。他說出了這句謊，他才覺他的結婚已把他一生的事業都破壞了。不錯的，克雷本來對事業問題是無可無不可的，不過他爲了他的父母同哥哥們，他總想做些成績出來。此刻他呆望着燭光時，火苗像同他說牠只照有志氣的人們，而不情願照，並憎惡一個失敗者的面孔的。

待他的懊惱稍稍平復下去，他便又怪他的可憐的妻爲甚要鬧出這麼一會亂子，以使他對他的父母也要說一句謊話。他幾乎想像她也在房中同他爭吵。他似乎聽她像鴿子般的聲音在對他哀懇，味着她像絲絨般軟的嘴唇，再在空氣中覺到她口氣的溫暖同香。

這夜黛斯也在想她的丈夫是何等偉大，同何等待人好。不過在二人的頭上都遮着一重比安琪兒自知的黑影子更大的黑影子，這便是安琪兒本人的缺少處。原來克雷雖盡力想在理智上獨立，但這有好意的青年人——十九世紀末了的二十五年所產生的好果子——仍舊是他以前所受教育的奴隸。那時沒有先知去告訴他，他本人也因不是先知而無從自己知道，他的妻實在配受利母益王的讚美，因一個人的道德價值不由他或她的成就去決定，而由各個的內心傾向去決定，非但如此，黛斯與克雷接近，這也使他只看見她眼前無遮蓋的壞地方，而沒有尊重到她的好處的另一個原因。他因只想了黛斯的反面，所以他因一瞥而把整個的內心都忽略過了。

#### 四十

巴西是早餐桌上的談論問題。老克雷夫婦都對克雷到新地方去嘗試抱一種樂觀，雖他們也聽到遷移到那裏去的農

業家有在十二月中便回歸到本國的。早餐後，克雷到小鎮去備辦他出門應用的東西。他在銀行中把他的存款悉數提出。回來時他碰見密司慈悲張脫從禮拜堂中出來。她臂中挾了一疊適從聖經班拿出的聖書。她的人生觀是旁人的心痛，必須引起她面上上帝禱福的一笑。雖安琪兒·克雷視這種態度是硬把人類去不自然的犧牲在神怪主義前面。

她知道他快要離英國了，因此她同克雷說，他的計劃一定有希望的。

「是的，從商業上看，這一定有希望的，」他答。「不過，親愛的密司慈悲，這種事業把生存問題忽略了。也許到禮拜寺中去倒好些。」

「到禮拜寺中去嗎？安琪兒·克雷！」

「甚麼？」

「甚麼，你真是個惡人呀！禮拜寺是僧人住的，僧人是天主教徒呀！」

「你再可說天主教徒是罪人。罪人都要進地獄的，安琪兒·克雷呀！」他說。

「我因是基督教徒而榮耀，」她嚴厲的說。

克雷這時因過於鬱抑而他索性幹一樁素來不喜歡幹的大膽事情去同她開玩笑。他叫慈悲走近，在她耳際說了句他以為最不合教會的正道的話，他見她面上頓時發現出苦痛同哀悲神氣，他因之改口說，「親愛的慈悲，請你恕我，我想我要發瘋了。」

她的確想他發瘋了。他們遂分手，克雷獨自走歸家去。

克雷把他寄母贈他的首飾存入銀行以待日後快樂日子來了後再取出。他存三十鎊在銀行裏，待過幾月送予黛斯作日用。他然後寫了封信到勃刺克摩爾谷告訴她他的行蹤。他想他銀行現存的款同以前給她的款——約五十鎊——大概足夠她一年的應用了。倘她再遇不敷，她便可問他的父親要。

他不把黛斯的地址告知他父母。老夫婦們因不知道他們的離異，所以怪他爲甚不說出來。他因要在動身前把在英國

的事，件件都交代清楚，所以他當天又出門去。

他在離英前末一件未了事，便是威爾橋的農舍。他在這屋裏同黛斯結婚後同居過三天。他現在要付清未付清的租金，還鑰匙，取出留在屋子裏的三三件小東西。他是在這所屋子裏第一次蒙着遮蔽他一生幸福的黑影子的。但他開了客堂門的鎖而進門時，他腦子中第一個回憶倒是他新婚後下午進門時的快活情境——他初感到同居的高興，他同黛斯第一次私自的用膳，他同她手連手坐在壁爐前的談話。

他抵農舍時，主人同主婦正在田間工作，所以他一個人待了一會兒後，便獨自走上以前他們的新房中去。他見新牀的被仍舊是三星期前黛斯親手鋪疊的老樣子。

帳頂上的咪賽爾多樹仍舊在他原置的地方。因過了三四個星期，樹葉同樹子都枯萎了。安琪兒拿牠下來，把牠折斷而塞入壁爐裏去。他這時想起他對黛斯究竟是不是聰明的同大度的。在他千頭萬緒的情思起伏時，他含淚跪倒在牀邊說，『啊，黛斯，倘使你只早些告訴我，我便一切都寬恕你了。』

他聽樓下有腳聲了，他遂走到樓梯口去。他看見樓梯腳下站着一個女子，原來這是惹奴·胡埃脫。

『密斯脫克雷』她說，『我以前曾經來訪過你同密雪司克雷了。我那時想你們便要回來的。』

克雷已經猜着這個女子的秘密了，不過她還沒有猜着他的心事。他知道她是一個愛他的誠實女子——她在做事上，也許可同黛斯一樣合式充當農人妻子。

『我一人來的』他說，『我們已經不住在這裏了。』他說完便問，『你想打從那一條路回去，惹奴？』

『我現在不再回到泰爾鮑賽去了，先生』她說。

『爲甚麼呢？』

惹奴俯了頭。『住在那裏太苦悶。我現在是住在那邊。』她指着相背的方向——便是德愛明斯德來時的方向。

『很好——你此刻便想回去嗎？你可搭我的車。』

她的白臉上現出些血色來。『謝你，密司脫克雷。』她說。

他過一刻便同屋主人辦完了一切手續。惹奴跳上他車子，坐在他的身旁。

『我要離開英國了，惹奴。』他趕車時同她說，『到巴西去。』

『密雪司克雷喜歡這意思嗎？』她問。

『她眼前暫且不去——總要等一年左右吧。我先去那裏考察一下，看那邊的情形究竟怎樣。』

他們朝東趕了好一程路。他問，『旁的幾個姑娘們甚樣？蘭滴現在好些了嗎？』

『她仍舊有神經病，並且人比從前更瘦得多了。我想不會再有男子愛上她了。』她不在意的說。

『瑪麗呢？』

惹奴低聲說，『瑪麗現在喝酒了。』

『真的嗎？』

『真的。所以牛奶棚主人不雇她了。』

『你呢？』

『我不喝酒，不過我精神比從前差些——早上我不再唱歌了。』

『這爲甚麼呢？你記得你在早上擰牛奶時唱的「這是在哥必特的花園裏呀」同「裁縫司務的褲襠管」兩隻的多麼好聽歌嗎？』

『啊，是的！在你才來時，我是這樣唱的，先生。不過現在不了。』

『爲甚麼不呢？』

她不回答，而把一對黑眼珠視了他一視。

『惹奴——你是何等的軟弱——我也軟弱的！』他說了，出了一會神。『噯——假使我問你求婚，你要甚樣呢？』

「倘使你問我末，我要回說『好的，』那末，你真要娶着一個愛你的女人。」  
「是嗎？」

「是得一直到地心裏去！」她輕輕的說。「啊，我的上帝！難道你到此時才知道嗎？」  
過一會兒他們到了通一個小村莊的路口。「我要下車了，我現在便住在那裏，」惹奴說。在她說明她愛他後，沒有開口過。

克雷把馬拉停了。他恨社會的禮儀，把他約束而以至一切都對他是窒礙。他想他現在是一個孤零零的人，他爲甚麼不自己作主而再去同社會習俗的威權杖親嘴呢？

「我將一個人往巴西去，惹奴。」他說。「我已經同我的妻因意見不合而分離了。我也許以後永久不會與她同住。我也許不會愛你；不過——你要不要代她同我赴巴西去？」

「你真的要我去嗎？」

「我要的。我因受人虐待而心神恢復不轉。你至少是一個不願報酬的愛我者。」

「好的——我要的，」惹奴停了停說。

「你真要的吗？你知道我的存心是甚麼，惹奴？」

「你意思要我在你往巴西期間與你同住——你肯這樣待我，我已感激了。」

「不過你此後不能再在道德方面信任我了。我再可同你說，你這樣幹，現代文明是視爲不正當的。」

「我這倒不管。到了像我這樣時候，沒有婦人再管得這麼多了，因此外我沒有路呀。」

「那末，不要下車。」

他趕過了十字路口，又吟吟的走了一二英里。

「你真正極端的愛我嗎？」他忽然問。

「我是的——我同你說我是的。當我們在牛奶棚當兒，我是天天愛你的。」

「比黛斯更愛我嗎？」

她搖搖頭。

「不，」她訥訥的說，「不比她更愛。」

「你甚麼說呢？」

「因沒有一個可再比黛斯更愛你了……她肯爲你而犧牲生命，我做不到。」

惹娘·胡埃脫儘可在此時把自己說得過分些。但她因敬重黛斯，所以說了句老實話。

克雷不作聲。他料不到此刻惹娘口中說了這句話，他心裏感動。嗚咽像在他喉間凝結了一個硬塊。他耳中老是響着，「她肯爲你犧牲生命的。我做不到。」

「我們適才隨口說了幾句話，惹娘，」他陡然拉回馬頭說，「我自不知說了甚麼。我現在仍舊要趕回你到來時的十字路口去。」

「因我老實了，你便這樣待我嗎！——叫我甚麼受得下呢——叫我甚麼受得下呢？」她放聲哭，不住的撞額角。

「我們對待彼此刻不在的人，也得要公道些的啊，惹娘，不要爲了這層層事而生氣。」

她逐漸的不哭了。

「很好，先生。也許我說我願同你一起去的時候，我也不知我在說甚麼吧，先生。」

「因我已經有一個愛我的妻了嗎？」

「是的，是的。」

他們回到半句鐘前走過的橫道。惹娘跳下車。

「你不會記我的放肆嗎？」他說，「這是我沒有想過到的。」

「忘記嗎？不，這對我倒不是放肆。」

他覺他甚樣應該活受她方才哭時的責罵。他心裏有說不出過意不起。他遂也跳下了車，執了她手說，「很好，不過，惹奴，我們以後仍舊是朋友。惹奴，你不知我的心甚樣難受哩。」

她真是一個大量的女子。「我寬恕你了，先生，」她說。

「現在，惹奴，」他嚴正的說幾句良師賢傅的話來，惹奴立在他身旁，「你以後遇見瑪麗痕時，你吩咐她做一個好女子，不要老是餓了。你允許我這點。你再同蘭滴說世上比我好的男子多得多，她爲了我以後應做得聰明些——你記這話——她爲了我應做得聰明些。你親愛的惹奴，你因同我說了幾句真心話而使我不對我的妻犯一椿難以相信的愚事，同欺詐。我真感激——我終生不會忘記你。女子有時也有不好的，不過在這種地方，她總比男子好得多。我願你以後老像現在般忠實同待人好。你想我是一個無價值的戀愛者，但是一個忠信的朋友。允許我。」

她正肅的允許了。「上天保管同祝福你，先生，再會！」

他把車趕前了。惹奴一等不見了他，她便坐在河邊痛哭。她那晚很晏回家，她母見她的臉是異常的。但沒有人知道她在安琪兒離她與她回家的一段時間中，她已經好幾個鐘點在黑暗同苦悶中過生活呀。

克雷離開了惹奴後，心中也覺苦痛。不過他不是爲了惹奴而愁悶。那天日暮時，他幾乎趕不到火車站，而要直趕到黛斯娘家去。他那天不去的原因，不是他再藐視黛斯的品格或再疑她的心。

不，他所以不去的原因是，以事實仍舊沒有變更。倘使她以前是是的，那末他現在仍是是的。使他揀擇第一步腳步的動量現在還沒有改易方向。除非一更有力量的勢力改更了他的傾向，他還不能便去看黛斯。過了五天，他在倫敦的碼頭上同他的哥哥們揚巾分別了。

## 四十一

時光易逝，現在已距克雷同黛斯的結婚有八個多月，而是一天十月天氣了。黛斯的情形已經同以前改變得多。她現在不像做新娘時箱籠都雇人搬動，而她今天仍舊冷清清的自攜了籃子同鋪蓋，似沒有做新娘時一樣。雖她丈夫在出國期中給她一筆很够用的生活費，但她的口袋中現在又是空空的了。

她自離娘家後，春季同夏季便在勃刺克摩爾谷西方勃蘭特碼頭附近的幾處小牛奶棚裏做工。勃蘭特碼頭與勃刺克摩爾谷的距離同與泰爾鮑賽差不多。因黛斯願自謀生活，不願用克雷給她的錢，她所以到這裏來的。她這幾個月的心智是呆鈍的。她雖做工，但仍舊記着去年同時季泰爾鮑賽的情形。她記甚樣她的情人同她面對面在一起，一待她得到他後，他甚樣像夢裏的影子般不見。

她在勃蘭特碼頭的牛奶棚中只做散工，所以待奶牛的產奶量減少後，她便被歇了。不過此時秋收期正開始。因此她又到田裏去工作，以至到刈穀終了時為止。

她身邊所有的二十五鎊錢起初用得不多。不過在秋收後，她沒有事，所以不得不耗費她丈夫給她的錢。

她用克雷的錢是很吝嗇的。她想安琪兒甚樣從他的銀行中把一個個光亮的金鎊拿出而交給她。他的手指曾經觸到過這些金錢，這一件事已經使牠們變爲神聖的，而況牠們除去代表她同她丈夫同活命外再沒有其他的背景嗎？她所以看牠們像紀念品，或古玩。不過現在她不得不用牠們了。

她時常把她的住址通知她母親，但不告訴她以她的景況。當她的錢快用盡時，她母給她一封信。信裏說勃刺克摩爾谷的家人們現在極拮据。秋雨把小房子的茅茨漏透，而必須重蓋。不過因上次蓋屋錢沒有付清而他們不能再蓋。屋椽同樓上房間的天花板也須修換。二筆賬大概需二十鎊。她母因她丈夫是有錢人，並且現在總早該回英國，所以叫她把这注錢寄給她。

她在二十五鎊用完後已經又接到克雷存款銀行送她的三十鎊款子。惟她因母信裏說得這樣可悲，她所以一接款後，便又把二十鎊送給家裏。



她把剩下的款子去賣了些冬天衣服，她自己只餘一些些錢去過冬季。她手頭的末一個金鎊用去了，她記起克雷告訴她她如沒有款子還可問他父母要的一句話。

不過黛斯愈想起了這句話，她愈不想去問克雷的父母。原來使她在她自己父母前避說她還沒有同克雷和好的一種纖弱，傲氣，錯訛的羞恥心，或任便用那一種適配的叫法，也使她不肯因化完了錢而去問他的父母討。也許克雷的父母已經看輕她了，她想，倘她再像乞丐般去要錢，那末，他們更要甚樣看輕她？結果老牧師的媳婦雖處遇很艱困，而老牧師仍不知道。她不願同她丈夫的父母通訊的心理在時間稍過後似乎稍稍的轉改了。不過她對自己的愁悶卻以此而轉深。她離威爾橋的農舍時——在那裏她曾經同她丈夫結婚後同居過三天的——她以為遲早她總要回到她的丈夫處去的。從那時到現在她老是希望他在巴西的居留期將很短促，他快要平平安安的回英國，他回國後便來帶她，然後她同他採取團結的陣線去對付他們的家人同外面整個的世界。倘使現在叫她使娘家知道她是一個已經被棄的妻，她因把夫給的錢都用完而現在只靠自己的手過活，再倘使她把這種結局同她最初所存此次結婚可以把她第一次失足的悔恨掩沒過的得勝心理去對看，這真使她難堪了。

她至此想起首飾了。她不知克雷把牠們存在那裏。不過這是無關重輕的，只要使克雷以前告訴她雖不能賣，而仍能用牠們的那句話是真實的，這已够了。原來便使這首飾是她的絕對的動產，那末把本不是自己的東西去變賣也是可鄙的。

克雷在這幾個月中受同樣的磨鍊。他這時臥病在巴西的哥利鐵巴地方。他像其他的英國移民們——都受巴西政府的鼓勵而像潮湧般到巴西去的——受不了暑天的雷雨同濕氣。他們起初以為像他們能在英國高地上抵禦各式氣候的體格應該可以抵禦在那處地方的氣候。但待他們到了巴西的大平原後，他們才知道不然了。

現在回轉來說黛斯吧。在她錢用盡後，她沒有旁的接濟，而這時又遇着尋工最困難的時季。她不知道聰明，精力，健康，肯做生活是在無論那一種行業中都寶貴的，因之她不去尋戶內工作。她並且怕城市，大人家有錢同身分的階級，及其他與農村生活不合的習尚。而唯因她生性這樣溫和同虛遜，艱困的黑影也遂遮到她身上，以使得她事事要勞心。非但如此，黛斯做冬

季的戶內工作本來是不慣的。她不會裁縫。她若縫手套，似這一帶地方中有幾個女子做的，她的所入決不夠維持她的生活。因之她不得不仍舊尋戶外工作。她再因曾經一次受過上流社會的當面而不敢再去顧問他們了。

她在春季同夏季做過散工的幾家牛奶棚在冬天不再需要人了。她也許可以回到泰爾鮑賽去，但收留她是完全出於牛奶棚主人的好心。不過即使她到泰爾鮑賽可以得到安舒的生活，但她也不願意去，因這不免丟臉，她的丈夫將來也許還要責備她。她不能抵禦她以前的同事們對她的矜憐，同他們談論她的耳語，雖她，很奇怪的，若單獨遇到他們時，她儘可讓他們知道她的情境。她所怕的只是他們聚在一起時將她作為談論的資料。黛斯自己不覺察為甚麼她有這區別，而只知道她有這樣感覺是真的。

在我們說的那一天，她是接到了瑪麗浪一封信而到州的中部的一處農場去。瑪麗浪似聽到黛斯同克雷雷分離的消息——也許這是從惹奴·胡埃脫處得來的。這個天性善良，而現在已慣喝酒的姑娘想到了黛斯的困難，她便寫信通知她，說她離開牛奶棚後，便在這裏工作。這裏再說倘使黛斯現在仍舊喜歡做工的，那末，她希望她到她那邊去，因她在工作上的農場尚須添雇人。

冬天的天氣一日日短了。黛斯希望她丈夫寬恕她的心思也一日日減少了。她那天走往農場去時，她很像一隻脫逃的野獸——她每一步都想離遠開她的已往，她不願人認識她，也不願留一些痕迹使對她的快樂有關係的人知道她行蹤。

在她索居的許多困難中，她感到因她態度殊衆——在她天生的動人上面又加上從克雷雷處學來的舉止大方——而引人注意。當她還沒有着完嫁時衣時，旁人因見她美麗而注視她一二遭，這倒還不至使她十分不便。但一到她把田婦的工服披上身時，她便聽人們對她所說的粗俗話難受。某一天的下午，她竟恐懼有人要侵犯她的身體了。

她對西南方膏腴的田裏做工比在現在要往工作的高地更喜歡些。一個原因是西南方同她丈夫的家近些。她在那裏沒有人認識的自去工作，心裏再存着一遇着機會便去看看克雷雷家人的心思，這使她默喜。不過現在她既經決定到礦瘠的高地做工，她便向着她的目的地進行，而想當晚步行到石灰質牛頓的小村落中去過一宵。

她所走的路是狹的，無變化的。因天氣逐日的縮短，所以她到天快昏黑而自己還沒有覺到。她走到了一個小山頂，俯視她所經小徑隱約的蜿蜒着。她忽然聽到背後有腳步聲。過一會兒，一個男子便趕上她。「他走到她身旁便說了聲，『好的晚上，我的美貌的姑娘。』她也客氣的回答了。」

那時還有些亮光，照出她的臉，雖四周的景物是近乎全黑了。那男子轉了身向她注視一會。

「甚麼，當然的，你這小姑娘是曾經在脫萊脫利琪住過一會的，並且是青年紳士寶培維爾的寵人呀！我那時也住在那裏，雖現在我已經搬地方了。」

她認出這便是結婚前那晚在客棧中被克雷一拳打倒的那個粗俗農夫。她心裏懼怕，但她不回答。

「老老實實的認了吧。說我前次在客棧中所說的話是不錯的，雖你那男子聽後要這樣的生氣。說了罷，我的狡猾的姑娘。他那晚擊我的一拳應當由你來道歉呀。」

黛斯仍舊不作聲。此時她心想只有一條出路。她陡然像風般馳下去。她頭也不回而直等跑到了山腳下一處農場的大門口，她才進了場。躲在黑蔭的深處，以備有人尋到她。

她腳底的葉是乾燥的。鳥不宿同其他長青灌木的葉是很盛，所以她可吹不到風。她把枯葉爬作一大堆，再在其中做了個窠。她便攢入睡了。

這種睡法當然是不安穩的。她像聽着種種奇異的聲音。她自慰這是由於外面的風息。她想她的丈夫現在正在地球彼邊的溫暖日光下，而她獨自睡在灌木的冷空氣中。她自問世界上比她更可悲的人再尋得出嗎？她想她已過的生活，便囁囁的說，「一切都是浮華。」她把這句話再說了遍，忽然想起這話在現代是最不合式的。雖羅門在二千餘年前曾經這樣說過，但她雖不是思想家，而她的觀察卻遠勝過羅門了。倘使她想，一切都是浮華，那末更有誰肯關心牠呢？一切可憐呀，比浮華還要不好當安琪兒·克雷的妻把纖指拭着她的眉梢，自詡牠的彎曲同她嫩肌內的眼眶尖時，她有沒有想到以後她有一天要獨自眠在灌木叢中的呢。「我只願那時便能看出這樣。」她說。

她正在幻想時，她忽然聽樹葉中有一希奇的聲音。也許這是風聲，但外面並無風。這聲有時像脈搏，有時像鳥撲翅，有時像喘息，或流水的潺湲。過一刻兒，她便覺察這是某種野獸在覓食。她待覺這聲音是從頂上的樹極枝中發出的，並過一刻像有某種物體落地時，她的推度證實了。倘她在快樂時躲避到這裏而聽這樣聲息，她便要害怕。不過她今晚很膽大，因她在人類外沒有再可恐懼的東西了。

最後天亮了。天在外面亮了一會兒，天在灌木叢中也發光了。

照遍世界上一切活動的亮光盛大後，她從枯葉窠中爬出，勇敢的向四周望了一會。此刻她看出昨晚驚擾她的聲音是甚麼。原來她留宿的農場是同山峯連接的。她看出地上躺着幾隻野雞，牠們美麗的羽毛都污着血漬——有幾隻是已經死了，有幾隻雖沒有死，但只是在軟弱的鼓翼，或眼睜睜的望着天空，或微細的跳動脈息，或橫或豎的的掙扎生命。幾隻有福氣的因昨晚已經死去而不再忍受苦痛了。

黛斯一見便知道原因何在。原來這般鳥都是被打獵人趕到這裏來的。打獵的把當場打死的鳥拾歸去，而讓這般帶傷的鳥都飛聚到這林子裏來。牠們棲在極枝上，直到血出得太多而一隻隻墮到地上。昨晚她聽到頂上落下的物體，原來便是這些傷禽。

她在做女孩子時常從籬笆隙中，或矮樹林的陰裏窺見這般打獵人們，擎着槍，眼睛露出嗜殺的光。以前人家告訴她說，這般獵人們在平常時是與一般人同樣有禮貌的，不過到了秋季同冬季的某幾個禮拜中，他們便肆意的殘殺生命，像馬來半島的土人般——黛斯目見的事已足表明他們只求償自己的嗜好而把無辜的飛禽們率性地用火器打倒地上——把自然界中同具生命的生物這樣無儀容的，不仁俠的去戕害。

黛斯是富於同情心的。她見這慘象後，第一個念頭便是把這些掙扎的傷禽立刻免除痛苦。她把未死的鳥一隻隻尋出絞死，留待打獵者再來帶牠們回家去。

「可憐的小寶貝呀！我自以為我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了，而那知還有你們哩！」她說。「我身上現在是沒有半些痛楚！我

沒有半些傷！我沒有流出半滴血！我還有兩手可吃麵包同着衣服哩！」她因昨晚鬱抑而自覺慚愧，因她的怨鬱只是原於社會習尚的抑制，而同自然界的定例是沒有關係的。

## 四十二

天氣此刻已經是大亮了。她便謹慎謹慎的從農場中走出。不過事實上她的謹慎是用不到的，因那最近她的沒有一個人爲斯堅毅的走前去。昨晚的傷禽們已使她覺得所謂苦惱者原來都是相對的。倘使她能不顧社會的說話，她的處境還不是最壞的。不過倘使克雷要顧到社會的說話，她便不能不顧及他了。

她達到了石炭質牛頓走進一個餐館去用早餐。餐館裏有幾個青年在品評她美貌。她聽了最初惱，其後忽存希望。因她想她的丈夫也許有一天會與那般少年同樣讚她的。當然她還應該保留她的美貌，以備她丈夫有轉意的一日。因此她不願再把她的美麗給旁的人欣賞。她離了村便走入叢樹裏從籃子中拿出一件舊衣服換上了——這身衣服她在泰爾鮑賽沒有著過，而還是以前在馬洛村割穀時用的。她也在鋪蓋中拿出一塊手巾把頭的半面，像患牙疼般縛了。她再取出了一把小剪刀，對她隨身帶的小鏡子，不留情的把眉毛剪去。這樣她可避免不相干的人們的頌讚了。

「這樣的姑娘倒少見的！」以後一個遇見她的男子同他的朋友說。  
她聽了自己覺可憐而流涕。

「不過我不關！」她心想說。「啊不，我不關！我從今後將永遠要毀容了，因安琪兒不在這裏，無人再來關心我。以前做過我丈夫的現在已經離開，並且將永久不愛我了。不過我仍舊愛他，並且憎惡他以外一切的人們，並且要他們都罵我醜。」

黛斯這樣往前走。她的衣着同四周的風景很相稱的。她是完全一個農婦，穿一件灰色嘩嘩的披肩，紅色的羊毛頸巾，繡縐的裙，外罩着棕底白條的罩服，手帶硬皮的手套。她的衣服的每一根線都因受了幾年來雨霖日晒，風吹而剝蝕。她不再有少年的興致了。

姑娘的嘴是已經冷冰冰的了，

.....

她棕黃或金色的頭髮

只懶懶的打了個髻

墮在她的頭上。

在這樣呆板的，幾乎像無機體般的外形的裏面藏着生命的一段歷史。他是蘊蓄着不知次數的嘆息，不知次數的愁悶。牠是已經領略過欲望的殘忍，愛情的脆弱，因而覺到世界的一切都像塵埃，灰稿。

明天下雨了。但她依舊徒步前進。大塊的震怒對她是不相干的。因她只想在冬天得到一樁行業，同一所可以居處的屋子，所以她不敢再浪費時間。她因以前幾個月的時作時輟而也不想做散工了。

她經過一個個的農場而向着瑪麗痕信上告訴她的目的地走去。瑪麗痕同她說的農場，她只想當作暫時駐足之地，因她聽說裏面的工作太劇烈。她最初本想尋些輕便的工作做的，但她所問過的地方都不需要人手了。以此，她從牛奶棚，養雞場她所最愛的問起，一直到她所最不愛好的——墾荒——才覓到位置。在事實上，墾荒是最辛苦的粗工作，她若有旁的職業，她決不會揀選到牠的。

到了又一天的日暮時，她走到了一處石灰質的盆地。上面都是太古遺下的半球形的邱垤，像古代有不知數奶頭的女神雪皮黎仰躺著。這盆地橫互在勃刺克摩爾谷同大牛奶谷之間。

這裏的空氣是乾燥的同冷的。長的載貨車路在下雨後二三個鐘點又變石灰色，又揚塵灰了。這一帶很少，簡直沒有樹木。即使有幾棵樹，也都給租田種的農夫們折下編籬笆了。她迎面可以望見麥爾保祿，納脫爾康姆，叨脫等遠峯。這些峯從這裏看都是很低卑的，雖她在勃刺克摩爾谷做孩子時，望牠們是像聳在半空中的積堡。向南面望，朝着海岸而經過疊疊重重的山巒約有幾英里遠，她可以遙見鋼色的平面：這便是英倫海峽最突向法蘭西的一尖角。

在她面前稍低些的地方便是一個荒村的遺址。她已經到了火石梳阿希，即瑪麗痕現住的地方。她一看了四周沙礫之土，她便知道這裏的工作是最費力的了。不過她在求各種位置失敗後，她也該歇歇了。所以她決計留在這裏。在鄉村口有一所小房子。牠的三角的屋翼突出到路裏。她沒有借寓所之前，她先在屋簷下立俟一會，看天氣漸漸的昏黯。

「那一個會想我是密雪司安琪兒·克雷呢？」

她覺背靠的牆是暖烘烘的。以後她發覺牆裏面便是三角屋翼的壁爐，爐裏的火把牆磚都燻熱了她。把手同牆——給細雨霖濕同凍紅的——在牆上烘了一會兒。這時牆是像她世界上唯一的朋友。她不想離去，而便想在這裏過一宵。

黛斯可以聽到小房子裏面的人們在做完了一天工作後閒談，再聽到他們晚餐時的盪盪聲。不過街上她還沒有見過一個人。至終她看見一個女子來了。她雖在冬天，仍舊穿單衣服，同夏天帶的帆布帽。在天暮的昏黑中，黛斯一猜便知是瑪麗痕。近了，她仔細看果真是她。瑪麗痕現在比從前更紅更胖了，她的衣服比從前更襤褸了。黛斯以前決不願同這樣女子結伴的。不過她現在是過於孤單了，所以她便同瑪麗痕照呼。

瑪麗痕同黛斯講話時很尊敬的，不過她見黛斯的境況同以前一樣，她面上像有些感動，雖她微聞她同克雷是已經分居了。

「黛斯——密雪司克雷——親愛的他的愛妻現在你甚麼竟會這樣呢？你爲甚麼把面包得這樣？有人打過你了嗎？當然不是他！」

「不，不，我只因不要人家多看，所以這樣的，瑪麗痕。」她帶惱的把綁巾拉去了。

「你也不帶硬領。」（黛斯在泰爾鮑賽時慣帶一小白硬領。）

「我不帶，瑪麗痕。」

「你走路時遺失了嗎？」

「我沒有遺失。原因是現在我不再裝飾，所以我不用牠。」

「你也不帶你的結婚戒指？」

「我帶的，不過不公開罷了。我把牠串在絲襪上懸在頸裏。我不要人們知道我同誰結婚，也不要他們知道我是結婚過的。倘使我被他們知道了，我現在的生活使我很窘的。」

瑪麗痕頓了頓。「不過你是一個紳士的妻，你這樣生活是很像對你不公道的。」她說。

「啊，公道是很公道的，雖我是很不快活。」

「噯，噯！他娶了你——你再會不快活嗎？」

「做妻的們有時很不快活的，原因不是丈夫們的不是，而是她們自己的不是。」

「你沒有不是的，我的親愛的。他也不會有的。所以這「不是」總是你們兩個以外的。」

「瑪麗痕親愛的，請你不要再問我這問題了，好嗎？我的丈夫到了外國去。我因用透了我的生活費，所以現在只能重新做工。請你不要稱我密雪司克雷，但仍像從前般叫黛斯吧。這裏現在他們要人嗎？」

「啊，要的；他們見人總要的，因願到這裏來做工的很少的。這裏的泥是要餓死人的。他們只能種玉蜀黍同瑞典蘿蔔。雖我已到這裏來了，但我想這種地方總不合你的。」

「不過你的牛奶棚工作是同我一樣好的。」

「是的，不過我自從喝上了酒後，便不再去了，上帝呀，酒是我現在唯一的快樂了。你若這裏來做工，他們便要你搨瑞典蘿蔔。我現在便做這樣工，不過你不喜歡的。」

「啊，隨便甚麼都好！你同我去說一聲，好嗎？」

「你自己去說更好些。」

「很好。現在，瑪麗痕，記牢——倘使我得了位置，千萬不要說起他。我不情願把他的姓拖到泥漿裏去。」

瑪麗痕雖比黛斯粗些，但是一個靠得住的女子。她允許了黛斯再說，「今晚是付工錢的晚上。倘使你同我去，你便可知



道結果我聽說你不快活，所以很憂愁，不過這是因他出國了，我知道，倘使他在這裏，你不會不快活的，即使他不給你錢，再牛馬般使喚你。」

「你說得對的。」

他們一同走，不久便到一處農舍了。這所農舍的慘黯可說獨一無二的了。四周沒有一顆樹。這時因在冬季，所以地上沒有草，而滿眼都是蘿蔔或荒田。

黛斯候在農舍的門外，等工人們都拿到了工錢，而後瑪麗痕介紹她進去。農舍主人像不在家裏，不過他的妻，今晚是代表他，雇用了黛斯，而說到老太婆節日才歇工。此季女子出門尋工的很少，因女子的工錢比男子賤，所以農場倒歡迎女工。黛斯簽定了合同後，她便去尋寓所。她選擇定了她適才在牆壁上烘身手的小房子。裏面是很不周到的，不過她只要有了一椽做遮蓋，她便知足了。

當晚她寫信給她父母通知她的新住址，以備她丈夫若有信到馬洛村時可以轉寄來。不過她不告訴他們以她的愁困，因這要涉及她的丈夫的。

### 四十三

瑪麗痕稱火石梳阿希的泥土要餓死人，這句話是不錯的。在這一帶田地中唯一一個肥胖的只有瑪麗痕，而她是外面來的入口貨。原來村落分三級，由田主管理的村落，由村人自己管理的村落，既無田主也無村人管理的村落，火石梳阿希便是屬於第三類。

黛斯開始工作。忍耐——即道德的勇氣同實體的長縮糝雜而成的一種混合體——現在變為維持密雪司安琪兒·克雷生活的獨一個品性了。

她同瑪麗痕作工的瑞典蘿蔔田一總有一百英畝，牠是在農場的最高頂。其中的泥土都含着石灰構成時期的玻璃質。

——一塊塊細小的球莖形，尖角形，或陰莖形的白色火石子。蘿蔔長在地面上的莖葉是給牛羊吃盡了。黛斯同瑪麗痕的工作便用有鈎的叉把地下的根球掘起。因田裏的蘿蔔葉都給畜生吃盡，所以田裏的氣象是異常的荒索，像從頸子到頷角只有皮而再沒有旁的東西的一個人面。田上的天空是具另一種顏色，但牠像田殼也是同樣的一個人面。天上同地下的兩個臉整天整晚的對看着，上面白的臉俯視着下面褐色的臉，下面褐色的臉仰視着上面白的臉，二臉中間便是躲在褐色臉上的像蒼蠅般的兩個女子。此外再沒有第三件東西了。

沒有一個人近她們。她們的工作像機械般沒有改變。她們穿黑雪痕的罩服——即有袖的黃色圍裙，背後直扣到裙底處，以免裏面的衣服被風吹起——短裙，高及膝蓋的皮鞋，同羊皮手套。她們頭上的遮巾顯出他們俯首時的默想神情，像意大利畫家所繪聖書上的兩個瑪麗像。

她們一個鐘點一個鐘點的做下去，不覺她們的淒涼情形，也不想到她們的處境同待遇是不是合乎正義。便在像她們的境遇中她們也可以做夢。黛斯第一天做工的下午便有細雨了。因她們不做工便沒有工資，所以她們只有仍舊做下去。田是很高。雨不像天上落下來，而像被怒吼的朔風橫吹過來。雨點像玻璃片般刺着她們，直至她們的衣服全透濕。黛斯到現在才知道她所處境況的實在艱困。原因濕也有差別的。在一般人眼光中，一些些水便稱作濕了。但現在像黛斯們慢慢的在細雨中工作，最初只覺到肩，大腿上有水，然後覺後臀，同頭上有水，然後覺背上，胸上，身的各處都有水。但她們仍舊不懈的做下去，這種工作非但要有自主力，並且要有勇氣的呀。

不過她們倒並不因霖濕而覺異常難受。她們都是年輕的，所以她們在雨中仍舊講她們在泰爾鮑賽的生活同戀愛，牛奶谷中夏天的綠草地的可愛同豐茂。黛斯本不願多談起她的名義上的丈夫，不過講這題目自有不能抵禦的趣味，所以她同瑪麗痕搭嘴了。以此，這下午的雨雖把她們帽上的遮巾濕貼在面上，罩服緊黏住身子而行動不便，但她們仍舊神遊在青綠的，太陽光普照的，浪漫的泰爾鮑賽草地上。

「天氣好了，你可以從這裏望見同槐河谷相差只有數英哩的小山，」瑪麗痕說。

『啊！你能看到嗎？』黛斯說，驟覺這地方新興越。

黛斯的胸中，時常像這時般，有兩種勢力在衝盪，一種是她天生求快樂的意志，一種是境遇逼使她不求快樂的意志。瑪麗痕不同了。她現在若要堅強她的意志，她必須借助於酒了。等到下午已很晏了，她在口袋中拿出了一瓶酒，拔去了瓶口上白破布做的塞頭。而請黛斯也飲一口。不過黛斯尚可不飲酒而仍舊出神，所以她口唇只沾了一沾，而讓瑪麗痕去鯨飲去。

『我喝慣了，』她說，『現在已經捨不下牠了。這是我唯一的安慰——你看我是已經失掉他的了。但你還沒有，所以你還可用不到牠。』

黛斯自視她的損失是同瑪麗痕同樣重大。不過她要顧全做安琪兒妻的面子，至少在字面上，她只得稱瑪麗痕所指出的區別爲對的了。

黛斯以後便每天早上披霜，下午沐雨的在這裏做工。她倘使不掘蘿蔔，她便用鳥嘴般的鈎鏟去削蘿蔔上的土同根鬚。她做後述的工作，她因有茅編的遮蓋而可不愁雨，不過遇到嚴霜時，那末，冰涼的根球便隔層皮手套也要使她的手指凍僵。不過她仍舊在希望。她希望克雷的大量——她承認這爲克雷性情中最顯著的品性——能不久使他忘了已往而重新歸到她來。倘使他真能回來的，那末一冬天的蘿蔔田中工作又值得甚麼呢？

她同瑪麗痕往往向着槐河谷的方向同視着。當她們齊看着遠遠籠罩的灰色煙霧時，她們又想象到以前她們在那裏經過的老日子了。

『啊，』瑪麗痕說，『我甚樣情願再來這裏，一兩個老朋友呀！那時末，我們可把泰爾鮑賽的老樣子都帶到這裏來。我們可以時常講他，講以前所過的快樂日子，同快樂事情，使牠們一一都回復過來！』當瑪麗痕的夢想回復過來後，她眼睛又露出溫和的光，她說話又變爲軟綿綿地。『我要寫封信給惹奴·胡埃脫，』她說，『她現在在家沒有事做，我知道的。我寫信同她說我們在這裏，所以叫她也來。也許蘭滴現在也已痊愈了。』

黛斯不反對這辦法。過幾天她聽瑪麗痕告訴她說，她已接到了惹奴的回信，惹奴說她若能來末她要來的。

好幾年沒有像這一年冬天的冷了。這年的冬季像棋家突然下子殺偷偷地迅速地過來。這裏幾顆希少的樹同荆棘在一個早晨已經脫完了葉。樹上每一只小枝都遮蓋上了一層白霜。稀疏的樹木映在灰色的天空同地平綫的背景上成一清晰的白輪廓。在架上同牆上的蜘蛛網懸在結晶的冷空氣中，像白色的羊毛絲在搖盪。

初冬的雨季過後便接着嚴冷。北極來的異鳥都偷偷地飛到火石梳阿希的盆地來。這些鳥都是瘦的，像鬼怪般的。牠們的悲慘的眼睛曾經看見過北極圈的自然界大變動。牠們看見過冰山的碎裂，雪山受到了北極曉亮光的溶解而傾倒。牠們曾經經過人類所不能忍受的寒冷，同因受大雪陣或水陸的大遷變而眼睛變為半瞎。這些不知名的鳥飛近黛斯同瑪麗痕身邊來。不過黛斯們雖眼見這些人類所希見的動物，但她們仍不肯留記載。她們沒有遊歷家喜絃異物的志願，而只願快快的丟棄她們在盆地上的無足重輕的經驗——便是天天用鈎鋤去掘碎泥塊以求尋出些可供人類們飽肚的東西。

一天盆地的空氣忽然轉變了。空氣中有濕氣，但這不是雨天的濕氣，有乾冷，但這不是降霜的乾冷。這種冷氣刺激黛斯們的眼球，使她們的眼眶凍疼；穿透她們的骨骼，使身裏所受的比皮膚所受的更難過。她們知道這是雪天，而晚上天果然降雪了。黛斯仍舊住在有三角屋翼的小房子中，牠的暖和的牆，仍舊供外面路上走過孤零零的小販們烘手。她半夜醒了，聽到頂上茅茨的種種聲音，像小房子的屋頂變為各式各樣風的體育館。當她早上點了燈起身時，她見昨晚風已經將雪吹進牆的隙罅，給成爲一個圓錐體，再將雪從煙突內吹進，積在地板上有鞋底般深。屋外雪陣正在迅速的飛舞。此時因天氣太早，所以她還看不出外面的東西。

黛斯知道她已不能再到蘿蘭田去了。待她在孤燈前用完了早餐，瑪麗痕來告訴她在天氣沒有改好以前，她們須到穀倉同其他的女工們抽穀稈去。因此，當外面的昏黑改爲凌亂的淡灰色時，她們吹熄了燈，穿上了她們最厚的外衣，把羊毛頸巾裹住了頸項同胸口，出門到穀倉去。她們看見雪在北極來的鳥後像一長行白雲。這些帶着冰山，北冰洋，鯨魚，白熊氣息的鳥們斜着身體在雪田裏走，借籬笆做她們的遮蔭，空氣給這些北極鳥騷擾而變爲蒼白色。不過黛斯同瑪麗痕卻很快活，因盆地上這樣的天氣倒不是掃興的。

「這些北方來的乖巧的鳥們是預先知道雪要來的，」瑪麗痕說。「請你相信我，牠們從北極星一直飛到這裏時，牠們總是飛在雪陣的前面的。不過你的丈夫，我的親愛的，現在正在赤帶地方，我是一定的。上帝呀，只願他此刻能見一見你的面。這種天氣非但沒有損毀你的容貌，而只使你更好看了。」

「你不要再說到他吧，瑪麗痕，」黛斯嚴正的說。

「很好，不過——你總還關心他的，是不是？」

黛斯不回答，而只轉身回對着她，意象中以爲南阿美利加洲的方向而向着風熱烈的親了個嘴。

「很好，很好，我知道你要這樣的。但我拿我的身體來賭，你們一對夫婦真像我的酸酒一樣了！講到了這裏算罷——我不願再多說一個字了！噯，講到天氣呢，我們在穀倉中做事情總還不要緊。不過抽穀稈是很辛苦的——比搗瑞典蘿蔔還要吃力多。我肥胖，所以我還耐得住。不過你比我瘦弱。我不知要甚麼農場主人一定要你去做這樣工。」

她們走進了穀倉。倉的一頭堆滿了穀。中央正在進行抽稈工作。這裏昨晚已經堆足了恰够今天女工們一天做完的禾捆。

「甚麼？惹奴也在這裏！」瑪麗痕說。

惹奴真在這裏，她走前來了。她昨天下午從她的母家動身，因不知路程有這麼遠而在晚上落雪時才到。她便在賣麥酒店家中過了一宵。農場的主人允許她今天到才能接受她，她所以今天一早趕來的。

在黛斯瑪麗痕惹奴之外，再有從鄰近農村中來的二個婦人。黛斯一見便認識她們是以前要同她打架的鑿號牌皇后。卡同了她的妹妹金剛鑽號牌皇后。不過她們不認識她了。她們可以幹一切男人做的工作，像掘井，編籬笆，掘溝，築路，打洞而不覺到困疲。她們也是著名的抽穀稈者。她們看見黛斯等來了，她們帶些不屑樣子。

她們帶了手套，都上前去工作，站在抽穀機的前面。抽穀機是兩根直柱中互了一根橫槓。一捆捆的粟置在橫槓下面，穗頭向外垂着。橫槓用釘拴住，穀莖抽出了，橫槓也隨着落下去。每個女工都抓了一束穀，把穀的外衣剝去，而只留直的穀莖心。

她然後把這些蕙心挾在左臂下，用鳥嘴鏟割去穗頭。

天氣很黑暗。照穀倉的亮光是從地上射起的，而不是從天空射進的。做工的女子們從抽穀器下把一束一束禾拿出。瑪麗痕同惹奴因有二個生女子在講本地的新聞所以不便講前事。這時她們聽外面有馬蹄聲，她們知道農場的主人來了。待主人下馬進倉走。近到黛斯時，他在她身旁站住了仔細看一會。她最初不敢向他看。不過在他立定不走後，她也回頭向他望一望。她看出這人便是以前住在脫萊脫利琪，同前天她來時在路上問起她的歷史的一個人。

他靜候到黛斯把抽好的穀送到外面穀堆時，他便獨向她說，「原來你便是前天對我的敬禮這樣不客氣的那一個女子。在我聞到你被雇後，我若不知道我們新雇的不便是你，我要溺死的。很好，你第一次在客棧裏同你的男子占了我一次便宜，第二次在路上不答而避開我，又占了我一次便宜。現在我想我總可占你的上風了。」他說完後，笑了幾聲。

黛斯站在二個皇后同農場主人的中間，好似一隻鳥捉在彈簧的捕鳥機上一樣。她不回答，仍舊去抽穀。她在農場主人的臉上看出他雖近他，她不會損傷她的。他的態度只是因克雷前次過分待了他，所以他現在也要過分去虐待黛斯。黛斯對這一層倒不怕的。

「我恐怕你詛我是同你發生戀愛了。有的女子是把每一次男子的注視當作戀愛看的。不過我們冬季農場的工作很多，這已够把年輕婦人中的這種呆想丟棄了。你合同上簽定到老太婆節日才歇工。現在你肯在我前面說一聲不是嗎？」

「我想你應該在我面前說一聲不是哩。」

「很好——隨你便好了。不過我們要看這裏究竟誰是主人。你難道把今天的禾束都做完了嗎？」

「是的，先生。」

「這做得真不像樣。你看她們幹得多麼好。」（手指兩個強壯的女人。）「那二個也都比你好。」

「她們以前都學習過的，不過我沒有。我起初以為這對你是不要緊的，因我們做的是論件工。我們的工資只是以件計算的。」

「啊，不過我倒要緊的。我要你把穀倉弄乾淨。」

「那末，我今天整個下午在此工作，雖其他的女工們到兩點鐘都完工了。」

他忿忿地望了她一望而走開了。黛斯覺世上職司比她的更壞的是沒有了。不過任便甚麼壞的職司總比男子們到她面前獻殷勤好些。等下午二點鐘到了，卡同她的妹妹都把末了割的穀穗放入小口筐裏，這鐮刀在一邊，捆了遺剩的禾束而走開了。瑪麗痕同惹奴本來也要走的。不過她們聽黛斯因不會抽穀而更須多做一會兒後，她們便待她了。她們望屋外面下雪，瑪麗痕嚷着說：「現在我們可私自講幾句話了。」她們講在牛奶棚中的老事情，她們對安琪兒·克雷的戀愛當然也講在內的。

「惹奴同瑪麗痕，」密雪司安琪兒·克雷裝出很可愛的架子，顯出她做妻的經驗是實在很少的，說：「我現在不能同你們像以前般講密司脫克雷了。你看我是不能的，因密司脫克雷現在雖不在這裏，他是我的丈夫。」

惹奴在四個愛克雷的女子們中是最會冒犯人的。「他是一個很好的情人，」她說：「不過我想他在結婚後便離開你，他倒不像是個很好的丈夫。」

「他是不得不去的。他要看那邊的田，他所以一定要去的，」黛斯辯護說。

「不過他在冬天該回來了。」

「啊——這是因有些特別事情——我們彼此都誤會了，不過我們不辯的，」黛斯答，一個字含着顆淚。「也許我們可以說他好的地方仍舊很多。比方說，他走之前，沒有像許多做夫的般不告訴妻子。我現在也很容易尋出他在甚麼地方。」她們講完了，仍舊靜悄悄的去抽穀。穀倉裏好一會兒只聽到剝穀衣的蚩蚩聲，同鐮刀割穗頭的軋軋聲。不過黛斯忽然無力了。她坐倒在腳跟邊的穀穗上。

「我知道你受不了的！」瑪麗痕說。「比你筋骨強些的人才能做這種工作。」農場主人此時進倉了。「啊，在我出倉時你原來這樣做工的，」他對黛斯說。

「如有損失都是我的，」黛斯答。

「我只要你做完了，」他走過倉房，頑固地說。

「你去記他話嗎，這真倒是個腳色，」瑪麗痕說。「我這裏以前曾經做過工的。你到那邊去躺下歇一歇力，讓惹奴同我代你把工做完了。」

「我不願你們代我做。我的身子也比你們高些。」

不過她太疲乏了，所以她不得不在倉房另一頭的穀堆上躺一會兒。她的乏力，大原因是她的同伴們重新提起了她同她丈夫的分離事件。她躺在穀堆上時，一莖穀的撕裂同一個穗頭的割落都清清楚楚的到她耳朵裏來。

她在這些聲響外，再能聽到她的同伴們密語。她知道她們仍舊在講老題目。不過因她們的聲響太低，所以她聽不到她們所說的話。臨終，她因過於想聽她們的話，所以她重新勉強起來工作。

此時惹奴也乏力了。她昨天下午走了十二英里多路，到了半夜才睡，晚餐也幾乎沒有吃，而今晨五點鐘又起身了。只有瑪麗痕，謝謝她的酒力同體魄的強壯，獨能繼續工作而手臂同背都不覺酸。黛斯催惹奴歇息，並且同她說定讓她，因她此刻已覺復原了，一人工作，以後把所抽穀的束數對分。

惹奴很帶感激的同意了。他出倉門沿雪路而回到寓所去。瑪麗痕，她天天到了這時候總是這樣的，因酒性發覺而說話時帶些浪漫。

「我不應該再想起他了——永遠不應該了。」她像夢囈般說。「我因愛他過甚，所以我不怪他娶你。不過他對惹奴的事是太不好了。」

黛斯聽了，幾乎把鏟刀誤割了指頭。

「你是不是講我的丈夫？」她問。

「噢，是的。惹奴說，「你千定不要告訴她，」不過我是忍不住了！他原來要約惹奴一同到巴西去。」



黛斯的面轉白，像門外的雪般。她面上的曲線也挺直了。「惹奴是不是不肯去呢？」她問。

「我不知道。不過他總變心了。」

「呸——他沒有這樣意思的。這不過是一個男子的說笑罷了！」

「不，他是真的；他再趕她到車站去一程呢。」

「無論怎樣，他總沒有帶她去。」

她們不作聲，等到黛斯忽然不自持而哭了。

「你看？」瑪麗痕說。「這時我才覺我不應告訴你的。」

「不，你告訴我倒很好的。我是一直迷迷懵懵的活下去，不知我的生活究要領到甚麼地方去！我以前本應時常寫信給他。他說我不能同他去，不過他不說我不應時常寫信給他。我不願再像這樣過下去了！我一切事都讓他去做，我是很錯的。」

倉房中昏黯的亮光變為更昏黯了。因此她們不得不停工。待黛斯回到她的寓所時，她便當晚在粉白的小房間中寫了封熱烈的信。不過信沒有終結，她已經寫不下了。她過一會兒便把胸口的結婚戒指脫下帶在指頭上，去堅她仍舊是克雷的妻的心。不過她一想起他在離她後，曾經約惹奴一同到外國去的，她甚樣再可寫信去哀懇他呢？

#### 四十四

她自從在倉房中間知克雷想同惹奴同赴巴西的新消息後，她的念頭，以前她有這念頭已經有好幾次了，轉向到愛明斯德的牧師區去。克雷以前吩咐她把她寄給他的信都由他的父母轉，再吩咐她若遇到困難可直接問他的父母。不過黛斯因想在道德上她沒有權利去承認克雷的父母，她所以沒有寫信，而因之她對於愛明斯德的牧師家，像她在結婚後對她自己的父母一樣，是不存在的。她這樣在兩方面都湮沒自己倒是她獨立的本性，便是倘她自以為無權利享受的，她便不去求人叨光或憐恤，她願依仗她自己的是非而站住或傾軋，不願只因她的姓名在禮拜堂的簿子上一次同克雷的姓合進了，遂

去依賴這名義上的親家。

不過現在她不能再自恃了。爲甚麼她的丈夫不寫信給她？他臨別時明明示意要把他的行蹤告知她的，不過爲甚麼至今他沒有一行字來通知他的住址？難道他真冷心了嗎？或他生病嗎？再不是他願她先有信去嗎？至少在她方面，她可以親到牧師區去認一認親，問他的消息，同申明她因不接到他的信而愁慮。倘使安琪兒的父親真像安琪兒所說的好人，他會知道她的困難。她用不到把她的處境說明了。

她不能做工的只有星期日。火石梳阿希是在白聖質盆地的中心。火車還沒有通到這裏。所以她只有徒步。因從農場到老牧師的牧師區足有十五英里，因此她至少要預備一整天來往。她遂一清早起身。

這天是在她想寫信那晚二星期以後。路上的雪已消了。她在侵晨三點鐘起身，從房間走出到星光裏。天氣是乾燥而奇冷，路上凍得像鐵磚樣堅硬。

瑪麗痕同惹奴對於黛斯的這一次出門是很關心的。她們知道她是爲了她的丈夫而出門的。她們合住在與黛斯寓所同一條狹街的一所小房子中。不過她們這早上親到黛斯的寓所來送她動身。她們說她今天應穿最好看的衣服去引動她的翁姑，不過黛斯知道老牧師是信守嚴格的喀爾文派教義，所以倒對此不關心。她從結婚到現在已經有一年了，她衣箱中還藏着些新衣服。她打扮像一個不尙時髦的可愛鄉村姑娘。她穿一件淡灰色的羊毛長服，領口上鑲繫白色綢緞的摺襖，襯出她的面同頸的玫瑰花色來。她罩上一件黑絲絨的背心，帶着一只黑絲絨的帽子。

『你的丈夫不能見你，這真是一千個不幸呀——你現在真是一個美女呀！』惹奴·胡埃脫着黛斯立在門檻上，介於外面像鋼般的星光同房內黃色的燭光中間而說。惹奴說時，他很大度的自己退讓一步。在實際上她不能——沒有個女子，倘使她的心比榛樹子大些的，能——抵禦黛斯的熱的，強毅的同性感化力，使同性者對她會企仰而不生嫉妒。

她們把她們的衣服這處揪一揪，那處刷一刷，而後讓她出門去。她們聽她的腳步在像珍珠般的冷空氣裏沿着路走去。便是惹奴也希望她得勝。原來惹奴雖無心願到自己的婦德，但她心裏總覺前次克雷引誘她而她不衝犯她的朋友而歎

喜。

黛斯這次出門距她的結婚期只一年，距克雷離開她期只一年稍差幾天。不過天快亮時在石灰巖高處的乾燥，爽氣的嚴冬空氣中走路倒不是一件沮喪的事。她動身時，目的要把她的身世老老實實的告訴她的婆太太，以使獲轉了她的心，然後把克雷也奪轉來。

她不久走到了勃刺克摩爾谷四周的陡斜面。下面谷裏現正靜靜的眠在晨煙裏。谷裏的空氣帶着深藍色，不像盆地上的空氣般無色彩。谷裏的田也不像她現在種慣的一百英畝或五十英畝的大圈地，而是四五英畝一圈的小地段，從斷崖上望，牠們一處處像網眼般密接着。盆地上的風景是白間深褐色的。谷裏的風景，像弗姆羅河流域的谷般，是常青綠的。不過因她的悲苦肇原在這谷裏，所以她現在不再像以前般愛牠了。美對她，像對其他覺到美的人般，不是生在物的內部，而只指物所代表的東西。

她靠着勃刺克摩爾谷的左邊，西向過奧托克斯山，經過從沙頓·阿波斯到加斯德橋的十字路，再沿陶革包利山同高·斯叻峯而抵名叫「魔鬼的廚房」的深谷。她一路都沿着山路走，而直到十字架·印·漢恩特，這裏有荒涼的一根大石柱，表明這地有過神蹟，或暗殺，或二樁都有。再過了三英哩她橫穿一條羅馬人築的古路名長·阿希蘭。她然後沿斜坡而下，以抵愛佛斯海特小村集。她此時已走過一半路程了。她遂歇一歇腳，再快活的吃了一大早膳——不在母豬同橡子客館中，因她躲避過客寓，所以在禮拜堂邊一所小房子裏買用的。

第二段路程是沿着勃蘭維爾道，不像第一段般崎嶇了。不過黛斯愈接近她要赴的目的地，她的自信心減少，而恐懼愈增大。她眼前只見她所以要去的心思大大的寫在空氣中，而忘卻四周的景物，甚至有幾次要失路。不過到了中午她走近愛明斯德牧師區了。

她坐在山路邊的一扇大門上，遠遠看牧師區的景物。巍峙的方塔——下面便是老牧師同他的家人同教徒們做聖日工作的地方——在黛斯眼中變為異常的嚴正。她想她應該揀不是禮拜日來的。像老牧師般好人也許不明瞭她的困難而

要怪她星期日出門。不過她現在總要去了。她脫了走山路的長統皮鞋，換穿了一雙薄底的漆皮鞋，把長統皮鞋塞在籬笆底下以便回去時換。她遂下山了。她心想鎮定，但她早上走路時的活潑已經退落，當她行近禮拜堂的時候。

她希望路上遇着一二件事使她興奮起來，不過她尋不到。教堂前草地上的灌木在朔風中發出的瑟瑟聲使她不安逸。她今天雖穿着最好的衣服，但依舊找不出她的地位何以可同眼前的屋子有關係。不過這倒不重要，因從苦痛、快樂、思想、生、死、同死後的世界看來，她是同屋內的人一樣的。

她再努力走進了鐵門，到門廊下把門鈴按了按。她此時不能再退縮了。不過沒有人應鈴。她再按一按。這次她帶些震顫，並因她早上走過了十四英里路而困憊，所以她把一手按在臀上，以肘支靠着門廊的牆壁。長春藤的乾枯的葉在她臂上敲觸而予她的神經以刺激。路上有一張買肉者遺下的血污的紙在飄動——因紙太輕薄，所以不能停頓在地上，因太厚重，所以不能在風中吹飄起。同這污紙在一起的再有幾莖乾柴草。

第二次鈴比第一次響得多，但依舊沒有人答應。她遂離開了門廊，開了草地的大門走出去。不過她把大門關到一半時，她把手仍舊按在門上，猶豫的四處看了一周，然後像釋了重負般把門關上。她心裏想她一定給人看出了，（雖她說不出甚麼樣給人看出來的）所以屋裏吩咐不要讓她入內。

黛斯自想她所能幹的事是已經盡於此了。不過待她走到牆角邊時，她又回想不要因一時的驚懼而後悔，她遂走回來，看了看屋的各扇窗。

啊，她知道原因了。原來此時屋中的人正都在禮拜堂中做禮拜。她記得她的丈夫同她說過，牧師在星期日一定要吩咐家中的人們，僕役也在內，都到禮拜堂去早禱，然後回家用冷物做中餐的。因此，她只須等他們禮拜做完便會得着了。不過她的情願立候在門口，她所以想到禮拜堂彼端的一處僻靜地方去待一刻。當她走過禮拜堂時，早禱才畢，聽講的人們正從門裏湧出來，她遂雜在人羣中走。

愛明斯德的教徒們看她只當是一個生客。她也移快了腳步，走上她來時的道路，想到來時所坐的籬笆腳邊坐一會，待

老牧師的家人們用過了中膳後再去拜訪他。她便讓早禱的人們走前了，而只有二個青年男子臂聯臂的在她的後面隨着。待二個男子走近了，她聽他們正在誠懇的講話。她迅速的聽出他們講話的口音是同她的丈夫相似的。他們分明是她丈夫的哥哥們。黛斯想到這層，她把原有的計劃都忘記，而只怕他們追上她。她雖知他們不能認出她，不過她受不了他們的細視，因此她同他們一樣走得快。後面的人一看便知是在要歸家用膳前先急急的散步一程，使他們長坐在禮拜堂中凍僵的肢體所以和暖些。

在黛斯前面的只有一個像大人家小姐般的青年女子。她樣子是很動人的，雖帶些嬌飾。黛斯因後面的男子緊跟着，所以也快追上她了。她聽後面喊着說：「那邊是慈悲張脫，待我們趕上她罷。」

黛斯知道這名字的。這便是安琪兒父母要他娶的女子，她，倘使沒有黛斯闖入，也許已經要做安琪兒的妻了。不過她即使沒有聽到後面男子適才所說的話，她聽以後的談話，也可知道那女子同安琪兒的關係了，因後面的一個男子說：「啊，可憐的安琪兒，可憐的安琪兒！我看了前面的可愛的女子，便因他魯莽地同一個掙牛奶姑娘啊，不管她究竟是甚麼人，而爲他可惜。他的結婚本來是可怪的，她現在有沒有同他在一起，我不知道。不過在幾個月前我接到安琪兒的信，他說還沒有。」

「我不能說。他現在不告訴我甚麼了。他持奇怪的見解後，已經同我隔膜，現在他的婚事看來要把我們完全分開了。」

黛斯在前面把腳步移快些。不過倘使她不做出的樣子，她不能避過他們。最終，後面的男子追過她了。前面的女子聽着他們的腳步聲而回轉身。三個遂握手照呼了一下。此後並肩往前面去了。

他們走到了小山頂上。黛斯一望便知這是他們散步的終點，因三人到此都慢慢的轉向方才黛斯望愛明斯德全景時所坐的大門邊。三人講話時，一個穿候補牧師服裝的用傘在籬笆底下觸了觸，再帶出一件東西來。

「這是一雙舊長統皮鞋，」他說，「我想一定是某個漂泊人遺棄在這裏的。」

「也許某個冒牌者故意把鞋脫在這裏，而要赤腳到牧師區去哀求我們的同情，」密司張脫說。「一定是的，你看這種鞋是很好的，一些還沒有破。幹這種事真是多麼罪過！我要帶牠回去給幾個窮人穿。」

發見長統鞋的哥斯勃脫·克雷用傘把鞋爲密司張脫挑起了。黛斯的長統鞋遂有了着落。

黛斯都聽到他們所講的話。她把羊毛的遮面巾遮着面而忽忽的趕過他們。待她回頭時，她看見禮拜堂出來的三個人離了大門，帶着鞋下山去。

我們的女英雄仍舊往前走。眼淚，無名目的眼淚，流滿她的面。她自己知道她把適才所聽所見的都當作她自己的懲罰，這是不合理的，而只是某種情感作用，不過她一時總忘不掉。她不能想再回到牧師區去了。安琪兒的夫人此刻受那般高尚的教士們所窘迫，她像被獵狗所追而無可躲避的野獸了。不過那天真正的不幸便是她只遇着了克雷的哥哥們而沒有碰到克雷的老父。老克雷雖是嚴厲的，但不像他兩個兒子們執拗，他並且是最慈祥的。待黛斯更想到她的長統鞋時，她幾乎因適才三人談論過鞋子而爲鞋子憐惜，她因此更想到鞋子的主人的苦況同無希望了。

「啊！」她流淚而說，「他們不知道我着了這雙鞋走過一長段崎嶇路，原因只是要保存他買給我的這雙美麗的鞋子呀——不——他們不會知道的。他們也不會知道這身衣服的颜色是他替我揀的——不——他們甚能知道呢？不過便是他們知道了，他們也不會經心的，因他們看來不像很經心他呀，可憐的安琪兒。」

她此後便爲了因嚴守社會的道德標準而致她一年來愁困的安琪兒流淚。她一步步走向農場去，卻不知她一生的最大錯點便在這時候。她因聽了克雷的哥哥們談話而不敢再到他們的父親處去。她以爲兒子的意見足以代表父親的，實不知她可以感動老克雷夫婦的機會是更比她眼前的情形好的沒有了。密司脫同密雪司克雷對着一般思想上有疑惑的，或情形不十分窘的人們倒不見十分注意，但他們遇到像黛斯現在情境的人，他們的同情心便立刻要發現。他們因要使稅吏同罪人得救，因之不免放棄了上帝的法律學者同法利賽人們。不過這一個缺點便足使他們視黛斯爲亟應收留而不可再使她流落在外面了。

她循原路走回時，她心裏不再充滿希望，而只覺她現在已經到了她一生的轉關點。不過在表面上，她是仍舊一樣，因她除去在盆地的礮瘠田上過一個冬季外，她更沒有旁的辦法。她只把面巾擷起，似乎像在走回時，她情願整個世界看着她的

面究竟比慈悲張脫的面貌個好看。不過她雖這樣做，但她仍舊搖着頭說：『這不值甚麼——這不值甚麼！沒有人會愛牠，沒有人會再看牠。世界上那一個人肯看像我般漂泊流離的人的臉呢？』

她的回去只是一步一步的挨過，而不再是來時的大踏步了。這種旅行是沒有精彩的，沒有目的的，而只是一種傾向在動作。她沿着勃蘭維爾道走時，她覺到疲困，而時時需在籬門邊依一會，或哩程碑石上坐一下。

她不進屋子去憩息。直到她走了七八英里到了愛佛斯海特小村集，她才到她早晨用膳的禮拜堂旁那所小房子去。當小房子中的婦人爲她倒牛奶時，她望了望外面荒索的街道。

『也許村人們都去聽下午的傳道了，』她說。

『不，我的親愛的，』老婦人說。『此時還早，禮拜堂鐘還沒有敲哩。他們現在都在斯潑令倉房聽一個生人講道——一個出色的，像火般熱烈的基督徒，他們說。不過，天主呀，我不去聽他。我每禮拜在禮拜堂的講經臺上所聽到的已經够受了。』

黛斯過一刻便離開了小房子，她的腳步在牆壁發生的回聲使她想這村落像死人住的一般。她走近了村中心，她的腳步聲被另一種聲音糅雜亂。她見倉房在她眼前，她猜到這聲音一定是那傳道人的。

傳道人的聲音是這樣高同清楚，因之她雖在倉房的背面，而已個個字聽出講的道是，像一般人預料到的，着重信心，似聖保羅神道學派所詮註者。講道的人是異常興奮，他只把演說背誦，因他對於邏輯同精詳的辨別名物是顯然很弱的。雖黛斯沒有從頭聽起，但她因講道人屢次把經題背誦而已知道經題是——

『啊愚笨的加拉太人們呀，那一個把你們轟惑了，以至你們不信真理？你們不知道耶穌基督便因爲了真理而在你們中受釘在十字架上嗎？』

黛斯在倉房背後聽講道人與高彩烈的演說，其主旨恰與安琪兒的父親的見解吻合，再聽講道人自稱要敘述他甚穩得此見解的靈界經驗，她所以也感興趣。講道人說他起初本是一個最大的罪人。他曾經侮弄過人，曾經同鹵莽的，淫蕩的人們合伍。不過他一天覺悟了。這由於某一個他以前曾經痛悔過的牧師把他勸導轉的。他覺那牧師臨別的話是永久銘鏤在

他心裏，直等上天的恩惠把他改造轉來，而成爲現在講道時的樣子。

不過比這自較更使黛斯驚奇的乃是講道人的口聲。這口聲，顯然是不可能的，原來同亞力克·寶培維爾的一式無二。她不耐了，她遂走到倉房前。冬天下午低下的太陽光適照在倉房有兩扇門開闕的進口處。一扇門是開着，日光照滿在打禾地板上的講道人同聽道人們的身上。聽道的全是村人。她幾年所見，那個手拿漆桶而在各處牆上寫紅字的人也是其中的一個。不過黛斯注意的是立在穀袋上，面對着聽道人同倉房門的講道者。三點鐘的太陽照滿了他全身。黛斯所存講道的便是以前誘惑她的人的念頭至此遂完全證實了。



## 第六時期 一個懺悔的人

### 四十五

黛斯自離開萊脫利琪到現在從沒有見過或聞得過寶培維爾。

二人的碰面是在最緊張的，即只須一些些刺激便引起全部情緒的時期。雖他現在已經是一個懺悔的人，此刻並在公開的宣講他以前的惡事，但同理智不相干的記憶已經使她充滿了恐懼，麻木了她的肢體，使她不進不退的站立着。

只想一想她重見了他的面後，胸中發生的感觸！

他的面貌現在同以前一樣，不過上嘴的黑短鬚已經不見，而換留上深色的老派八字鬚。他的衣服是半牧師式，因之改變了他以前花花公子的漂亮神氣，以至黛斯一時不信他。

不過黛斯聽聖經的經句從他的口中說出時，她總覺得不稱同滑稽。她把他四年前引誘她的辭句同口聲，同現在比一下，她的心便要嘔吐。不過他此時傳道倒是十二分認真的。

他的講道不只表明他已經改換德行，而再表明他像聖徒般改換形貌。以前他面上好色的曲線現在表示虔誠；以前講穢褻話的嘴唇現在求上帝做祈禱；以前面頰上叫囂鬧事的得意神氣現在改爲虔敬的熱烈；以前的獸性現在改爲信教的瘋狂；以前的異端信守現在改爲嚴格的保羅主義；以前制服女性的勇敢的大眼睛現在透露出一個神學信徒的兇猛的視線；以前他因不耐黛斯退遜而面上露出的剛愎現在改作形容，一個墮落者不肯自拔而老留在泥濘中呻吟的忿怒。

他的容貌也像自己在怨懟。牠現在正離去了遺傳性而幹自然不允許牠幹的工作。硬把牠擡高只表示虛偽同不稱。不過這些意思究竟都正確的嗎？黛斯這樣想究竟對不對呢？世界上先做惡人而再改善的，不止寶培維爾一個，爲甚麼

她獨對他不自然呢？她的所以苛求，只因聽了好的歌辭配合在不好的拍子上。但以前犯罪愈大的，他在悔改後入聖的成就也愈高。凡稍研究過基督教歷史的都可了解這一點。

這種種念頭都在她心裏迴轉。一等驚呆過了，她便移步避開他。寶培維爾起初因對面着日光而不留心黛斯。但等她移步了，他便瞥見她。

他像受了電觸。她在他身上所生的影響遠超出他的見他。他的熱烈，他的辭令都陡然離開他了。一個個字從他口中掙扎出來時，他的嘴唇在顫動。他的眼睛，自從一瞥見她後，便左右張望聽眾們，不過過了幾秒鐘又不自覺的注視到她身上去。不過這種情形只是暫時的，因寶培維爾的精神雖墮落而黛斯的精神倒振作了。她離開了倉房，急急的走前去。

她稍後把她同寶培維爾的處境一比較，她異常感喟。以前誘惑她的人現在已經進了聖教的門檻，而她被誘惑的則反深墮在苦惱中。結果是，像古代神話中說的，一待她淫盪的茜潑黎痕神像置上了他的神壇時，祭司的熱骸幾乎完全熄滅。

她不回頭的向前走。她的背——便下而至於她的衣服——似乎生了眼睛。她像見一個從倉房裏出來的人正對她注視同豔羨着。她以前的心坎裏只充滿了憂愁，但到現在已換上另一種苦痛，即因她太久沒有得愛人的憐惜，而她的渴望遂一換為回憶她好幾年來想忘掉的事情。已過的錯訛在她的腦海裏重現出來，使她幾乎失望。原來她的已往同現在仍舊沒有斷絕。已往總是已往，倘她自己不先變為已往末。

她一面想，一面走到長·阿希蘭古道的北段十字路口。她看見回家的路向山上斜着。他的乾燥的，灰白色的路面除了幾堆馬糞外沒有一個人，一輛車。當她遲遲的往上走時，她聽背後有腳步聲。她回頭時便見她所熟識的而現在已奇怪的改爲傳道人打扮的人跟着。他是她這世上最不情願碰見的。

此時她無時間去多想或躲避了。她只靜靜的讓他趕上。她看他很興奮，不因他走了這程路，而因他心裏受了感動。  
「黛斯！」他說。

她只走得慢些而不去回頭。

「黛斯！」他再說，「這是我——亞力克！」

她遂回頭讓他走到身旁。「我看這是你呀，」她冷冷的說，

「很好——但這便都算完了嗎？當然我不該再多擾你了，」他微微的笑了笑。「我看你的眼光是很帶譏笑的。不過——我不應多管這……我以前聽說你離家了，但沒有人知道你往何處。黛斯，你知道我跟你原因嗎？」

「我知道的。不過我最願你不要跟！」

「是的——你應說這樣話了，」他們嚴肅的往前走時，他這樣答。「不過不要誤會我。我同你說這話，因你也許已看出甚樣我見了你便講道都沒有精神。當然，那只是暫時的。倘想起了以前你同我是甚樣時，這也很自然。不過上帝已經救起我了——恐怕你聽這話要說我誇頭——我想我自己得救後，這世上我應該第一個拯救的——你儘可笑我——便是我以前最待錯的那女子。我今跟你來便只爲了這一個原因——再沒有旁的事了。」

她的回答帶着一些諷刺。「你甚樣得救的？做賑濟事，像人們常說的，應先從家裏做起的。」

「我沒有做過甚麼，」他興奮的說。「這一切都是，似我已經告訴過我的講衆們的，上帝的榮耀。你把你對我的一切看輕心總加起來也萬抵不到我對我自己的看輕。說來這事很奇怪，無論你信不信。不過我總可把我的悔改情形告訴你聽。你有沒有聽到愛明斯德的老牧師叫密斯脫克雷的？他是最誠懇的，現在教會中像他的很少的，當然沒有像我所屬的極端基督徒們誠懇，但在牧師中像他的是的確很少的了，因現在的年輕牧師們都用詭辯去把聖道扯得稀淡，而直至只剩以前的影子了。我深信他是國中救靈魂最多的一個人。你曾經聽到過他嗎？」

「我聽到過的，」她答。

「他兩三年前到脫萊脫利琪來佈道。當他對我們開導過一番後，我便把他大大的侮辱了一次。不過他不生氣，只說過後我便會受聖靈的感動，凡謾罵的遲早總會跪了禱告的。他話像有魔術，一個個字都深印到我的心中，雖我當時不知道，他也知道。我從那時起便逐漸地看到亮光，並逐漸地把志願轉向一條路徑上，即把天國的好消息傳佈給旁的人聽。我今天便

在這樣做。不過我這裏佈道是新近的。我傳道的最初幾個月是在英國北部，我意思是在我沒有回到本地方，在一般知道我的歷史的人們中傳道前，我先要到生人們中練習一下。只要你，黛斯呀，知道我現在是改變的了，你便，我一定的——」

「不要再多說了！」她說，一面再離遠他而走到路旁的柵欄邊，把面俯在柵欄上。「我不能信有這樣快的事，你同我說這樣話，我心內正在忿恨，因你知道——因你知道你甚樣的害我，你再你同類的人們，都糟蹋了女子以求自己得到充分的快樂，而後便想懺悔往天堂上去。我不相信你的話——我恨這種話！」

「黛斯，」他說，「你不要這樣講，方才我對你說的話對我是亮光。但你說你仍不信我，我不知你究竟不信我甚麼呢？」

「不信你悔改。」

「爲甚麼呢？」

她把聲音降低了，「因有一個比你好的人不信這種事。」

「婦人的理解真稀奇！這個比我更好的人是誰呢？」

「我不能告訴你。」

「很好，」他說，他的話背後隱有一觸即發的怒氣。「上帝禁止我說我是一個好人——你知道我並沒有說這話。不錯的，我只是新改善的。不過你知道有時新進的倒有最遠的眼光。」

「是的，」她答。「不過我不能換一種眼光來看你的悔改。像你的一時之興，亞力克，我恐怕不能長久罷。」

她說完了，便從俯着的柵欄邊挺直身子，面對了他。她看了他的面貌後，又仔細的審視了一會。他以前的壞樣子現在確真沒有了，不過這並不是說已經完全棄掉。

「你不要這樣看我，」他驟然同黛斯說。

黛斯沒有覺到他注視她，她便把眼睛移注到別處，面紅了紅說，「我請你原諒。」她此時又覺到，像她以前曾經好幾次覺到的，自然給予她的肉體乃是使她走錯路的總原因。

『不，不，你不要請我原諒。不過你把面紗遮住了你的好模樣，此刻爲甚麼不取下牠呢？』她忽忽的取去了面紗說，『我因要避風呀。』

『我這樣吩咐你也許太傲慢了，』他說，『不過最好我不多看你，多看你對你同我都危險的。』

『噓！』黛斯說。

『噯，女子的面孔以前已經對我有太大的權力，所以我現在一見便要畏懼了。一個傳道人不應想起這些事，想起了又要引起我天天求忘卻的前事。』

他們便往前走，而只無意間指東指西的說幾句話。黛斯不知他究竟要跟她到甚麼地方，不過她不願用語言去請他回步。他們每走到路邊的一扇大門或柵欄時，他們時常看見紅漆的聖經經句。她問他誰來漆這些字句的。他說漆這些經句的便是他雇用的人。他所以漆這些經句的原因，是要用一切方法去警告這罪惡的世界。

最後他們走到了『十字架·印·漢恩特』。在這帶高地上荒索的地方中，這一處要算是最荒索了。這處同尋常的審美觀念遠遠的相背，以求一般畫家同遊歷家所希冀的另一種美，便是留作美的反面看的一處悲慘的空地。這地方的取名是由於一根奇異的，鏽糙的，不是本地石礦產生的獨石柱，上面刻着一只人手，即漢恩特。地方上說這獨石柱的歷史的已經有好多椿了。有的史家說這處以前本是一個石十字架，不過現在橫互的石條已經毀圮而變爲獨石柱。有的史家說這處原只有一根石柱以作劃村界用的。無論這石柱的起原甚麼說法，這地方看來總是嚴肅的，不祥的，一個最冷淡的旅客望了要畏懼的。

『我想我應該離開你了，』他們走近這地時他說，『我今晚六點鐘還得在僧正的薩納爾地方宣教，我的路便從這裏向右方轉過去。不過我見了你的心總像攪亂了，親愛的，黛斯——我不能，也不願說爲甚麼緣故。我別你後一定得先養一養力。然後可傳道。你爲甚麼講話能這樣流利了？教你說這樣好的英國話的是誰呢？』

『我在愁苦中學來的，』她想避開他而這樣說。

「你有甚麼愁困呢？」

他把她一生的第一樁愁苦事說他聽——這事便是他害她的。

寶培維爾發呆了。「我直到此刻才知覺，」他喃喃的說。「你爲甚麼不早些寫信給我呢？」

她不答。他靜穆了一會後說，「很好——我以後再要來見你的。」

「不！」她答。「以後不要再來我處。」

「我要想想看。不過在我們分別之前來，」他走過石柱邊說。「這石柱以前是架聖十字架。本來古蹟同我傳道是不相干的。不過我的怕你遠勝過你的怕我。現在爲減少我的恐懼起見，請你把手置在這石柱上，立誓以後永不再用你的美貌或其他方法來引誘我。」

「好的上帝呀——你甚麼問得出這樣不需要的問題呢？你所說的話，我是永遠想不到的。」

「是的。不過仍舊立一個誓，仍舊立一個誓。」

黛斯一半是由於恐懼，把手置在石柱上，依從他的要求而立誓了。

「我因你不是一個信教徒而很爲你擔憂，」他說。「我怕非基督徒要得到你，而使你的心智不安。我回家後，我要爲你禱告；我定要的；那個能知道未來的事呢？我去了。再見！」

他走到籬笆的空隙處跳過去，眼睛不再返視她，而逕自往僧正的薩納爾地方去了。他走時顯出慌張的樣子。他過一會兒，從口袋中拿出一本小聖書中夾着的一封信。這信是幾個月前克雷雷牧師寄他的。他已經翻覆的讀過幾次了。

信裏說牧師因聽到寶培維爾悔改而快樂，他謝他把這消息告訴他。信中再說牧師寬恕寶培維爾以前對他的侮辱，他並對這青年悔改人的前途表示興趣。牧師勸他加入他的公會，他情願送他進一神道學院去肄業，但這種辦法因寶培維爾以爲太遲緩，他所以不過分勸他。宣傳聖道的人應各個依了他自己最好的方法，同各自受聖靈指示的道路去做去。

寶培維爾在走路時，他求堅定心思而把這信讀了好幾次。他再翻讀了幾節聖書，直到他而上現出安靜，黛斯的美貌不

再擾亂他的心智時才止。

黛斯此刻沿着山路走回去。她將近走過一英里時，她遇見一個牧羊人。

「適才我經過的那根舊石柱是甚麼意思？」她問。「那石柱以前是不是十字架？」

「十字架嗎？不，以前那石柱不是十字架。那石柱是人們所犯忌的，密司。以前人們曾經把一個惡人釘在那石柱上，而後再把他絞死的。現在人們說死的惡人已把他的靈魂去賣給魔鬼了，他的鬼在夜間還時常要出現的。」

她聽了這種悽慘的新聞，心裏覺有些恐懼。她便匆匆的離了那單獨的牧羊人而走回去。她走近火石梳阿希時已近天黑。她在通到她寓所的狹路上遇見一對情人正在一面走，一面講話。他們是像很公開的。那女的回答那男子的親熱話而說出的清楚的同不相干的聲音，在日暮時靜穆的冷空氣中，對黛斯倒是一種安慰。她覺二人的會晤，無論男女中那一個先起意，是同她以前與克雷的戀愛同樣的。待她走近他們身邊，那女的便高傲的回身照呼她。男的像很受窘的離開了。那女的原來便是惹奴。胡埃脫。她先問黛斯往愛明斯德去的结果甚樣。她見黛斯不明白的答復，她便講——惹奴本是一個機警的女子——她自己的事情，一部份是黛斯此刻親見的。

「那人叫阿培西德林，他以前也時常往泰爾鮑賽去做工的。」她不關心的說，「他知道我到這裏來後，他便跟我來。適才他同我說他已經愛我有二年了。不過我還沒有確定的答允他。」

## 四十六

在黛斯往愛明斯德後幾天，她一天正在田裏工作。這天冬季的烈風很大。不過她因有茅柴編的籬笆擋住風口，所以還吹不着。籬笆邊置着一架切蘿蔔機器。機器上新染着藍漆。她在四周無色彩的空氣中，炫耀得幾乎像在開口說話。機器對面是長堤——農人也叫牠爲「墳」——其中儲着初冬到現在所掘出的蘿蔔。黛斯立在堤的不盡的一頭。她用烏嘴鐮刀割去每個蘿蔔根上的鬚同，土割後便把蘿蔔拋入切片機中。此時另一個男工搖着機器的握手，而切好的蘿蔔在機器的槽口

一片片滾出來。和着新切的黃蘿蔔塊的氣味的，有北風機器的切蘿蔔刀，同黛斯手中的鳥嘴鐮刀切蘿蔔時的種種聲音。一百多英畝的褐色瑞典蘿蔔田在瑞典蘿蔔掘去後，發現出一條條更深褐色的長條了。這天長條的邊上，不急的亦不息的爬着某種有十只腳的東西。這十只腳中八只腳是馬的，兩只腳是人的。而犁刀便在這許多腳的中間拖着走。蘿蔔田現在已從事於明春的播種了。

好幾個鐘點沒有東西來警擾這種不快樂的單調生活。此後，在犁的彼一頭忽然發見一黑點。這黑點過一會兒便行近到籬笆的隙處，像要走上盆地，到切蘿蔔人處去的模樣。這黑點現在已有九柱戲中的柱子般高，而可以看出是向火石梳阿希走來的一個穿黑衣服的人。搖切片器的男子在手搖外沒有旁的事做。他不住的看着那人走來。不過黛斯因要切蘿蔔，所以直到那人走得很近，待搖機的男工同她說了才覺着。

來的不是她苛刻的農舍主人格羅貝，而是以前不怕做惡事，現在已換穿上半牧師衣服的亞力克·寶培維爾。他很顯明的只希望黛斯一人在田裏。他現在見男工在她身旁而便面帶窘狀。他此刻因不傳道，所以與奮也減低得多。黛斯見他後，面上已經現出不安。她把面紗拉下了。但寶培維爾已走上來輕輕的說，「我要同你講句話，黛斯。」

「你不接受我前天請你不要來近我的請求嗎？」她說。

「不，不過我有理由的。」

「請把理由說出來。」

「這理由比你心思想的要嚴重得多。」他說時怕有人覺察而先四周視一遭。他們距搖機器的男工很有幾步路。此時再有機器的聲音雜着，所以寶培維爾說話的聲音可以不被旁人聽到。但寶培維爾仍背對着男工而莊重的說，「前次我遇到你時，我只說了些關於你我靈魂的事情。我忘記問你現在的處境。那天因我見你穿得很好，所以我沒有想起。不過我今天見你做工，我知道你的情形是很困苦，比從前我知道你時還要困苦。這大原因也許都是爲了我。」

黛斯不回答。雖寶培維爾呆呆的望着她，但她把面紗全遮了面，俯着頭，老是在切蘿蔔。她覺她不息的做工是丟他在—



的最好方法。

「黛斯」他幾乎流淚的嘆了口氣說，「你的事件是我一生所做忍心事中的最大的一件了。我以前玷污你的清白真是不肖行爲呀！這全部罪過都是我的——我擔任這罪孽，這可恨的罪孽的一切污點。你——我冒用的貴族的真正血系——到我那邊來也真太無知同不顧前後了。我此刻最誠懇的說，像你的父母般不願惡人甚樣要誘惑女子，而貿貿然把你送到我處來，這真是一件可恥的事，無論他們的動機是好的，或出於不關心。」

黛斯仍舊不作聲。她拋去了一個蘿蔔，再拿起另一個蘿蔔，像機械般工作。她的神情是一個在思索的普通農婦。

「不過我今天來不是光同你口說，」寶培維爾說。「我的現狀是這樣：你走後，我的母死了，所以脫萊脫利琪的產業都屬我了。我意思想把這產業出賣，然後往阿非利加洲做傳道師去——無論由教會派，或與教會沒有關係都好。我此刻要問你的是這樣：你願意不願意使我盡我應盡而未盡的義務——這便是使我行使以前損害你的唯一的補救辦法。這便是求你做我的妻，而同我一起傳教去。我要省時候，所以已把這辦妥了。」他說後，從口袋裏拿張羊皮紙出來。

「這是甚麼？」她問。

「結婚執照。」

「啊不——先生，不！」她急急的說。

「你不要嗎？爲甚麼原因呢？」他問過後，臉上便現出一種奇異的窘狀來。這窘狀不光是由於黛斯不允許他盡義務，而再由於他以前對她的慾望的復活。「當然的。」他回頭看了看男工，比前說得更烈性的想開頭說下去。

黛斯覺這事不能便在那裏解決。她同男工說有一個朋友來看她，她所以要離工而同他去散步一會兒。此後她同寶培維爾在有斑馬的條紋般的田地上走開去。寶培維爾要扶她走過才犁過的田，但她像沒有看見般獨自走前去。

他們走過了犁溝，寶培維爾說，「你真不願嫁我嗎？黛斯？」  
「我不能。」她答。

「爲甚麼緣故呢？」

「因我對你沒有愛情。」

「不過過一會兒你便會愛我了，我意思是在你真能寬恕我之後。」

「我永不會恕你。」

「爲甚麼這樣堅決呢？」

「我已經愛別人了。」

這幾個字使他驚奇。「真的嗎？」他說。「你真的已經愛上了別人嗎？難道你不知道德上所稱的正當嗎？」

「不，不——不要這樣說。」

「那末，你對那人的愛不過是一種暫時的感情，而你不久便能勝過牠的。」

「不——不，因我已經嫁他了。」

「啊！他驚說，像死屍般站定而注視着她。」

「我本沒有意思告訴你，」她急急的說。「我把這事在這裏是保守秘密的，至多只有一兩個人知道。所以我請你不要再問我了。你一定得知道，你同我現在已是生人了。」

「生人！我們是生人嗎？」他以前的譏諷態度又回復轉來。雖他盡力想把牠抑制下去。「你的丈夫是不是便是他？」他手指搖切片器的男工而問。

「那個人嗎？」她驕傲地答。「我想起來倒不嗎？」

「那末誰呢？」

「請你不要問我不情願答的事務！」她昂了頭舉了眼再誠懇的請求說。

「培維爾有些慌亂了。『不過我現在是爲了你的緣故而問。』他說。『天上的雷響呀，我今天來，我可立誓，是只爲了你。』」

的好處。黛斯——不要這樣怒目看我——我當不住你這樣看我的。確的，在基督教未興之前，同在基督教既創之後，世界上從沒有像你般眼睛的。不過我不情願失去我的定力，並且我不敢。此刻我老實同你說了吧，我看了你的樣子，我以前信爲同我其他壞情緒一起湮沒的愛你又回復了。我本想我同你結了婚便可把一切都變爲合正道。「不信教的丈夫可因信教的妻而入正道；不信教的妻可因信教的丈夫而入正道。」以前我老是這樣同我自己說。不過現在我的計劃失敗了。我現在只有失望。」他俯視着地而想了一會，「結過婚了，結過婚了！很好，既這樣末，」他把結婚執照撕爲二片，然後再袋入口袋中而靜靜的說，「我很情願爲你同你的丈夫，不管他是誰。而做些事。我此刻肚中有許多事要問你，不過你既不情願提起這事末，我也不提起了，雖我想倘我認識了你的丈夫，我可更容易幫助他同你。是不是他也在這裏工作！」

「不，」她訥訥的說。「他出遠門了。」

「出遠門了？遠離你了？像他般人真是甚樣一個做丈夫的呀？」

「啊，不要說他一聲壞話，這都是爲了你——」

「原來這樣嗎？……那真不好，黛斯！」

「是的。」

「不過他情願離了你，讓你這樣去做工嗎？」

「他不讓我這樣做工！她熱烈的爲她丈夫辯護。「他不知道我做工。這是我自己尋的。」

「那末，他有沒有信寫給你？」

「我——我不能告訴你。有幾件事只他同我知道的。」

「當然，你的話明明說他不寫。你現在是一個被遺棄的妻了，黛斯！」他受了情緒的衝動，驟然回身來執她的手。她因帶着皮手套，所以他只摸着皮手套的指頭，而沒有摸到手套裏面的肉。

「你不能這樣，你一定不能這樣！」她帶恐懼的喊說，再把手從手套中脫出，讓他去拿住了空手套。「啊，請你走開，請你

爲了我——同我的丈夫而走開。我現在用你的基督教名義來求你。」

「是的，是的，我要的。」他把手套丟還她說。他轉身後又回頭對她說。「黛斯，上帝是我的審判者，我方才拿你手，我意思不要犯一樁罪呀！」

田上走來的馬蹄聲——起初因他們注意於談話而沒有聽到——此刻行近他們身邊了。一人對黛斯喊着道：「那一個魔鬼使你此刻不做工而走開去？」

農舍主人格羅貝遠遠看見黛斯們二人在講話。他特地趕來看他們在做甚麼。

「不要用這種話同她說！」寶培維爾露同基督教不合的面色說。

「真的嗎，密司脫請問監理會的牧師此時在同她幹甚麼？」

「這人是誰？」寶培維爾回視黛斯說。

「她走近寶培維爾說——走吧我現在請你。」

「甚麼？我讓你受他壓制嗎？我看他的臉便知道他是一個粗俗漢。」

「他不會損傷我的。他不想同我戀愛。我到老太婆節日便要歇工了。」

「很好，也許我除了服從你話之外再沒有旁的權利了。不過——噯，好，再見吧！」

她怕她的保護者遠過她怕此刻罵她的人。寶培維爾走了，她用最冷靜的態度承受農舍主人的同任欲無關係的責罵。她在經過以前一番經歷後，那像石般硬的主人責罵她倒是一種懺悔。她不作聲的走到盆地最高處她作工的田裏，心裏只想方才與寶培維爾的談話，而不覺農舍主人的馬的鼻子幾乎觸到她的肩。「你既同我訂了合同到老太婆節日才歇工，我要看你誠誠實實的做到的。」他囁囁的說。「一般婦人們都要爛死的——此刻說這樣話，那刻做那樣事，我不能再忍下去了。」

黛斯知道農舍主人這幾句一般的詛咒，目的是專爲他以前曾給克雷打倒而對她一人洩恨而說的。她想起了此時受

辱，她便想起她方才若接受了寶培維爾的婚約，她非但可完全脫離此刻的束縛，而並可使整個世界不再賤視她。不過過一刻兒，她便心中說：『不，不！我現在不能嫁她了。我看了他便討厭。』

她當晚寫封親熱的信給克雷。她不提起她現在的困苦，而只說她對他的熱烈的愛情。凡一寓目她信的人都可在字裏行間看出在她信中所發表的偉大的愛情後面，尚存有一種沒有說出的大恐懼——幾乎鄰於失望。不過她仍舊不把她的心事都說出，因克雷曾經要惹奴同他一起往巴西去，所以她怕他已經一些都不管她了。她寫完了信，仍舊把牠——像上次寫的信一樣——置在她的箱內，心中沒有決定究竟要不要寄出牠。

她一天天田中做苦工而直到燈燭節市集日。依這帶地方的風俗，工人們若要在老太婆節日後換未來十二個月的新工做，他們便應在燈燭節日到市集去。火石梳阿希農場中的工人們幾乎個個想換工做。他們一清早都成羣的到離此有十英里或十二英哩山路的市集小鎮去。雖黛斯也有意離去這裏，但她沒有赴市集，因她心裏仍舊在希望也許過了老太婆節日後，她可以用不到再到戶外去尋工作做了。

這年燈燭節日恰巧遇二月中最和暖的一天，冬季像已經完全過去了。她還沒有吃完中餐，她看見寶培維爾立在她寓所的窗外。此刻她只一人在小房子裏。

黛斯立刻跳起身。但此刻寶培維爾已在敲門，她沒有理由可以再避過他。這次寶培維爾的敲門，同他走到門前的神色，與黛斯前次遇見他時不同了。他似乎自己覺他此刻所做事的可羞。黛斯最初想不開門，但她總思這沒有意義，所以她走前拉去了門門，快快的將身退後。他走進來了，在她面前不開口而便坐到椅子裏去。

『黛斯——我是沒有辦法而來的，』他措了措走得紅紅的臉而說。『我覺至少我應該來問你的現狀甚樣。我在前星期日沒有遇到你之前，我從沒有想起過你，但我現在卻想盡方法也棄不掉你的影像。若說一個好女子能損害一個壞人，這是很少見的。不過現在的情形倒確真是這樣。我請你爲我禱告，黛斯。』

他的樣子是幾乎可憐，不過黛斯不去憐惜他。『倘我自己不能信造物的主宰能爲我而改更我的地位，』她說，『我甚

樣能爲你禱告呢？」

「你真正這樣想嗎？」

「是的。有人已經教我不再旁樣想了。」

「教你的是誰呢？」

「我的丈夫教我的，倘使我一定要告訴出的末。」

「啊——你的丈夫——你的丈夫。這是多麼奇異呀！我記得你以前曾經隱約的說起過一次的。你爲甚麼這樣相信他的話呀，黛斯？」他問。「你看來是不像有宗教了——也許這是爲了我的緣故。」

「不過我有宗教的。」

黛培維爾像不懂的視了她一會兒。「那末你以爲我所信的都錯訛了麼？」

「有許多錯訛的地方。」

「哦——但我倒一直至今都信以爲最真確的，」他帶些不自然而說。

「我信基督在山頂傳道的話的真精神。我的丈夫也是這樣。但我不信——」她把不信的事再說了。

「原來事實是這樣，」黛培維爾冷冷的說，「凡你丈夫信的你信，凡你丈夫不信的你也不信。你自己是一些不問與一些不思索的。你們婦人們都是這樣。你的心智做他的奴隸了。」

「啊，因他一切都知道的！」她對安琪兒·克雷存着世界上最完備的人也做不到，當然克雷更談不上的一種信仰心。

「是的，不過你不應該把旁的人的見解囫圇吞下肚去。你丈夫能教你這種懷疑態度，他倒也是一個腳色。」

「他從沒有強迫我的判斷過。在這問題上他從沒有同我辯過一個字。這完全是我自己跟從他的，因我信他在詳細研究過教理後所下的斷語一定比我沒有研究過教理的強得多。」

「他時常甚樣同你說呢？他一定會經同你講過幾句的。」

她想了想，她記起以前安琪兒·克雷同她講的話，雖她沒有了解克雷談話的精髓，而只記得他所講的一個個字。她遂尊敬的用克雷講話的口聲同神情，把他以前同她說的銳利的、不留情的宗教論，告訴寶培維爾聽。

「再說一次吧，」寶培維爾用全副精神貫注着聽而說。

她再說了一次。寶培維爾把她的話覆了遍。「再有旁的話嗎？」他問。

「他再有一次是這樣說的。」她遂又說了一段介乎法國哲學家所著的「哲學辭典」同赫胥黎所著的「論文」之間的一種懷疑論。

「啊——哈！你甚樣能把這些話記牢呢？」

「我要信他所信的，雖他不要我這樣。我因之設法使他講給我聽些他的思想。我方才說你聽的末一段話，我至今還不十分明瞭。但我知道他是對的。」

「哦！你要把自己不明瞭的東西來教我嗎？」

寶培維爾自己在思索了。

「我對於靈界的信仰同他一樣，」她接着說。「我不情願同他有不同。他以為好的對我也總好的了。」

「他知道不知道你是同他一樣的異端人嗎？」

「不——我沒有告訴他——倘使我是一個異端人末。」

「你此刻總比我好些，蘇斯。你不信我守的教道，所以你可以不傳道而你的良心不責備你。我信我應該宣傳我的信守的，但我此刻正像魔鬼般在發抖，因我忽然為愛你而把我傳道工作放棄了。」

「甚樣呢？」

「甚麼？」他無精神的說，「我今天特地走了這些路來看你。不過我今天下午二點半原定要到加斯德橋市集，在貨物車上傳道的。我的弟兄們此刻都等着我。這裏便是告白紙。」

他從衣袋裏拿出一張印着蜜培維爾講道的時間同地點的告白紙。

「但你甚麼再趕得及呢？」黛斯看了看鐘說。

「我不能去了。我已經到這裏來了。」

「甚麼？你真說定今天去傳道的嗎——」

「我已經說定去而我沒有去——原因只是我要看我以前曾經看輕過的女人，不，我講句真話，我實在沒有看輕你，倘使我以前看輕你，我現在不會愛你了。我所以不賤視你的原因是爲了你雖幹了那件不正當事，但你的心是始終清白的。你在一知道我的意思後，你便急急的同堅決的離開我；你不情願博得我一時的娛樂。倘使世界上有一個曾經受過我侮辱而我不能賤視的女人，那女人便是你。不過你此刻儘有理由來看輕我。我起初以爲我是在山頂上崇拜上帝了，但我現在才知仍舊在山腳的矮樹林中摸索。哈哈！」

「啊亞力克·蜜培維爾！你的話是甚麼意思？我究竟幹了甚麼呢？」

「你幹了甚麼嗎？」他鄙夷自己說。「當然你沒有存心過。不過使我開倒車的便是你——無罪的你。我自己問我是不是——一個曾經從以前的罪惡中逃出，而仍舊回返到罪惡去的奴隸？」我再問我第二次犯罪惡，結果是不是要比第一次更嚴重？」他此時把手置在黛斯的肩上而說，「黛斯呀，黛斯呀，我在沒有見你之前，我的確走在得救的路上了。」然後他把她搖撼像小孩般說，「不過以後你爲甚麼再來引誘我呢？我在沒有見你的這張小嘴之先，我已經像任那一個人般堅定。但你的嘴，世界上夏娃後沒有像你般再能引動人的這張嘴。」他的聲音低了，他的黑眼睛中又射出兇猛的光了。「你這個善引誘人的女子，黛斯，你這個可愛的，該入地獄的巴比倫的女巫。我一度見了你，我便不能抵禦你誘人的魔力了。」

「我不能爲了你再見我而負責任的。」她說。

「我知道的——我再說一遍我不來怪你。不過事實仍舊是事實。前天我在田中見你受人虐待時，我幾乎因法律上沒有權利來保護你而發狂。但有權利來保護你的人呢，他現在卻如已經完全放棄你了。」



「請你不要說他壞話——他現在不在這裏！」她受刺激的喊說。「請你用名譽對待他，他從沒有待錯過你。請你離開他的妻，不然謠言對他誠實的聲名要有妨礙的。」

「我要的——我要的，」他說，像從夢中初醒般。「我今天失約不去那般可憐的罪人們前宣傳福音。這是我第一次幹這樣荒唐事情。在一個月之前，我幹下了這樣事我將要害怕。讓我去——去躲藏嗎——不過——啊，我甚樣可以呢——那末——禱告吧。」他說完後，忽然又說：「只握一次手，小黛斯，只一次！看我們是老朋友的面吧！」

「我此刻是無人保護，亞力克——一個好人的名譽是在我掌握中——請你想一想。」

「啊是的——是的！我的上帝呀！」他咬緊了嘴唇，因他覺自己軟弱而現出窘狀。他的眼光表現出對於宗教同戀愛都已失去了希望的樣子。他以前的黑暗的欲望，不然已經像死屍般埋葬在他面上的縐紋裏，現在從新在他面上復活轉來了。他像不決定的走出門去。

寶培維爾雖說他今天不履行他傳道的約言只是他信心的暫時退縮，但他在離黛斯後，她問他所說的安琪兒·克雷的宗教見解卻在他的腦中旋轉。他外面不露聲色，但心中因覺他的信心是虛空的，所以精力也驟減。他以前的悔改本來與理智無關的。黛斯所說的邏輯已使他像浪頭般的狂熱冷靜了。他把黛斯同他說的話——默誦過後，他自己說：「那個人萬想不到他把他的宗教懷疑論告訴她後，結果他卻重新引我回復到她處去。」

## 四十七

今天是火石梳阿希田中打禾的末一個日子了。今天的三月的早晨是格外的無色彩。天氣暗沉沉地看不出東方的地平線，而只有禾草堆梯形的尖頂在經過了一冬天的風風雨雨後，現在在熾微的晨光中聳立着。

蕙奴·胡埃脫同黛斯到農場時已先有旁的工人們在工作了。天色更亮之後，她們在工作人們外又加添了兩個黑影子。

工人們沒有擲禾束到地上之前，他們先剝去禾的外莖。黛斯同其他女工們，此時正穿了淡褐色的工服等着。她們在戰慄。農舍主人格羅貝一定要她們一清早到場，只因他希望打禾工作准能在今天一天內都做完。禾草堆邊站着一架打禾器。過一刻兒全體女工們都要服從這紅色魔王的節制。她們在打禾時神經同體力都最吃力的。

打禾器過去些便是一只黑色的機器。此時因天氣暗，所以還不十分看得清楚，而只聽發出一種噝噝聲，像表明牠蘊蓄着無限的力量。槐樹邊的高煙突此時正發出使四周暖熱的火氣。人們在晨光模糊中便已看出那地方便是使這一塊小世界活動的引擎所在地。引擎旁立着一個像在出神般的高大男人。他渾身都是煤灰，身邊再堆着一大堆煤。他便是引擎生火人。他的顏色同動作都表明他是從煙霧的世界中來的，而自從他踏進了這清透的、無煙的褐色穀田中後，他沒有一樣同環境協調。田中的人見了他不免要害怕同不安。

他的外形同內心是一樣的。他此刻只走進了農業世界，但他不便是農業世界中的一份子。他管火同煙農人們管植物，天氣，霜，同太陽。他帶了他的引擎從一農場走到另一農場，從一州走到另一州。引擎在西威薩克斯州現在尚是帶着走的。他說一種生硬的北方音；他的思想只想着他自己一個人；當他目光注視在引擎上工作時，他不見也不管旁人的事情。他在真正必需的時候，才同本地人說一句話，似乎這一句話是違背煙霧國國王的命令，只因受了命運的逼迫而方，才勉強說出的。他同農業世界發生關係的唯一的傳介物，便是引擎的輪盤同禾草堆邊打禾器中間的一根皮條。

當工人們剝禾莖時，他在他長帶走的引擎邊無感覺的站立着。清晨的空氣正在他的黑爐的四周震顫。他燃的火正在發白熱，他爐中的蒸汽正在發生高度的壓力。只需幾秒鐘，他便可使長皮條增足速率的動作。他除此外，不管外面的是穀，是禾草，是混沌。牠們對他都是一式的。倘使本地閒散人們問他一聲「你是誰？」他的簡單回答便是「引擎人。」

等到天光大亮後，禾莖都剝完了。女工們也都開始工作了。農舍主人格羅貝——工人們都稱他爲「他」的——吩咐黛斯立在打禾器的踏板上。她的工作是從立在禾草堆上蕙似的手中受到禾束，然後把牠們一捆捆解開，而再授給一個男子塞入打禾器去。打禾器的鼓腹旋轉着，把一粒粒穀打出來。

工人們開始經過一二次阻礙後，便順利的進行打穀了。他們一直做到早餐時止。此時停止半句鐘。過後又開始工作。不  
打穀的工人們把穀打出後的柴豎爲柴堆。過一會他們又立着進些小食，以後再工作下去。引擎的輪盤繼續地旋轉，打禾器  
繼續發出透澈聽的人們的骨髓的尖銳聲。

立在柴堆上的老年人講以前用連枷在橡木的倉門上打穀情形。他說那時一切——連簸穀——都用手做的。他以爲  
手做雖慢些，但比機器有更好的效果。穀堆上的工人們有時也說幾句話。不過立在打穀器上面的人們不能說話。黛斯因不  
息的動作而使她困憊，幾使她悔到火石梳阿希農場來。此時瑪麗痕站在穀堆上。她可以喝幾口麥酒或冷咖啡，同同堆上的  
人們搭幾句話。不過黛斯是沒有休息的。因打穀器的鼓腹不停息，所以她同塞禾的民工都不能停止，除非遇到了不得不稍  
輟的時候。

也許這是爲了經濟起見，所以做今天，黛斯工作的，普通都是女子。格羅貝揀黛斯，因說她是解束最快同最有長力的。這  
理由也許是的確的。機器的打禾聲，待塞入器內的穀量過大後，便發出更聒耳的聲響。因黛斯同打禾器上的民工都不能任  
意掉頭，所以她不知在她打穀時已經有一人偷偷地從籬門走入田裏，現正立在第二禾堆前望她們工作。這人的目光專注  
視着黛斯。他穿一身時式的羊毛衣褲，手裏拿一根漂亮的行杖旋轉着。

「那個是誰？」惹奴問瑪麗痕。她先問黛斯，惟因後者聽不出而沒有回答。

「大概是某一個女子的男相好吧，」瑪麗痕答。

「我可同你賭一個金鎊，他是專想黛斯而來的。」

「啊不。我知道有一個倒霉牧師在跟她，不是這樣的花花公子。」

「噯——那人便是以前的牧師呀。」

「便是牧師嗎？不過甚麼他兩樣多了。」

「他脫去了黑外服，解去了白領圈，再把八字鬚也剃去了。不錯的，那是他。」

「你真這樣想嗎？那末，讓我來告訴她一聲，」瑪麗痕說。

「不必了。她一刻兒便會看見他了。」

「噢，我想像他做傳道的人，不應該到一個已婚的婦人前來求戀，雖她的丈夫已遠離她，她現在是像一個活寡婦。」

「啊——他不會損害她的，」惹奴冷冷的說。「現在她的心不能再在她的胸中跳，他已經像一輛貨車進了小洞而不能移動了。天主知道的，對像她應該給人愛而不愛的，無論求戀、傳道，或天上的七種雷響都不能移動她一些兒了。」

中餐時到了。打禾機也停止旋轉了。黛斯離開她的位置時，她的腿因受機器不息的震顫，而麻木得幾乎不能舉步。

「你應該像我般喝一些酒，」瑪麗痕說。「你喝了酒，你的臉色便不這樣白了。甚麼天知道的，你的臉是像你同巫婆騎過了一會子馬了。」

好心腸的瑪麗痕怕黛斯過於困憊，以使倘她見了那生客，她也許要吃不下東西，她所以叫她從禾堆那一頭的梯子走下避去他。但那男子已走近仰視着她了。

黛斯說了一聲「啊」後，便急急的對瑪麗痕說，「我便在這裏進中餐，便在這禾堆上。」

在天氣和暖同晴朗時，他們是時常在禾堆上吃中膳的。不過今天的風大，所以瑪麗痕等都從禾堆走下，而在禾堆腳邊吃中膳。

進田的生客的確是以前做傳教師的亞力克·寶培維爾。今天他的衣服同神氣都改變了，一看便知他幾年前的獸慾又回復轉來了。他雖多活了三四年，但現在他回復昔時黛斯認他爲堂兄時的白相態度。黛斯既決定在禾堆上用膳，她便坐在避人的一面去進她的中餐。過一會兒，她聽禾堆的梯子上有腳步聲。她見亞力克走上現在已經成爲長方形的禾堆頂上。他走到她面前，同她對面坐下，不說一句話。

黛斯繼續吃她帶來的厚麵餅。其他工人們正圍坐在禾堆腳下。禾堆的鬆草遮蓋他們像鳥窠一樣。

「我又來了，你看，」寶培維爾先開口說。

『你爲甚麼要這樣擾我呢！』她怒氣直升到指尖頭，喊說。

『我擾你嗎？我想我也有好理由問你，你爲甚麼擾我呢？』

『實在我絲毫沒有擾過你。』

『你說你不嗎？不過你的影子纏着我。你適才怒視我的一對眼睛，使我不息的記起你以前無論在白天或黑夜中視着我的一對同樣眼睛。』黛斯，我的情緒本來已像大江般流向天上去，但自見了你後，牠便沖決了堤岸而立刻奔向你處來。以前福音的河道現在是已經乾涸了。這都因是你，是你。』

她張了唇仰視着說，『甚麼——你已經完全放棄了傳道嗎？』安琪兒以前曾經告訴她一時之興是不能持久的。但她是一個女子，她所以想起了他已經放棄傳道，她總不免有些慌張。

寶培維爾輕描淡寫的說：『不錯的，完全放棄了。我自從那天不往加斯德橋市集去一羣酒鬼們前傳道後，我便取消一切的傳道工作了。只有魔鬼知道我的弟兄們要甚麼想我。阿哈！那般弟兄們一定的，他們將爲我禱告，爲我流淚，因他們也都是好心腸人呀。不過我管得甚麼呢？我已經失去了信心，叫我甚麼再可傳道呢？我再傳道豈不是世界上最卑賤的假貌爲善者嗎？在他們中，我可以做像希米諾斯或亞力山大般委身事魔鬼的人們的榜樣，使他們知道我後，不敢再褻瀆上帝。你自想你對我的報復是何等的苛刻呀。四年前我見你時，你是清白的。我引誘你，四年後你見我時，我已變爲一個基督教的熱烈信徒了，你便逼使我不完全墮落。不過黛斯，我的堂妹妹呀——這是我叫你的老稱呼，我現在稱你只有這稱呼，你不要因此而難受呀——你除去天給你一副美貌，同好身條外，實在沒有幹過甚麼。不過這已經够了。方才你沒有見我時，我在禾堆下已看了你好久——看你這緊身的工服，同你這只傾側的女帽——實在你們在田裏做工的女子們，倘使真要避去危險末，這帽子是千萬不可帶的。』

他靜靜的看了她幾分鐘，然後帶嘲諷的笑了笑，說：『我信一個不結婚做聖徒的人——我以前自己有這種願望——若看到了眼前的美貌，他應爲了她的緣故而放棄做聖徒的本業，而親自去執犁鋤。』

黛斯想回答他幾句。不過此刻她的辭令都失掉了。所以她只有讓他繼續的說：「噯，你給我的天堂同任那一處天堂一樣好。不過嚴重點兒說，黛斯，寶培維爾立起身，走近她，把身側在柴捆上，用肘支着說：『我燈燭節日見了你後，我老在想他講給你聽的宗教論。我想教會的贖罪論的確有同理智不合的地方。我想不起我爲何能一聽了可憐的老克雷牧師的話，便熱心的去工作，竟能比他還熱心。不過你丈夫所說的——他的名你至今還沒有告訴我——一種沒有堅硬性教律去束縛的論理制度，我至今還了解不出。』」

「甚麼？你至少可以有一種待人好同守身清白的宗教，倘使你不能有旁的宗教末。」

「啊不。我同人們是兩樣的。倘使沒有一種勢力同我說，做這樣，你死後才能得好處；不要做那樣，因那對你是不好的。」我自己便振作不起來。上校人架的，我從今後對我的話同行爲不能再負責任了，倘使沒有旁的人可以同我代負責的末。倘使我做了你親愛的，我也不情願自己去負責任的。」

她想開導他。原來此刻他呆板的腦子中正把兩種不同的東西，神道學同道德，混雜着。太古時代的社會倒把這兩種不同的制度分清楚的。但到人羣的關係複雜後，他們便混雜了。不過安琪兒·克雷以前沒有把這事同她說，她也沒有受過宗教辯論的訓練，她所以說不出。女人本來只是情緒的儲蓄體，她不能把理智的分析說出的。

「很好，不要說了吧。」他接着說，「我又在這裏了，我的愛人，像老時候一樣。」

「不能像老時候般了——永遠不能像老時候般了——現在的情形已不同了！」她喊說。『我對你是從沒有熱情的。啊，你爲甚麼不仍守你的信心呢，倘使你一失了信心便要這樣待我的末？』

「我的信心是被你一記敲掉的。魔鬼便在你的美麗的頭腦中。你的丈夫從沒有想到甚麼他同你說的話都在他自己身上產出效果來，哈哈——我仍舊因你使我做成了——一個背道者而快活。黛斯，我現在更想接近你了，雖我也有可憐你之處。你無論說你丈夫甚樣好，我總覺現在因應保護你的人遠離而使你這樣受困。我以前常讀的先知的話現在又回到我處來了。你也記得這幾句子嗎，黛斯——」她想跟她的情人，但她跟不上他；她想尋他，但她尋不着他。所以她對自己說，我現在

要回到我的前夫處去了，因我想他現在是比以前好了。」

她不能把食物咽下去。她的嘴唇是乾乾的，她幾乎哽了。此刻禾堆腳下工人們中餐時的笑聲，同講話聲同她像有四分之二的英哩遠。

「你這樣真太虐待我了！」她說。「你甚樣——甚樣可以同我這樣講呢，倘使你一些些兒顧到我的末。」

「不錯的，不錯的，」他瞥了瞥眼說。「我不因我的傾覆而來責備你。我此次來是要同你說我不情願你在這裏做苦工。你說你在我之外，還有一個丈夫。也許你的確有的。不過我從沒有看見過他。你也沒有同我說過他的名字。因此他對我的確像一個神話中的人物。不過你即使有了丈夫，但我想我比他仍舊稍親近你些。至少我現在有心想把你從困苦中拯救出來，而他一些也不，上帝祝福他不見的面。黛斯，我的馬車現在便候在山腳下——你是我的寶貝，不是他的——其他一切你都可自己去想出了。」

他說時，她的面泛爲火般的紅色。不過她不答應。

「你是我退縮的總原因，」他張臂對着她的腰說。「你應該同我一起受下去，而讓你稱爲丈夫的那只驢子管他自己的事吧。」

她適才因吃中膳而把一只皮手套脫下。她聽了他這話便抓了那手套，直擲他面上去。她的手套同兵士所帶的一樣厚同重，牠直擊在他的嘴上。有的人也許要想她祖宗們常試的武腔現在重新在她身上回復過來了。亞力克被擊後，立刻兇狠的從他依靠的地方挺直身。她手套擊着的地方露出一個紅印。不一刻血從嘴裏流到草上了。不過他冷靜的自恃着。他從口袋中拿出手帕，揩了揩出血的嘴。

她也躍起身。不過過一會兒她又坐下了。

「現在請你刑罰我！」她轉視着他，反抗地像一隻麻雀待捉牠的人來搥斷牠的頸子一樣。「你可鞭我，搥我，你用不到再顧那般在禾堆腳下的工人們了。我不會喊一聲的。一次給你欺侮了，我便永久被你欺侮。這是定例。」

「啊不，不，黛斯，」他說。「我這些都忍受得下。不過你很不公道的忘記了一件事，這便是倘使你不拒絕我，我是同你結婚的。我豈不是明明白白會經求你做我的妻嗎？請你回答我。」

「你是同我這樣說過的。」

「但你說你不能嫁我。現在請你記牢這件事。」他一記起她曾經拒絕過他的求婚，他的脾氣又升起來，因之而他的口音又轉硬。他走到她身邊，把手緊按了她的肩，搖搖她說，「請你記牢，我的姑娘，我曾經是占過你的全身的。現在我又要占你了。倘使你在這世界上再做人的妻，那末，做丈夫的那人便是我。」

禾堆腳下的做工人們都站起身了。「我們二人的爭吵至此便算了吧，」他放她說。「現在我要走了，下午再要來聽你的回音的。你還沒有知道我是甚麼人哩。但我是知道你的。」

她不作聲，呆木的留在原地方。寶培維爾走過一捆捆禾束而下梯子去。此時下面的工人们正在伸伸臂，舒他們所喝啤酒的酒力。打禾器又工作了。黛斯又立在禾草中，把一束一束禾不住的解開去。

#### 四十八

農場主人在下午說禾堆須在這天的晚上做完的，因這晚有月亮，再因引擎明天要送到另一個農場去的。機器的亂聲，同禾草的絳線聲以此比以前更沒有輟止。

到了下午三點鐘左右，黛斯舉眼望了望。她見亞力克·寶培維爾又走回來，立在籬笆門邊。他見她望，所以向她招招手，再對她親了個嘴。黛斯急急把頭低下去，不再向寶培維爾的方向看。

下午一刻一刻的過去。穀堆逐漸逐漸的低下去，柴堆逐漸逐漸的高起來。一袋袋已打好的穀用車載回去。到六點鐘，禾堆只有人肩高。不過沒有打過的禾束仍舊不知數的多，雖黛斯同男工已把鉅量的禾塞到不知變的機器的口中去，同這紅色的鑿齒所挑洩出的柴也已不知數的多了。此時西方天空中的烈燄——三月日暮時可以給予人類的唯一的亮光——



穿透了層雲，照在打穀人們的因憊的同汗黏溼的面上，使他變爲黃銅色。夕陽光照上女工們的衣服，像着了火。

禾堆上似繪着一幅工人們勞苦的畫圖。塞禾入機器的男工已疲憊了。黛斯的頭上堆滿着埃塵同糠片。雖她仍舊立在原地方，但她泛紅的同流汗的面已蓋着一層埃塵，她的白帽子已變爲黃色了。女工中立在機器上的只有她。機器的震動使她身上的筋絡一根根震動。她現在只是出神般站立着。她臂的動作已與她的知覺不連貫。她幾乎不知自己立在甚麼地方了。禾堆既逐漸低下去，惹奴與她的距離也逐漸增遠。惹奴見她困憊而要代她做一會，但她沒有聽到她的話。

工人們中以前最活潑的幾個現在一個個變爲死屍般呆板，眼睛像茶碟子般睜着了。黛斯每一次擡頭，她必見柴堆逐次增高，柴堆上擦起了襯衫袖的男工們在灰色天空中不息的工作，乾柴像黃色的江流般不息的在柴堆前長直的梯子上流上去，至堆頂而一捆捆掉出來。

她知道亞力克·寶培維爾仍舊等在農場裏。雖她不知道他在甚麼地方，但她知道他是在看她做工。原來此時他留在農場裏，是有話可以譬解的，因在禾堆快打完了時，工人們往往再有一翻打老鼠工作。照規矩與農場無關係的人們——帶獵犬紳士們，或拿樹枝同石塊的粗漢們——此時都可進場來加入這種遊戲。

不過此時距把禾堆打到末幾捆還有一句鐘辰光。當從僧正的薩納爾附近的巨人山那邊來的夕陽光漸漸地隱沒時，對面密特爾頓同索茲福特間的地平線上升起了一輪清朗的滿月。在末了一二個鐘點中，瑪麗痕刻刻爲黛斯担心，因旁的女工們都已經喝過幾口麥酒而增增力，但黛斯是不喝酒的。她因離黛斯太遠，所以不能同她說話。不過黛斯倒情願繼續工作，因倘使她不能把工做完，她勢必要被辭歇。在一二個月以前，她視被歇是無足重輕的。但現在她因寶培維爾跟着她所以担心事了。

此刻禾堆已經很低，在地上站着的可同堆上的面對面講話。農場主人格羅貝——黛斯萬想不到的——忽然同她說，倘使她要同她的朋友去會話，末她可停止工作而由他另找一個人代她。朋友」當然指寶培維爾。格羅貝所以允黛斯的原，因便是由那「朋友」或更確切的說，仇敵，要求他。黛斯聽了農場主人的話，她搖搖頭，仍舊做下去。

最終打老鼠時間到了。起初老鼠們逐層逐層往禾堆的底處攢，直至禾堆打到末一層而無可再攢，牠們便向田裏亂竄。瑪麗痕已半醉了。她大嚷一隻老鼠攢入她的衣裳裏去——這種被窘是為一般女工們最怕的，因此她們打鼠時都把長服撩起，或站在老鼠攢不到的地方。最終瑪麗痕身上的老鼠拿去了。黛斯在犬吠，男工們的粗聲音，女工們的尖銳聲音，咒詛，零亂的腳步，同一切像在地獄般的紛擾中，解了末一捆禾束。打禾器轉得遲了，機器口的策策聲停止了；黛斯從機器的踏板上走下來。

她的情人方才只看捉老鼠，此刻便走到她身邊來。

「甚麼？現在要臨到打我了嗎？」她低聲說。她因精神困頓，所以不能再高聲說了。

「倘使我因你說了句話，或幹了件事而便生氣，我真太蠢了。」他用以前在脫萊脫利琪引誘她時的口聲同她說。「你看你的小手甚樣在震顫！你是像一只出血的乳犢，這你自己也知道的。但我到這裏來後，你一件事都不要我幹，你是何等執拗呀！不過我已經告訴過農場主人，說他沒有權利雇女子做汽力打禾工作。這種工作對女人是不配的。大些的農場現在這程工作都已不雇女子了，他很知道的。我現在伴你走回家去。」

「啊，是的，」她回答。「倘使你喜歡同我走末，你便同我走！我至今還記得你的確曾經想同我結婚過的。也許——也許你比我預料你的要好些。你倘真好心待我，我都感激的。你倘稍存旁的心待我，我都懷恨的。有時候我實在摸不到你的用意。」

「倘使我不能把我以前同你的關係合法，至少我可以幫助你，我現在要比以前更尊重你的感情了。雖我的宗教狂已經過去了，不過我仍舊有些好天性；我希望我還有的。現在，黛斯呀，在男女間一切溫柔同剛硬地方，請你都信任我。我的家產已足夠，實在已遠超出足夠，使你同你的父母弟妹等不擔憂。只要你信任我，我可使你們都舒服。」

「你新近去看過他們嗎？」她接上問。

「看過的。他們不知道你在甚麼地方。我在這裏遇見你也是偶然的。」

冷月斜視着籬笆樹枝間的黛斯的臉。她此刻已回到她所寓的小房子前了。蜜培維爾立在她身邊。「請你不要說起我的姊妹們——不要使我完全跌倒！」黛斯說。「倘使你要幫助他們末——上帝知道他們要人幫助的——請你自己去幫助而不要同我說。不過不，不！」她提高聲音說。「我不情願接受你送我或送他們的任那一件東西。」

蜜培維爾不同她進屋，因屋裏人多，而不願過於公開。黛斯進屋，洗過澡，同屋主人們吃過晚膳後，她回到臥房中細想。她在籬邊桌上自備的一盞小燈下，第三次寫了一封感情熱烈的信。

「我的親丈夫——」

「讓我此刻這樣叫你聲吧。因我現在不得不這樣叫你，雖你儘可想我是不配做你的妻的。我在困難之中，只有你我可說一聲的——此外便沒有其他的人了。我現在處於被人引誘的狀況中，安琪兒。我現在不願說引誘我的是誰，我並不願把這事寫給你。不過我現在仍舊是你意想不到的密附着你在可怕的事情沒有發生前，你能不能立刻便回到我這裏來啊，這我知道你因遠離而或者做不到的。那末，我想我一定得死，倘使你不來，或你不吩咐我到你處去末。你所定的刑罰是公正的，你對我發怒是不錯的。不過，安琪兒，請你不要過於公正——而只要對我稍寬容些，只要到我處來。倘使你能來末，我情願死在你的臂膀裏！只要你能寬恕我，我是很情願這樣幹的。」

「安琪兒，我現在完全爲了你而活下去。因我過於愛你，所以我不能怪你遠離我，我知道你爲了農場的事情必須要到那邊去的。請你不要想我會因此而說一句怨人的話。我只要你立刻回來。我因你不在，所以覺淒涼，我的寶貝呀，我實在覺淒涼。我很願意耐些苦。只要你短短的寄給我一句，「我便要回來了，」我便快快活活的活下去！」

「我自從同你結婚後，我把心內心外的一切都忠順你。我視這是我的宗教。我覺一個人即使隨便便同我客氣的讚一聲，這也對你是錯的。難道你不記得以前我們兩人一起在牛奶棚時的快樂嗎？倘使你記得的，那末，你爲何要這樣遠我呢？我現在是，安琪兒呀！同你初戀我時一樣。不錯的，我是一樣——我並不是你從沒有看見過的另一人。我自從一見了你，我的已往便都變爲死東西。我便變爲又一個婦人。我已經充滿着你所給我的新生命。親愛呀，只要你稍稍自大些，你便會看出你

有甚麼能力能改造我的生命。你知道後，你也許便想來看我了，來看你的可憐的妻了。

「我時常想你是永遠愛我的。但這顯出我是何等笨呀！我早應該知道這種福氣不是可憐的，我所應希冀的。不過我期待想到了我們的以前同現在，我心真像受了刺，只須想一想我從今後將永遠——永遠不同你見面了！啊，我只須使你的可愛的心能每天有一分鐘像我般整天整夜的疼，你便會可憐你的苦惱的，冷清清的妻了。」

「旁的人仍舊說我很縹緲，安琪兒（他們用「美麗」那字，倘使我件件都要同你真心說來）也許我的確還像他們所說的。不過我不再賣貴我的容貌了。我賣貴牠，因牠屬於你，我的親愛呀，再因我至少有一件還可值得你享有的東西。我一遇想着了這樣心思，我便用手巾裏傷般綁了我的面。啊，安琪兒，我告訴你這些鎖細事，不因我喜歡虛華，你知道我不的，而只要你立刻到我處來呀。」

「倘使你真正不能到我處來，那末，你能不能允許我到你那裏去？我現在是很急，因我現在受外界重大的壓迫。我不能退讓一英寸。我時常膽寒，因我以前有過一次錯訛而現在幾乎沒有辦法。我對這事是不能再多說了。我說後只覺得苦楚，但我若再度跌入陷阱去，那末，我末一次的失足要比第一次的失足壞得多。啊，天，我不能想起這事。不讓我立刻到你處去來，便請你立刻到我處來！」

「倘使我在你身邊不配做你的妻，那末，讓我做你的僕人。這已使我知足了，啊，已使我快樂了。我只要能在你身旁，能時常看到你，想到你。」

「自從你離我後，太陽不再有光輝了。我不在田裏再看白嘴烏同噪林鵲了，我看見了牠們，我便要想起與我同看的人不在而增上憂愁——憂愁。我在天上，地上，或地底下，現只希望一件事，這便是，同你——我自己享有的親愛者——在一起。快到我處來——快到我處來——快把我從危險中救出來！」

「你的心碎而仍依順的，

「黛斯。」

## 四十九

這封哀懇的信准時到了愛明斯德牧師家的晨餐桌上。這在火石梳阿希西方的牧師區，空氣是溫和的，泥土是膏腴的，人在黛斯眼光中是同別處世界不同的。（雖在事實上同其他的人類卻沒有多大分別。）黛斯把她寄克雷的信托老牧師轉，這完全是出於穩妥起見，因安琪兒在巴西時常要變更住址的。

「現在，」老克雷讀過了信封而對他的妻說，「倘使安琪兒真願，像他以前同我們說的，在下月底離巴西而歸來看看家人們，那末，這封信會催緊他了，因我想這信是他的妻寄的。」老牧師想起了她便深深的嘆了口氣。他立刻把信轉出去。

「小腳色，我希望他能平安的抵家，」密雪司克雷訥訥的說。「我到死為止，總想我們待他有不到的地方。雖他的思想特別些，但你也應送他到劍橋去，給他以他哥哥們同享有的機會。他受了正當的陶冶後，他也許要改樣子，也許肯爲教會工作了。不過不講教會不教會，這總對他公道些。」

這是密雪司克雷攬她丈夫對她三個兒子們的心意的，唯一的悲愁話。她這話不是時常說的。她體諒丈夫同她的虔誠是同程度的。她知道老牧師的內心也爲了對安琪兒公道不公道問題而在懷疑。她在深夜已經好幾次聽她丈夫睡在牀上長嘆，接着爲安琪兒祈禱。不過這位年老的，信守上不肯半些淺就的聖公會牧師，到了現在仍舊不信他應該予他不信教會正道的最幼子以像他兩個哥哥們同入劍橋的機會，尤其這種大學教育很可能的，倘不或許的，足使他的最幼子更多一個反對他同他大的兩個兒子們所宣傳的教理的工具。一手予二個傳道的兒子們以傳道的踏腳棍，一手把不信教會正道的兒子攙舉起來，他以爲這是不合他的信守地位，同希望的。不過他內心仍舊愛他題錯名字的安琪兒。他在沒有人見時，便悲傷他對他的待遇，有似阿伯拉罕同賽亞一起到山頂時，阿伯拉罕爲以賽亞悲傷。他胸中無聲響的自惱要比他老妻同他說的話痛苦得多。

老夫妻們同怨着安琪兒的不幸的婚事。他們以爲安琪兒倘不揀農業作他的職業，他便沒有機會與農村女子們合影。

他們不很明瞭何以安琪兒同他的妻分離，他們不知道小夫婦的分離究從何日起。他們起初以為這是由於兩小的性情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不過安琪兒家信中屢次提起他要回家帶她同到巴西去，他們遂想安琪兒夫婦還有可以重圓的希望。安琪兒來信說他妻現在她的家人處，他們因覺老夫婦干涉不能使事實改善，所以他們決定一時間處於旁觀者地位。

黛斯的信要及到的人現在正騎在驢背上，從南阿美利亞洲中心，經過大平原而往海岸去。他在異國中的經驗是可悲的。他初抵這裏便生了一次重病。現在他還沒有完全復原。他幾乎要放棄到這裏來墾闢農場的初願，雖他若在這裏能有一線希望，他不情願把這心思去告訴他的父母。

比他先來的農人們都已受着多種困難，而有好多人是已死去了。他親眼看見從英國農場來的母親們抱着嬰孩們在路旁蹣跚着——一俟嬰孩因不慣氣候而生病死後，做母親的便隨處去親手掘了個穴埋葬他，然後在墳前洒了些淚，而又蹣跚的前進了。

安琪兒初意不要到巴西來。他只想到英國的北部或西部去。他到巴西是由於他的失望，又恰巧遇英國農民往巴西去的移民潮，與他想逃出英國同時候。

安琪兒離英到現在的短時間中，他在思想上已多活了至少十多年。他現在看生命的價值，不從美的方面着想，而從悲苦的方面着想。他早拋棄社會上已存在的神祕主義。他現在更進一步而拋棄社會對道德估價的老方法。他想這些方法應重行整理一會。誰是道德的人，再進一層，誰是道德的婦人。品行的美或不美不祇視行爲，而且視行爲的目的同動機。正確的估品行的價值的標準不只看成績，而再視意志。

那末，黛斯是甚麼人呢？

他用這種眼光觀察事物後，他便悔他過於匆促的離開她了。他還是要永久離開她，還是只要暫時的離開她？對這問題，他現在不說永久了，在精神上，他已經情願立即同她在一起了。

克雷的改變態度適與黛斯在火石梳阿希工作同時。不過這還在黛斯想把她的情形因感覺寫信去告訴他之前。他因

不接到她的信而很疑惑。他在疑惑中沒有把她的動機分析過，以此她因順從而不寫信去攪擾他反被誤會了。倘使他只能了解黛斯的心思，那末，她的沉默是含有何等的深意呀！她甚樣把他以前吩咐而現在忘記的話一一都照做，雖她的生性是不怕人的，但她甚樣不要求自己的權利，而只承認他所下的決斷的每一個字都是正確的，並只自己俯了頭而去承受。

克雷在巴西騎了驢子旅行時，他遇到一個男子同伴。後者也是英國人，也到巴西來墾荒的。他們都在心智顛覆中，都喜歡講講家裏的事。他們遂互相講些知心話了。原來男子們有一種特殊的心理傾向，而在遠出旅行期間，這項傾向尤其顯著。這便是他們往往喜歡把普通他們不同他們的朋友們講的話去講給不相識的生人們聽。克雷也是這樣，他同那男子同騎驢子在異國旅行時，他把他的婚事的愁困都說出了。

那男子走過的地方，同閱歷過的人衆，都遠較克雷多。以他看來，像克雷所說的家庭變態實在是很微細的，至多只像整個地球上加上些山谷的凹凸線。他的觀察與克雷完全不同。他以為黛斯以前已幹的事與她以後將幹的事完全沒有關係。他老實同他說他的離去她是錯的。

他們第二天同行時，衣服都給大雷雨濕透了。那男子當天便發熱病，而不到一星期死了。克雷費了幾個鐘點去埋葬他。過後他獨自走前去。

有遠大度量的生客的幾句隨便話——那人克雷除知了名姓外，其他一概都不知道的——頓因說話人死了而變爲嚴肅。世上一切哲學家的論理學說的總和影響克雷沒有這幾句話大。他把他的狹隘見解同那人的話一比較，他覺慚愧。他以前的矛盾點現在像潮般湧到他的腦子裏來。他本來是願以希臘的異端文明代替基督教文明的。不過在古代希臘中，一個人若不合法律的被屈伏他以後不一定便爲社會所不尊視。他眼光中的不貞潔行爲——這種見解是淵源於神祕主義——至少可以因當事人曾受人欺騙而應予以自新的機會。他想到這層，他便懊悔，而以前惹奴·胡埃脫同他說的話又回復到他的腦子中來了。他曾經問惹奴愛不愛他，惹奴答她愛他的。他再問她的愛比黛斯何如。她說不能同黛斯比，黛斯肯爲他犧牲生命，但她不能。

他想起黛斯在結婚日對他的神情。他記起她那時甚樣把眼睛眷盼着他，把他每一句話都尊重得像天神說的話一樣。他再記起壁爐邊洩露祕密的那可怕的晚上，她發覺他以後也許不能再愛再保護她時，她的臉色在火光中是何等的可憐。因此，他由批評她的地位，逐漸變為她的辯護者了。他曾經對她說了好多譏諷話，不過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可以做了譏諷者而仍能活着豐富的生命。所以他把以前一切的譏諷話都撤回。他以前說這種話，原因是他只注意了一般的原則，而沒有把特殊的事件解剖過。

不過這種理解仍未免帶些陳朽。以前情人們同夫婦們間有同樣爭鬧的事的很多。克雷對黛斯是的確過於深刻些。不過男子們對他們所愛的女子們往往是苛求的。女子們對待她們所愛的男子們也是同樣的。倘使他們把這種苛求同他們天天要生息過的普遍的苛求一比，那末，這種苛求還算不到苛求哩。只想想他們要尊重彼此的脾氣而各自守着各自的地位，要達目的而用各種的工具，今天對於昨天的不滿意，明後天對於今天的不滿意。

他以前賤視她的家系，但現在竇培維爾悠久的與有勢力的家聲又引起他的興趣了。他想他為甚麼那時不把舊世家政治價值同意象價值做一個區別從意象上看，她的竇培維爾血系是有大價值的。雖這種血系對於經濟上是沒有用處，但他對於有詩思的人，或對於重道德觀念的人，卻很可以引起他們的感喟。黛斯血裏同家聲上的顯着不久便要遺忘，同金斯皮爾白石像同歸湮沒。時間是這樣自去掩沒牠的浪漫的。克雷在想起黛斯的狀貌時，他似乎瞥見她像她的女祖宗們的尊嚴，因之又回復他以前對她的尊敬，雖在一時間他曾鄙夷她。

黛斯雖有有瑕的已往，但她的已玷之身是仍比她的女同伴們好得多。以弗蘭姆的紫葡萄是不是總勝過阿皮衣紫的普通果子？

克雷的戀愛已經復活了，現在已經預備接受黛斯信中熱烈的呼籲了，雖因他在巴西的內地而那信尚須許多日子才能及到他。

寫信人此時對克雷回來的希望是遊移於快樂同失望之間。使她希望減少的是自她與她的丈夫分別後，她已往的被



辱事實至今沒有更變——這種事實始終不會變更的，倘她在克雷前不能使他冷淡這種已往那末，她在克雷背後更無望了。不過她在信中仍舊只提起溫柔的事，她希望他看了能動心而回來。

她時常想起了克雷而長嘆。她恨爲甚麼她以前不更留意他所彈的曲子。她知道泰爾鮑賽掙牛奶姑娘所唱的許多小調中，那幾只他最喜歡聽。她把這事問從泰爾鮑賽跟惹奴到這裏來的男子，他說克雷在掙牛奶男工們要牛出奶而所唱的許多歌中，最喜歡聽『哥必特的花園』、『我有花園，我有獵狗』、『同』、『天初亮』等幾只曲子。『裁縫司務的褲帶管』、『我現在長得這樣美麗了』等歌辭雖好，但他不像前幾只那麼愛。

她私自把他喜聽的幾隻曲子唱好。她在無人時一隻隻唱。她尤其愛唱『天初亮』：起身，起身，起身！

爲你的愛人去採一朵野花，

在田裏所開的一切野花中

去採一朵。

野鴿子同山鳥們

現正在樹上做窠，

春光是很樣好！

在天初亮的時候！

聽她唱這些曲子的人們便他們的心是石做的也要溶化了。她唱時想起也許她的丈夫永不會到她處來了，她的熱淚便流淌在她頰上。曲子的每一個字都像在譏諷她。

黛斯不息的夢想，她不覺時季已快快的過去。她不覺白天已長，時令已到少奶奶節日，而過幾天便離工的老太婆節日了。

不過在離工的日子還沒有到之前，她忽然碰到一樁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日暮時她同小房子的家人們同坐在樓下坐起間中，她忽聽門外有敲門聲。她去開了門，她看見在昏色中站着一個身條已有婦人般長而胸膛仍是小孩般闊的女子。她聽那女子叫她一聲「黛斯！」

「甚麼利莎羅呀？」黛斯驚奇的說。她的妹妹在一年前她離開她時尚是小孩子，而現在已長得這麼高，似利莎羅自己也不知爲甚麼原因的。她以前穿的外服總像太長，但現在看像太短而遮不全她的瘦腿了。她舉動不自然的臂手都表明她是一個才發育的女子。

「是的，我各處尋你已經一整天了，黛斯。」利莎羅答，很嚴重的。「此刻我尋着你，但已很疲乏了。」

「家裏有甚麼事情嗎？」

「媽的病很重，醫生說她快不救了。爹的身子也不好，他時常說像他高貴的家族，不該再像奴僕般工作，所以他時常出怨言。但我們也沒有辦法。」

黛斯聽後，發呆了好久。她叫利莎羅到屋內去坐。等她妹妹喝了一杯茶之後，她心裏決定了。她現在是一定得回家。雖她的歇工日是在四月六號，即老太婆節日。現在去那時已不遠，所以她決定立即動身。

她若當晚動身，她可以趕早十二個鐘點回家。不過她的妹妹是太疲，所以必須到明天才能動身。黛斯先到瑪麗痕同意，似處把這事說了，請她們在農場主人前代她盡力說一會，然後她回家爲利莎羅辦了夜膳，讓她睡在她自己的牀上。她把她的東西收拾在一只柳條籃子內。她動身時叫利莎羅明天一早也動身回去。

五十

她在夜間十點鐘動身，要在鋼般的星光下走十五英里路。在荒索地方，夜色對於一個無聲響的走路人倒是一種保護，而沒有危險的。黛斯遂抄她白天幾乎不敢走的近路。此季路劫是很少的，鬼魅她也不息的記着她母親生病而不怕。她一英

哩一英哩的上山下山走前去。中夜她走到了褒爾保祿。從山頂她望見下面全是昏黑。此時她已走過了約五英哩山路。她再有十多英哩的平地要走。下山曲折的斜路在星光下只可以隱約看出。待她到谷裏時，她腳踏著泥土而才覺同方才所走的山路是不同的。她現在所走的路是勃刺克摩爾谷中石子路。還沒有鋪到的爛泥路。谷中的迷信都匯集在這一帶地方。此地以前是森林。在半夜的昏黯中，遠的同近的都混合在一起，因之古代森林的陰森情狀又回復過來。路旁的每一株樹同每一個高籬笆都使這地方看得更像森林樣子。古代在這裏田獵的牡鹿，森林中稽首同念咒的女巫，着青衣服擾人的木魅，現在都像成羣結隊的出現了。

她在納什爾包利經過一個小村寓。小村寓的牌子發出一種聲響，牠像歡迎她般只使人類中她一個人能聽到。在客寓的茅茨底下，她可以想象到一般客人們正伸腳伸手的熟睡着，而一待東方的漢勃爾敦小山頂上發現出紫色的星雲時，他們便得起身做早工去。

她在三點鐘走到她所經過像網般的小徑的末一個轉灣處。她進馬洛村了。她走過以前她在圍舞時第一次看見安琪兒·克雷的圈草地。克雷那時不肯同她跳舞，她至今想起了還失望。她遠遠望見她的母親家中的一綫燈光。這光是從臥房的窗口來的。在光中一枝樹極枝在搖擺，因之而使她的眼睛不時霎瞬。待她走得更近而能看清楚屋子的輪廓線時——屋頂是用她的錢去新蓋上茅柴的——她頓憶起以前的種種想象，這屋子簡實可稱是她的身體同生命的一部份，軒窗的傾斜，三角屋頂的完整，壁爐煙突所砌的磚的損毀，這些都像同她的品性有相似的地方。此時這些建築的外表看來似呆瞪瞪的，因裏面她的母正在生重病。

她因要不驚動人而輕輕的去開門。她見樓下沒有人。伴她母親的鄰婦走到樓梯口，低聲同她說，她母的病還沒有見轉機，雖她此刻正在睡。黛斯遂自己做了些早餐，然後她替鄰婦去侍她的母親。

到天亮後，她見她的弟妹們。她見他們都長得多了。雖她離家只有一年多，但他們的發育是很迅速的。她便決計要盡她的力同心去撫育他們了。

她父親的病仍舊像從前般說不定。他現在仍舊坐在他老坐的椅子中。待她回家後一天，他的神經忽然異常清楚。他說他想起了一種新的生活方法。黛斯問他是甚麼。

「我現正在想寫信到英國這一帶所有的考古家那邊去。」他說，「請他們捐一筆款來養老我。我知道他們一定視這事爲浪漫的克的藝術的，同正當的。甚麼？他們化了好多錢去保存古蹟，尋地底下的骨頭，同其他不相干事，難道他們膽養活着的，不比去尋死東更好多嗎？只要有人到他們中間去說一聲，說現在在這地方便有一個古代騎士們傳下的嫡種，他們便都要來接近我了。可惜發現我的脫靈漢牧師已死了。倘他現在還活着，他一定能爲我幹這件事的。這我確信的。」

黛斯沒有把眼前的緊急事辦好之先，他無暇去駁她父親的新計劃。她發覺雖她送給她家人們幾筆款子，但她家的境況仍舊與以前同樣拮据。他料理了屋內的事務後，她注意到屋外去。此時田裏已當下種。鄰近農人們的田裏同園子裏都已經犁過。不過寶培斐爾特的地仍舊是荒蕪着。她發見她家的田所以荒蕪的原因，是因做種子的馬鈴薯都給她家人們吃盡了。她遂把她做工積下的一些些錢爲她家人們買了種子。過幾天後她勸她的父到園子裏去耕種。她自己到她家的租田裏去工作。租田離家有數百碼遠。

她在屋裏服侍母病幾天，到現在因母稍痊愈而能往田裏去工作，這使她很喜歡的，因劇烈的動作可使她消除愁悶。她家的租田是在一處高阜的園地內。園地中其他租田的尚有四五十家。俟雇工們一天的工作時間過後，他們便都回到自己租田內工作。租田內的掘地大概自下午六點鐘開始，直至天黑，——有月亮時更遲些——才停止。這時家家租地上正焚着乾草同乾糞。這時谷內的燥天氣使牠們很易於燃燒的。

在一天天氣很好的日子，黛斯同利莎羅二人在租田內同她們的鄰人們一起工作，直至太陽的末幾條光照在分隔各家租田的白樺子上。日落後，各家的租地上都焚着茅草同白菜的輕莖。火光視風吹的煙的方向而隱現着。一家田裏的乾草燒着後，幾蓬煙便展開去，牠們受火照着而變爲不透明的有光體，把工作人們分隔開。村人稱這爲「雲柱」，因白天牠們遮蓋像霧幕，夜間照燦像火光。

暮色逐漸昏黯後，許多在租田中做工的男子們同女子們都回家去了。但大部份人因要把工作做完而仍舊留在田裏。黛斯是後者中的一個。她吩咐她的妹妹先回家，而自己拿了耙在茅柴燒的田中做工——耙的四只齒繫着石子同硬地時便發出響聲。有時她全身給煙繚繞了，有時她的身軀在煙中顯出，受茅柴火照耀而也能熊地發光。她今天穿的衣服是最特別的。她外面穿一件因洗滌太多而已變爲白的長服，上面罩一件短的黑坎肩。她的服飾是纏着結婚同弔喪的兩種顏色。她後面的女子們都穿白衣服。衣服的白色同她們面孔的白色是此時可以看得出的獨有的二件東西，除非火光射着她們的身，而把她們一刻兒全照出。

在西方，做田邊籬笆用的荆棘刺正對近地平線的蛋白色的雲腳峙立着。天空愈到中心愈藍黯。黃昏曉的星芒足有長潯花般大，牠幾乎在地上照出一個影子來。天空再疎疎落落的綴着其他幾個不知名的星。在村莊的遠處可以聞到一隻狗在吠着。圈地外的大路上也時或聽到馬車走過的輪盤聲。

工人們的耙齒仍舊在租地上掘着。此時時間還不算晏。空氣中已有一些春意。這種地點，這種時辰，同燒野火的爆裂聲，做工人們在煙中倏隱倏現的百二百樣身影，都使工人們——黛斯也在內——聞見了快活。原來暮色在嚴冬時是像魔鬼，在盛夏時是像情人，在三月的初春天是像一個恬靜者。

工人們只把眼注視在田上。他們沒有四圍張望他或她的同伴。以此，黛斯也只俯着頭工作。她疑心的唱幾隻小曲子，雖她所存克雷再來聽的希望是已經很少了。她沒有留心她身旁已經有一個男子做了好久工。那男子是穿一身古式的長工服。他與她在同一地段中掘土。她起初以爲這是她父親因求工做得快而特地請來幫她的。待他走近她時，她更覺他是特地來爲她家掘土的。煙有時候蔽着他們二人，有時候轉過來，使他們互相可以望見，而把他們同其他的人們隔離開。

黛斯不同那男子說話。那男子也不同黛斯說話。黛斯因白天沒有見那男子，所以她想他是馬洛村中許多爲她不認識的民工們中的一個。因她離這裏好久，所以這是很平常的。過一會兒，那男子已很近她。野火射在他的耙齒上的光，同她自己耙齒上的光同樣清楚。她掘了茅柴，走到火邊去把柴燒時，她見那男子也在火的那面拋乾草。火苗頭升起時，她看出那人

便是蜜培維爾。

他來得這樣突兀，他因穿了這樣不配身的工服而看來這樣奇怪。她見了他，心中不覺發生異常的懊惱。蜜培維爾輕輕聲的笑了笑。

「倘使我要說笑話末，我便要說，這裏是多麼像天堂呀！」他側了頭視着她說

「你說甚麼？」她柔弱的問。

「講笑話的便要說這裏真是天堂了。你是夏娃，我是備了另一種形狀來引誘你的魔鬼。我傳道時，我很記得密爾頓的這幾句詩——

「皇后呀，你的路是佈置好了，並且是不長的

……倘使你願末

我便可領你到你願到的那裏去。」

「那末，請你領導吧，」夏娃答。

我的親愛的，親愛的黛斯呀！我此刻用你的口聲來這樣說，只因你誤以我爲一個很惡的惡人呀。」

「我從沒有說過，或想過你是魔鬼。我對你，除去你觸犯我之外，只是冷冷淡淡的。甚麼？難道你穿了這樣衣服到這裏來，掘草是都專爲了我嗎？」

「完全是的。我只要來看看你，我此外別無他事了。我身上穿的工服是到這裏時我見路上店家掛在外面而買的。我穿牠要免去村人們的注意。我現在反對你這樣操作。」

「不過這工我是喜歡做的。這是爲我的父親而做的。」

「你在火石梳阿希的工作都完了嗎？」

「完了。」

「你此後想到那裏去？再想到你的親愛的丈夫處去嗎？」

她不能再聽這種刺心的譏諷。「啊——我不知道。」她說。「我是沒有丈夫的了！」

「你的話是很不錯的。不過你有一個朋友。無論你的境況怎樣，他總能使你很舒服。你過會兒回到家後，你便知道我已爲你送了些東西去了？」

「啊，亞力克，我情願你一件東西都不要送我！我不能受你的東西！我不喜歡——這是不對的。」

「這是對的！」他堅決的說。「我不情願親眼看一個像我愛你般的女人在這樣工作而不去幫助她。」

「不過我很充裕！我有時雖有些困難，這是只因——只因——完全不因我的生活問題呀！」她翻轉了面，不作聲的仍舊去掘土，眼淚從耙柄上滴落到泥土中。

「那末，那般小孩子們呢，便是你的弟弟同妹妹們呢？」他說。「我是想起了他們呀。」

黛斯的心在跳，因他此刻觸着她的弱處了。他也預料到這一層的。黛斯此次回家，她愛她的弟妹們比以前要熱烈得多。

「倘使你的母不便復原，那末，至少應該有一個人來照顧他們。你父是不肯多做事的，我知道。」

「我幫助他之後，他便會做了。他一定得做些！」

「讓我也幫助他，甚樣？」

「不，先生！」

「這是何等獸呀！」寶培維爾喊說。「甚麼！他認我是同族，我幫助他，他一定很知足的。」

「他現在不了。我已經同他說清楚了。」

「那末，你更獸！」寶培維爾忿忿的離她而走到籬笆邊去。他把他的舊工服脫下，丟牠到燒茅柴的火裏而走開去了。此後黛斯不能再掘草了。她覺不安，因她怕他要到她父親家裏去。所以她拿了耙也回家去。

她離家尚有二十碼左右時，她遇見她的一個妹妹。「啊，黛斯——你快來看！一看利莎羅正在號哭。家裏此刻人很多。媽

是好多了，不過人家說爹是死了。」

她說話的妹妹只覺家中發生了一件大事情，而沒有知道事情的可悲。她睜眼望着黛斯，看黛斯的容貌變色，然後她說：「甚麼黛斯，難道以後我們再不能同爹講話了嗎？」

「不過爹只是有些不適罷了！」黛斯忽忽的答。

利莎羅也出門來了。「他此刻跌在地上，看媽病的醫生說他已沒有希望，因他的心已黏住了。」

利莎羅的話不錯的。寶培斐爾特夫婦間換了一個去死了。這事有牠的嚴重的結果。原來他的父親除了他生時所做的事外，再其他的價值。他是寶培斐爾特三代租這住宅同園地的末一代承租人。在他生時，業產主人早想把他的住屋，在租約終止後，給他的長工們住。在這時代長期租產的房客，因他們過於獨立，已不受歡迎，而一俟租借期終止，租約便不再繼續下去了。

寶培斐爾特的家人們自家主死後，遂沒有棲身之處。他們的祖宗寶培維爾們，當他們做本州的奧靈潑斯的天神們時，當然也用這種殘忍手段去對付無田地的農人們的。但現在這種定數歸到他們自己的子孫身上。盛同衰——世變的音樂節拍——是永遠存在的。寶培維爾族的厄運不是例外呀。

## 五十一

老太婆節日到了。這是農業世界一年中上工歇工最忙的一日。燈燭節日農工們簽定的本年工作的合同，到今日便開始實踐。農業界的勞働者——「勞働者」的名詞是外面傳來的，而本州人普通稱「工夫」——今天都從舊東家換到新東家去工作。

在勃刺克摩爾谷一帶，農夫們的每年更換雇主，現在比以前增加得多了。當黛斯的母尚是小孩子時，馬洛村的農夫大概終身爲一個農場工作，同時這農場也便是他的父親同祖父們做工之地。不過現在農人們好動思遷的心理已很濃厚了。



年輕的一代視這種變更爲有趣的同上算的，一家條件苛刻的農場在其他農場中服役的人們的眼光中，視爲待遇優渥，而直到他們換到這裏來做工之後，才知新農場的待遇比老農場更差。因之他們不得不再換另一個農場。農工潮的轉變遂不止了。

不過農工們的更換雇主，原因也是由於農村社會的不穩固。農村中的居民數現在逐漸減少了。以前農村中在一般農工之外，再有另一個階級——黛斯的父母便是屬於這階級的。這階級比農工開通些，其中有木匠、鐵匠、鞋匠、小販，同其他農工以外的工人們。這階級的人們因有恆產，像黛斯的父親享有三代的永久租契，所以也有比較穩固的目的與行爲。不過俟終身享有的不動產權，或依公簿享有的不動產權，或自由享有的不動產權等不盛行後，業主們俟上述的長期契約終止後，即把他們的產業租與於他們農場中必不可少的工人們用。只借房子而不在農場上做工的，對借產業的機會，要比農工少。一部份非農工階級既這樣被逼而離去農村，其他非農工階級也不得不爲謀生計而去倣倣。以前這些倣倣英國農村社會的骨幹的家族，本地的掌故都存儲在他們家中的，現在遂都遷移到都市去。統計家很談諧的稱這種潮流曰「農村居民喜遷移到都市去的傾向」。實際此種傾向是被迫的，像水壓器把水壓上山頂一樣。馬洛村受此潮流的衝動，村內長期租借小房子者也一天天減少。村中所有的屋大都由業主們租給於在業主農場中工作的工人們用。自黛斯往脫萊脫利帶一樁錯事回村後，業主爲了維持地方上道德一個原因起見，他早有心俟蜜培斐爾特（他祖宗的血系至此無用了）的租約完結後，便請他出屋。非但如此，蜜培斐爾特的家人們，在性情上，體面上，貞潔上，的確不能做馬洛村的模範。蜜培斐爾特做父的是一個酒鬼；他的妻也時常要喝些酒；他們的小孩們很少往禮拜堂去；他們的大女兒更同人結了幾次離奇的婚約。馬洛村總要設法使清白的。以此，在蜜培斐爾特死後的第一個老太婆節日，業主便吩咐寡婦瓊她的女兒黛斯與利莎羅，兒子阿伯拉罕（他現在是蜜培斐爾特系的男代表了）同其他幾個小孩們遷移到旁的地方去。

在蜜培斐爾特搬家的前一晚，天氣因落雨而早些變黑。因這晚是他們住在馬洛村的末一晚，所以密雪司蜜培斐爾特帶了利莎羅同阿伯拉罕往朋友家去辭行，留黛斯守屋。

黛斯跪在窗邊的長凳上。她的面湊近窗口。窗外的雨水流到窗玻璃的裏面來。她此刻正在看一隻蜘蛛。後者的網結在一處蒼蠅飛不到的地方。而現在快要餓死了。她觸景便想起她的家境。她也覺到她此次回家的惡影響。她心想倘她此次不回家，那末，她的母同弟妹們也許還可在老屋裏多住幾天。不過村中注意道德的，同有勢力的幾個人們在她此次一回到馬洛村後，他們便看見她。他們看見她在禮拜堂墳墓中整理她的孩子的墓。他們因此知道她又要在村中住下去了。他們責備她的母何以收留她。密雪司寶培斐爾特聞了便還罵，她再自說願立刻搬出村去。他們現在抓住她的話了。結果遂這樣。

「我本不應該回家的，」黛斯自恨說。

她的心思是完全灌注在她家搬家的一件事上，以至她不留心一個穿白色雨衣的人騎着馬在街前走過。也許因她靠窗口太近，所以騎馬的人一瞥便看見她，他把馬這樣靠近屋走，以至馬蹄幾乎踏壞了屋腳下種的植物，直到他把馬鞭子敲黛斯所憑窗的玻璃時，她才覺着。她便依了他的手勢去開前門。

「你看見我嗎？」寶培維爾問。

「我不留心，」她答。「我聽到你的，但我只以為街中的馬車聲。我那時正像在做夢。」

「啊，你也許聽過寶培維爾的四輪大馬車的神話的，我恐怕。」

「不，我的——有一個人以前要把這神話講給我聽，但他沒有講完。」

「倘使你是寶培維爾的真種，我恐怕我也不應該講給你聽吧。但是假用這姓的，所以我倒不要緊。這神話說來是真可怕呀。原來這輛空氣中的四輪大馬車的聲音只有寶培維爾的親骨肉才聽得到。這聲音總是惡兆頭。這神話講的是古時一個寶培維爾族人所犯的殺人罪。」

「你既經開始講了末，請你索性把牠說完了。」

「很好。這事是講以前寶培維爾的一個男子想在四輪大馬車上強姦一個美貌的姑娘。姑娘因想在馬車中逃走，所以結果他遂把她殺死。也許姑娘殺死寶培維爾的男子吧，這我倒記不清楚了。噯，今天你們的洗衣桶吊桶等都捆綁在一起，難

道便要遷家了嗎？」

「是的，明天——老太婆節日。」

「我前幾天聽說你要遷家了，不過我不相信。爲甚麼這樣快呀？」

「爹是末一代這屋的承租人。他死了，我們不得不遷走，雖我家也許還可依照了每星期付房租的規矩而在此多留幾星期，倘使村人們不爲了我末。」

「你幹了甚麼事呢？」

「因我不是村中的一個好榜樣。」

寶培維爾的面紅了。

「這是一件多麼可恥的事！那般苦惱子的假裝體面人們！我願他們的污穢的靈魂燒爲灰燼！」他發怒說。「原來你因這樣而使搬走的？你是被村人們逐走的，是不是？」

「我們倒也不一定是被逐出。他們只說我們應早些離這裏罷了。我們想家家都在搬出村，我們遷居後也許可有更好的機會。」

「你們要到甚麼地方去呢？」

「金斯皮爾。我們那邊只租幾間房間住。媽很駭，她老想搬到我父親的祖宗們的老地方去住。」

「不過你母的家不是在金斯皮爾的。只想搬到像洞洞般大的一處小鎮裏去住！你們現在爲甚麼不搬到我脫萊脫利琪園地的餘屋去住呢？我母死後，我家不再養雞了。那邊有住宅，有園地，只要費一天的功夫便可把牆都粉白了。我想你母住在那裏一定很舒服的。我再願送你的弟妹們到好的學堂裏去。我實在想爲你想些辦法。」

「不過金斯皮爾的房間我們已經租定了呀！」她說。「我們在那裏便可等——」

「等甚麼？又是你的好丈夫了，我一定的。現在請你這樣想想看，黛斯。我知道男子是甚麼的。想起了你丈夫同你分離的

理由，他一定不會再到你處來的了。我以前雖曾經做過你的仇敵，但現在我是你的朋友，無論你信不信，請你搬到我的那所屋子去。我們再可養一羣雞。你母可管雞，你的弟妹們可入學堂。」

黛斯的呼吸變爲一次次急促。最後她說：「我甚樣知道你老是肯幹這種事情呢？你的意思會改變的。一到那時，我們——我的媽——又要沒有家了。」

「啊不——不。倘使你不信，我可以簽張憑據給你做保證。你可自去想一想。」

黛斯搖搖頭。但寶培維爾堅持原議。她以前見他這樣堅持是很少的。「請你把我的意思告知你的媽，」他鄭重的說。「對於這事下決定的是她，不是你。我明天早上便把那屋子粉白同整理起來。晚上牆乾了，你們便可一直搬進去。現在，記牢着，我那時是專望着你的。」

黛斯再搖搖頭。她因胸中有複雜的情緒而喉間像有顫。她不能正眼視寶培維爾。

「我以前是欠你些債的，你知道，」他再說。「你再醫好我的宗教狂。所以我很喜歡——」

「我倒希望你老能是宗教狂。那時你只管你的傳道了。」

「我很喜歡我有機會來補報你些。明天我便盼望你母的東西在我家起卸……現在請你便給我報答你的機會吧！——親愛的，美貌的黛斯呀！」

他說到了末一句，他把他的聲音減輕，再把手伸到半開的窗口去。她忽然拔去窗的橫門，窗跌下來，適擊在他的臂上。

「下地獄的，你是何等刻毒呀！」他拉出了臂說。「不，不！我知道你無心的。很好，我總望你來，至少我望你的母同弟妹們的。」

「我不來，我自己有錢，」她喊說。

「在那裏呢？」

「在我公婆處，只要我問他們一聲好了。」

「你問嗎？我知道你不會問的，黛斯；我知道你的。你一定不會問——你寧願餓死！」  
他說了這幾句話，便騎馬走開了。他在轉灣處，遇見一個手拿漆桶的信徒。後者問他是不是已中途停止傳道了。  
「你到魔鬼處去吧，」蜜培維爾答。

黛斯仍舊坐在原地方有好一會兒，直等她心中忽覺有人待她不公平道而熱淚不住的從睡中滾出。她想她的丈夫，安琪兒·克雷，現在也像其他人般虐待她了。她以前從沒有想到這心思。但她現在卻越想越像了！在她一生中，她沒有一次——這她可以立誓的——待錯過人。她想爲甚麼人都要待錯過她呢？雖說她以前曾犯過錯事，但這是由於她無智識，無保護，而不是她有心的。她何以要受這樣不斷的責罰呢？

她搶到了眼前的第一張紙，忽忽的寫道：

「啊，你爲甚麼要這樣暴虐的待我呀，安琪兒！我不該受這種待遇。我從頭至尾都仔細的想過了。我是永遠，永遠不會怨你的。你知道我以前沒有心來損傷你——你爲甚麼要這樣損傷我呢？你真是心狠呀！我現在想要寬恕你。我從你身上受到的都是不公平道——黛！」

她坐待郵差走過，急急跑出去把信交給他，然後又不作聲的坐在窗口邊。

她想她這種寫法是與甜言蜜語的哀求一樣的無結果的。叫他甚樣可回心呢？她的錯事是半些沒有變更。並且現在再沒有新事實可使他變更見解。

天氣更黑暗了。房中只有爐火的光。她的二個大的弟妹們隨了她母望朋友去，只留下四個小的——年紀從三歲半到十一歲——都穿着黑衣服而坐在壁爐四周講他們自己的事情。黛斯走到他們中間，不燃燭而同他們說：

「今晚是我們睡在這裏的末一晚了，親愛的呀。我們都是生在這屋裏的，我們都應該想起這間屋子，是不是？」  
他們都不作聲了。以他們的年紀論，他們是最易受感動，聽了她這種話都快要哭，雖他們今天一整天都爲快住新房子而歡喜。黛斯遂換一種話說。

「唱只歌我聽聽吧，親愛的，」她說。

「叫我們唱甚麼歌呢？」

「隨便你們唱那一首，我都要聽的。」

他們停了停。其後一個先唱出一個字，第二個跟上去了。過後四個齊聲唱着他們主日學校學來的一首讚美詩！

「我們在這裏是憂愁的，痛苦的，

我們在這裏的碰見是便要分開的；

我們到天上便永久不會分開了。」

四個孩子提足了精神唱着。他們把每一個字的字音都着着實實的唱出來。最小的在歌的歇腳處再加上一個音。

黛斯又獨自走到窗口去。此刻外面已經全暗了。她兩手捧了面，似要在黑暗中看出些東西來。她實在是隱藏她的眼淚。只要她能信那四個小孩們唱的話，只要她知道他們所唱的是的確的，那末，現在都要甚麼改變，她要甚麼安心的離他們給上天去看管，而只預備在未來的一個世界中再碰見他們。不過倘使這樣做不到，那末，她便要替他們想法子了，她自己便要做上天而去照顧他們了。因黛斯如其他幾百萬像她的人們，是像詩人所說的：

並不是赤裸裸地，

而我們來時還帶着一長行雲霧的。

產生，對她同像她的人們，只是苦楚。以後的生活不能辯正她入世的錯誤，而至多只能使痛苦減少而已。

她在外面濕路上望見她的母同利莎羅，阿伯拉罕回來了。她聽密雪司寶培斐爾特的木屐在門口響了，她便去開門。

「我在窗口外見有馬蹄印，」瓊說。「有人來過了嗎？」

「沒有」黛斯答。

壁爐邊的小孩子們嚴重的望着她。一個訥訥地說，「甚麼，黛斯有一個紳士曾經騎了馬到過這裏來過的呀？」

「他不來望我，」黛斯說。「他只是走過來同我搭幾句話的。」

「那個紳士是誰？」她的母問。「是不是你的丈夫？」

「不，不，他是不會，不會來的了。」黛斯無希望的回答。

「那末是誰呀？」

「啊，你用不到多問。你以前曾經看見過他，我以前也曾經看見過他的。」

「噢！那末，他說甚麼話呢？」瓊又問。

「明天等我到了金斯皮爾新屋中把一件件東西都整理好了，我便把他講的每一個字都同你說。」

## 五十二

明天天還沒有亮時，住在馬洛村官路兩邊的人家聽到官路上車輛的轉響聲。在本月的第一星期，這些搬家聲音一定要擾睡者的清夢，似在本月的第三星期杜鵑鳥一定會飛到田中來歌唱。這些聲音只是村中一般離工農夫們遷家的引子。牠們是田主的載貨車去載搬場人家貨物時的空車聲音。原來農工們搬場必用他們雇主的車。雇主們因要在一天內把家都搬好，所以他們半夜便把空車送到農工家去，希望在清早六點鐘車子便能趕到搬場家的門口，把屋內的東西立即裝運出去。

不過沒有雇主送載貨車到黛斯家來。她同她的母親只是兩個女人們，她們不是種田的長工，並且也許沒有地方再要她們的工作。所以她們只有自己化錢去雇一輛載貨車。村中的田主是不會來接她們的了。

黛斯從窗口中看見她家所雇的載貨車來了。她因這天雖是陰天，並外面再有些風，但她見外面不下雨而心中安慰。一般搬場人家永不會忘記下雨的老太婆節日的。霖濕的家具，霖濕的鋪蓋，霖濕的衣裳，此外加上遷家人們的生病，這些都使他們要永遠記牢的。

黛斯的母利莎羅阿伯拉罕都起身了。四個小的還在睡。黛斯娘四人先在天光微亮時進了早餐，然後她們把屋子搬清。一二個鄰人們來幫她們把東西搬上載貨車去。她們起初是很快活。她們把大件東西裝好後，再將牀同鋪蓋裝成圓形的牀鋪，使瓊·寶培斐爾特同幾個小的孩子們在路上可以坐坐。家具都載上車後，她們待馬配上車——裝貨時馬在吃草——而待過了好久才動身。她們把煮東西的釜同罐頭掛在載貨車的橫軸上。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同小孩子們坐在車頂上做娘的因怕損毀了自鳴鐘，所以特地置牠在懷裏，而貨車每一次劇烈的震動，鐘便在她懷中輕輕的敲一記或兩記。黛斯同利莎羅跟車走出村。

搬場的早晨同搬場的前晚，黛斯家已到近鄰處辭行過了。她們動身時，有的鄰舍出來送她們，祝她們順風，雖在這般鄰舍的心中，他們認像寶培斐爾特家人們只會損害自己而沒有損害過別人的好人們，生發是不容易的。黛斯家的家具過一刻便到高地上了。高度同路的土質既改變後，風也來得大了。

這天是四月六號。寶培斐爾特的搬家車在路上碰見好多其他農人家的搬家車。這般搬場車的貨物的裝法，像蜜蜂所造的蜜蜂房般，都是一式一樣的。車的貨物的頂上都坐着搬場的家人們。都是家家都有的一隻大衣筒。車的最前身牠在貨物中最顯著的地位，豎直着像置在臥房中一樣。牠的握手是光亮的，筒身是滿沾着手跡印。牠巍巍地立着，像洪水時瓊阿所坐的大亞克般不容人輕易指動。

路上絡繹的搬場人家中，有活潑的，有悲哀的，有在路旁客寓前停一會的。寶培斐爾特的搬場車也在一家客寓前停一會，因他們要買些食物吃。

車停時黛斯看見離客棧不遠也有一輛搬場車停着，車頂上有一隻約容三品或量的酒瓶，在空氣中上下舉動。她跟上去。她見拿酒瓶的女子的面是她熟識的。

「瑪麗痕，惹奴。」她對車頂上的女子們喊說，（因坐在車頂上的是她們）「你們今天也像旁的人家般搬場嗎？」她們答是的。她們因火石梳阿希的工作太苦，所以她們幾似不通知農場主人而便離去，自讓格羅貝到法庭去控訴她。



們，倘使他喜歡末。她們告訴黛斯她們要去的地方。黛斯也把她的地址告訴了她們。

瑪麗痕在車頂上俯低了身，輕輕的對黛斯說，「你知道不知道那時常跟你的先生——你猜得着他是誰的——在你回家後便到火石梳阿希來問你到甚麼地方去？我們不告訴他，因知道你不喜歡見他的。」

「啊——不過我已碰見他了，」黛斯訥訥的說。「他把我的地址尋出了。」

「那末他再知道你現在要到甚麼地方去嗎？」

「他也知道的。」

「你的丈夫回家了嗎？」

「不。」

兩家的人此刻都從客棧中走出，所以她同她的朋友們說了聲再會，而分路走了。瑪麗痕，慈娘，同她們附搭的農人家所坐的搬場車是新漆的，三匹馬拖的，馬具的黃銅是光亮的。但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同她的家人們所坐的車，在裝滿了她家的家具後，車身便咯咯地響。她家的車沒有髹漆，只有兩匹馬拖。這種比較很顯出女工們給興旺的農家們帶走同一家落泊而無處尋雇主的人家有多麼差別了。

從馬洛村到黛斯家所赴的目的地是很遠的。雖她們一早已動身，但她們直到下午很晏時才到一處高地叫蛤麗山的崗坡上。當馬要溺尿而車暫停一歇時，黛斯四周望了一下。她們面前山腳下便是她們巡禮的最終點，一個已衰頹的小鎮叫金斯皮爾的。這小鎮便是她祖宗們埋骨的地方，也是她父親以前不厭煩的說同讚美的地方。世界上可以稱為寶培維爾的家的只有這處小鎮了，因寶培維爾族人們以前住在這裏足有五百年之久。

一個男人從鎮邊向她們走近來。他看見她們車上載的東西，他便移快腳步。

「我恐怕你便是人家所稱的密雪司寶培斐爾特了，」他對黛斯的母說。後者此刻已下車而徒步下山去。

密雪司寶培斐爾特點頭。「倘使我顧到了我的權利末，我要人們稱我為已故爵士約翰的太太。我現在是回到我騎

士祖宗們的出身地方來。」

「啊，我這些倒一點不知道。倘使你是密雪司寶培斐爾特末，我便要告訴你你所租的房間現在已沒有了。我們在沒有收到你的信之前，我們不知道你要到這裏來。我們今天早上才接到你的信，這已太遲了。你們現在只好到別處去租租房子看。」

黛斯的臉轉色了。她的母也因做錯了事而無法子想。「現在叫我們甚麼樣辦呢？」她恨恨的說。「我們到你祖宗的出身處來，所受的第一個歡迎便是這樣。不過讓我們再走過去問問看吧。」

她們遂到小鎮去尋屋子，留黛斯坐在車裏管家具。她母同利莎羅到小鎮中一家家去問。過了一點鐘，瓊在末次尋不到房子而回到載貨車來時，趕車夫吩咐她們一定得把東西都卸下去，因他同車今晚還得要趕回馬洛村的。

「很好，就卸罷，」瓊不顧前後的說。「我想我們總有地方過一宵的。」

車夫把車趕到禮拜堂牆腳下一處有遮蔭的地方。車夫急急把車上的家具都卸下。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幾乎給他以她口袋中的末一個先令。他快快的離開去，心裏因擺脫了裝載像這樣人家的家人們而快樂。這晚是乾燥的。他想他留那幾個女人小孩子們在那裏是放心的。

黛斯失望的望着家具。春季日暮時寒冷的太陽光照在她家的自鳴鐘同鍋釜上，照在她家帶走的乾菜葉子上，照在大衣筒的黃銅握手上，照在她同她的弟妹們小時所睡的柳條搖籃上，照在自鳴鐘的架子上。牠們都像因從沒有經過沒有屋椽的遮蓋而此刻在對她咒詛。此地便是以前寶培維爾族人做花園用的小山同山坡，雖現在都已改爲一小塊一小塊的耕地了。她可以看見以前寶培維爾族人們的私邸的遺址，以前寶培維爾族產愛格頓草原的一部份，同她身邊禮拜堂中題名爲寶培維爾的廊路。

「你家的家墓想總是你家自有的了，」密雪司寶培斐爾特看了禮拜堂同禮拜堂的墳場而對黛斯說，「甚麼這總當是的了。我們便在墳屋邊露宿一宵吧。女孩子們，你們祖宗的墳屋可以做，我們一時的遮蓋的。黛斯，利莎羅，阿伯拉罕，你們來幫

我。我們先爲小孩們做個睡的地方。此後我再要四周去看一看。」

黛斯不聲不響的幫她母。過了一刻鐘，她把舊四柱牀從家具中拿出，置牠在禮拜堂南面的牆腳下。堂中這一帶的屋都稱爲寶培維爾庇廊，在庇廊下面便是寶培維爾族人的偉大的墓道。在黛斯家的四柱牀的帳頂上面便是禮拜堂的寶培維爾窗——十五世紀傳下的鑲花窗，有好多種光采，雕刻是最精緻的，窗的頂端刻繪着寶培維爾族騎士的紋章，像黛斯家現存的一個舊印章同一隻舊銀匙般的。

瓊把帳子拉上，做成一個小小的帳篷，給小孩們裏面睡。「倘使我們真無辦法了，我們也只可在那裏睡一夜，」她說。「不過讓我們再走前去問訊問訊看。我們先得給些孩子們東西吃，啊，黛斯，你倘使長要累我們像這樣的末，你該那般紳士們有甚麼用呢？」

她帶了利莎羅同阿伯拉罕又沿分隔禮拜堂同小鎮的狹巷而去問訊了。三人到了鑲的街上，她們見一人騎着馬在東西張望。「啊，我正在尋你們，」他騎近她們說，「這真是家人們在一處有古蹟的地方不期的聚會呀！」

騎馬的便是亞力克·寶培維爾。「黛斯呢？」他問。

瓊本人是不喜歡寶培維爾的。她倉卒的指了指禮拜堂而逕自去了。寶培維爾追上一聲說倘使她再尋不到屋子，他當再來爲她們想辦法。她們走後，寶培維爾回到客棧去先安置了馬，然後徒步走出來。

黛斯在她母去時，她伴小孩們在牀裏講了會兒話。她覺這樣不能引他們快活，她遂獨自走到墳屋中去。天氣此時已經變爲近晚的深褐色了。禮拜堂的門沒有鎖，她遂走進去。

在外邊她家牀上面的鑲花窗的裏面便是寶培維爾族人們的許多墳墓。牠們的年代總包括有好幾百年吧。其中有具天蓋形的庇護物的，有築得像祭壇般的，有簡單的。現在牠們的雕刻是都已損毀了，墳頂上的黃銅都已剝落了，而只有騎馬釘的洞眼一個個像沙丘上的貂鼠穴般還留着。黛斯在人們前得到她祖宗們已在社會上湮沒的感觸，沒有一個可比她今天眼見的更傷心。

她走近一塊墓石，見上面刻着拉丁字——

古騎士寶培維爾族人之墓。

黛斯不能像紅衣主教般熟讀拉丁字。但她知道這是從禮拜堂彼邊進她的祖宗們大墓道的入口處。

她默默的轉回身。她走過祭壇式的一個墳時——墳屋中最古的幾個墳中的一個——她便見祭壇上面偃臥着一個人像。她因天黑，所以在走進時沒有看見，而倘她此時不想起古墳上的石像有時能行走時，她也不仔細去看。不過待她走近時，她忽然發覺偃臥的原來是一個活人。她一想起墳場中不只是她一個人，她幾乎要嚇倒。但過一會兒她便認出那人便是亞力克·寶培維爾。

他在祭壇的石板上跳下來，扶住了她。

「我看你進來的，」他笑說，「我不來擾你的默想。這倒是一個很好的家人團聚呀，腳底下便是那些老祖宗們。現在，請你聽我說。」

他重重的頓了頓足。地板下發出一種空洞洞的回聲。

「我足這麼一頓倒把下面的都驚動了！」他說。「你方才只想我是他們墳上的一個石像。不過你錯了。老的世系已經改改了。現在假姓寶培維爾的一隻小指頭便可比地下面整個的寶培維爾族幫助你多得多……現在請你立即吩咐我。我究竟應甚樣回你辦。」

「走開去！」她訥訥的說。

「我要走開的——我還要看看你的母去。」他不動氣而溫和的說。不過他在走過她身時，他輕聲說，「請你記牢這句話，過一會你待我客氣些的時候還要來的哩。」

待他走了，她惘惘地不出門而又走回到墓的入口處去。她說：

「我爲甚麼又走到墓中來了呢？」

此時瑪麗痕同惹奴帶了她們全部的動產，跟着農人到希望中的快樂地方，便是在同一個早上，那處的另一般搬家人們視爲痛苦的地方去。瑪麗痕們在路上講過了幾句關於新地方的話後，她們便回講到安琪兒。克雷，黛斯，同這幾月來專跟着黛斯的那第三個情人，黛斯同後者的已往關係，她們已經聽到些了。

「她現在對他是真像以前從沒有認識過他的一樣，」瑪麗痕說。「他以前因曾經獲得她，所以她現在要這樣受罪。倘使他以後再把她偷了去，那真要是一千個不幸了。密司脫克雷想來總不肯再爲我們幹些事了吧，惹奴，我們何不叫他們夫婦倆重歸於好呢？倘使他一知道她的困難，同現在有人在追蹤她，他也許便會回來保護她的。」

「那末我們甚樣去告訴他呢？」

她們一路討論辦法，待她們到了目的地，她們因要收拾新地方而一時把這事拋開了。不過待她們住定後——約在一個月之後——她們聞克雷快要回英國，雖她們無從探到黛斯的消息，她們一面回憶以前她們對克雷的愛情，一面仍舊要用名譽去對待黛斯。瑪麗痕拔去了她與惹奴合用的墨水瓶的塞頭，二人互相商量而合寫一封信道：

「尊敬的先生——」

「保護你的妻，倘使你真愛她，像她愛你般末。她現在正受一個假裝爲朋友的敵人所糾纏。先生，應該離開她的人現在正反在她的身邊呀。一個婦人在她的能力之外不應受更多的磨鍊。你老是挫折她，那末，一塊石頭——啊，不止哩——金剛鑽也要粉碎的。」

「希望你幸福的兩個人。」

這封信她們寄到愛明斯德，便是她們所知克雷的唯一一個住址。信寄出後，她們便自覺大度而高興，她們唱幾隻歌，眼淚也簌簌地落下來了。

## 第七時期 收場

### 五十三

這是愛明斯德牧師家的一個黃昏時候。牧師書房中的兩枝有燈罩的蠟燭燃着，但牧師不在書房裏。有時牧師進來了，他撥一撥暮春和暖天氣的壁爐中的小火後又走開去了。他此後走到大門邊。他此後又回到坐起間中。他此後又回到大門邊。

牧師家的大門是西向的。此時屋內雖已黑暗了，但戶外仍有些亮光可以看清楚東西。密雪司克雷本來坐在坐起間中，她現在也跟牧師到大門前來。

「再有些時候哩，」牧師說。「他六點鐘才抵石灰質牛頓。倘使火車準時刻，他下了車還有十英里鄉間路要趕，其中五英里是克利侖克樂克的狹路，騎着我們的老馬不能便在一時間趕回的。」

「不過他以前同我們走時，他在一點鐘內便趕到的，我的親愛呀。」

「那是好幾年之前了。」

他們又待了幾分鐘。老夫婦們知道這不過是荒廢呼吸。他們的目的是等待。

最終，門前的路上有些響聲了，他們見屋外欄柵前一部雙輪馬車停着了。一個人從車上跳下來。雖這個人是他們盼望的，但他若不坐了他們的車，同在他們盼望的時間來，而只在街上像普通人般走過時，他們也許要認不出他了。

密雪司克雷從黑暗的穿堂跑到大門前。她的丈夫腳步稍慢些在後面隨着，新到的人才要進門。他可以看見老夫婦們帶憂愁的面容，因西方的亮光照着他們的眼鏡的反射。老夫婦們看不清楚他，因他背對着光。

「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最終又回家來了！」密雪司克雷顧不到她兒子所信與教會不合的學說，而只顧到她兒子身上的泥塵。說世上有那一個最信守真道的婦人不把她信真道的心去信她自己的子女呢？有那一個不爲了她的子女的快樂而把神道學拋到空氣中去呢？一待老夫婦同安琪兒進了燃蠟燭的書房中，她仰視着她的孩子而說：

「啊，這不是安琪兒了，這不是前年離開我的我的兒子安琪兒了！」她說後，她掉轉身。

他的父看見他也發呆了。他因愁悶，再因巴西的水土不服，所以同以前大兩樣了。他的父母可以看出他的骨骼，骨骼後再可以看出他的魂魄。他深嵌在肉裏的眼眶帶着死灰色，眼光是黯淡的。他祖宗面上的網紋已趕早二十年而都到他的面上去了。

「我那裏生過一場病的，你知道，」安琪兒說。「現在我可好了。」

不過他的腿，像要說出他的這句話是謊語般，忽然無力了。他急急的坐到椅子中去。原來他走了些路，再因初回家而受了些感動，他便要發昏了。

「我近幾天有信嗎？」他坐後問。「你們末次寄我的信，我只在無意中收到的。因我在巴西內地，所以那信就誤了好多天。不然我要早些回家了。」

「你說的也許便是你妻的信？」

「是的。」

他的妻新近又有一封信寄他。他的父母因知道他便要回來，所以沒有轉寄。

他忽忽的把第二封信拆開。他一看見信裏急遽的筆跡，心裏便難過，他看信說：

「啊，你爲甚麼要甚麼暴虐的待我呀，安琪兒！我不該受這種待遇。我從頭至尾都仔細的想過了。我是永遠，永遠不會恕你的！你知道我以前沒有心來損傷你——你爲甚麼要這樣損傷我呢？你真是狠心呀！我現在想要寬恕你。我從你身上受到的都是不公平道——！」

「這話說得不錯的！」安琪兒看後，把信拋了說：「也許以後她永不會同我和好了！」

「安琪兒，不要爲了一個田裏的孩子而這樣去憂愁！」他的母說。

「田裏的孩子嗎？實在我們都是田裏的孩子。現在讓我把我以前沒有告訴你們的話來同你們說。她的父親是國內最古的拿曼貴族的嫡系。他像其他以前有有光輝的祖宗們而現在只在我們村裏做農傭的人們般，也只給人們稱爲「田裏的尋生活人。」」

他因太疲而便回到房中去安睡。明天他覺身體很不好，所以又留在房中想了一天。雖他在赤道的南面，同在接到她唯一的一封信時，已視他以前離去她的理由爲不成立的，但此刻他回國後，他又看出他同她重圓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的心是這樣熱烈的。從她末次的信看來，她已因他歷久不回來而換一種眼光看他。這種更換態度是合於正義的。他又想他先應先同她的父母說一聲而再去見她。倘使她的愛他已因他久離而改變爲憎恨了，那末，驀然的去見她也許要使她說許多怨恨話的。

克雷因此決定在未看黛斯之前，先寫一封信到馬洛村，通知她的父母他已經回國。他認她現在仍舊同她的父母同住，像他在出國前爲她預定的般。他當天便寫了封信。過了一星期，他接到密雪司寶培斐爾特的回信。他接信後仍舊難於措置，因他雖知信不是從馬洛村寄來的，但信中也沒有說出寄信人的住址。

「先生——」

「我寫這幾行字來覆你。我的女兒現在不在家。我不知她甚麼時候才回來。她若回來，我便會告訴你。我現在不便同你說她在何處。我可以告訴你的，我同我的家現在都不住在馬洛村了。」

「你的，」

「瓊·寶培斐爾特。」

不過克雷因知黛斯還活着，所以她母雖不把她住址告訴他，他心裏倒也得一安慰。他願等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告訴她。



回家的信息。他現在不再把他的愛她保守秘密了。他的愛情是視思想而改變的。他出國受了許多奇異的經驗後，他在浪漫的考提利亞背後看出一個貞潔的富斯梯那，在弗琳的肉體中看出羅克里西亞的靈魂。他以前以爲一個婦人本應該給人們拿石頭來擲死的，但他現在卻想這婦人原來是可升做爲皇后的。他只恨他以前爲甚麼只用生理的眼光，而不用道德的眼光去看她。他爲甚麼只看她所做的事，而不去考量她做這事的意志。

他在他父親家裏天天等候密雪司寶培斐爾特的信。他借此也稍稍恢復他的健康。不過他的身體雖已逐漸復原了，但密雪司寶培斐爾特的信卻老是不來。他遂重翻閱他在巴西時接到黛斯從火石梳阿希寄他的那封老信。他仔細的再把它讀了一遍。信內的句子現在與以前同樣地感動他。

「我在困難之中，只有你我，我可以說一聲的——此外便沒有其他的人了……我想我一定得死，倘使你不來，或你不吩咐我到你處去未……請你，請你不要過於公正——而只要對我稍寬容些……倘使你能來未，我情願死在你的臂膀裏！只要你肯寬恕我，我是很情願這樣幹的……只要你短短的寄給我一句「我便要回來了」，我便快快活活的活下去……只須想一想我從今後將永遠——永遠不同你見面了！啊，我只須你的可愛的，心能每天有一分鐘像我般整天整夜的疼，你便會可憐你的苦惱的，冷清清的妻了……倘使我在你身邊不配做你的妻，那末，讓我做你的僕人。這已使我知足了，啊，已使我快樂了。我只要在你身旁，能時常看到你，想到你……我在天上，地上，或地底下，現只希望一件事，這便是，同你——我自己享有的親愛者——在一起！快到我處來——快到我處來——快把我從危險中救出來！」

克雷決計不管她末次信中的忿氣話，而立即去尋她。他問他的父他離家後她有沒有向他要過錢。他父說不。他然後知道她一直到今是因傲氣而常處於困苦的境況中。他的父母現在也看出小夫妻離離的真相了。他們以拯救墮落者作爲他們的基督教的信守的。因黛斯在結婚前曾經有過一次失足，他們對她的血系，無知，甚而至於貧困反加增矜憐心了。

當克雷在匆促地整理他出門的行李時，他又接到瑪麗痕同惹奴寄他的一封信。開頭是

「尊敬的先生，——

「保護你的妻，倘使你真愛她，像她愛你般末。」簽名是

「希望你幸福的兩個人」

## 五十四

再過一刻鐘，克雷離家了。他的母看他的瘦弱身子在街中不見。他知道他父要用他家裏的那匹老牝馬，所以他沒有借牠騎出去。他走到客棧裏，自去租了部輕便馬車。他待裝好了馬具便急急的趕出去。過了幾分鐘，他已經出鎮而到山地上。幾個月前，黛斯也曾經充滿了希望而下這山坡，直待她心碎了而後又走回去。

他已走到勃蘭維爾道了。道旁的籬笆同樹現已綴滿着紫色的蕊頭。不過他此刻心中正在想別的事情，而道旁的景色只使他認識以前曾經走過的路罷了。他在一點半鐘中已經兜過了英王的興托克斯山業產的南部，走上十字架·印·漢恩特的荒涼地方，便是在這裏的獨石柱上，竇培維爾在做傳道師時曾經吩咐黛斯不要再引誘他而逼她立過離奇的誓言的。河邊上去年遺下的葶麻梗現在還立着，但根邊已生出許多青綠的新葶麻了。

他從這裏又趕到另一個興托克斯山的高地。他然後向右轉灣而走過石灰質的盆地火石梳阿希。她第一封信便是從這裏寄出的。他誤以為她母不同他說出的地點便是指這裏。當然，他這裏尋不到她。但使他更灰心的乃是火石梳阿希的農備同農場主人們都不知道以前有「密雪司克雷」來過，而他們只知道黛斯的基督徒名。這明明顯出她與他分離後從沒有用過他的姓。他看到這裏做工的困難情形後，他佩服她要維持她與他完全分離的莊嚴起見，所以寧願在這裏做工，而不願向他父去討錢。

這裏的人同他說黛斯·竇培麥爾特已不正式通知農場主人而獨自回到勃刺克摩爾谷她的母家去了。他想他若要尋出她現在的住址，他必須先去問密雪司竇培麥爾特。不過密雪司竇培麥爾特的信雖說她們現已不住在勃刺克摩爾谷，但她很奇異的不肯把她的現在的地址說出。要知她的現在地址，他又必須先往馬洛村去問一聲。農場主人以前對黛斯是

很粗暴的，但他現在對克雷卻是異常的和氣。他特地借克雷用他的馬車，並囑人送他到馬洛村。他原乘來的輕便馬車因租定一天的路程已走完，所以要回愛明斯德去。

克雷只坐農場主人的馬車到勃刺克摩爾谷的附近。他那裏下了車，打發車同車夫回去，而自去尋客棧過一宵。明天他徒步到黛斯的生長地方去。時季此時還早，所以谷裏的園子同樹葉還沒有十分好看。谷景不過在冬季的風光上，再加上一層薄薄的青綠罷了。

黛斯生長的那所小房子現在已經給另一家從不認識她的人家住了。克雷來時，新搬入的人家正在園子中工作。他們只想自己的事情，而從不想到這所屋以前是與另一家的歷史有關係的。他們在園子的小徑中來往，件件事情都以他們私人的利益做標準，因之而件件事情都與以前住這屋子的人們衝突。他們隨隨便便的講話，似乎以前黛斯們住在這裏的悲歡離合，也想像現在般無足重輕。便是在他們頭頂上歌唱的幾隻春鳥也像不覺這裏已經走開了一個愛牠們的人了。

克雷問新人家以寶培斐爾特家人們的近況。新人家似乎連寶培斐爾特的姓都記不清楚。但他們仍告訴克雷約翰·寶培斐爾特已經逝世，他的寡婦同子女們已經離開馬洛村，她們走時說要往金斯皮爾，但後來她們搬往獵場鎮附近的好多話。克雷因眼前的小房子裏不再有黛斯住着，他所以急急的走開去頭也不回望一次。

他走過他第一次見她跳舞的圈地。他覺這地是與那屋同樣的不稱他的心。他更走前穿過禮拜堂的墳場。他見在新的許多墓碑中有一塊比其他的像大些。碑文是

「紀念約翰·寶培斐爾特，正當應稱為寶培維爾，即隨威廉王入主的拿曼騎士爵士白利恩·寶培維爾的嫡系子孫。一八一一年，三月十日逝世。」

「甚樣有大權力的多跌倒了呀！」

墳場中有一人，也許是禮拜堂的掘墳人，看克雷在看碑。他走近說，「啊，先生，墓下的人是不願葬在這裏的。他願葬到金斯皮爾他的祖宗們的墳墓邊去。」

「那末，爲甚麼不照他的遺願去做呢？」

「只因沒有錢呀！願上帝祝福你的靈魂。甚麼，先生——這事我不情願各處都說的，不過——便是那塊墓碑上刻的字，看來是這樣顯耀的，原來也是不化錢而旁人替他代鑄的。」

「啊，鑄字的是誰呢？」

那人便同他說了村中一個水泥匠的名字。克雷出墳場後，他到水泥匠那裏去查出掘墳人的話是不錯的。他便代付了賬。他走往獵場鎮去了。

馬洛村到獵場鎮是很遠的。不過克雷深願獨自一人去，所以他既不雇馬車，也不到村外搭火車繞道往獵場鎮去。他到了沙斯頓，他覺太疲乏而一定得雇馬車了。待他到瓊現在住的地方，時間已下午七點鐘。他離馬洛村後已走過二十英哩路了。

密雪司寶培斐爾特所住的村莊是不大的。克雷一問便知她的住址。她的新寓所是在一處離大街很遠的牆圍的園地中。她在新寓中把以前古式的舊家具都收藏起來。她很分明不要克雷去訪她，他也覺他的進屋是很唐突的。她親自到門前來。日暮的餘光還照着她的面。

這是克雷第一次遇見她。他因心事太多而那天只見她是一個尙很美貌的婦人，穿一身很可使人尊敬的寡婦服飾。他自陳他是黛斯的丈夫，再說他來這裏的目的。他說時是很窘的。他說：「我要立刻見她。你以前說你便寫信給我的，但你沒有寫。」

「因她還沒有回家呀，」瓊答。

「你知道她身體好嗎？」

「我不知道，但你應該知道的，先生。」她說。

「我承認的。不過她現在住在那裏呢？」

瓊在開頭見克雷時，她把手撐着頰，像很窘的。她此刻答：「我——不知道她現在住在甚麼地方。她以前是——不過

——」

「她以前住在甚麼地方呢？」  
「噢，她現在已不在那裏了。」她想躲避過，所以她又停了停。這時一般小孩子進屋來了。最小的拉了他母的衣角，訥訥地說：「這個先生是不是要同黛斯結婚的？」

「他已經娶她了。」瓊答：「進去吧。」

克雷看出她的不願意把她女兒的住址說出。他所以說：「你想黛斯願意我去訪她嗎？倘使不末，當然——」

「我想她不要。」

「你能確信嗎？」

「我確信的。」

他要轉身走了。此時他想起黛斯的第一封信，他所以回她一聲說：「我知道她要我訪她的。我比你知道她多些。」

「也許你說的是的，先生。實在我從沒有知道她過。」

「請你把她的住址告訴我吧，密雪司、蜜培、斐爾特。這是你對一個孤單的，狼狽的人所顯出的好心。」

黛斯的母又把手慌忙的揩她的面頰。她看他的苦痛形狀，她遂低聲說：「她現在是在賽特旁。」

「啊，在那裏嗎？賽特旁現在變爲一處熱鬧地方了，人家說。」

「我除了知道賽特旁的名外，其他一概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到過那裏去。」

瓊很分明已把真話說出了。所以他不再多問下去。

「你缺少甚麼東西嗎？」他溫和的問。

「不，先生。」她答。「我們這裏很够支持了。」

克雷不進屋去坐而便離開。三英里外有火車站。他打發走了他的馬車夫，徒步走到那裏去。過一會末次開往賽特旁的火車來了，克雷遂搭車往賽特旁去。

## 五十五

他在當晚十一點鐘在賽特旁尋到了客棧，打了個電報通知他父親他現在的住址，然後走到街上去。這時已太晏，他不能再打聽消息，所以只有悻悻的待明天早上再訪她。

這處時髦的消暑地方在東西兩端都有火車站。牠再有碼頭，水堤，松樹林，闊的人行道，花木繁盛的花園。在安琪兒·克雷眼光中看來，這是經仙人的魔術杖一指而點成的。愛格頓荒山的極東端在這裏的左近，這繁華的城市便在棕黃色的古荒原的邊上。出郭不上一英里便走到太古的崗槽，以前不列顛士人行走的深谷，同自羅馬愷煞們統治英國後從沒有翻掘過的土壤。賽特旁像古先知的葫蘆般便生長在這裏，而現在把黛斯也吸引來了。

克雷在市中深宵的燈光中在街上盤桓了一會兒。他看見綠蔭叢中，星光底下，高峙着許多廣廈的煙突，高屋頂，屋頂的樑樓，高塔。原來這處便是地中海的避暑場所搬往到英倫海峽來，在晚上燈光中看，尤其見乎雄偉。

海在市的邊上。海水老是嗚咽着，初聽誤以為松濤聲。松樹林也老是嗚咽着，初聽誤以為海水聲。

他想他的妻乃是一個樸素的農人女兒，她甚樣能住到這裏堂皇富麗的地方來呢？難道這裏也有奶牛可以給她掙奶嗎？但這裏沒有田同牧場的。難道她在幾處大人家家裏做工嗎？他悶悶的再在街上閒步一會兒，看家家臥房的燈逐盞逐盞的熄滅，而不知那一盞燈是在她的房間裏的。

光是癡想是沒有用。所以他到了十二點鐘便回棧去睡。他沒有熄燈之前，他取出黛斯怨他的那封信來讀一遍。不過他不能睡。他一時覺很接近她了，一時又覺與她相隔不知有多少重雲山了。他時常起身來，舉起窗帷，看對面一家家屋的背面。他不知她究竟睡在那一個窗口裏面。

他幾乎一夜沒有睡，而到明天早晨六點鐘便起身了。他過一刻便出門，先到郵政局去，在郵政局門邊遇見一個郵差，帶了早晨送的信出門來。

「你知道密雪司克雷的住址嗎？」他問。

郵差搖搖頭。克雷想她也許現在仍舊用她的娘家姓。他再問：「你知道一個密司寶培斐爾特嗎？」

「寶培斐爾特？」郵差仍舊詫異的說：「這裏每天有人來，有人去，先生，你不說門牌是沒有法子可以尋出人的。」又一個郵差出門來了。克雷又把這姓問他。

「我不知這裏有人叫寶培斐爾特的。我只知在蒼鷺公寓中有一人叫寶培維爾。」第二個郵差答。

「對了。」克雷說。他心裏因她現在改用了她祖宗的姓而歡喜：「請你告訴我蒼鷺公寓在那裏？」

「那公寓是一所冠冕的避暑屋子。這裏多是闊人的避暑屋子，願上帝祝福你。」

克雷問得了方向，便快趕去。他到公寓時，早晨送牛奶的也才到。他看這所公寓是很像人家的私宅。倘使黛斯，他想在這裏做傭婦，那末，她一定要到後門口來接牛奶。所以他便想到後門去看她。不過過一刻，他想他仍舊打前門進去的好。他遂敲門鈴。

這時過早，所以公寓的主婦親自出來開門。克雷問她黛斯·寶培維爾，或寶培斐爾特是不是住在這裏。

「密雪司寶培斐爾特嗎？」

「是的。」

他因黛斯雖沒有用他的姓，但已自承認她是已結婚的人了，所以心裏很快活：「費神你同她說有一個親戚要看她。」

「這時太早呀？叫我進去報甚麼名字呢，先生？」

「安琪兒。」

「密雪脫安琪兒嗎？」

「不，安琪兒。這是我的基督徒名。她會知道的。」

「讓我去看看她有沒有醒。」

公寓主婦引他進了餐間。他在餐間春天用的窗幃中可以看見外面的草地，同草地上的石南，蕊香，同其他的長青灌木。在外觀上她的境況絕對不像他預料她般窘困。他想她也許已變賣了她的首飾了。他對這倒也沒有什麼意思怪她。過一會他聽樓梯上有腳聲下來了。他的心跳得這樣急，他更不能再自恃了。「親愛的我呀！她見我這樣改變了形容，她要怎樣想我呀！」他自己對自己說。他見門開了，

黛斯立在門檻上。她絕不像他預料般。她天生的美因她此刻穿了精緻的衣服而更顯出來，倘使不更加增末。她披一件細長絨羊毛織的淺灰色梳洗長服，半身是淡黑色顧繡的。她的睡鞋與梳洗衣同色。她的頸露出在軟絨的襖邊外，她的深褐色的頭髮一半打着髻而垂在頸的後面，一半沒有打髻而墮在肩上——表明她匆促下樓的樣子。

他把兩臂伸出。但不久他又縮回來，因她站在門口不動身。他現在已變為黃色的骨骼了。他怕她看他形狀猥瑣而所以不喜歡他。

「黛斯小寶貝！」他發沙聲說。「你能不能不怪我遠離而寬恕我？你能不能再到我處來？你甚麼會住到這裏來的呀？」

「現在已太遲了！」她說。她的聲音是硬澀的；她的神情是不自然的。

「我以前待錯你了，我以前把你看錯了。」他繼續說。「我現在已學好了，我的最親愛的小黛斯！」

「太遲了，太遲了！」她連一接二的揮她手，似一刹那的時間對她是一句鐘的痛楚。「你不要走近我，安琪兒！——你必定不離開我這些！」

「不過你，我親愛的妻，難道因我病後身體孱弱而不愛我嗎？我想你不會這樣輕躁的，我今天是特地為你而來的。我的母同爹也都歡迎你回去了！」

「是的——啊是的，是的！不過我說，我說，你來得太遲了！」她近乎極叫的說。她像夢中的影子，她想走開去，但她不能。



「難道你還不知道嗎？難道你還沒有看出一切嗎？倘使你不知道，你又其樣能到這裏來呢？」

「我東問西問，最終我問到這裏了。」

「我曾經爲你而等待——等待！」她的聲音仍舊恢復她以前笛子般的哀脆。「不過你不來。我再寫信給你，你也不來。他老是同我說你不會來了，他再老是說我是一個騷婦人。在我父死後，他優待我的媽，我家中的上上下下。他——」

「我不懂你意思。」

「他又把我奪回到他處去了。」

克雷銳利的看了她一會，然後徐徐的會悟她的意思。他像中了瘟疫般低垂了眼睛，他的眼光恰巧觸着她以前像玫瑰花而現在變爲粉白的手。

她接着說：「他此刻在樓上……我現在已恨他了，因他同我說了一句謊——他說你不會回來，而你此刻竟回來了。這些衣服都是他給我穿的。我本來是不管他任憑爲我幹那一種事的，不過安琪兒，你不要立刻便離開我，以後並永遠不再來見我。」

他們像偶像般對立着。從二人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們的心是不快樂的。他們都像在哀懇眼前的情形不真是事實。

「啊——這都是我的不是！」安琪兒說。他說後再說不下去了。此刻講話像緘默一樣沒有力量去表明他的心意。不過他此時心中像看出了一件事。這件事直到他後來才認識清楚的。這便是他看黛斯此刻在他眼前已經不認她再存在了。她的肉體不再受意志的指導而只是在空氣中若死屍般移動。

再過了一會，他見黛斯已不在了。他站着時他的面發冷，他的心思是集中於一個思想，再過一二分鐘，他到街中去。他不知向着甚麼地方走。

## 五十六

蒼鷺公寓的屋子同美麗的陳設品的享有人，密雪司柏羅克斯不是一個有特別思想的人。她因太注意於賺錢同虧本，因之除了留心租屋人的口袋之外，她是過於物質化而更無其他的好奇心了。不過今早密司脫安琪兒·克雷的來拜訪她的好主顧密司脫同密雪司寶培維爾們，在時間同舉止上都特別的，所以在本來只想出租屋子的中心，現在又引起些壓沒已經好久的女性的好奇本能了。

黛斯同她丈夫講話是立在餐室門口的。密雪司柏羅克斯便坐在走廊對面門半開着的坐起間中，所以她可以聽出些兩個傷心人們的會話——倘使這種講話可以稱爲會話末。她聽黛斯上樓梯，克雷出房間，同關公寓的前門。她再聽樓上關門，而後她知道黛斯已進臥房了，因這位年輕的少奶奶還沒有穿好衣服，所以她知道她一時不會出臥房。

她走上樓梯，輕輕的立在黛斯們所租的前房的門外邊。這房是作客廳用的，同後面臥房隔着幾扇可以摺合的門。寶培維爾們這一禮拜全租這一層樓面。這層樓面的房間是密雪司柏羅克斯的最上等房間。她側耳聽時，她聽後面臥房中沒有聲響，而前面的客廳中卻有聲音。

她聽到一個單音字的悲哀聲，說的人像被綁在意克雪盃的旋轉的輪盤上，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般輕輕地喊着——

「啊啊，啊啊！」

此後沒有聲音了。此後嘆一聲氣。此後又

「啊啊，啊啊！」

公寓主婦從鑰匙洞裏窺望裏面。她只看見房間的一部份，便是已經鋪展的早餐桌的一隻角，同旁邊的一隻椅子。她見黛斯的面俯在椅子上。她身子跪在地板上，兩手捧了頭。她的梳洗衣角，同願繡的睡衣角都零落的鋪展在椅子同地板上。她的睡鞋已失落了。她不着襪的腳伸在地毯上。悲哀聲便是從她口中說出的。

此後她聽後面臥房中的一個男子問，「你幹麼？」

她不答應。她只用一種不像向人解釋而只像在獨自言語，不像獨自言語而只像在讀誦詞般的口腔說話。密雪司柏羅

克斯聽到一部份：

「我的親愛的，親愛的丈夫回到我處來了，而我沒有知道……你只是狠心的勸我……你只是用這種狠心的方法勸誘我，這種狠心的方法勸誘我。你借了我的弟弟妹妹們，同我的媽的困難來引動我的心……你說我的丈夫是永不會回來了。你再笑我等待他是獸，以至最終我信你的話……但他現在回來了。現在他又去了。他第二次去後，我是永遠要失他了……他從今後對我只有恨，再沒有一些些愛情了……啊是的，我第二次又失掉他了——原因又爲的是你。」

她在掙扎中把面轉向着門。密雪司柏羅克斯可以看出她的痛苦。她的唇因被齒咬破而在流血。她緊閉的眼睛上的睫毛是溼滿着眼淚。她接着說：「他現在是快死了——他的神氣是像快死了……我犯的過失使他死，而不使我死……啊，你把我的生命都撕作爲一片片了呀……你使我做一個犯人，做一個裝在籠子裏的可憐蟲……真正我的丈夫決不會這樣的——啊天呀——我再受不了了——我不能了！」

那男子又回答了幾聲比方才更難入耳的話。房裏的地板上忽然有些繚繞聲。她躍起身。密雪司柏羅克斯以爲她要衝出房間來，她所以便急急的走下樓去。

實在密雪司柏羅克斯用不到避開，因她不出客廳。不過公寓主婦覺在門背後竊聽人家的話總是不穩妥的，她所以回到樓下自己的坐起間中去。她雖想再仔細聽，但樓下她聽不到甚麼，她遂回到廚房中去吃早膳。她吃過早膳後，再到坐起間中做絨線生活。她希望樓上的房客會撤鈴，那末，她在親自上樓去收拾早餐具時，她也許可以看出方才兩人究竟爲的是甚麼事。她此刻聽樓上像有人在走路了。不一會兒，她聽樓梯欄邊有衣服聲。再過一刻兒，她見黛斯樣身段的人開了大門而走向街中去。她是穿着一身來時所穿的旅行衣服，不過今天在帽子同帽飾的黑羽上再遮上一重黑紗。密雪司柏羅克斯沒有聽到樓上的男女們說再會。她也許這是因他們才爭吵過，或者因密司脫寶培維爾此刻還在睡，因他起身是不早的。

她走到坐起間的後房去回復她的絨線工作。不過過了好久她不見女房客回來，也不聽到男房客撤鈴。密雪司柏羅克斯私忖他不叫她的原因，再忖今天一清早來訪的男客對樓上的兩個人們有甚麼關係。她把背倚在椅背上。

她此時忽見白的天花板上，有她以前從沒有看見過的一點東西。這一點東西起初只有早餐時的小薄脆餅大，而逐漸兒已化開得有手掌般大了。這一點東西的顏色是紅的。長方形的天花板中染上了這紅點，很像一張異常大的A字心號紙牌。

密雪司柏羅克斯有些疑懼了。她立到檯子上，把指頭在天花板的紅點上一摸。她覺是溼潮潮的。他知道是血了。

她下了檯子，離了坐起間，走上了樓，想走進有血漬的房間中——那房間便是寶培維爾們的臥房——去看一看。但她到了房門前，她總因是婦人而不便去開門。她聽着，房中是寂靜的，而只有一種連續的，有規律的聲響——滴，滴，滴。

密雪司柏羅克斯急急的走下樓，開了前門，跑到街中去。她見鄰近一所別墅中工作的男子走過。她請他與她一同到她的公寓裏去。她怕她的房客中有一人遭意外了。男工跟她上樓。

她打從前面的客廳開了門，讓男工先入內，她再跟進去。他們見客廳是空着。早餐桌上的咖啡，雞蛋，冷牛肉都沒有動過的留着。只有一把切牛肉的刀不見了。她請男工開了摺合的門，而走進後面的臥房去。

男工開了門，踏進了一二步，他便變色走出來。「我的好——在牀上的那位先生是已經死了！我想他是給人用刀刺死的，地板上現在有許多血！」

公寓主婦們立刻到外邊去報急。這所公寓以前是這樣幽靜的，而到現在擁滿了人了。外科醫生來驗出刀傷是很深的。刀鋒適刺在死者的心房上，所以死的人受刺後，便沒有掙扎而絕氣了。不到一刻鐘，蒼鷺公寓中一個紳士在牀上給人在心口一刀刺死的新聞已遍傳到這時髦的避暑地的每一條街同每一個別墅中了。

## 五十七

安琪兒·克雷出蒼鷺公寓後，他便像機械般沿着原路走回去。他回到客棧，坐在早餐桌上向空氣中呆瞪了一會，然後

像失去知覺般喝同吃了些東西。他忽忽地吩咐棧主人送賬單來，付清了棧賬，便拿了他的手提箱——他所帶的唯一的行李——出門了。

他出棧門時接到他母親發來的一個電報，內說他家因知道他的行蹤而很安慰，再說他的哥哥哥斯勃脫現在已同密司慈悲張脫訂婚了。

克雷把電報搓置在衣袋裏，而後一直到火車站去。他到火車站後才知在一點多鐘內沒有車。他遂坐等着。但他待過了一刻鐘，他覺坐得大煩。他的心現在已經破碎而失去感覺，他沒有理由一定要過於急促。因此他想趕快離去使他有這一段悲慘經驗的城市，而步行到下一站去趕乘火車。

他走的路，起初是平坦的，但過一程便到山裏了。他走過谷中低的一程路，現在要升到西方的高處去。他要歇一歇力，所以他回頭望了望後面。他不能說他爲甚麼要回頭，但某種力量像逼使他不得不回頭。他看後面像卷尺帶的路遠遠的不見，在彼一頭再有一移動的影子像在白山路上走近來。

來的是在跑的一個人。克雷站着，以爲那人是來追他的。

谷中來的那人是女子。他腦中絲毫沒有想他的妻會來追他的。她走到很近後，他仍舊因她穿了異樣的衣服而認不得她。直到她近身，他才信跑來的人乃是黛斯。

「我在你出火車站時已經看見你了。我一直跟你到這裏的。」

她那時面是這樣蒼白，呼吸是這樣急促，身上的筋肉是這樣發抖，以至他見了她，不回答一句話而便把她的手置在懷裏，扶着她走。他要避去過路人，所以領她到杉樹林中小徑去走。二人到了林的深處，他立定了看着她。

「安琪兒，」她似專等這時候而說，「你知道我爲甚麼這樣追你？我只要來同你說我已經殺死他了！」她說時面上露出可憐的微笑。

「甚麼！」他說，看她神思恍惚，以爲她只是在說謊語。

「我已經把他殺死了——我不知我甚麼把他殺死的，」她接着說。「我因你我兩人的緣故，我把他殺死。我以前把我的皮手套擲擊他的嘴巴時，我早怕他這樣害我，同這樣害你，我總有一日要把他殺死的。他以前站在我們的中間，把我們的生命都損毀盡，現在他可不能再了。我從沒有愛過他。你相信嗎，安琪兒？我不回到我處。我只有再跟他去，除非我把不是我的東西，即遺囑中所說承嗣人不得變賣的首飾去變賣。你以前究竟爲甚麼要離我呢？我那時那樣愛你，你爲甚麼要離我呢？我現在還想不出你那時要那樣幹的原因。不過我不怨你，安琪兒。現在我已經殺死他了，我不知你能不能寬恕我以前的待錯你。我在後面追你時，我心裏已覺你現在一定能寬恕我了。我幹了這件事，而重新能回到你處來，我心裏像放了一道異彩。我以前不能想失掉你。你不知道我甚麼一想起你不愛我，我便要甚麼痛苦。現在你說你愛我，親愛的，親愛的丈夫呀！現在你說，你看我已把他殺死了！」

「我是愛你的，黛斯——啊，我是愛你的——我的愛現在都已恢復轉來了！」他說，臂緊緊的抱了她。「不過你說殺死他，這究竟是甚麼意思？」

「我意思是我把他殺了，」她像做夢般訥訥地說。

「甚麼，指點他的身體嗎？他已經死了嗎？」

「是的。你走了他聽我哭，他便罵我。他以後再用一個醜惡的字面罵你。我不耐便把他殺死了。我不能忍他這樣說，他以前在我面前也罵過你的。我殺死他後便穿了衣服來尋你。」

他逐漸兒相信她真正幹過這件事了。他一面想這件事的可怕，一面驚她對他的愛情，奇異她因愛他而把一切道德觀念都隱沒去。她不知她所幹事的嚴重，而只覺一時的心裏滿足。他看她伏在他肩上因快活而流涕，他想她的寶培維爾的血系對於這件變態行爲——倘使可以名之爲變態的末——也許有關係的。他想她幹這件事，也許因以前寶培維爾們是常幹這種事，所以她家裏有這種遺傳性的，他此刻紛亂的腦子中可以思索起的便是他以爲她過於鬱悶，所以她的心智失去平衡，以至使她跌到深壑中去。倘使這件事是真的，那末，眼前的情形是可怕；倘使這件事光是她神經錯亂而說說的，那末，眼

前的情形也是很可悲痛。不過無論如何，在他眼前的總是他曾經遺棄過的妻，一個感情熱烈的可愛女子，現在沒有半點疑忌的視他爲她的保護者。他看出她承認克雷是她的保護者外沒有第二個思想。他的心最終也軟化了。他不息地用他乾枯的嘴唇去親她的嘴，並握緊了她的手說：「我不會離走你的。我要用我一切的力量來保護你，最親愛的寶貝，無論你做過那件事，或沒有做過那件事。」

此後他們在杉樹林裏走前去。黛斯過一會兒便把眼睛視着克雷。她看他形狀雖然是枯萎，但她看不出半些不滿意來。他現在對她是仍舊完美的，在容貌上，也在心智上。他仍舊是她的阿梯拿斯，或者甚而至於她的阿保勞。她看他帶病容的臉同她第一次見他時同樣美麗，因這萎瘁的臉豈不是地球上獨一個純潔的愛她，並且相信她也是純潔的嗎？

他要避去黛斯所做事的結果，所以他不到火車站，而老是在杉樹林中尋路走。他們彼此摟着腰，踏在乾的杉針上，模糊的，像微醺般走前去。他們至終在一處了。他們中間再沒有另一個活的人阻礙他們；他們也忘卻他們已遺下一個死屍了。他們這樣走了幾英里，直至黛斯像受着觸動，她看了看四周，膽怯的問：「我們有一定的地方去嗎？」

「我還不知道，最親愛的。爲甚麼呢？」

「我不知道爲甚麼。」

「很好，我們還可多走幾英里。到了晚上，我們可尋一處地方住一夜——也許在一處荒僻的小房子裏。你還能走嗎，親愛的？」

「啊，能走的。你的臂挽着我，我多少路都能走。」

他們遂移快了腳步，避去大道，專揀着朝北的荒徑走去。他們那天的行動是沒有一定的主見的。他們沒有個想起永久去隱藏，或化名，或有效果的逃避。他們的計劃只是像小孩子般暫時的，沒有打算的。

到了中午時，他們走到了道旁的一處客棧。黛斯同克雷一起進去吃東西，不過他吩咐她候在這帶樹林裏，帶澤地的地方的一處灌木叢中，再待他到客棧去帶東西來給她吃。她穿的衣服是時式的，便是她手裏拿的象牙柄傘也在這一帶地

方罕見的。客棧的人們一看見了她的服裝也許要疑心。所以他吩咐她等。他過一會兒回來了，手裏拿了足夠十幾個人吃的東西，再帶了二瓶酒。倘使他們遇到危急時，這些食物已足夠使他們過一二天了。

他們坐在枯樅枝上用中膳。在一點鐘後，他們又收拾了東西前進了。

「我現在覺得很強壯，多少路都能走了。」她說。

「我想我們還是走到內地去。那裏不像海岸般多人偵察。我們可在那裏躲匿一時。」克雷說。「等外面忘掉這事後，我們便可出洋去。」

她除了更握緊他外不再多說話。他們更向內地走。這時雖是英吉利的五月天氣，但下午已經有些熱了。他們沿着小徑而走到尼胡樹林的中心。日暮時，他們走到一條狹徑的轉灣處，看見一扇園門後面掛着的一塊牌子，上面寫着：「這所大廈待租。」下再寫着租屋的細件，同地產公司在倫敦的住址。園門裏他們看見一所莊嚴的，高大的屋子。

「我知道這所屋子的，」克雷說。「這是勃拉姆赫斯脫的農田莊子。你看屋是關着，園裏的馬車路也都長滿草了。」

「有幾扇窗還開着，」黛斯說。

「我恐怕他們只要通通空氣吧。」

「這所大房子的房間多空着，但我們只要頭上有一些些的屋簷來做遮蓋也還做不到。」

「你有些困倦了，我的黛斯，」他說。「我們快要尋着一處地方安息了。」他親她的嘴唇後，又引她往前進。

他此刻也疲倦了。今天他們兩人已走了二十多英里路，所以他們一定得尋一處地方安息。他們望着遠遠的小房子同小客棧，想走進與別處相隔的一家客棧去，但過後他們又不敢，所以又退回了。最終他們的腳步實在移不前了。他們只有立定。

「我們可不可睡在樹底下？」她問。

他想時季還沒有十分和暖，所以不能露宿。「我想我們還是回到方才我們走過的那所大房子去吧，」他說。「讓我們先



走回去看一看。」

他們走回去。半句鐘之後，他們又到大莊子的園門前。他吩咐她在外面待一會，而自己到裏面去看看有甚麼人。她坐在園門裏面的灌木叢裏。他走進去了好久不回來。她爲他異常着急。過後他回來了。他從一個小孩子處問到這所屋是由一個鄰近的老婦人看管的。這老婦人只在好天氣時到這裏來開關窗戶。她來開窗總在太陽下山時。「現在，」克雷說，「我們便可在下面的窗口中爬進去過一宵。」

他領她到了莊子的大門前。他們見莊子的百葉窗可以遮蔽着外面人們的偵察。他們走上了踏步，看大門邊的一扇窗開着，克雷先爬進去，而後他把黛斯拉入去。

除了穿堂外，屋中的房間都是暗沉沉的。他們走上了樓梯，他們見樓上的百葉窗都緊閉着。屋中通風——至少在那天——只開穿堂前後的兩扇窗。克雷開了一間大房間的門，他在黑暗中摸進去，把百葉窗推開了二三吋。一線耀眼的太陽光穿進房間來，照出房內笨重的古式家具，絳色的大馬色斯布窗帷，一只大的四柱牀，同牀頭上刻繪的人像，大概繪的是阿泰稜泰的賽跑吧。

「最終得到休息了！」他置下提包同一包紮食物而說。

他們怕管房子的老婦人要到他們的房間裏來，所以他們閉了百葉窗，坐在黑暗中靜等。在六點到七點之間老婦人來了。她沒有到他們所住的一角去。他們聽她關了窗，鎖了門出去。克雷乃偷偷的又把百葉窗推開些。他們吃了些東西。過後天黑了。

## 五十八

這夜是異常的嚴肅同沉靜。天將亮時黛斯附耳同克雷說他以前在睡行時甚樣抱她過弗羅姆河，甚樣險把兩人都跌入水中，甚樣置她在禮拜寺古蹟的石棺裏。他對這事是一些沒有知道。

「你那時爲甚麼不過一天便把這事同我說呢？」他說。「你同我說了，我們也許不至有這麼多的誤會同愁苦。」

「我們不要再想以前吧！」她說。「我除現在之外，旁的已一概都不想了。爲甚麼我們要去想呢？誰知道明天要甚麼？」不過明天倒不像有事情。這早有兩同夥小孩同克雷說兩天管房子婦人不來開關窗戶的話是不錯的。克雷讓黛斯熟睡而自去房間外把屋子看一會。他因屋子中沒有東西吃，他所以乘着霧而偷跑到與此相隔有二英哩的一家小店中買了些茶葉，麵包，牛油，同一隻鉛罐，一盞酒精燈——用酒精燈因求燒時沒有煙。他回來時，她早醒了。二人同用早餐。

他們現在還不能便想出洋去。當天過了，明天後天也過了。他們不知不覺的在絕對的沉默中過了五天。在這五天的太平生活中——倘使他們的生活可稱爲太平末，沒有一個人影或人聲近過他們。他們身歷的只是天氣的轉換，同樹林中小鳥的歌唱。在這五天中他們彼此默允不把結婚後的任那一件事提起，而讓這一年餘的黑暗自歸到太古的混沌中去，而只把泰爾鮑賽時期同現在幾天的團聚時期連貫作一起。每在他提起動身到沙賽姆潑頓或到倫敦去時，她便顯出不願意來。「爲甚麼我們便要把我們現在的甜蜜終止呢？」她說。「倘使一件事情是避不開的，牠總要來的。」然後她看了看百葉窗外面說，「外面步步都是荊棘，但裏面是多麼舒服呀！」

他也向外面觀了觀。他覺她的話是不错的。房間裏面的確每件事都是愛情，團聚，同已往錯誤的忘掉，而在房間外便處處是嚴密的法網。

「我——我，」她把她的面頰緊貼着他的面頰，說。「我只怕你現在這般的想我不會永久。我只願在你此刻想我時活著。倘使你賤視我，我便願立即死同葬到土中去。因我葬在土中時，你便賤視我，我也不知道了。」

「我永遠不能賤視你了。」

「我也這樣希望。我考量了我做的事，我想一般人也許可以不至賤視我了……我甚樣像發瘋呀！但我以前不敢碰傷一個蒼蠅或一條小蟲的。我有時看見了一隻鳥在籠子裏也要哭的。」

他們再在屋中留了一天。末一夜天氣晴朗了。清晨鄰近小房子中的老婆子便來整理屋子。她見有光輝的日出而覺異

常的奮發。她不到六點鐘便到大房子來，她去開了樓下房間門，然後走上梯去。她手按着克雷們睡的房間門的把手時，她似聽房裏有呼吸。她此時是因着睡鞋而沒有聲響。她急急的退回去。此後她想她也許聽錯，所以她又上前去轉門把手。門的鎖是早已壞的了。房裏面把東西阻着門，所以她只能推開一二吋。從百葉窗的罅隙中射進來的晨光正照在熟睡的一對夫婦身上。她見黛斯的嘴微張着，像半開的花般貼近着克雷的面頰。她再見黛斯的精緻的女外服掛在椅背上，椅上置着她的長統絲襪。她最初以為下等閒散人們因不能留夜而擅自占據她管的屋子的怒氣，到現在疑心到一對上等情人們的私奔了。她不去喚醒他們，而自去輕輕的閉了門，出去把這件奇特的事同附近的鄰人們商量一下。

她離後不到一分鐘，黛斯同克雷都驚醒了。他們都覺像曾經有人來攪擾過他們的，雖他們不知是誰。他們都不安。俟克雷穿好了衣服，他便從百葉窗眼中向屋外的草地看了一會兒。

「我想我們應該立即離去這裏了，」他說。「今天天氣很好。我怕附近有人在偵察。無論如何，管屋的婦人今天總要來了。」

她被動的服從了。她把房間整理過，拿了幾件帶的東西，悄悄地走了。他們走進了樹林，她末一次望了望屋子說，「啊，快樂的屋子呀——再會吧！我的生命只有幾個星期了。爲甚麼我們不老住在那所屋子裏呢？」

「不要說了，黛斯！我們不到一會便要離去這一帶地方了。我們以後將要老是朝北方走。外面想不到我們會向那邊去的。他們偵伺我們總在西薩克斯的口岸。但我們可以到北方去找一個口岸出洋。」

他這樣說服了她後，便一直向北走去。他們在莊子裏幾天憩息過後，他們又恢復步行的能力。中午他們到有著名禮拜寺的曼爾吉斯脫市。他叫她整個下午藏在樹叢裏，而待天氣黑了再走前去。克雷在日暮時買了些吃的東西，到夜間便動身，在八點鐘經過中薩克斯同西薩克斯的交界線。

不管路的崎嶇而黑夜走路，這是黛斯習慣的。他們到曼爾吉斯脫時，他們一定得走過市中的一部份，因他們要走過跨河的大橋，他們過市中無人的街道時已中夜了。他們趁中夜未熄的幾盞燈光，避開街邊的石砌路，因他們怕給人聽出腳聲。

他們走過建築雄偉的禮拜寺後，不一刻便出市。他們再沿着官路向平原走去。

這夜天雖有雲，但模糊的月光起初還使他們能看出路。待月亮西沉後，雲像跌落到他們的頭頂上，夜與深山洞一樣黑。不過他們仍舊尋出路。他們想法在草上走。這裏因沒有籬笆，所以這倒很便的。這晚這裏的四周，只有無邊無際的寂寞同黑暗。有時有一陣陣風吹來。

他們摸索的走了幾英里。克雷忽覺有某種大東西矗立在他的面前。這東西是險峻的在草裏豎立着。他們的額幾乎觸着牠。

「這是一處多麼怪的地方！」安琪兒說。

「牠像在呻吟，」她說，「你聽呀！」

他聽原來這呻吟聲，像一只鉅大的一弦琴發出的隆隆聲。風吹在豎立的東西上發出的。他舉了手走前一兩步，他摸着了牆的垂直面。但他覺這牆是像整塊的石頭，沒有嵌線，沒有砌影的。他再摸一下。他覺這是一根長方形的大石柱。此刻他左手也觸着了同式樣的一根石柱。在二根石柱高高的頂上，他像見再有某種比夜色更黑的東西，牠像偉大的角額線般把二根石柱的頂接連着。他引她小心地推進石柱去。他們衣服一些些的繚繞使石柱的平滑面起回聲。不過他覺此刻他們仍舊像在戶外走。他過後發覺這兩根石柱是原來沒有屋頂的。黛斯懼怕的在呼吸。他帶着疑惑說，「這究竟是什麼呀？」

他同她再到旁邊去摸一摸。他們觸着又一根像塔般豎立着的大石柱，牠與上兩根同樣的長方，同樣的險峻。他們再摸過去，石柱也愈見多了。原來這處地方全是石柱，全是門。幾根石柱的頂上再像有角額線連接着。

「這是風神的廟宇呀，」他說。

石柱中有一根獨立豎着的，有三根合建而成一隻紀念塔的，有橫的——橫面可容四輪馬車走過。克雷們覺這是一處無數大獨石柱做成的石柱林。夫婦們遂走到裏面去。

「啊，這原來便是斯東亨琪，」克雷說。

「你意思是說以前異端人們所建造的一所廟宇嗎？」

「是的。這廟宇比我國的歷史，比寶培維爾族都還要古。噯，我們甚樣辦呢，寶貝呀？我們到這些的地方去尋一處遮蓋吧。」

不過黛斯此時已疲了。她坐倒在靠身的一塊長方石頭上，借身邊的一根石柱去擋風。她坐的石頭因隔日太陽的曬烘，所以比四周的草地和暖得多。她的衣襟同鞋子都已經被草露溼透了。「我不願再走前去，安琪兒。」她把手置在他手中，說：「我們便在這裏吧，甚樣？」

「我怕還是不嗎，這裏雖冷靜，但到白天幾英哩以內都看得出這地方的。」

「我的母的祖宗們中有一個是牧羊人，現在我想起了。你在泰爾鮑賽時也時常稱我很像異端人的。我現在在這裏倒很覺像在家裏。」

他跪在她仰躺的身子旁，嘴貼着她的嘴說：「你有些倦了，親愛的。我想你此刻是睡在一隻祭壇上。」

「我很喜歡長留在這裏。這裏是嚴肅的，寂寞的——在我得到了一生最大的快樂之後——只有天在我上面遮蓋着。這裏簡直像世界除我們二人外再沒有其他的人了。實在我不要再有其他人——除去利莎羅。」

克雷想她不妨在這裏稍歇一會兒，待力氣恢復些再走。所以他把他的大衣蓋着她的身，自己坐在她身旁守護她。

「安琪兒，倘我真遇着些事，你要不要爲我緣故而照顧利莎羅？」他們聽了好久的風聲後，她問：「我要的。」

「她是這樣好，簡單，同清白。啊安琪兒——我願你能娶她，倘使你失去了我末，啊，你說好不好？」

「倘使我失去了你，我便失去了一切了。她將要是我的阿姨。」

「這不算甚麼，最親愛的。馬洛村娶阿姨的人很多的，利莎羅是這樣和氣同可愛。啊，我做了鬼仍舊可以同她一起享有你。只要你稍稍教她，安琪兒，她便能跟得上你。她有我的一切的好處而沒有我的壞處。倘使她真能做你的妻，那末，死不能把你。」

你我分開了。嗚，我已經說過了。我不能再說了。我甚樣能有這種希望呢！她不說了。克雷想了一會兒。他從石柱的空隙處看出東北方有魚白色。他們頭頂上遮蓋的黑色的凹面，像鐘頭蓋被舉起般，讓進一些兒白的天光來。巍立的獨石柱同三石柱塔在晨光中更見乎黝黑。

「古代異端人們是不是在這裏祭上帝的？」她問。

「不，」他答。

「祭誰呢？」

「我相信他們在這裏祭太陽的。你看那根與衆遠隔的石柱是正對着太陽的方向，過一會兒太陽便要在石柱後面升起來了。」

「這使我記起一件事了，親愛的，」她說。「你還記得在我們沒有結婚之前，你是不干涉我信任那一種宗教嗎？不過我那時仍舊跟從你的心思。你想甚麼，我也想甚麼。這不是我自己的主意，我想只因你也在那樣想呀。現在，安琪兒，請你告訴我，我們死後能不能再會面？我要知道這件事。」

他親了她一個嘴而避免答覆。

「啊安琪兒——我怕你的意思說不了！」她忍着哽咽說。「但我急切的要同你再看見——要同你再看見甚麼——難道像我們兩人這樣相愛的還不能死後再見嗎？」

但他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仍舊不肯貿貿然答復。過一會他們都不響了。再過一會她的呼吸逐漸的有規律，握緊他手的手逐漸放鬆而睡着了。此刻東方地平線上的淡銀光使大平原的遠處看來也似乎很近。這全部偉大的景色只表現出一種天快亮時的隱蓄，靜默，同猶豫。東首的幾根石柱同角額線線在白光中格外見乎高黑。那簇石柱的更東頭立着像火苗頭形狀的太陽石，太陽石與石柱間是祭日石。此時黑夜的風已息了。石柱上像杯碟般的洞中沒有聲音了。東方地平線上像有一點東西在移動。這是一個人從太陽石彼邊的凹處走向他們處來。克雷見了，想立刻動身。但在這種情景之下，他想他還先

靜等着。那來的人是直對着他們憩息的石柱圍來的。

他背後又聽着腳步聲了。他回轉身時，他見橫着的石柱旁又來一個人。他再回頭時，他見右首三石塔邊又有一個人，左首也有一個人。晨光照在西面來的那個人身上。他見他的身軀是高的，腳步像受過訓練的。他們邁向他們的圈子來是分明有目的的。他躍起身，想在身旁搶獲一件武器。不過此時近他身的人已抓住他了。

「這樣是沒有用的，先生。」他說。「我們在這平原上的共有十六個人，各處都已埋伏着了。」

「那末，請你們讓她睡足了自己醒！」他見四周的人們都走來時便低聲的懇求說。

他們見了她的睡的地方後，他們便允許他的請求，而像四周的石柱般立候着她。他走到她睡的石邊，輕輕的俯到她身上，拿了她一隻小手。她的呼吸此刻是很微，很急促，不像婦人而只像一隻小野獸。男子們都站着。他們的面同手都像噴了銀，而他們的下部都仍在黑暗中。石柱此時變為青灰色，不過平原仍全是黑暗。過一會天更亮了。一線太陽光耀着她的睫毛而驚醒了她。

「這些是甚麼，安琪兒？」她坐起說。「他們來尋我了嗎？」

「是的，最親愛的，」他說。「他們都來了。」

「這倒應該是這樣的，」她訥訥地說。「安琪兒，我是幾乎喜歡——是的，我是喜歡！這種快樂是不應該過久的。我已經太快樂了。我已經知足了，因我不使你賤視我而貪生着。」

她立起身，拍了拍衣服走前去。四周的男人們沒有一個移動。

「我已預備好了，」她靜靜的說。

## 五十九

韋頓賽斯脫城，以前西薩克斯州的都會，在一個晴朗同和暖的七月早晨，立在他屋宇連雲的低地上。在市中磚瓦造的

或石頭造的三角屋頂的壁上長出的石耳是已快晒乾了。草地中的河流是低淺的。西市門街到中古的十字架，中古的十字架到市橋頭的水道現在正在掃除垃圾。這種工作普通在老式的市集日前舉行的。

在西市門郊外，官路——每個韋頓賽斯脫人都知道的——往上斜適有一英里。市中的房屋都遺落在後面。此時這路上正有兩個人在急急的走，似不覺上山的困難。他們的不覺困難是因他們腦中已存了旁的心思，不因他們走路高興。他們像很急遽的要離開這些房子同與他們同類的人類。因之這條路是他們的捷徑。雖他們都是年輕人，但他們走時都俯着頭——太陽在無情的冷笑他們憂愁的舉步。

二人中一人是安琪兒·克雷，一人是高身軀，細腰，一半是女孩子，一半是婦人，一看便知是黛斯精靈的活照像，雖瘦而與她具同樣美麗的眼睛的女子——她便是克雷的阿姨，利莎羅。他們的臉都瘦縮得像比他們原有的臉小一半。他們此刻手連手的往前走，口裏不說一個字。他們俯着頭走路的形狀，很像基奧多所繪的『兩個聖徒』像。

當他們將走近西山的頂上時，市中的大自鳴鐘正敲八下。他們聽了鐘聲都像受了驚嚇。他們再走前幾步，到與官路接連的青草地邊的第一處哩程石旁，再走進草地。他們的意志都被外界的一種勢力戰勝了。他們立定，站在哩程石背後靜待着。

從山頂上望下面的景緻是幾乎沒有限制的。在迎面的山谷中便是他們適才離去的都市。其中更顯著的房子似繪在一張同度數的油畫上般顯出來。最注目的是禮拜寺的高塔，寺的拿曼時代的窗同長的廊路同講經堂，聖都馬斯的筆尖形塔，僧正廳的尖頂。禮拜寺的右邊是古代遊腳僧住的客堂的高塔同三角屋頂。現在遊方僧人們仍舊到這裏來領麵包同麥酒喝的。市的後面是聖伽西侖山。再遠，他們更可見一重景緻連接着一重景緻，而直至地平線在太陽光下失去了邊緣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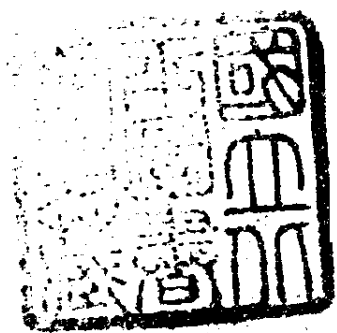
在這些山腳下的一切景緻中，一所平頂的紅色磚砌的大廈，四周的窗都用鐵桿擋住表明是拘留所的，更顯著的立在其他屋子的前面。這所屋的古典式同其他哥爾式的建築物相形後更見嚴整。人們在市街中走時，他們因這所屋外面種滿柏樹同橡樹而看不清楚，不過在山頂上望是很清楚的。克雷們適才便從這屋的便門中走出來的。這屋的中央高聳着一座



醜陋的，平頂的，八角形的高塔。從山頂上望去，他靠着東方地平線做背景而看來像市中美景中的一個污點，不過此時山頂上的兩個注視者，卻只睜睜的望着這污點，而不再看其他的美景。

高塔的角上豎着一根高桿子。他們的眼睛便注視在這桿子上。八點鐘敲過後幾分鐘，桿子上逐漸升起一面黑旗。在風中飄動。

「正義」已做到了。不朽滅界中的大統領（用愛斯契勃斯的短句）與黛斯鬧的玩意兒此刻已終止了。古代蜜培維爾族的騎士同貴婦們卻都長眠在地下，不覺得山頂上的兩個不說話的注視者跪倒在地上像禱告。他們跪了長久不動身，只讓黑旗在空中不作聲的繼續在飄動。等到跪的人有力氣了，他們站起身，再手連手的往前走去了。



足本華文  
世界文學名著

西線無戰事..... \$ 2.00  
E. M. Remarque: All Quiet  
on Western Front.  
愛的教育..... \$ 3.00  
E. de Amicis: Heart, A  
School-boy's Journal  
黛斯姑娘..... \$ 4.00  
T. Hardy: Tess of the D'Ur-  
bervilles  
小婦人..... \$ 3.00  
L. M. Alcott: Little Women  
好妻子..... \$ 3.00  
L. M. Alcott: Good Wives  
茶花女..... \$ 2.00  
A. Dumas le fils: Camélias  
悲慘世界(一名孤星淚)..... \$ 2.00  
V. Hugo: Les Misérables  
大地..... \$ 2.00  
P. Buck: Good Earth  
罪與罰..... \$ 5.00  
F. 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  
虛弱懺悔錄..... \$ 2.00  
J. J. Rousseau: Les Con-  
fessions  
茵夢湖..... \$ 1.00  
T. Storm: Immensee  
聖安東尼之誘惑..... \$ 2.00  
G. Flaubert: The First Tem-  
ptation of St. Antony  
少年維特之煩惱..... \$ 1.00  
J. W. Goe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初戀..... \$ 1.00  
I. S. Turgenev: First Love  
泰綺思..... \$ 2.00  
A. France: Thais

俠隱記(一名三劍客)..... \$ 3.00  
Dumas le pere: The Three  
Musketeers  
我的童年..... \$ 3.00  
M. Gorky: My Childhood  
沙寧..... \$ 3.00  
M. Artzybashev: Sanine  
少奶奶的扇子..... \$ 1.00  
O. Wilde: Lady Windemere's  
Fan  
死的勝利..... \$ 3.00  
D'Annunzio: Triumph of Death  
苦兒流浪記..... \$ 2.00  
H. Melot: Sans Famille  
天方夜譚..... \$ 2.00  
The Arabian Nights  
格列佛遊記..... \$ 2.00  
J.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金河王..... \$ 1.00  
J. Ruskin: 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  
伊索寓言..... \$ 2.00  
Æsop's Fables  
水嬰孩..... \$ 1.00  
C. Kinsley: Water Babies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 1.00  
L.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  
木偶奇遇記..... \$ 2.00  
C. Collodi: The Adventure of  
Pinocchio  
金銀島..... \$ 3.00  
R. L. Stevenson: Treasure Is-  
land  
魯濱孫飄流記..... \$ 2.00  
D. Defoe: The Life and Adven-  
ture of Robinson Crusoe

第一集三十大册 六千餘頁 四百餘萬言

合購價洋六十六元

特價國幣五元郵費一元

分購每册照價一折

啓明書局發行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自五四運動直到最近的代表作

# 中國新文學叢刊

集一百餘人之作品 篇篇是名著 個個是名家

小說(一) 茅盾等著(一册) 小品文(二) 林語堂等著(一册)

小說(二) 郁達夫等著(一册) 戲劇 田漢等著(一册)

小說(三) 魯迅等著(一册) 詩 徐志摩等著(一册)

小說(四) 丁玲等著(一册) 書 信 胡適等著(一册)

小品文(一) 周作人等著(一册) 日記與遊記 翦奮等著(一册)

▲每册價洋四元 (特價每册四角)

硬面精裝 全書十大厚册 二千五百餘頁 價洋四十元 特價祇售三元 (寄費七角)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 黛斯姑娘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月 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	價	四	元
原	著	者	T. Hardy:
譯	述	者	嚴 恩 椿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理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

本書編號：103

